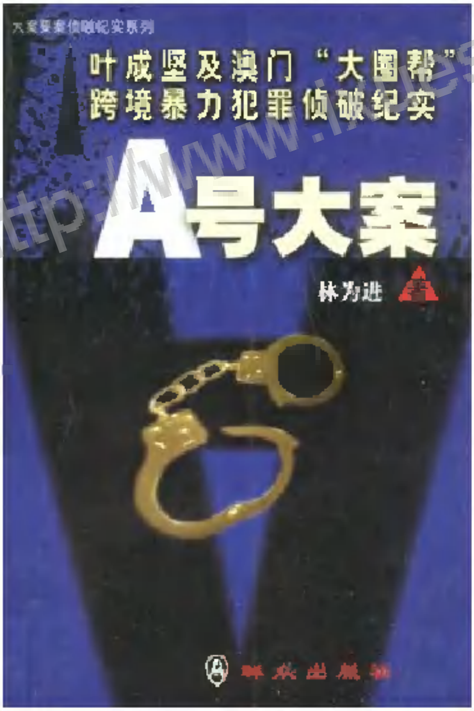


http://www.ixueshu.com



http://www.ixueshu.com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http://www.ixueshu.com

群　众　出　版　社

A号大案

叶成坚及澳门“大圈帮”跨境暴力犯罪侦破纪实

林为进／著

http://www.ixueshu.com



落网后受审的叶成坚，再也凶恶不起来。



叶成坚与其澳门情妇程娟。



如虎似鹰般的澳门葡京大酒店。
(摄影／ 景国民)

http://www.ixueshu.com



叶成坚一伙曾在澳门抢劫“地下钱庄”的发案现场。

公安机关起回叶成坚及有关团伙贩卖使用的枪弹。



广东省公安厅及珠海市公安局刑侦人员在珠海起出惨遭叶成坚等人杀害并埋尸于地下的现场镜头。



http://www.ixueshu.com

目　录

http://www.ixueshu.com

楔子 ……………………………………………………… (1)

1999年11月23日凌晨，戒备森严的珠海市郊新刑场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随着澳门"大圈帮"行动组长叶成坚及其得力马仔李新文、何景生罪恶生命的结束，一个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宣告覆灭。

序章　枪声在澳门回归前响起 ……………………………… (1)

澳门的历史沧桑，澳门黑社会的生发根源。当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等待澳门回归的时刻，澳门骤然响起一阵又一阵的血腥枪声。澳门恶性案件于1998年和1999年上半年急剧增多，引起中共中央政法委员和中国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广东省成立"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调动精兵强将，密切关注澳门治安形势，随时准备行动。

第一章　一个黑帮老大的发家史……………………… (16)

叶成坚从香港到澳门闯世界，投靠"大圈帮"的

老大“四眼牛”，为“大圈帮”夺回被“14K”占领的赌场，枪击澳门黑道的“大哥大”、“14K”的首领“崩牙驹”，以阴险毒辣在澳门黑道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名望和地位。

第二章　内讧…………………………………………（46）

叶成坚的桀骜不驯和勃勃野心与“四眼牛”形成了难以相容的冲突。叶成坚先是栽赃使“崩牙驹”跟澳门司警发生矛盾，又策划暗杀“大圈帮”的二号人物“傻彪”，再设套将“四眼牛”逼走他乡。从而坐大澳门黑道。

第三章　疯狂作案……………………………………（67）

抢劫，抢劫，抢劫。在澳门黑道已无所顾忌的叶成坚迅速组织了一个澳门近年来最为猖獗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肆无忌惮地开始一系列的抢劫，使得澳门人心惶恐，传言四起，都说澳门出了一个比张子强更为可怕的恶魔。

第四章　魔踪乍现……………………………………（85）

1999年5月4日，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在澳门的一次抢劫行动中，由于有两个同伙失手被擒，露出踪影，不得不逃往内地。早已严阵以待的广东刑警，当即展开行动，开始搜查和缉捕。

http://www.ixueshu.com

第五章　绑架台商……………………………………………（98）

1994年11月，叶成坚勾结另一个黑社会成员赫南南，假扮高干子弟李志坚总经理，以“赌三公”为名，设套行骗台商刘少坤，并将入套的刘少坤拘禁在珠海，勒索300万港币的赎金。

第六章　潜逃 ……………………………………………（121）

叶成坚带领手下的马仔，以“迷踪步”式的战术，潜逃内地。经广州、长沙，到上海，逃往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再次潜回广州。叶成坚手下的得力马仔李新文跟叶成坚闹翻，私自从上海逃回广东，被擒于江门市。

第七章　花都不是黑枭的安乐窝 ……………………（146）

广东刑警判断准确，行动迅速，及时追踪到了上海，发现叶成坚潜逃包头的行踪。叶成坚在澳门的姘妇程娟生下一个兔唇女儿，要求叶成坚回广州商量如何为女儿整容。程娟从珠海到花都，三个小时的汽车路程，途中几次换车，仍然摆脱不了侦察员机智的跟踪。黑枭叶成坚在自以为是他命定托庇所的花都市落入法网。

第八章　谁是阿成 ……………………………………（183）

由叶成坚行李中的一张字条，侦察员发现追捕叶成坚得力马仔阿成的线索。1998年，叶成坚带领

http://www.ixueshu.com

几个得力马仔,在珠海策划谋杀为他制造遥控炸弹的海南人“大黑”,于内地留下血案,也为他的毁灭提供了罪证。

第九章　水果店的老板原来是杀手 ……………………（214）

经过认真的摸查,侦察员发现隐藏甚深的广州市天一水果行的老板何景生,原来竟然是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骨干成负和主要杀手。潜伏守候了几昼夜,侦察员顺利抓捕杀手何景生。又顺藤摸瓜,飞赴广西擒获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吴继志。瘾君子吴继志企图逃跑,侦察员陈华飞身擒魔。

第十章　凶魔伏法 ……………………………………（250）

在手下的马仔纷纷招供,犯罪事实的人证、物证、旁证越来越齐全的巨大压力下,一直对程娟心怀内疚的叶成坚,看到程娟情真意切的信,想起曾是富商包养女人的程娟跟他相好后,没能过上安稳优裕的生活,负隅顽抗了将近两个月的叶成坚终于开口招供,认罪伏法。审讯警官的攻心战术,效果显著。破获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一案,取得了完满的结果。

尾　声　澳门:黑道天堂从此不再……………………（276）

广东警方一举摧毁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同时,开展了四次代号为“F”的大型反黑除恶行动。

http://www.ixueshu.com

广东警方和澳门司警配合行动，捕获大批澳门和内地的黑社会犯罪分子，极大的震慑了澳门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澳门的不少黑道人士纷纷弃械自保。1999年下半年开始，澳门基本上没再发生恶性刑事案件。

后　记 …………………………………………………… (282)

http://www.ixueshu.com

楔　子

http://www.ixueshu.com

1999 年 11 月 23 日凌晨，秋风萧瑟，戒备森严的广东省珠海市郊新刑场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随着澳门“大圈帮”行动组长叶成坚及他的得力马仔李新文、何景生罪恶生命的结束，一个在澳门和内地犯案 15 宗（杀人案 2 宗、抢劫案 4 宗、爆炸案 2 宗、绑架勒索案 3 宗、私藏枪支案 3 宗），曾经猖獗一时的黑社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终于覆灭了。

为侦破此案，英勇善战的广东刑警出动警力数千人次，足迹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和内蒙等数省、市、区，历时四个多月。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密切关注此案的进程，公安部副部长田期玉长期留驻珠海，亲自指导督促此案的侦破。

此案被列为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组的 A 号大案。

序　章

枪声在澳门回归前响起

http://www.ixueshu.com

由于以叶成坚为首的这个黑帮团伙基地在澳门，此案的大量犯罪事实也发生在澳门。因此，为了再现叶成坚澳门黑社会势力的犯罪事实及案件的侦破过程，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澳门的历史与现状。

一

葡萄牙人对澳门从入据到占领，完全是鸠占鹊巢这一成语的近代翻版。

古老的中国除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了“四大发明”外，还是最早开辟远洋航海的国家。早在1405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奉永乐大帝之命，开始“七下西洋”的壮举。那时，许多近代的欧洲国家还没有成型。不过，作为一个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中央集权统治早已达到极致和完善的国家，对商业和经贸，具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抗拒与恐惧。永乐大帝之所以颁旨令郑和率舰队出海远航，只是为了

“昭示恩威”，让“万邦臣服”，完全没有开拓疆域和发展经贸的实际打算，更没有掠夺别人财物的企图。这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评述：如果说郑和下西洋为的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目的显然十分虚幻。由此，也不难看出，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都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与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地位。永乐大帝命令郑和七下西洋寻访建文帝，就是害怕他的侄子建文帝悄悄藏在什么地方培养力量，再杀回来跟他争夺皇帝宝座。

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出海远航，目的就实际和宏伟得多。比郑和晚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哥伦布，于1492年，奉西班牙国王的旨意，率舰队开辟通往东方的航线，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和掠夺黄金。

对黄金的崇拜与渴望，也就是占有资本的野心和梦想，促使西方民族向东方进军！进军！再进军！

正是怀着寻求海上霸权、更多掠夺和占有大量黄金的目的，1249年驱逐摩尔人才正式完成民族统一、实现中央集权的葡萄牙，几乎是同时就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将充满疯狂欲望的目光瞄准了在西方人心目中遍地是黄金的中国。

哥伦布发现美洲五年后的1497年，葡萄牙大贵族达·伽马率领四艘帆船，携带二十门加农炮和由一百七十多名奴隶组成的远征队，越过“好望角”，经莫桑比克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港口。与阿拉伯人缠斗数年后，达·伽马的远征队独霸了印度洋上的贸易，打通了向东扩展的航路。

1502年，达·伽马再次奉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之命率舰队远征东方。葡萄牙人先是在印度的科钦建立军事基地，随后以果阿为中心，完成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http://www.ixueshu.com

在印度的成功，使葡萄牙人的野心日益膨胀。1511年4月，印葡总督阿尔布魁克率十八艘舰艇向中国明代朝廷的附属国——马六甲发起疯狂的进攻。明王朝对此没有负起一个宗主国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放任不管、听之任之，无疑是极大的失策并埋下了更大的祸根。自以为是世界之中心的中国统治者，并不知道攻占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其真正目标是入侵中国。

早在占领马六甲之前，1508年初，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就命令亲王塞格拉搜集有关中国的下列情报："你要询问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有多远；什么时候来马六甲及他们做买卖的地方，运载的是什么货物；每年有多少船来，船的大小形状如何，是否在同一年返回中国；马六甲或其他国家有没有代理商或房子；他们是不是富商，是懦夫还是勇士，是否有锐利的武器或只是铳炮，穿的是什么衣服，躯干是否雄伟；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端；他们是不是一个大国，国王是不是一个；在他们中有没有摩尔人或者其他不遵奉他们的法律或信仰的人；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信仰什么，崇拜什么，遵守什么惯例；他们国家扩张到什么地方，和谁为邻。"

仅从这封葡萄牙国王给亲王的信谕，就足可看出，葡萄牙人对他们心目中的黄金之国——中国，不仅早存觊觎之心，而且早有详细周密的计划与准备。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对此没有任何防备，也就更谈不上拒敌于域外的对策。可耻的是，不少中国商人常因微利而舍其维护国家主权之大义，不仅给葡萄牙人提供情报，而且充当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的内应和带路者。

占据马六甲，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

http://www.ixueshu.com

峡的控制权之后，葡萄牙人按计划开始实施进入中国的图谋。1512年，他们在科钦正式拟定了入侵中国的计划。从欧伟士潜入屯门岛（今香港境内）擅自埋放刻有葡萄牙国徽的石碑。到1515年初，为葡萄牙远征队服务的意大利人佩雷斯深入中国东南沿海刺探、搜集情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越来越详尽、深入。中国的富饶，令他们垂涎欲滴，而中国的强大，又使他们不无顾忌。

最终，还是诱惑超越了顾忌，习惯于纵横海上、放手掠夺的葡萄牙人没有多少耐心。1515年，葡国特使皮来资依据“在中国只要有钱没有办不成之事”的惯例，通过贿赂广东布政使、广东总督和明武宗的贴身内侍江彬，获得明武宗的召见，并由此找到进驻屯门岛的敲门砖。有皇帝召见的荣耀，有受贿地方官的袒护，葡萄牙人在屯门岛上的狂妄与猖獗可想而知。尤其是四年后的1519年，当西蒙率远征队抵达时，葡萄牙人在屯门岛更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他们筑室立寨、私设刑场、劫掠贩卖少男少女，拒绝向中国海关缴纳税饷，甚至活蒸幼儿而食之。种种劣迹，正是广东人将葡萄牙人称为“番鬼”的历史由来。

当马六甲的使臣及广东方面有关葡萄牙人在屯门岛所作所为的报告同时送达明武宗时，病中的明武宗雷霆震怒，病危时遗旨：“绝佛郎机（当时葡萄牙的称谓），还其贡使。”明武宗死后，朝廷随即处决皮来资的翻译、假装阿拉伯人的汉奸亚三及太监江彬，将皮来资驱逐出京，并严令葡萄牙人离开屯门。

召鬼容易驱鬼难。好不容易才在中国沿海找到一个立足

http://www.ixueshu.com

点的葡萄牙人自然不甘心放弃对屯门的占据。战争在所难免。1521年，中葡间第一次战役开始于屯门。那是一场颇为艰苦的战争，虽然早在1405年郑和就开始远洋航海，但对于一个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海疆的国家而言，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缺乏海防意识和海防观念，甚至可以说直到明代都没有正式的海军。

为此，当“屯门战役”刚开始时，面对船坚炮利、习惯于海上纵横的葡萄牙海盗和商人，中国军队基本上总是处于劣势。不过总能通过战争学会战争的中国人，经过数月海上对峙与征战，在海道副使汪宏的统率下，临时组建的中国海军不仅学会使用并制造出了不亚于葡萄牙人的大炮，而且巧借海风，以火船阵大败葡萄牙人的蜈蚣快艇，并将葡萄牙海盗逐出屯门。

葡萄牙海盗在屯门失败后，并没有放弃入侵中国的图谋。他们退到宁波的双屿岛，继续为非作歹。1548年8月，由县令升迁为浙江巡抚的朱纨奉明世宗嘉靖帝的征讨令，亲率海军攻上双屿，并经走马溪一役，以小船队打大军舰，彻底击溃贿赂浙江、福建某些富商和地方官后，私自占据双屿岛数十年的葡萄牙海盗商人。

经过这两次大战，一路东来、无往不胜的葡萄牙人开始认识到，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强大的中国。而一旦真正激怒中国人，后果将十分的可怕。为此，他们感觉到必须改变以往的方式与策略。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了入据澳门所采用的姿态和方法。

二

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连接陆地的半岛。它原来不用“澳门”这个名字。由于它最早的居民来自福建厦门一带，因而半岛的北部，历史上称为望厦或旺厦，有遥望厦门和期盼兴旺的意思。它的南部叫蚝镜，并有蚝镜澳或濠镜澳、香山澳、濠江、濠海、莲岛等称谓。“澳”意指船舶停留的港湾。而濠镜澳以南的海面上，右边是大、小横琴岛，左边是路环、凼仔岛，四个岛屿间的水道称做“十字门”，这大概就是“澳门”的来历。此外，也有人认为濠镜澳有南台、北台两山，相对如门，被视为濠镜澳的门户，所以将濠镜澳称之为澳门。

据香港考古学会**1972**年赴澳工作队挖掘到的众多秦、汉、唐、宋、明、清的文物，经考察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有古越族的先民在澳门居住、生息。以后，附近的斗门、香山（今中山）陆续有人迁移澳门。由于地理位置（澳门的北端陆地紧邻珠海市，从珠海市新海关门前的广场抬头看，澳门的楼房和珠海的楼房基本上已连在一起，就像同一座城市）和血缘以及种族的关系，粤语（广东话）一直是澳门最基本的语种，而本地澳门人的习俗与饮食特点，也跟珠海、广州以及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澳门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也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或许是以农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也可能真的是害怕商业经济的发展会威胁封建

http://www.ixueshu.com

专制的统治，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皇朝都轻视商贸经济，甚至有意识的扼杀商贸经济。对商贸经济的轻视，海防意识和观念薄弱以及缺乏开拓精神与拒绝外来文化，使得明代以前的统治者，一直实施海禁。尤其是明代，对海外贸易的控制非常严格，除有朝贡关系的官方贸易外，严禁一切私人贸易。客观地说，这无疑亦是造成西方商人不满、进而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中叶，迫于多方面的压力，朝廷虽然不得不部分开放海禁，但总显得有点心不甘情不愿。1535年，将广东市舶提举司从广州移至澳门，一方面固然是澳门当时已成为众多外国商人私自进行贸易的主要地点，必须就近加以监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当时的澳门跟广州相比，显然是个偏僻得多的小地方，让外国人在那进行贸易不会对内地造成过大影响的考虑。

如此，从1535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盛极一时，被称为黄金口岸。而澳门作为一个天然港口，众多外国商船来往停泊，早已引起葡萄牙人的注意。葡萄牙特使皮来资在他1514年写成的《东方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为濠镜，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皮来资所说的"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应该是当时从广州到澳门的旅程时间。由此，也可看出葡萄牙人1557年进入澳门决非一时间心血来潮，而是早就做好了相应的情报准备。

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于宁波双屿大败葡萄牙海盗商人后，葡军余部三十多人逃至澳门附近的浪白澳（今珠海市斗门县南水一带）。不知何故，1521年曾与葡萄牙人在屯门

大战的广东海军，竟然不理会逃到浪白澳的葡军残部。而其时一直严令外国商人货尽即去、不许居留的地方官员，也竟然于1557年答应葡萄牙人“晾晒货物，暂时居留”的请求。

除了中国传统的好客、宽容、大度及人性中对弱者的同情、怜悯等诸多原因外，地方的实权人物从葡萄牙人那得到了好处，因而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事实。从皮来资以银子开道得到明武宗的召见起，葡萄牙人就明白了“在中国只要舍得花钱任何事情都能办成”的硬道理。在双屿，葡萄牙人用黄金千两贿赂漳州语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和海道副使姚翔凤，丁、姚二人收下黄金后，果然对他们百般袒护、包庇。到了澳门，葡萄牙人肯定也是使用了“黄金”这一无往不利的强大武器。而葡萄牙人之所以能从暂时居留到长住不走，如今已很难说清其中的种种缘故。有金钱的作用，但地方实权人物的包庇总得有个限度，为经贸需要，可到澳门贸易的也并非只有葡萄牙人。这除了中国高层统治者对此并不特别重视，认为葡萄牙人只不过是借住一块小小的海滩之外，葡萄牙人改变了策略、方式与姿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狂傲的葡萄牙人向中国殖民扩张之图谋在沿海屡遭挫折后，到了澳门收敛了许多，不敢再像在屯门、在双屿那样猖獗和无所不为。不仅给足地方官员面子，对中国朝廷更是处处表现臣服，该叩头就叩头，该跪拜就跪拜。清朝初年还专门给中国皇帝上了一道谢恩表：“夷人仰沐天朝豢养二百余年，长保子孙，共安乐利，心中感激！”此外，葡萄牙人亦不敢有违当时中国政府“湾泊有定所，抽分有则例”的课税规定。虽然每年500两白银的地租实在不足称道，而且最初

http://www.ixueshu.com

那 500 两白银也只是交给当时海道副使汪柏个人，直到 1573 年才正式向中国政府缴纳，但葡萄牙人每年都按期缴供，承认自己寓居他国的身份和地位。

葡萄牙人的谦卑赢得了中国人的宽容，中国人的宽容则给了葡萄牙人在澳门发展的更大自由。缴纳地租后，葡萄牙人开始作长住久安的打算，他们大兴土木，从最初的草房、茅舍搬进坚固的西式房子，还修建了教堂。

葡萄牙人在澳门日益扩展，并没有引起中国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或许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除了划定地界不让他们跨越外，基本是让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南端自由活动、发展。而表面谦卑的葡萄牙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实行殖民扩张的企图。在他们占据澳门长达四百余年期间，共任命了一百二十七位澳葡总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军人。为此，葡萄牙人虽然也跟其他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这样那样的矛盾，1840 年鸦片战争前，好几次依靠中国军队的帮助击退觊觎澳门的荷兰和英国的来犯者。可是，当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趋于激烈时，澳门的葡萄牙当权者，无一例外不是站在西方列强一边或助纣为虐，或狼狈为奸。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肆偷运、贩卖鸦片期间，澳门葡萄牙人聚居处，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和中转站。鸦片战争期间，澳门的葡萄牙人，更是给英国军队提供武器弹药和情报等多方面帮助。

随着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腐朽的满清王朝进一步式微。此时，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葡萄牙人也日益强硬和蛮横。1843 年夏天，葡萄牙澳门总督提出不再向中国政府缴纳从 1573 年起，已延续了将近

三百年的地租银，同时悍然私自占领凼仔岛。1845年，葡萄牙女王更是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1月，疯狂的殖民主义者、“独臂将军”亚马留任葡萄牙澳门总督，开始在澳门自收课税，并驱赶中国政府驻澳机构。1851年和1864年，得到英国支持的葡萄牙人分别占据凼仔岛和路环岛。1862年8月13日签订《中葡和好通商草约》，1887年12月1日，在北京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从此失去。

三

虽然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葡萄牙殖民者对澳门的非法占领，从未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也从未在法律上将澳门的主权让与他国，可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人民收回澳门主权和治权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政府多次阐明对澳门问题的立场，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80年代提出的“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历史遗留问题的宏伟设想，更是扫除了众多障碍。

1974年，葡萄牙爆发“四·二五”革命。新上台的葡萄牙政府迅速调整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主动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是暂时由葡萄牙管理的一个特殊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79年中葡两国建立正式

的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达成原则谅解。1987年4月13日，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经过四轮谈判，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回归后的澳门将实行“一国两制”。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为之兴奋、激动和欣慰。为迎接澳门顺利回归，许多准备工作，如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和首任特首等，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可是，任何事物都难免不出现另类与不和谐音。90年代中期，澳门这座小城开始弥漫某种恐怖的气息，抢劫、枪杀、爆炸之类的恶性案件大量增多。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犯罪分子更是在澳门刮起一阵血雨腥风。治安秩序几乎失控，不仅平民百姓人人自危，而且许多澳府的公务员与执法者，也成了犯罪分子的枪击对象、爆炸目标。

自1997年至1998年上半年，最少有二十多位澳府公职人员遭袭击，其中包括博彩监察暨协调司副司长布理路、署理助理检察长罗明素、博彩监察厅厅长马发诗，以及不少赌场稽查、警员。1998年9月，黑帮分子在连胜马路先引爆一颗炸弹，待警员和记者赶到现场时，再以传呼机遥控引爆另一颗炸弹，致使两名警员和十名记者受伤。

猖獗的犯罪分子不仅袭击一年一度的澳门格兰披治大赛，甚至将黑手对准执掌澳门治安大权的澳门司法警察司司长、人称“司警一哥”的葡萄牙人白德安。

1998年5月1日清晨，白德安按每天的习惯驾车到东望洋山晨练。当他练了一阵吐纳，打了几套长拳，准备回家

时，他宠爱的小狗不肯上车，一个劲往山顶上跑，白德安只得在后面一边叫着小狗的名字，一边追赶。而正在此时，白德安的座车突然爆炸。这种事情查起来不算特别复杂，在澳门敢于跟司警公开叫板的人并不多，敢于谋杀他白德安的人就更少。愤怒的白德安亲自带队将澳门“14K”的老大，也可以说是澳门黑社会的老大“崩牙驹”抓捕，并试图迅速加以审讯。

黑社会的反应更为迅速，报复来得又快又猛烈，先是烧车，制造事端，几乎每天都烧。到了8月，黑社会的行动开始升级。1998年8月14日，他们派杀手骑摩托车追踪、枪击澳门检察长罗明素夫妇，令他们身受重伤。8月29日，又用土制炸弹破坏价值上千万港元的澳门航道雷达站的仪器。此外，还威胁证人和法官，枪击狱警，使得开审“崩牙驹”的日期不得不一再拖延。葡澳当局为此专门从里斯本调来特警，也未能压制住黑道的嚣张气焰。据香港《大周刊》报道，1998年澳门发生的主要枪杀案就有如下的十多宗：

3月4日，文化司公务员驾车行驶到高士德天桥时遭枪击。

3月24日，博彩监察厅厅长被枪杀。

3月26日，一水警驾车送女儿上学遭枪杀。

3月30日，一对香港游客遭枪击，妻子受伤。

4月15日，保安政务司的司机被枪杀。

4月21日，一活跃于赌场的男子遭枪杀。

4月26日，又一活跃于赌场的男子被击中头部身亡。

6月22日，三匪徒在一押店与警察展开枪战。

8月**13**日，威震港澳、东南亚一带的澳门赌王叶汉的孙子被绑架。

8月**14**日，两杀手骑摩托车枪击助理总检察长夫妇。

10月**4**日，四男子持冲锋枪在新口岸友谊大马路疯狂扫射。

10月**18**日，某赌厅一小股东正准备驾车离开赌厅时被枪杀。

11月**22**日，一狱警被杀手连轰三枪身亡。

12月**11**日，一停车场的泊车员因被误杀。

12月**13**日，两葡籍狱警遭到狙击，一死一伤。

枪声，在澳门回归前响起。黑社会的猖獗，令人愤怒。

澳门（包括路环岛和凼仔岛）面积二十三点五平方公里，人口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只有四十五万五千，但由于它是一个以赌业为主的特殊城市，因而，在治安管理上或许比香港还要复杂。

1998年，澳门治安状况的恶劣，不仅影响澳门经济的发展，影响市民的生计与安全，而且给迎接澳门回归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令人对澳门回归后实施澳人治澳的前途多一份担忧。

紧邻澳门的广东警方身负特殊的责任，对此，自然引起高度的重视 而澳门的治安状况，甚至还惊动了中央的高层领导。**199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接见已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何厚铧时，就对他说：一段时期内，搞好澳门的治安应该是你的主要工作。由此，也可看出澳门的治安状况在回

归前恶劣到了何等程度。

为迎接澳门顺利回归，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及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就亲自部署澳门回归的安全保卫工作。决定以广东为主，制订方案，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全面开展迎接澳门回归的安全保卫工作。

遵照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以及广东省委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成立“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当时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兼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陈绍基亲自担任组长，当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现任厅长的梁国聚、副厅长张圣钦、朱明健为副组长。珠江三角洲地区临近澳门的广州、佛山、江门、珠海、深圳等地也设立相应的机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以期保证完成“确保澳门回归庆典绝对安全顺利进行，确保中央代表团、外国贵宾要人绝对安全，确保驻澳部队顺利进驻澳门，确保澳门回归期间广东省大型庆祝活动绝对安全”的任务。

1999年初，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派出专门工作组进驻珠海。

针对澳门黑社会暴力犯罪案件多、跨境犯罪案件多的事实，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制订了打击澳门黑社会跨境犯罪的方针与策略。决定尽快破一批大案要案，抓一批黑社会的骨干分子，重挫其锐气。为此，1999年初，在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设立专案组。由当时的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现厅长梁国聚任组长，省厅刑侦局反黑处处长刘安成、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军任副组长，在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组织一支刑侦、技侦的精悍队伍，随时准备重拳出击。

专案组成立后，遵照陈绍基厅长、梁国聚副厅长的部署，立即开展工作。首先是组织警力，对澳门周边地区进行大面积的调查摸底，在广州、佛山、江门、珠海、深圳、惠州等地进行多次“打黑”行动，在扫清外围、巩固澳门治安后方的同时，有针对性的了解澳门黑社会暴力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违法事实。由此，掌握了一批威胁粤澳两地治安的重点对象。以叶成坚为首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隐隐约约的浮现出来。

第一章

一个黑帮老大的发家史

一

澳门被称为“东方的蒙地卡罗”，其实，作为赌城，澳门要早于欧洲的袖珍小国摩纳哥十多年。1861 年，摩纳哥国王夏尔三世，采纳来自汉堡的破产赌场老板莫里斯的建议，聘请法国著名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设计并修建了蒙特卡罗赌场。而 1847 年，澳葡当局就在澳门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澳葡当局从中收税，列入政府的财政收入。其时，中国政府禁赌，从而使得澳门的赌业分外兴旺。澳葡当局从赌博业收取的税金，最高时每年达三十多万两白银。每年三十多万两白银的巨额收入，无疑是葡萄牙当局在本国禁赌，却大力鼓励澳门发展赌博业的根本原因。从那开始，赌博业一直是澳门的经济支柱。1934 年和 1961 年，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又再次颁布法令，支持澳门赌业的发展，宣布允许澳门的各种赌博业有专利权，并鼓励各方势力竞争澳门的赌

场业务。

澳门的赌业不但公开合法，而且集东西方之大成。可以说，赌在澳门无所不包。澳门名目众多的赌博形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赌博娱乐业，以“番摊”（摊盅、摊竹）、“骰宝”（骰子比大小）及“轮盘赌”、“老虎机”为主，还有“幸运博彩”、“牌九”、“十二位”、“牛牌”、“鱼虾牌”、“扑克”、“麻将”等，仅是“扑克”，就有“百家乐”、“赌三公”、“二十一点”之类；二是发行彩票，最早有“山票”、“铺票”、“白鸽票”等，到了七八十年代，彩票的发行形式与种类，更是名目众多；三是赛马、赛狗。除大小宾馆、酒店一律开设赌场外，各种不同档次的赌摊、赌馆遍布澳门的大街小巷。

赌搏业的兴旺，带动了澳门的旅游业和餐饮业。只有二十三点五平方公里、四十五万五千人口的澳门，有五星级酒店五家，四星级酒店十多家，如葡京大酒店、濠江酒店、新世纪酒店、京澳酒店、总统酒店、圣地亚哥酒店等。其他的二三星级酒店及普通的旅馆、饭店，更是遍布澳门。澳门的餐饮业，也非常发达。西餐以葡萄牙菜系为主，法国菜和意大利菜也很有名。中餐自然是以粤菜为主，此外，湘菜、川菜、鲁菜、上海本帮菜，在澳门都有不少有名的餐馆。

澳门赌博业的兴旺，还引出一些附属性的产业。押店、押铺，就是其中的一种。赌博自然有输有赢。赢者喜上眉梢，输的想翻本没钱只能光顾押铺、押店。押店、押铺近似于古老的当铺，但比当铺灵活、现代得多。它能用物品，如汽车、摩托车、手表、钻戒、首饰、珠宝等做抵押换取现金，也能出具借条领到急需的现钱。与之相配合，也就少不

了依靠放债捞取高额利润的高利贷商人。

经营赌场、押店、高利贷，都离不开相应的势力作后盾。这后盾除了官方的鼓励与保护外，不论放债还是索钱(追债)，实际上都或明或暗的游荡着黑道的身影。赌，无可避免的必然跟“黄”(色情)与“黑”(地下势力)相勾连。

黑社会的产生，刚开始时都带有自保的性质和反抗官方力量的需要。法制不健全，封建、闭塞、落后以及动荡、复杂的社会，都是滋养黑道组织的温床。“黑手党”源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法国的黑帮最早出现在科西嘉岛，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也是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必然。中国有组织的黑社会，除了清朝初年由运粮船帮发展起来的“红帮”、“清(青)帮”之外，似乎还能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代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各自养着具有不同技能的上千食客，并非因为钱多粮足性雅，而是在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养着一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私人部队，为自保，也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依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生存的食客，自然是对他们唯命是从，只知有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而不会理会皇帝的命令及国家的法律。

到了近代，行会的出现，成了滋生黑道组织的又一种渠道。像美国最早的汽车司机工会，就带有一定的黑社会的色彩。澳门黑社会的出现，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澳门出现一批行会有很大的关系。

19世纪30年代，英国、荷兰、葡萄牙海盗商人以澳门为中转站贩卖人口(猪仔)、走私鸦片，内地大批劳工涌入澳门。那时，劳工们的生存条件相当低劣，为了自保，劳工

们根据不同的职业，成立了“上架才艺行”、“泥水太模堂”、“造船工羡行”、“姑苏行”（以酒楼茶室从业人员为主）等行会。行会之间难免利害冲突，有冲突就会有争斗。而当暴力冲突、争斗到了一定程度时，黑道力量自然而然会滋生、渗透、蔓延。本世纪**20**年代，澳门已形成十多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如“友联帮”、“同义会”、“家义帮”、“联英社”、“友和社”、“利卢会”、“尚义堂”、“群英会”、“合义堂”、“黄馆”等。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亡命徒进入澳门，动荡的社会，使暴力得以蔓延。至此，以暴力作为谋生及维护秩序之手段的黑社会，在澳门开始形成初步规模。

1956年，国民党特务策动“三合会”在九龙搞暴乱。暴徒们砸汽车、抢商店，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事后，港英当局将一些“**14K**”、“和字系”、“新义安”的帮派犯罪分子遣送到澳门。这些帮派犯罪分子与澳门的黑道人物相勾结，使澳门的黑道有了进一步发展。

二

四十多年后，当叶成坚从香港转到澳门寻求发展时，澳门的黑社会已形成自己的秩序与规格。

叶成坚，**1961**年**1**月出生于中国广东省的东莞。幼年时的叶成坚，白净乖巧、聪明伶俐，深受父母的疼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莞，自然条件相当好，历史上就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没有其他的变故，叶成坚能够像绝大

多数普通人那样生活成长，或许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前景。但命运的天平并没有为叶成坚向平安、平坦那一面倾斜。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时，刚刚8岁的叶成坚失去了疼他爱他的双亲。在那动荡、混乱的年代，小小年纪的叶成坚就不得不闯荡江湖、独立谋生。

1972年，叶成坚11岁，他加入了一个浪迹江湖的团伙。那是一个小组织，经常只有四五个人生活在一起，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们主要依靠那个老头给人看手相和算命谋生，有时也乞讨。在这个团伙里生活的几年时间，对叶成坚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学会了一些混迹江湖的小手段、小伎俩，看到了做一个团伙的首领，即使是个小小的团伙，也是很威风的事情。团伙的行动，由首领决定，团伙的所有收入，全掌握在首领的手里。每天什么时候吃饭，吃什么，得由首领发布命令，首领还可以任意奖励或处罚团伙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首领是团伙的绝对权威，对首领的决定和命令，团伙中所有的人都不能违背，更不能反抗。

1974年，叶成坚所在的团伙，到了花县（现花都市）新华镇。叶成坚在街上拦住一个戴眼镜、穿制服的中年人，向他诉说自己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遭遇。虽然说的是自己的真实情况，但由于几年来不断的重复，叶成坚早已麻木，而那个中年人却动了感情，不仅很大方的给了叶成坚五块钱，在那个一般干部月工资三十元人民币左右的年代，五块钱确是一个不算小的数目，并且拉住叶成坚谈了很久。中年人劝叶成坚不要再在外面流浪，赶紧回家去，学点知识和本事，好好做人。

叶成坚如实地将五元钱上交给首领，并向首领汇报了那

个中年人跟他的谈话。首领先是表扬了叶成坚做事诚实，什么事都不隐瞒首领，又对他说：做人宁可让人害怕，也不要别人怜悯。13岁的叶成坚虽然当时并没有完全明白首领给他灌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但他不仅牢牢记住了首领对他说的这句话，而且的确是树立了做人要做强者的念头。当然，叶成坚心目中的所谓强者，也就是有钱有势、前呼后拥、为所欲为、令人畏惧的角色而已。

在这个团伙中，跟叶成坚最亲近的是一个比叶成坚大六七岁、姓任的年轻姑娘。她是叶成坚的师姐，或许是出于同情，平时比较关心叶成坚，像大姐姐似的时时维护叶成坚，不让别的大孩子欺侮叶成坚。而叶成坚对任师姐的信服，却是认为任师姐算命算得特别准。这个姓任的女人，在叶成坚的命运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后的叶成坚，每逢大事，只要可能，他都要找到他的任师姐，让她为自己卜上一卦。

1979年，正是这个任师姐对叶成坚说，他的命中有大财，得到南面的岛上寻找，才坚定了叶成坚偷渡香港的决心。

三

随着70年代偷渡潮，于1979年潜入香港的叶成坚，不仅没有找到什么大财，而且生活相当窘迫。他跟人一起合住狭窄的出租屋，出外打工还得受那些加入了帮派的浪迹街头的烂仔欺侮。

叶成坚原本以为到了香港，即使不能一夜暴富，混个一

日三餐风风光光应该不难，可一切都出乎他的想象。叶成坚在内地闯荡江湖时学到的那点小手段、小伎俩，在早就见识过三教九流多种骗术的香港人眼里，简直就是猴子堆里翻跟斗——不屑一顾。

如果叶成坚愿意老老实实做点小本生意，或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打工上班过日子，在香港也并非没法活下去，但对于心气甚高，自以为生下来就是做大事、发大财的叶成坚来说，要他出力流汗去挣一日三餐的食宿费用，那是宁肯让他去死也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他总是看到那些在他看来全属绣花枕头的花花公子们往往坐高档私家车，搂着花枝招展的各式女人出入酒店、夜总会，更是心里不平衡。

为了早日实现任师姐“坚仔，你准能发大财”的预言，叶成坚开始了他一系列的铤而走险的偷窃活动。

我在珠海采访期间，几个接触、审问过叶成坚的刑侦人员全都不约而同地说，“叶成坚是个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不过从偷窃这一行当看，叶成坚是个笨得可笑的贼。”

1980年**10**月的一天，叶成坚很容易就进入一座没人看管的豪宅。看到室内金碧辉煌的装修与摆设，叶成坚一边在心里暗暗嘲笑有钱人都是傻瓜，一边急急忙忙的翻抽屉、找壁橱，期望能够找到足够多的现金、珠宝和首饰。可正当他为无法开启那坚固的保险箱而焦躁时，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冲了进来，没等叶成坚弄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触动了自动报警器，在手枪和微型冲锋枪的瞄准下，就只有乖乖的束手被擒。

1984年**6**月，叶成坚因盗窃被抓。同年**10**月，再次因盗窃行为被判监禁六个月。叶成坚不是一个成功的窃贼，在

香港行骗，也多次失手。1981 年 7 月，在他第一次入室盗窃失手被擒后不久，叶成坚伪造了一份子虚乌有、但表面看不出破绽的资料，拿到押店，骗取了八十万港元的现金。可没等他把这笔钱挥霍完，精明的押店老板因找不到资料中兑现抵押品的对象而赶紧报警。警察很快就找到了行骗者叶成坚，叶成坚再次被判监禁。

一次次的失败，不仅没能阻止叶成坚继续犯罪的脚步，反而让他对这个社会增多了仇视。他认为这个社会只属于有钱人。只要有钱，也不管钱是怎么来的，也不管是干净还是肮脏，有钱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敬畏和保护。所以，他要千方百计成为有钱人。

1988 年 2 月 13 日，因屡次犯罪已小有名气的叶成坚，纠集同是偷渡者的虾仔和李乐生，搞到三支“曲尺”手枪，开始实施他们策划了一个多月的抢劫。他们偷了一辆私家车，在夜幕刚刚降临时，来到那家他们早就盯上的、比较偏僻的金店门前。

金店内人不多，在叶成坚的指挥下，他们三人瞅准时机，迅速用丝袜将脸蒙上，然后冲进金店，用枪指着金店老板和不多的顾客，大喊道：“举起手来，都不许动！”

被突发事件吓呆了的金店老板和顾客，果然乖乖的举起双手，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虾仔将金店老板和顾客赶到一起，持枪监视，不让他们打电话报警。李乐生负责守住大门望风，叶成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黑色皮包，进柜台装金器。

眼看抢劫就将成功时，守住大门望风的李乐生突然大声喊道：“快跑，警察来了！”边喊，边飞快的窜向后巷。虾仔

闻声也扔下他负责监视的金店老板和顾客，慌不择路的冲出了金店。看到同伙全跑了，叶成坚气得火冒三丈，他大声咒骂同伙，手里紧紧攥着装满金器的黑皮包，舍不得放手。直到警察即将包围金店，并向他鸣枪警告时，他才不得不扔下皮包，跟在同伙的后面逃跑。回去后，叶成坚虽然把虾仔和李乐生臭骂了一顿，骂他们没胆色，临阵逃跑，是做不了大事的熊包，为失去眼看就到手的大批金器而愤恨、懊丧，但也暗暗庆幸没有落到警察的手里。要是人赃俱获，可够他喝一壶的。

80 年代中后期，叶成坚一直在香港小打小闹，不仅没能形成什么气候，而且屡屡失手。其中，1986 年是他最霉的一年。4 月，叶成坚因偷电被罚港币四百元；5 月，他在麻将馆与人发生争执，警察带他到警所问话，途中他逃跑没成，被判监禁三个月；6 月，因扒窃及殴打警察，被监禁六个月；12 月，又因盗窃被判监禁十八个月。

此时的叶成坚，虽然对他任师姐的预言没有失去信心，仍坚信自己生来就是干大事、发大财的能人，可也感到香港并非他的发迹之地。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叶成坚频繁出没于澳门、珠海、广州。经多方比较后，他决定到澳门去寻找发迹的空间。

四

1996 年，叶成坚来到澳门。

作为一个赌徒，叶成坚以前已经无数次的来过澳门的赌

场，可这次看到葡京大酒店那设计奇异、造型独特的建筑，依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和兴奋。葡京大酒店外型像个鸟笼，虎形的大门，无疑是预示进入此处宛如“人入虎口鸟入笼”，有去难回。葡京大酒店的屋顶，建造了一座“万箭穿心阵”，众多西洋剑式的石柱迎天而立，同样是显示这里异常凶险，胆量不够者，最好是离它远一点。

不过，如此的阵势，不仅没有吓住无数如痴似狂的赌徒，而是像一堆愈来愈艳丽的火焰，吸引着无数的飞蛾夜以继日的扑进它的怀抱。

葡京大酒店的兴盛，使早就认为社会是赌场、人生如博彩的叶成坚更坚定了到澳门做一条过江强龙的决心和信心。

叶成坚在香港时的同伙，先于他到澳门捞世界的李乐生见到叶成坚时，十分高兴，主动介绍叶成坚到他打工的赌场做事。澳门赌场中的工种甚多，有负责管理台面的“班长”，有维持秩序的“纠察”，有专门纠缠赢家、讨取红包（利市）的“扒仔”。叶成坚权衡一番后，选择了做叠码。

虽然叠百万港元的码，叠码者可获六千港币的工钱，干得好，逢年过节还能从老板那拿到不大不小的红包。勤勤恳恳干的话，每月下来挣个三万、五万港币不成问题，但自以为生下来就高人一筹、一心想做首领当指挥者的叶成坚，很难满足于这种得看人眼色、畏畏缩缩谋生的打工生活。

作为一个有心人，叶成坚很快就发现，澳门的黑道虽然跟香港黑道一样，也形成了自己的秩序与规矩，但组织结构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要松散得多。澳门四大黑帮中的“**14K**”、“水房”、“和胜和”，从字面上看，似乎跟香港的四大黑帮“**14K**”、“三合会”、“和字系”、“新义安”有一定的

历史渊源，不过于组织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另外的“大圈帮”更是80年代才成立的、以广州籍人为主要成员的黑道组织。

“14K”在澳门的势力最大，组织结构也最为完整完善。“14K”的老大是尹国驹，因他混迹街头时与人打架被打碎了门牙，故取绰号“崩牙驹”。“崩牙驹”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中的“石岐嘟”与“阿菲”曾任职澳门司警，辈份高，手段狠，在黑道上有不小的名气。

到了90年代中期，在澳门唯一能跟“14K”较劲、叫板的黑道帮派是“水房”。“大圈帮”跟“14K”和“水房”相比，不论人力、物力，还是江湖影响，都相去甚远。

经过细心的了解和比较，准备在澳门干点大事的叶成坚，决定投靠“大圈帮”。他觉得“大圈帮”是个刚成立十多年的组织，目前的老大是绰号叫“四眼牛”的谭仁和。“四眼牛”缺少人手，更缺少人才，他加入“大圈帮”，比较容易进入决策圈，那样便于他发展自己的势力，从而扩大他在黑道上的影响。何况，他跟“崩牙驹”以前还有点过节没有解开（是什么过节，我们以后还得提到），也不可能这个时候去投靠“14K”。

澳门就这么一丁点大，想要有意识的结识某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叶成坚不愿通过别人的介绍、平平淡淡的拜到“四眼牛”的门下，他要找个机会先亮一手，以便引起“四眼牛”的重视。

机会有时往往用不着刻意寻找，它说来就来。

1996年3月的一天，澳门的天空一片迷蒙。座落在凼仔岛上的澳门赛狗场并没受到天气的影响，一大早就有不少

人从澳门半岛和路环岛赶过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

叶成坚和何生坐在看台上，正商量今天买几号赛狗时，看见“四眼牛”带着两个马仔向他这面的看台走来，并在离他只有两级台阶的座位坐下。

这时，叶成坚的第六感告诉他，今天是他结识“四眼牛”的最好机会。

一向热衷于赛狗的叶成坚，看到“四眼牛”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再也无心跟何生侃他的赛狗经，开始琢磨找个什么机会接近“四眼牛”。他不想让“四眼牛”小看，更不愿意令“四眼牛”反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赛狗场上也到了最为狂热的时刻。当全场人的眼睛都瞪着跑道上的赛狗，为自己所下的赌注得意忘形或提心吊胆时，叶成坚突然看到一个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微胖的男子正悄悄的向“四眼牛”所在的方向挪动。

那男子边走边左看右看，快走到“四眼牛”身后时，神情更是显得紧张，手悄悄伸到上衣的口袋。叶成坚稍为一愣之后，看出那个男子是想刺杀“四眼牛”，当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猛然跨过两级台阶，一下子就紧紧的抱住了那个男子，并低声喝道：“你想干什么！”

“四眼牛”听到身后的响动，回头看见叶成坚紧紧抱住那个男子。常年在黑道上打混的“四眼牛”很快醒过神来，意识到在他们的身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他站起来，低声命令他那两个马仔：“带他们到外面去，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下完命令，“四眼牛”领先向场外走去。

在赛狗场外的一个寂静的地方，叶成坚向“四眼牛”诉说刚才的情况。其实，用不着听他详细解释，从那男子身上搜出的便携式瑞士多用军刀，已经说明了那个男子的目的。当时，“四眼牛”为首的“大圈帮”正和“崩牙驹”统率的“14K”围绕几个赌场的利益展开激烈争斗，那个带着便携式瑞士多用军刀的男子是谁派来的，来这干什么亦不言自明。

“四眼牛”表现得挺大度，他装作相信那个男子从他身后走过只是往前找座位的解释，没让他的马仔过分为难那个男子。

不过，正为手下的马仔不够得力而焦急、烦恼的“四眼牛”，对叶成坚的勇猛和敏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刚才，叶成坚一直不动声色、静静的站在一旁，听任他的处置，显然懂得道上的规矩。得体的表现，也让他非常满意。

放走那个带刀的男子后，“四眼牛”转身面向叶成坚，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说：“多谢了，先生！不知能不能请问先生尊姓？”

“谭老板，你客气了！我叫叶成坚，刚从香港过这边来。以后还请谭老板多关照！”叶成坚不亢不卑的回答“四眼牛”的询问。

“哦！你原来就认识我？”发现叶成坚事前就知道他是谁之后，多疑的“四眼牛”不由得多看了叶成坚几眼。在他的眼中，叶成坚大约三十多岁，超过一米七的身高，眼神显得凌厉阴冷。他那两个马仔也悄悄的向叶成坚移动，以防叶成坚突然袭击他们的老板。

“在澳门，有几个人不认识你谭老板呢？”叶成坚对“四

眼牛”和他马仔的戒备表现得很坦然。

“四眼牛”是澳门的名人，叶成坚认识他的确用不着进行特别的解释。

“是吗，那就太好了！叶先生，我今天还有点事，明天请你饮早茶，上午9点吧，就在聚龙酒家，请你一定赏光！”“四眼牛”话说得亲切，但一直在认真的观察叶成坚的神情和反应。

叶成坚镇静的看着“四眼牛”，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在‘多来顺’赌场叠码，现在也得回去，准备晚上开工了。谭老板，明天见！”说完，往停车场那边走去。

“四眼牛”若有所思的看着叶成坚的背影，对他那两个马仔说：“这个家伙不简单！你们回去后赶紧给我摸清楚他的底牌。”

叶成坚和“四眼牛”各怀心机，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已预示了以后很难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在聚龙酒家一起饮早茶时，两人都非常兴奋，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此时的“四眼牛”，已经弄清楚叶成坚早已在香港的黑道上混了十多年，是小有名气的“奸人坚”，但并没有正式加入过道上的组织，也就排除了他是不是到“大圈帮”来潜伏卧底的怀疑。当得知叶成坚原籍是广东东莞时，“四眼牛”更为高兴，当即任命叶成坚做他的贴身马仔，重点负责他本人的安全。

这一年叶成坚35岁。已在黑道上打混了一二十年的他，早已不是当年刚出道时，只会小偷小摸，而且常常被警察一逮一个准的那个吴下阿蒙。三四年前，他还有滋有味的做过

一阵子百万富翁。

那一年，由于偷窃常常失手，叶成坚决定变换别的行当试试身手。在跟人合伙倒卖一段时间钻石后，遇事爱开动脑筋想点子的叶成坚，非常偶然的发现，经过适当的烘烤，俄罗斯钻石的色彩和纹路会变得很接近世界上最为昂贵的南非钻石。

大喜过望的叶成坚开始以假乱真的钻石的制作和倒卖，并狠狠的大发了一笔横财。可是，正当他感到时来运转时，用俄罗斯钻石造假南非钻石的伎俩很快就被人识破，而制作和倒卖假钻石赚来的巨款，也被他狂嫖滥赌、花天酒地，很快就挥霍一尽。

尽管如此，但不难发现，叶成坚的确比一般的犯罪分子高明。他往往能够审时度势，然后确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策略与行动方式。从伪造资料骗取押店的现金，到将俄罗斯钻石改造成南非钻石再转手倒卖，都表现出他已进入智力犯罪的阶段。

1996年的叶成坚，就非常清楚自己，靠体力在道上打打杀杀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趁现在获得“四眼牛”信任的大好机会，利用“大圈帮”现有的实力和影响，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来。

五

叶成坚正式加入“大圈帮”后不久，就接受了第一件任务，追讨六十万港元的赌债。

这样的任务看似不复杂，因为，在澳门，赌博业是得到澳葡政府保护的支柱产业，故此，不论从法律，还是道义，追讨赌债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在澳门黑道上势力不小的“大圈帮”，竟然为六十万港币的区区之数，让欠债人拖了大半年而无法可施，可见欠债人决不是一般人物。

经过一番了解，叶成坚弄清楚欠债人是一个三十多岁、名叫秦丽英的香港女人。十年前从内地迁居香港的秦丽英，表面看只是一个闲居无事，常到澳门小赌几场解闷、消闲的普通女子，但她是在港澳两地黑道和白道都具有极大势力的某巨商包养的第**X**位外室。

如此的背景，也就难怪把金钱看得很重的“四眼牛”迟疑不决，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把追债的任务交给叶成坚时，“四眼牛”还一再嘱咐叶成坚说：“事情你尽量办好，但千万不能太急，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叶成坚知道，“四眼牛”把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他，一来实在是舍不得白白放弃已经到手的六十万元港币，二来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此外，亦有不得不维护道上声誉的考虑。“四眼牛”作为一个黑道帮派老大，如果追不回赌债，以后将很难再在道上混下去。

他决定接受这一考验，让道上的同行看一看他的手段。

“四眼牛”给了他充分的行动自由和适量的经费。

跟踪没有专人保镖、警惕性不高的秦丽英，对叶成坚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秦丽英再一次到澳门小赌时，叶成坚盯上了她，并跟踪到了香港。

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叶成坚正在秦丽英公寓住宅的楼下守候时，发现秦丽英带着一个非常秀气的七八岁的小姑娘

从楼房大门出来，很快上了一辆红色的宝马车。

叶成坚跟踪秦丽英母女到了一所小学，并拍下了秦丽英和那个小姑娘亲亲热热告别的情景。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1996年4月的一天，叶成坚找到正在澳门某赌场赌得入迷的秦丽英。刚开始时，秦丽英并没有将叶成坚放在眼里，以为叶成坚只是好色罢了。但明显的跟踪让秦丽英极为恼火，她板着脸警告叶成坚离她远一点，否则就要叫人把叶成坚摆平。

可当叶成坚悄悄对她亮了亮她们母女的照片，并压低声音对她说话后，秦丽英不由得神情大变，乖乖跟叶成坚走到赌厅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因为，她非常清楚的听到了："秦太，恭喜你有个漂亮的女儿，你不会希望她哪一天稍不留神掉到海里吧？"这决非玩笑，这是威胁。叶成坚看似清秀的瓜子脸上所流露出的阴冷神色，也使将宝贝女儿视作命根的秦丽英，心里泛起一股寒流。

面对已被打掉傲气的秦丽英，叶成坚没有再说任何废话，他单刀直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秦太，你欠我们那六十万加上这半年多的利息，希望你在半个月内还清。"

提到赌债，秦丽英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想故技重演，尽量用强硬的口吻说："原来是为这呀，我早就说过了，有什么事你们找C先生说去，他会搞掂的。"说完想扭头就走。

叶成坚并没有阻拦她，只是在她身后冷冷的说："找C先生并不难，不过，或许你们得先到海里找女儿。"说着拿出秦丽英母女的照片，双眼盯视秦丽英，从容地将照片横撕

一下，叠起再竖撕一下，然后，将撕碎的照片从手中轻轻弹落。

叶成坚跟以往的追债人不同，并不把C先生当一回事，护身符不灵了，使得秦丽英大感意外，一时不知所措。她结结巴巴的对作势离去的叶成坚说："这位先生，你先别急，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说话算数，从今天算起，给你十五天回香港筹钱，超过一天，你就别想再看到你活着的女儿。"说话时，叶成坚的双眼闪着寒光，紧紧的盯着秦丽英。说完，不等秦丽英作出任何反应，转身朝赌厅大门走去。

叶成坚这一票押得很准，仅仅过了十天，秦丽英就将她所欠的赌债送到了澳门，交给了叶成坚。

事后，有人问叶成坚，如果秦丽英不如期还赌债，是不是真敢把秦丽英的女儿扔到海里，会不会害怕C先生的报复。叶成坚回答说："如果连一个女人都制不住，还在道上混个什么劲。不敢杀人，那更是连混也别混了。而一个人想报复，不管他是谁，都得先考虑自己会不会成为别人报复的目标。"

虽然只是追回一笔不大不小的赌债，但此事完结后，叶成坚在"大圈帮"树起了敢打敢拼、有谋略有手段是个狠角色的威望，赢得不少年轻帮派成员的钦佩。这对于他发展个人势力的企图，大有好处。

此事过后不久，十多年来一直悒悒不得志、总是自怨自艾的叶成坚又遇上了一个表现自己的好机会。

六

由于“四眼牛”在黑道上一直保持低调，只要不对他的根本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遇事他往往先退一步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14K”跟“大圈帮”一直并没有比较激烈的冲突。澳门黑道势力最大的“14K”也没有把“大圈帮”看作对手。不过随着一些比较年轻的成员加入到帮派中来，原有的一些大家似乎都信守的规矩和秩序，渐渐失去了约束，黑道上的纷争也就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

阿生就是澳门黑道新生代中的一员。只有二十多岁的阿生，以好勇斗狠著称。他从小浪迹街头，17岁加入“14K”后如鱼得水，一直是帮派纷争中冲在最前面的主要成员。“14K”的老大“崩牙驹”非常喜欢和欣赏阿生的勇猛，把他收为干儿子。成为“崩牙驹”的干儿子后，阿生气更盛，自以为在澳门黑道，他干爹“崩牙驹”无疑是第一号的老大，而他不是第二，也是第三号人物。

叶成坚加入“大圈帮”前不久，阿生带了几个马仔强行占据原本属于“大圈帮”的“喜欢来”赌场。“四眼牛”托人去跟“崩牙驹”讲数（谈判），要求“崩牙驹”管教一下阿生，把“喜欢来”赌场退还“大圈帮”。“崩牙驹”一再托辞推诿，既不说还又不说不还，只是说那是小孩子闹着玩，要“四眼牛”不必太认真。

“崩牙驹”得了便宜又卖乖，但慑于“14K”的强大实力，“四眼牛”一直敢怒不敢言。这次，叶成坚追回相当难

缠的欠债人的赌债后，拿到花花绿绿港币的“四眼牛”固然高兴，可也害怕秦丽英的保护人报复，借口说要照看珠海那边的投资，跑到珠海避风头，把“大圈帮”在澳门的日常事务交给叶成坚处理。

“大圈帮”中的强硬派对阿生占据“喜欢来”赌场一直耿耿于怀，这时便想趁害怕动武的“四眼牛”不在澳门的机会，鼓动暂时执掌行令人权力的叶成坚夺回“喜欢来”赌场。那不仅仅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同时“喜欢来”赌场每个月都能为“大圈帮”带来大笔的收入，是“大圈帮”重要的据点。

本来叶成坚并不想这个时候就挑起跟“14K”的争斗，他尽心费力追回六十万元港币的赌债，“四眼牛”只给了他五万元，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显得过于小气，也让他心里不痛快，担心在“四眼牛”的手底下干不出什么名堂，正在琢磨加入“大圈帮”这步棋是不是走对了。不过，众多“大圈帮”成员的鼓动，又激起了他潜伏的野心。他觉得夺回“喜欢来”赌场，是他在澳门黑道扬威立名的好机会。

叶成坚是个赌徒，有胆量，也有谋略。在准备行动之前，他派出好几个人跟踪阿生，摸清楚阿生什么时候去“喜欢来”赌场，去的时候带几个马仔，在赌场呆多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认为对阿生这个人已经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之后，叶成坚带了几个人于夜深人静、赌场人最多时，大摇大摆的走进“喜欢来”赌场。

当时，阿生正在赌场二楼写字间跟他的两个保镖聊天，接到叶成坚带着“大圈帮”的几个马仔进了赌场的报告，阿

生禁不住有点紧张。在澳门黑道已算个人物的叶成坚，这个时候带人来赌场，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阿生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那时他对叶成坚，好奇多于畏惧，或许内心还有某种终于有机会正面交锋的冲动和激动。他站起身，边穿外衣边对他那两个保镖说："走！把家伙带上，下去看看'奸人坚'这个大圈帮能玩出什么花样。"

阿生来到一楼大厅，见叶成坚正在轮盘赌桌边观看，就对他的保镖使了个眼色，三人成品字型，一步步走过去，对叶成坚说："坚哥！你这个大忙人竟然有兴趣来我们这种小地方玩？"

叶成坚好像没看到他们的戒备神情，也没理会阿生的挑衅，淡淡的说："吃完宵夜后刚好路过这里，进来看看热闹。"

"当真只是看热闹？不想赌两把玩玩？"这时的阿生倒有点不想放过叶成坚了。

听到阿生这样说，叶成坚阴冷的双眼寒光闪烁，他盯视着阿生，说："既然你兴趣这么大，我们就一起玩两把，你想怎么玩呢？"

"我随便，坚哥你选吧！能有机会跟坚哥你这样的前辈交手我已深感荣幸了！"阿生边说边故意耸耸肩膀。他那两个马仔跟着嘻笑起来，手却没有离开上衣的口袋。

"那就玩轮盘吧，轮盘这玩意最能看出人的运气是好还是坏了！"叶成坚没有理会阿生他们的嘻笑，平静地说。

"真的只玩轮盘，在这？"阿生以为叶成坚带人来搅场，没想到他真的要赌轮盘，不由得满腹狐疑的盯着叶成坚。

"怎么？不敢赌，你不是说随便吗？"叶成坚有意识的用

话扣住阿生。

年轻气盛的阿生自然受不起激，愤然说：“赌轮盘就赌轮盘，下多大的注？”

“我们不用这个轮盘，到这边来。”说着，叶成坚领先往大厅中央那张桌子走去。

叶成坚待阿生在他对面坐下后，不动声色的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左轮手枪，放到桌子上。看到叶成坚掏出手枪，阿生的马仔赶忙把手伸向口袋，可没等他们掏出家伙，就被早有准备的、叶成坚带来的人扣住了双手。

正在赌得热烈的赌客们，一看这个架势，胆子大的围过来看热闹，胆子小的悄悄溜出了大门。

“你们干什么！我只是跟阿生玩玩，快放开他们！”叶成坚喝止他的马仔，然后对神色惶恐的阿生说：“阿生，你看过电影《猎鹿人》吧，我们今天学电影的赌法，也玩一把够刺激的。”他指着桌面上的左轮手枪，接着说：“这枪只有一粒子弹，我们都很忙，也用不着玩什么花样，简单点，就比掷骰子，点小的自然是输家，输家自己拿枪对准太阳穴扣扳机。如果运气好，扣的是空枪，那就接着来。枪要是响了，那就不用说了。今天我们就比谁的运气好！”说完，叶成坚拿起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比划了一下。

听叶成坚说出如此残酷的赌法，阿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但还是硬挺着说：“那赢家呢，赢家能得到什么？”

“你要是赢了，这里有一百万美元，全归你。”叶成坚说着，示意他的马仔把一个密码箱放到桌上。

“我要是输了，你想得到什么？”阿生问道。

叶成坚冷冷的盯着阿生，说：“很简单，物归原主，把

这家赌场的经营权交还我们！"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胃口不小嘛！来！开始吧，今天不是我就是你！"阿生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叶成坚。

"好！有胆！你是后辈，你先掷。"叶成坚仍然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

阿生神情凝重，拿起骰子猛吸一口气才小心翼翼掷到桌面。

"好！九点，不错，真不错！"叶成坚边说边拿起骰子，很随意的往桌上一扔。

看到叶成坚只掷了"五点"，本来神色紧张的阿生大喜过望，得意的看着叶成坚。

"今天的手气真差！"叶成坚显得很平静，他拿起左轮枪，对着太阳穴轻轻扣动扳机。

只听见"啪"的一声轻响，围观者一片惊呼，而叶成坚却安然无事，原来是空枪。

第二轮，阿生掷了"八点"，叶成坚掷了"六点"，叶成坚仍然是输家。叶成坚毫无迟疑，又拿起左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他的运气不错，还是空枪。

到了第三轮，阿生又掷了个"九点"，可是他得意的笑容很快就变成懊丧和恐惧，因为这一次叶成坚掷了"十点"。

"小老弟，看来人的运气不可能永远都好！"叶成坚笑看着阿生，说道。

阿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他的保镖，可他的保镖被叶成坚的手下严密的监视着，根本无法动弹。

在叶成坚冰冷目光的催促下，阿生无可奈何，他颤抖着拿起手枪，但手抖动得太厉害，怎么也对不准太阳穴。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在死亡的威胁下，精神已经崩溃的阿生，抽泣着对叶成坚说："坚哥，你赢了！"

就这样，叶成坚为"大圈帮"收回了"喜欢来"赌场的经营权。"四眼牛"高兴万分，虽然对叶成坚还难以完全信任，但实在又不能不用他那样的人才，犹豫一番后，才任命叶成坚为澳门"大圈帮"第四行动组的组长。

七

事后，阿生听说当时叶成坚那支枪根本没装子弹。他只是利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威慑和制服了自己。为此，阿生不仅被"崩牙驹"打了几个耳光并狠狠训斥了一顿，而且成了道上的笑柄。恼羞成怒的阿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找机会教训一下叶成坚，让他明白谁是澳门黑道上的真正老大。

叶成坚升任澳门"大圈帮"第四行动组的组长后，比做"四眼牛"的贴身马仔时行动自由得多。

1996 年 **7** 月的一个晚上，叶成坚到一家常去的夜总会消遣。看了一阵艳舞后，热血贲张的叶成坚找了个高挑身材白皮肤的妓女，准备带到酒店去好好享受。

正做着绮丽艳梦的叶成坚，根本没想到他早就被阿生派去的两个马仔紧紧的盯上。他和妓女相互搂抱着刚走出夜总会的大门，就被守在那儿等候的两个青年男子用刀逼着挟持上了一辆私家车，飞快驶离了现场。

车的前座只坐着一个司机，他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管专心开他的车。那两个年轻人一左一右紧扣住叶成坚的胳

膊，坐在后座。

从方向上，叶成坚判断出私家车正往路环岛的海边驶去。被蒙住头绑上大石扔到海里的景象，不断的在他的脑海里涌现。

“喂！兄弟，你们是哪条道上的？有事好商量，我叶成坚一定对得起朋友！”绝望中的叶成坚一边在心里狠毒的咒骂自己粗心大意，一边试图跟扣住他右边胳膊的年轻人搭讪。

“叶成坚？叶成坚算哪根葱！凭你叶成坚想在我们澳门称老大还差得远呢！你少废话，再多嘴多舌，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拿回家喂狗。”那个看来十分面生的年轻人拿刀在叶成坚的眼前晃了晃，恶狠狠的威胁道。

“别理他，先把他的狗嘴封起来。”抓住叶成坚左胳膊的年轻人说着，拿出一卷胶布，先是封住叶成坚的嘴，然后又将叶成坚的双手缠住。

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威胁、斥骂，叶成坚恨得要命，又怕得要死。但当他感觉到这两个年轻人并不像是专业杀手，不仅神情过于紧张，而且用胶布缠手缠得也不够紧时，不由得暗暗生出了一线希望。他闭上眼睛，装出听天由命的模样，但却悄悄活动双手，寻找和等待着机会。

私家车很快开到了路环岛，快到海边时没有停下，而是拐向一幢远看漆黑一片的房子。

车子到了房前，刚停住，坐在叶成坚右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打开车门，下去后，转身对叶成坚低声喝道：“快下车，别磨磨蹭蹭的。”

年轻人的经验显然不足，下车后，他毫无警惕的站在车

门后面。

狡猾的叶成坚自然不会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他右脚刚着地，就用缠住的双手猛力将车门向站在车门后面的年轻人一推，然后拔腿朝海边跑去。

司机和坐在叶成坚左边的年轻人毫无防备，待他们下车扶起被撞伤的同伴时，叶成坚早跑远了。远处是漆黑的海滩和礁石，还有不少房屋，三几个人追过去，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意隐藏和逃跑的人。他们只好狠狠的咒骂一通后，不了了之。

叶成坚脱险后，暗暗琢磨，觉得这事肯定是“14K”因为失去“喜欢来”赌场而报复下的毒手。一向心狠手辣的叶成坚，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自然不会把气往肚里咽。不过，谁都没有想到，他下一次攻击的目标不是直接派人绑架他的阿生，而是“14K”的老大“崩牙驹”。

八

“崩牙驹”，原名尹国驹，身高只有一米七左右，肉嘟嘟的长圆脸，貌不惊人，可在澳门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祖籍珠海，1955年生于澳门。虽然1986年“崩牙驹”三十多岁时才正式出道，道上的资历并不算老，但他一出道就在赫赫有名的澳门赌场大亨“街市伟”的手下做事，为此，刚出道就在道上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9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有目的有计划的向澳门发展。真所谓树大招风，赌场大亨“街市伟”自然而然是香港黑道

那些过江强龙杀一儆百的首选攻击目标。杀掉“街市伟”，就为他们侵入和吞并澳门赌场打开了一条坦荡的血路。

那天，“街市伟”按惯例坐专车到他的几家赌场巡视。当他的专车到了“二号赌场”，“街市伟”刚下车时，一个强壮的黑衣中年男子甩掉风衣，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砍刀，从路边的台阶一跃而起，突然向“街市伟”冲了过来。“街市伟”那几个贴身保镖措手不及，而刚从司机身旁座位下车的“崩牙驹”却显得异常敏捷。他一头撞向那个拿刀的黑衣中年男子，虽然他的背部被锋利的砍刀拉出一道长长的伤口，却阻挡了那个杀手对“街市伟”的攻击。

“崩牙驹”救驾有功，很快就被“街市伟”提拔到帮中较高的位置。不过，在赌场利益的争斗中，位于明处的“街市伟”却一再吃亏，“一号赌场”被砸，“三号赌场”连续几天有人捣乱。他赌场中的马仔，不是出门坐车被撞，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一砖头砸断几根肋骨。

一时间，“街市伟”不行了，很快就将从江湖隐退、不再经营赌场的传言纷起。帮众人心惶恐，赌场门庭冷落，弄得“街市伟”焦头烂额、气急攻心。

这时，“崩牙驹”站了出来，显示了他的阴险和狠毒。他给“街市伟”献计，拿出百万港元，到东南亚收买职业杀手对付香港的黑社会。

“崩牙驹”自告奋勇，他带着钱跑到东南亚转了一圈。

一个多月后，“街市伟”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喜讯。他的几个对头或是出海游泳被淹死，或是蒸桑拿时门被反锁出不来活活闷死在桑拿室，或是去夜总会看艳舞喝下一杯葡萄酒后，七孔流血死在座位上。

奇怪的是，那几个死者的身上全都发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在黑道上打混的人不难看出，那极像威震东南亚一带的著名杀手“玫瑰一点红”的杀人手法和标志。联系到“崩牙驹”一个多月前刚刚去了一趟东南亚，许多人都认为“崩牙驹”不仅认识神秘的超级杀手“玫瑰一点红”，而且还有相当不错的交情，所以，“玫瑰一点红”才愿意为“崩牙驹”出力，要不，只凭区区的百万元港币，很难让“玫瑰一点红”出手。“玫瑰一点红”以往杀人的价码，绝大多数在百万美元以上。

如此的传言，无形中为“崩牙驹”增添了一层惹不起的狰狞色彩。而凑巧的是，“街市伟”那几个对头神秘死亡之后，涉及澳门赌场利益的争端，竟然跟传言一样慢慢平息下来。

澳门黑道成功阻击香港同道的入侵之后，面对大笔花花绿绿的美元、港币，内部又引发了你死我活的纷争。“崩牙驹”自恃解决香港黑道入侵的功劳，在短短的几年内，从跟“街市伟”分庭抗礼，到彻底闹翻自立门户，最终成为澳门黑道势力最大的“**14K**”的首领。期间，自然少不了一次接一次的打劫、绑架和凶杀，无疑是从阴谋的搏击中成功突围，从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一个人物。

叶成坚竟然准备向这样的黑道大亨发起攻击，可见，假以时日，叶成坚在黑道上也决非等闲之辈。

叶成坚准备攻击“崩牙驹”，并不是突然之间的心血来潮。他非常明白“打蛇打七寸”的道理。如果说他攻击“崩牙驹”得冒遭受“**14K**”追杀报复风险的话，他攻击小人物阿生，也得冒同样的风险。何况，要是能够成功击杀“崩牙

驹"，准能挑起澳门黑道之间的争斗，甚至火拼。只要借机把水搅乱，他就能浑水摸鱼。反正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尚无任何根基的他，除了一条命，再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为此，叶成坚决定要干就干能够惊天动地的大事。

作出决定之后，叶成坚开始了尽可能详细周密的准备。他化装跟踪、观察"崩牙驹"的行踪，发现"崩牙驹"喜欢到前街附近的"大富豪酒家"饮茶。

过惯了夜生活的"崩牙驹"一般是上午10点才起床，10点半左右离开家，11点左右坐车到"大富豪酒家"。

"崩牙驹"在"大富豪酒家"有固定的桌子。或许是常年在黑道上打混的原因，"崩牙驹"很重视进屋后就安排好逃跑的路线。所以，他不喜欢到酒家的二楼饮茶，而将他的饮茶桌子固定在一楼楼梯拐角处。那地方比较安静，能够避人耳目。而且，那里离酒家的厨房近，通过厨房就到了酒家的后门。这样，万一有事，跑起来也方便。他没想到的是，杀手站在他不易防范的楼梯，只需要一支小小的"曲尺"或"左轮"手枪，很轻松就能将他杀死在座位上。

"崩牙驹"没想到的事，叶成坚想到了。他正是选择了站在楼梯间向一楼的"崩牙驹"瞄准射击。

那天，陪同"崩牙驹"饮茶的有他手下"四大天王"中的三位，还有他的干儿子阿生和阿生的马仔杨仔。六七个人边吃边谈，气氛颇为热烈。

正当他们陶醉在美妙无比的粤式早点时，经过几次预演、早已对自己每一步行动非常熟悉的叶成坚，悄悄出现在楼梯拐弯处。他冷冷的看了楼下"崩牙驹"一眼，不慌不忙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曲尺"手枪，稍微瞄了瞄，扣动

了扳机。

第一枪是个“臭子”，第二枪打偏了，子弹从“崩牙驹”的耳边飞过。“崩牙驹”一愣之后，抬头看到了站在楼梯处的叶成坚，大声喝叫道：“是‘奸人坚’那个‘大圈仔’，快！去把他抓住！”

“崩牙驹”的“三大天王”和阿生向楼梯这边冲了过来。这时，叶成坚瞄准“崩牙驹”，心里恨恨地默念道：“老子看你还狠不狠！”又开了一枪。

卡壳了，子弹没有击发。

叶成坚恨恨的看了手枪一眼，转身往二楼跑。他穿过惊慌的人群，从早就看好的窗口跳了下去，很快就隐入街上的人流之中。“崩牙驹”和他的手下追到二楼，眼睁睁的看着叶成坚跳上一辆出租车，飞快离去，恶狠狠的大声咒骂却又无可奈何。

叶成坚当天就逃到内地。“大圈帮”的老大“四眼牛”又气又急，接到叶成坚的求助电话后，他托人请出已退隐多年的道上某老向“崩牙驹”求情，恳求“崩牙驹”饶恕叶成坚，放叶成坚一马。

奇怪的是，“崩牙驹”不知是没受到伤害，还是惺惺相惜，抑或是“四眼牛”答应给他什么好处，他竟然同意放过叶成坚，对叶成坚枪击他的事不再追究。

这样一来，更使得叶成坚在澳门黑社会名声大振，也进一步激发了他扩展个人势力的野心。

第二章

内　讧

一

在被阿生派人绑架和谋杀“崩牙驹”功败垂成这两件事之后，叶成坚对“独木不成林”似乎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他好几次暗想，如果他去夜总会消遣有几个马仔陪同，阿生的人肯定不敢绑架他。而在他向“崩牙驹”射击时，如果同时还有一两个人开枪，那么“崩牙驹”即使有九条命也必死无疑。

叶成坚认真琢磨了一番，决定招收自己的心腹马仔。

曾经和他在香港一起抢珠宝行失败的李乐生，在他扬威立名后，主动找到他，提出想跟他一起干。他觉得李乐生跟他一样，快40岁的人了，已经不是打打杀杀的年纪，而且既胆小又太精明，并不是一个好马仔，就没有答应李乐生。

算来算去，叶成坚认为还是到内地找马仔最好。内地那些文化不高的年轻人，没受过花花世界的薰陶，没见过、更

没花过大钱，还比较纯朴，易于收服和训练。

到内地找马仔，叶成坚第一个就想到何景生。

何景生，1960年生于广州市十八铺，从小就顽劣异常。因为打架斗殴，流氓习气严重，他勉勉强强上完初中就到社会上混，结交了一批地痞，在广州市东山一带，似乎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势力。

80年代以来，广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给人们提供了众多自我发展的机会。而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经营小商小贩的何景生总感到自己很难出人头地。虽然他做水果批发生意，老婆卖凉茶，小日子过得还是挺滋润的，但他看到许多人在改革开放这十几二十年中发了大财，成了大老板，而自己苦干苦捱，也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不溜秋，心里早就不平衡，也早就动了玩邪的，有机会就大捞一把的心思。

这样，当叶成坚1997年6月中旬从澳门来到广州，找到他，说澳门那边的生意很好做，只是敢打敢拼的人手不足，要他帮忙找几个马仔时，何景生认为机会来了，当下拍着胸脯一口答应，根本不考虑跟叶成坚去干的事犯不犯法以及犯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叶成坚要何景生最好找年龄在30岁以下，会武功、会开车，能使用多种武器的“人才”。

根据叶成坚提出的条件，何景生很快就找来了三个人，肥仔、阿钦和“长毛”。肥仔，广州人，原名潘子锰，时年22岁。阿钦，河南人，原名翟红钦，时年23岁。“长毛”，广西人，时年22岁。

叶成坚虽然不满意何景生只找到三个人，叶成坚虽然不

大满意来到跟前的这些人，但见肥仔、阿钦、“长毛”一个个野性十足，听说他是大老板，又对他十分顺从，还是觉得来一趟广州值得。而当他带这几个新马仔到广州射击场，让他们进行手枪、步枪和冲锋枪的模拟演习之后，几个新马仔相当不错的射击水平和灵敏迅捷的身手，更是让他看得心花怒发。

由于叶成坚一直不满“四眼牛”过于小气，他暗暗决定要给自己手下的马仔一定的好处和甜头，以便更加牢固的拴住他们。

从射击场回来后，叶成坚带何景生、肥仔、陈钦和“长毛”到广州市内的中国大酒店，先让他们美美的吃了一顿海鲜，然后把人全召集到他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要是愿意跟我到澳门干大事，每人先给一万元，就算是安家费吧。以后每人每月五千元，做成大生意再另发奖金。不过，家有家法，帮有帮规。我们出来捞世界必须齐心协力，心不齐，什么事都干不成。所以，到了那边你们一切都得听我的！丑话说在前头，到时要是有谁敢不听话生外心胡搞，可就别怪我不客气。是不是跟我走，你们自己决定！”

什么事都没干先到手一万元，何景生和肥仔这些亡命徒哪会白白放过。虽然叶成坚闪着寒光的冰冷眼神和“对生外心反水者决不客气”的威胁，也的确令他们感到心悸，但在很快就能赚大钱、发大财，然后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的诱惑下，他们恨不得当即生出翅膀飞到澳门去，哪里还会想到以后将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因此，对叶成坚令行禁止的要求他们全都一口答应，表示一定跟叶成坚好好干。

叶成坚认为一切全都安排妥当后，当天就赶回澳门。他

要肥仔、"长毛"、阿钦抓紧时间把到澳门去的旅游签证办好，等他的电话，随时准备出发去澳门。

二

叶成坚本来就看不起"四眼牛"，他认为"四眼牛"目光短浅又胆小如鼠，没有魄力，不是干大事的材料。这时，由于从内地找到了几个得力马仔，觉得自己犯罪本钱已经比较充足，自然而然开始筹划挤兑"四眼牛"，然后取而代之的计划。

打击"四眼牛"，第一步必须先把"傻彪"除掉。

"傻彪"是澳门"大圈帮"的第二号人物。四十多岁的"傻彪"，身高虽然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从外貌看，似乎憨头憨脑，小事还常犯糊涂，因而获得"傻彪"的绰号，但实际为人又异常精明、机智、狡猾。他 **80** 年代就跟着"四眼牛"打天下，在叶成坚加入"大圈帮"之前，澳门"大圈帮"所有比较大的行动，基本都是由他一手策划。而"傻彪"对叶成坚也一直心存戒备，一开始他就不同意吸收叶成坚加入"大圈帮"。他认为叶成坚城府太深，为人阴险狠毒，是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白眼狼"。

除掉"傻彪"，等于砍掉了"四眼牛"的右手。

正当叶成坚暗暗筹备找机会干掉"傻彪"时，**"14K"**老大"崩牙驹"的干儿子阿生，也对"傻彪"动了杀机。

阿生和"傻彪"的矛盾应该说并不算特别激烈，他们只是在一次玩牌九中，因一副牌的输赢而发生争执。那天，阿

生的手气特别不顺，一直都被“傻彪”压着。当他好不容易凑成了一对“天九”，审视一下堂上的牌，发现“傻彪”手中只有两张牌，应该很难再有一对可以吃掉“天九”且凑成概率相当低的“至尊宝”时，禁不住喜形于色。

“彪叔，玩半天了，玩得太小，没意思。我们再玩这最后一把，输赢都十万元，怎么样？”阿生逼视着“傻彪”说道。

“傻彪”看了阿生一眼，说：“阿生，玩牌图个高兴。十万元一把，大了一点吧，你可得想好了！”

“彪叔，别废话了，你敢不敢赌，敢赌就不要怕输！”阿生已有点急不可耐。

“后生仔，火气就是足！看来今天是非得陪你赌这一把了。翻牌吧，阿生。”“傻彪”还是一副慢吞吞的模样。

阿生把他的“天九”翻到桌面，得意地对“傻彪”说：“彪叔，对不起了，掏钱吧！”

“到底是后生仔，性子太急了！阿生，先看一眼我的牌再要钱也行啊！”“傻彪”边说边不慌不忙翻开了他手中的牌。

“至尊宝！”

阿生一看，急了，大声嚷道：“你出千，不可能再成‘至尊’！”边嚷边乱翻桌面上的牌。

这时，一直笑容可掬的“傻彪”当即翻了脸，冷冷道：“阿生，我不知你这几年是怎么混的，竟然还能活到今天！你懂不懂牌桌上的规矩？”

“别的我用不着懂，只知道可以揍你！”阿生边说边挥拳向“傻彪”打去。

“傻彪”猝不及防，被阿生一拳打翻在地。

这一来，可就热闹了。“傻彪”的几个马仔不等“傻彪”下令，一齐冲过来对阿生拳打脚踢。

那天，阿生只带了两个保镖，根本不是“傻彪”那几个马仔的对手。阿生不仅被狠揍了一顿，而且被搜光了身上的钱、戒指和手表，还被“傻彪”的两个手下叉着扔出了大门。

那一次，阿生是吃了大亏。可只是为了这样的冲突，即使是整天在黑道上打打杀杀的阿生似乎还不会马上就想到杀人。因而，事后很多人私下里都认为“傻彪”之所以被杀，背景要比跟阿生因赌牌九发生争执复杂得多。虽然不容易找到证据，但很难排除“崩牙驹”在幕后插手此事的可能性。

“崩牙驹”是放过了叶成坚，表示不再追究叶成坚枪击他那件事，可作为澳门黑社会“大哥大”的他，却很难容忍“大圈帮”势力的扩张，更不会允许出现有可能在澳门黑道跟他并驾齐驱的黑帮老大。

叶成坚谋杀“崩牙驹”，算计“四眼牛”，是想在澳门黑社会挑起事端，引发血腥争斗，他好趁机浑水摸鱼。“崩牙驹”自然也不会放过削弱其它黑道帮派势力的机会。而除去“傻彪”，就是除去了“四眼牛”的左右手。那样，由于叶成坚加入而渐渐坐大的“大圈帮”，对他的威胁，就少得多了。没有“崩牙驹”的命令或默许，应该说阿生还不具备勾结叶成坚谋杀“傻彪”的魄力，因为，“傻彪”毕竟是在澳门黑道小有影响的一个人物。

给阿生和叶成坚牵线搭桥的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不知通过什么方式，抑或是达成了什么协议，这两个曾是生死

对头的黑道恶棍，竟然亲亲热热的混到了一起，还成了结拜兄弟。

叶成坚和阿生经过多次谋划之后，准备对“傻彪”下手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决定要干就在“傻彪”的地盘上干，而且他们两人都不能出面，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为此，叶成坚专门从香港找来了他以前的犯罪同伙吴继志和卜佬洪。

吴继志比叶成坚大四五岁，**1956** 年 **5** 月出生于广州市东山区，曾是广州市东山化工厂的工人。**1979** 年偷渡香港。在九龙搞个人装修，但生意做得并不顺。**1982** 年，吴继志参与抢劫香港西环表行，被捕后判入狱五年。他跟叶成坚在香港时就认识，叶成坚知道他是个瘾君子，患毒瘾时，只要给他钱，或者给他毒品，不要说让他杀人，就是叫他挖祖坟，他也照干不误。而卜佬洪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职业杀手，跟叶成坚有过多次合作，只要有钱赚、有女人嫖，同样是随叫随到。

计划是制订好了，但想盯住“傻彪”却不是很容易。“傻彪”非常狡猾，一贯做事谨慎。他晚上很少出门，有事出门身边总是带着三四个马仔。他那些马仔对陌生人防范甚严，一两个人很难靠近“傻彪”。

叶成坚曾想给“傻彪”设一个局，派人诱“傻彪”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赌牌九，在赌场借故引起冲突，让卜佬洪把他干掉。但那样做，一来过于明显，很容易被人看穿是谁设的局。二来，“傻彪”出门总是带着好几个马仔，在赌场真干起来还难说一定是卜佬洪稳占上风。

后来，叶成坚又想在“傻彪”的车上放炸药，用传呼机

遥控引爆的方式，送“傻彪”上西天，但阿生不同意那样做。阿生认为炸汽车动静太大，有可能引起澳门司警的重视，如果澳门司警认真调查，到时，即使“崩牙驹”肯出面，恐怕也控制不住形势。

想来想去，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们只得派人先盯住“傻彪”，有机会时再随机应变。

1997年9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阿生的马仔向他报告，说看见“傻彪”在“冯记酒楼”跟人赌牌九。因为“冯记酒楼”属于“傻彪”的势力范围，他在那出入比较放心，所以只带了一个保镖。

接到报告后，叶成坚和阿生带上吴继志、卜佬洪和阿生的两个马仔，当即开车赶去。

到那后，他们先察看“冯记酒楼”的周边情况，发现“冯记酒楼”就在著名的“总统酒店”旁边。站在“总统酒店”的后门，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冯记酒楼”店堂内的情况。

好在那天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路上行人不多。叶成坚决定选时不如凑巧，马上就干。他让卜佬洪和吴继志到“冯记酒楼”里面找机会下手，得手后马上撤离现场。又命令阿生那两个马仔在“冯记酒楼”外面假装避雨，随时准备接应从酒楼中出来的吴继志和卜佬洪。他和阿生留在车内，负责监视外面，如发现巡逻的警察，就用手提电话通知卜佬洪，准备应变。

一切安排妥当后，卜佬洪和吴继志像其它顾客那样进了“冯记酒楼”。

进入“冯记酒楼”后，他们从一楼转到二楼，发现“傻

彪"正在二楼的一间包厢内玩牌九。为了不要打草惊蛇，他们自然没有贸然闯进包厢去仔细观察，但从包厢内传出的喧哗声浪估计，里面至少有六七个人。

卜佬洪用手提电话向叶成坚报告看见的情况，请示怎么办，今天还干不干。叶成坚非常坚决，说今天一定得干，要卜佬洪和吴继志耐心等机会。

机会这东西就是怪，它说来就来。卜佬洪和吴继志刚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点了几样小菜，还没来得及品尝，"傻彪"就从包厢出来，急冲冲的往一楼走去。

卜佬洪对吴继志使了个眼色，两人相继起身，尾随"傻彪"走到一楼。原来，"傻彪"是内急，要上厕所。

看着"傻彪"进了厕所，卜佬洪和吴继志扫了一眼四周，没发现有人注意他们，随即跟着进去。

机会真好，厕所内，除了"傻彪"，只有他们俩。

按照事先的分工，说时迟那时快，吴继志跨步上前，从身后猛力抱住"傻彪"，并用一块准备好的湿毛巾捂住"傻彪"的嘴，卜佬洪则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短铁棒，用力猛击"傻彪"的头部。

"傻彪"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倒在了地上。

卜佬洪怕他还没死，又猛力敲了几下"傻彪"的太阳穴。吴继志蹲到地上，用手测试"傻彪"的呼吸，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确认"傻彪"真的死了时，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才不慌不忙的溜出"冯记酒楼"。

听完他们两人的报告，叶成坚非常高兴，不停的夸奖他们有胆色，是真正的干家，并每人给了五万港币作为奖励。

叶成坚只给他们五万港币，吴继志没说什么，卜佬洪却不大满意。他私下里好几次对别的同伙发牢骚说："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才给五万港币，杀只鸡也不止这么一点钱！"

"傻彪"被谋杀，在澳门黑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私下里有人议论"大圈帮"有可能会跟"14K"大干一场。不过，一贯比较狂妄自大的"崩牙驹"，在"傻彪"死后不久，就主动托人给"四眼牛"捎话，对"四眼牛"保证"傻彪"被谋杀跟"14K"没有任何牵连，还说如果需要，他一定全力帮忙查清事实真相。

"四眼牛"即使不相信"崩牙驹"的保证，但既没有证据，又慑于"14K"强大的实力，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三

叶成坚与阿生合谋，顺利干掉"傻彪"后，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可见黑道也跟政坛一样，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利益的获取、占有和分配，无疑是划分敌人与朋友的一个基本杠杆。

正是为了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好处，叶成坚可以和昔日的仇人称兄道弟，也可以谋杀以前的同伙。同样是为了攫取和占有更多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规矩"这玩意，也就往往成了不少聪明人把在手中玩来玩去、合适时挥舞一下的牌。

已经在社会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获取了相当利益者，自

然希望其他所有人全部遵守规矩，老老实实，不要犯上作乱，并定下众多防止别人争夺自己利益的规矩和措施，而自以为能够夺取更多更大利益和好处、暂时还没有夺到手的，也就恨不得打破所有的规矩，并往往不惜铤而走险，甚至殊死一搏。

叶成坚无疑属于后者。干掉“傻彪”，并不是他的根本目的，而只是为他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而扫除的一个障碍。

完成这一任务后，他将下一个必须扫除的障碍目标对准了“四眼牛”。同时，在跟阿生一起出入寻欢场鬼混时，还一而再的暗示，只要阿生掌握了“**14K**”，而他又掌握了“大圈帮”，他们兄弟俩在澳门将会任意作为，无人能挡。故此，虽然难以确证澳门“司警一哥”白德安的座车被炸，是叶成坚幕后指使栽赃嫁祸“崩牙驹”以引起混乱，他好趁虚而入捞取更多的好处，但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一定的依据。从他对付“四眼牛”的手段，就见出了与之十分相似的思路。

叶成坚和“四眼牛”的矛盾，由来已久。**1996** 年底，“**14K**”的崔红，带人好几次去“大圈帮”外围人员“特务强”经营的赌场捣乱，搞得“特务强”做不成生意，只好停业。“特务强”咽不下这口气，就找到叶成坚，对叶成坚说他愿意出二百万港币，要叶成坚帮他找人除掉崔红。

当时，叶成坚正缺钱，听说干掉一个小小的崔红就能到手二百万，自然动了心。但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四眼牛”那里。“四眼牛”把叶成坚叫去，对叶成坚说：“听说‘特务强’要你搞掂崔红，我不知你们是怎么谈的，但无论

如何，这事你不能干！”

“为什么不能干？‘崩牙驹’我都敢杀，杀崔红算得了什么！”叶成坚对“四眼牛”的阻止很不以为然。

“就是因为你杀过‘崩牙驹’，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能杀崔红！在道上混就得遵守道上的规矩。那次‘崩牙驹’放过你，这次你就得放过崔红！我说了，你不能动他就是不能动他！”一贯不急不躁的“四眼牛”铁青着脸，疾言厉色的训斥了叶成坚一顿。

从“四眼牛”的角度，是不想叶成坚节外生枝，为杀一个崔红引发“14K”和“大圈帮”之间的血腥大火拼。可是，叶成坚却认为“四眼牛”是害怕他有资金后另起炉灶而有意截断他的财路，心里也就把“四眼牛”给恨上了。

此时，由于“傻彪”被杀，叶成坚和“四眼牛”的矛盾，变得更加紧张和尖锐。

“四眼牛”对于“傻彪”的惨死，动了疑心。他觉得没有家贼，不会引来野鬼。可是，叶成坚他们的确干得漂亮，事前没透露任何风声，事后也没留下什么踪迹。“四眼牛”查了一段时间，查不出什么证据，又隐隐约约的听说，“傻彪”被谋杀的背景比较复杂，只得暂且放下，不了了之。

不过，从那以后，“四眼牛”对叶成坚已经不像原先那么信任，许多有关帮内秘密的策划和决定，都躲开叶成坚，往往不让叶成坚知道。

精明的叶成坚自然不难发现“四眼牛”有意识的疏远他，这样一来，更坚定了他尽快自立门户的念头。

自立门户，想来容易真正实施却困难重重。尤其是对叶成坚这样的“过江龙”来说，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想

在澳门站稳脚跟，拉帮结派，决非一件容易做成的事情。因为没钱，叶成坚才给了卜佬洪可怜巴巴的五万港币的杀人“赏金”，惹得卜佬洪一肚子不高兴。

同样因为没钱，叶成坚在广州找好了的马仔，却没法叫来澳门实施他的雄伟计划。

这一时期，无疑是叶成坚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由于“四眼牛”对他的冷落，那时的叶成坚有时甚至一日三餐的吃饭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时，叶成坚遇到了他的“贵人”，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应该说叶成坚还是很有女人缘的，起码在他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女人。仅仅半年前，叶成坚到珠海避风时，在某夜总会认识一个来自内蒙、姓徐名华能歌善舞的姑娘，两人一个贪财，一个好色，很快就打得火热，然后闪电式的举行婚礼。

狡猾的叶成坚自然不会让他的内地新娘知道自己的真正职业，蜜月过完，他将老婆送到内蒙，就一个人溜回了澳门。

虽然已算为人之夫，但对叶成坚这样的人来说，人生如春梦，活着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他是决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性生活的。与“四眼牛”疏离后，叶成坚一时无事可干，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到夜总会鬼混。

同样是在夜总会，叶成坚认识了程娟。程娟出生于广东陆丰，时年24岁，当时是一个香港富豪长期包养的情妇。

程娟的生活固然富裕悠闲，但与包养她的情人一个月难得见上几次面。她一个青春少妇，长期独守春闺，自是难耐

寂寞，碰上叶成坚这样的多年在寻欢场所打混的老手，经不住他三两下的故意挑逗，很快就投怀送抱。两个干柴烈火般的男女一经接触，相互间就感到难舍难分。

1997年底，他们在新口岸海景花园找了一套房子，开始同居。

从普通女人的角度看，程娟对叶成坚的确是情真意切。她不仅没有嫌弃叶成坚身无长物，而且将她从香港富豪那得来的月例钱及积蓄的私房钱全都交给了叶成坚。

对于像叶成坚这样狂傲自负的人来说，不得不接受相好女人程娟的经济援助，心里的确不好受。而正是由于从程娟那得到了经济支援，叶成坚渴望干大事、挣大钱的欲望再次活跃起来。

程娟和叶成坚同居后，1998年4月将叶成坚带到广州去认识她的家人。虚荣心很强的程娟，自然不肯说叶成坚是个没有正当职业、终日在赌场厮混的浪子，就只有对家人和亲朋说叶成坚在澳门做生意。而叶成坚不仅从头到脚一身名牌时装，而且，叶成坚出手大方，花钱豪爽，俨然一个青年富豪。

程娟的哥哥程明有个同学，名叫吴志彪，绰号"阿彪"。

阿彪，1969年生于广东增城，从小在广州读书长大。当时在广州某大厦开车。早就梦想撞大运发横财的阿彪，看到程娟从澳门带回来一个富豪丈夫，非常羡慕。他着意巴结叶成坚，叶成坚见阿彪为人机灵，又会开车，是个可用的人手，也有意识的笼络他。两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听说叶成坚还需要更多会开车的人手，阿彪又介绍他的朋友朱新沛来见叶成坚。

朱新沛，绰号“阿沛”，1975年4月生于广州。他15岁时，初中没毕业，读不下去，曾到花都他舅舅处呆了一年。16岁回广州，干过酒店服务生、酒吧调酒师、宾馆行李员及司机等多种工作。当时他刚结婚不久，又被酒吧炒了鱿鱼，生活窘迫，也表示愿意跟叶成坚到澳门去干。

这时，叶成坚搜寻到的马仔，除了原先的何景生、肥仔、阿钦、“长毛”，加上现在的吴志彪、朱新沛，以及不久前他在香港时的同伙李乐生介绍的李新文，和他在珠海的情妇汤丽的弟弟汤成，已有十来个。他觉得是在澳门大干一场的时候了。

四

邹先生，是澳门的一个实业家，他在当时的澳门议会，也有一个席位。很多人都知道，邹先生爱好海浴。

1998年6月的一天清晨，邹先生按惯例，起床后穿上泳衣，慢跑到离家不远的海滩。做完准备活动，邹先生下海后慢慢的游向海的深处。他的游泳技术相当不错，时而仰泳，时而潜泳，玩得非常畅快。

可当他游得尽兴，走上海滩时，却被两个面生的青年男子用枪逼着上了一辆汽车。

当天上午，邹先生家里就收到了限时交钱赎人的通知。或许是出于花钱消灾的心理，邹先生的家人没有报警，而是给了绑匪一笔钱。由于邹先生跟“四眼牛”的私交很好，得知邹先生被绑架后，“四眼牛”非常生气，也认为这是对他

的一个挑战。“四眼牛”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叶成坚。

叶成坚和“四眼牛”因为杀不杀“14K”的崔红发生口角争执过后不久，叶成坚打听到邹先生跟“四眼牛”的私交不错，很可能是“四眼牛”政治上的后台。他担心对付“四眼牛”时邹先生会出手帮助“四眼牛”，就依照先下手为强的原则，抢先给邹先生的契子（干儿子）“尖嘴民”打电话。

叶成坚告诉“尖嘴民”，他和“四眼牛”闹了一点矛盾，希望“尖嘴民”和邹先生都不要插手。

“尖嘴民”为人非常机灵，当下就对叶成坚说他决不会管“大圈帮”的家务事。

对于“尖嘴民”的灵醒，叶成坚很高兴。他让“尖嘴民”转告邹先生，请邹先生给他打个电话。

可是过了一个多星期，邹先生都没有把电话打过来，叶成坚认为这是邹先生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表示，非常生气，决定搞一下邹先生，给邹先生一点厉害瞧瞧。

叶成坚命令手下的马仔阿钦、肥仔和汤成开车到置地广场门口，等邹先生出来时，对着他的头顶开枪，不要打死，吓唬吓唬他就行。

当时，“四眼牛”就给叶成坚传话，要叶成坚管束手下的马仔，离邹先生远一点，否则以违反帮规论处，决不客气。接到“四眼牛”的传话，叶成坚很不高兴，还对替“四眼牛”传话的人说，他已经离开“四眼牛”，用不着再遵守“四眼牛”定的帮规。

话说得激烈，非常明显的表示了他要跟“四眼牛”分庭抗礼的意向。因而，这次邹先生被绑架的事件发生后，“四眼牛”一口咬定，是叶成坚派人干的。虽然叶成坚一再辩

解，说不是他绑架邹先生，“四眼牛”还是秘密的下达了除去叶成坚的命令。

1998年**6**月**13**日，叶成坚陪程娟去澳门的“巴黎世家”大商城买衣服。他们刚进商城不久，精明的叶成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叶成坚身边只带着汤成这么一个灵醒、会来事却不怎么能打的马仔，不由得暗暗心惊，他不管程娟愿不愿意，硬是将逛商店逛得正兴起的程娟连蒙带哄的拉出了商城。

从那时起，叶成坚尽量不出门。即使在家里呆着，他最少也要留两个以上的马仔陪同，还给进门、出门的马仔规定了暗号。

程娟跟叶成坚相好后，很多方面都令她满意，只是去夜总会要带着马仔，逛商店要带马仔，回到家还得要马仔陪在一起，两人单独呆在一起的空间太小，实在让她受不了。

逛“巴黎世家”大商城半途而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程娟提出老呆在家里太闷，要去夜总会玩。

叶成坚在他所有的女人中，的确是最宠爱程娟，对程娟几乎是有求必应。这时，他很清楚自己出门会有一定的危险，可还是耐不住程娟的软缠硬磨，带上汤成和李新文，他又陪程娟去了夜总会。

李新文，绰号“阿文”、“文仔”，**1976**年农历**10**月**10**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市滑家档镇，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1997**年，李新文到广东江门找他的姐姐李灵。那时，李灵已跟李乐生同居。在李灵的要求下，李乐生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将李新文带到了澳门。刚到澳门时，李新文跟着李乐生在赌场帮人打码。

经李乐生介绍，李新文认识了叶成坚。李新文虽然愣头愣脑，为人不是十分灵醒，但小时练过武功，叶成坚觉得他听话实在，就将他收为贴身马仔。

而汤成是叶成坚在珠海的情妇汤丽的弟弟，绰号“阿成”，1977年8月27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市藕塘镇。他跟李新文一样，也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由于他二姐汤丽与叶成坚曾是一段时间内的情人，所以跟叶成坚干事后，也得到了叶成坚的信任。

这两个人以后都成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是叶成坚最为得力的马仔。经常住在叶成坚家，陪他一起外出的就是汤成和李新文。

或许是带着好勇斗狠、敢打敢拼的李新文的关系，那天晚上叶成坚玩得比较放心。快到凌晨，他还没提出要回家。

可就在这时，出事了。

当程娟一个人去洗手间时，经过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桌子，有人故意伸脚绊了一下程娟，并趁她摔倒时，将她抱到怀里摸摸捏捏。

看到这种情景，已喝了四五罐啤酒的李新文火冒三丈，没等叶成坚下令，他就冲了过去，边恶狠狠的咒骂边挥拳猛击抱着程娟的那个男人。

无疑，坐在那张桌子的几个男人是早就谋划好的，调戏程娟只是一个引叶成坚他们入套的圈子。李新文刚动手，他们立即分出两个人对付他，其余的三四个人掏出弹簧刀，朝叶成坚扑了过来。

“文仔，别管我，快去帮你大佬！”程娟看到叶成坚的处境颇为危急，对李新文大声嚷道。

这时，李新文已经击倒抱着程娟的男人，又踢了拿刀朝他挥舞的另一个男人一脚，拉起程娟，对她说："大嫂，你先到外面去，我去帮大佬！"说着飞身往叶成坚那边扑过去。

他来得正是时候，要不是他伸手替叶成坚挡了一下，那把刀非得在叶成坚的身上扎出一个血窟窿不可。

李新文顾不上自己的胳膊被扎了一刀后鲜血直冒，挡在叶成坚身前，边奋力反击边大声嚷道："大佬，你快走！"

叶成坚早已看出今天这些人来者不善，是有意要他的命。现在有李新文替他挡着，哪里还敢停留，在汤成的掩护下，转身就朝大门跑。

过了半个多小时，当汤成带着肥仔、阿钦他们几个人赶到时，只见李新文被扎了几刀，倒在血泊之中。好在那些人见叶成坚已经逃走，没有兴趣再打下去，要不，哪会还有李新文的小命。

经过这次夜总会的血战，叶成坚知道，"四眼牛"已经铁下一条心要除掉他。暗自早就想除掉"四眼牛"的叶成坚，恨上加恨，决定加快进行已筹划多时的"除牛计划"。

夜总会血战过后不久，叶成坚来到珠海。他派人找来罗章冠，对罗章冠说，"四眼牛"在追杀他，要罗章冠帮他购买武器。

罗章冠，绰号"黑仔"、"小黑"，**1974** 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市。别看他身高不足一米六，刚二十多岁，可这个家伙在澳门黑社会却有不小的名气，不仅因为他的干哥郑某是澳门黑帮"**14K**"的一个杀手，还因为这个精黑瘦小的恶棍心狠手辣，而且交往甚广、门路很多，尤其是在军火走私方面，更是另有一手高招。据案发后审讯叶成坚和其他人得知，叶

成坚的军火，大部分都是通过他才到手的。

这次，叶成坚花了十万港币，通过罗章冠，买了十支手枪，四支 **AK47** 型冲锋枪，几百发子弹及部分炸药。

正当叶成坚一切按照谋划好的计划进行时，他在珠海突然接到了“崩牙驹”的电话。**1998** 年 **5** 月，因澳门“司警一哥”白德安的座车被炸，引发澳门司警对“**14K**”的扫荡。“**14K**”的老大“崩牙驹”被捕后，澳门司警搜寻出他其他的罪迹，“崩牙驹”被判入狱监禁十五年。

叶成坚在珠海接到“崩牙驹”的电话，开始时不由得暗暗心惊，“崩牙驹”身在监狱，消息仍然那么灵通。可当他跟“崩牙驹”说了几句话之后，顿时喜出望外。

原来，“崩牙驹”对叶成坚说，他已经知道叶成坚跟“四眼牛”之间发生的过节，他从心里同情叶成坚。“崩牙驹”说，只要叶成坚能够除掉“四眼牛”，他决不过问、也不干涉“大圈帮”的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只要叶成坚能想法帮他洗清炸白德安座车的嫌疑，他可以给叶成坚五百万港元做活动费。

对“崩牙驹”的许诺，叶成坚惊疑不安，感到“崩牙驹”这个人太可怕。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不仅不着痕迹的挑动“大圈帮”内讧，而且也在试探叶成坚是不是在白德安座车被炸那件事情上动了手脚。不过，“崩牙驹”答应不干涉他和“四眼牛”的争斗，还是给了叶成坚一颗定心丸。有了“崩牙驹”的保证，叶成坚更能放开手脚大胆干。

叶成坚将武器弹药偷运到澳门后，派李新文带着肥仔和阿钦，将两支冲锋枪，四支手枪、五百发子弹及二十公斤炸药，偷偷放到澳门“万里长城”的一间屋子里。又在室内放

下一张“四眼牛”的名片和让人摹仿“四眼牛”的笔迹写的字条。

自认为一切稳妥之后，叶成坚给澳门司警打了一个匿名电话，说“万里长城”某单元某居室有一批来历不明的军火。

澳门司警对黑社会的猖獗虽然一时弹压不住，但对私藏军火，显然不敢怠慢。他们按照匿名告密电话提供的线索，从“万里长城”某居室起出军火后，根据种种迹象，认为“四眼牛”值得怀疑，当即传讯“四眼牛”。而“四眼牛”在“崩牙驹”被捕入狱后，已成惊弓之鸟。身手并不干净的“四眼牛”，虽然没有在新竹大厦私藏军火，但哪里敢出庭接受讯问，听到澳门司警即将传讯他的风声，马上就逃之夭夭，躲到美国避风去了。

叶成坚不费一兵一卒，只是花了不算多的钱买了点军火，就赶走了“四眼牛”。而让他畏惧三分的“崩牙驹”又正在狱中服刑。这一切，让他觉得，在澳门黑道任他横行无忌、呼风唤雨的美好时光终于来到了。

第三章

疯 狂 作 案

发财、赚钱，赚大钱，一直是叶成坚的目的，因而，当他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尽快的赚到大钱。对叶成坚这样的人来说，想尽快的赚大钱，只有一种方式，不是骗和偷，就是抢。从 1998 年 10 月起，叶成坚带着他的团伙，在澳门这个美丽的半岛，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抢劫。

一

1998 年 7 月 10 日，阿生手下的马仔阿荣请叶成坚到“总统酒店”的咖啡厅喝咖啡。叶成坚本来不想去，但对一贯蹭吃蹭喝的阿荣忽然间抖起来，敢请他到“总统酒店”那种高档地方消费动了好奇心，就带着李新文和汤成赶到了“总统酒店”。

几个人边喝咖啡边聊，聊到高兴处，阿荣凑在叶成坚的耳畔悄声说：“坚哥，现在那档子生意好做极了！凭坚哥你

的本事和实力，弄个三五百万易于反掌，不过是举手之劳！”

“是嘛，那就得请细佬你多指教了！”叶成坚听了不由得心里一动，再联想到原来并不算大方的阿荣，眼下一副出手阔绰的富豪样，更是动了疑心。

“坚哥，看你说哪去了，我哪敢指教坚哥你！”阿荣表面谦虚，心里却十分受用，“事情其实很简单。坚哥，你看，那些地下钱庄，有的是钱，不就等着我们去拿吗！”阿荣边说边伸手指了指“总统酒店”斜对面街角拐弯处的房子。

那房子夹在角落里，很不显眼，从“总统酒店”咖啡厅的玻璃墙往外看，能够清楚的看到正有几个人在那活动。

一言惊醒梦中人，近来一直思索从何处着手搞钱的叶成坚，听了阿荣的话，心里暗暗咒骂自己粗心。

叶成坚早就听阿生说过，澳门有不少地下钱庄。澳门以“赌”扬名于世，而“赌”又滋生了众多的行当和产业，地下钱庄就是其中的一种。赌博自然少不了钱，但海关禁止进入澳门的内地游客带过多的现金过关。地下钱庄所做的生意，就是为那些没办法带钱过来的赌客服务的。

赌客在内地交出现金——人民币、美元、德国马克、港币、法郎，哪一种货币都行，地下钱庄给他们出具一个凭证。他们到澳门后，再到地下钱庄提取现金。要是他们懒得动，地下钱庄还可以派人给他们把现金送到赌场。

阿生还对叶成坚说，地下钱庄的利润相当丰厚，早就被黑社会盯上。不过道上的人士也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划分了大致上的势力范围，各抢各的，而且是隔一段时间才抢一次。尽量不在一年内重复抢同一家。这时的叶成坚可顾不上什么道上的规矩，他谢过阿荣后，由李新文和汤成陪同在离

开“总统酒店”的路上，就开始思谋如何实施抢劫。

叶成坚由地下钱庄在内地收钱到澳门交给赌客，想到中间的环节肯定少不了将现金偷运过关的送钱人。他决定就拿那些送钱人开刀。

凑巧的是，叶成坚刚刚形成一个初步的计划，就有两个女人分别来找他，一个问他抢不抢地下钱庄，一个说可以给他提供送钱人的信息。真是口渴遇见凉茶，瞎子走路捡到拐杖。叶成坚喜出望外，感到的确是运气来时泰山也挡不住。

那两个女人，一个绰号“四眼妹”，另一个叫阿莲。她们都住在珠海市湾仔那一带。

“四眼牛”曾在珠海开过一间水产公司，“四眼妹”和阿莲都在“四眼牛”的水产公司打过工。叶成坚投靠“大圈帮”后，陪同“四眼牛”到珠海，在水产公司认识阿莲和“四眼妹”。

珠海的湾仔，住了不少世代打鱼为生的渔民。由于地缘及其他原因，湾仔的渔民大多数都有可以随时出入澳门、进行小额贸易的证件。这样，有些不法之徒就盯上了他们。阿莲和“四眼妹”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地下钱庄利用，为地下钱庄带钱到澳门。

有了阿莲和“四眼妹”提供的信息，叶成坚心里更有底，他决定就抢那些送钱人。

作出决定后，叶成坚立即开始行动。他派人到港澳码头附近租下一套房子，强调一定要挑选一套能够清楚看到出入港澳码头人流的。然后，他又派人买来全套的录像设备，命令李新文、汤成和肥仔住进那套租来的房子，轮流值班，日夜监视，将所有在港澳码头上船下船的人及他们的活动全部

录下来。

半个多月后，李新文、汤成他们守在那套房子，已经录下三十多盘录相带。叶成坚从珠海找来“四眼妹”和阿莲，让她们辨认哪些是送钱人。

经过阿莲和“四眼妹”的指认，叶成坚决定先抢两个女性送钱人。

这时，赖伯贞出场了。

赖伯贞，绰号“贞仔”。**1978** 年 **9** 月出生于广州，**1992** 年随父母移居澳门。文化不高的赖伯贞十七八岁后，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小酒店打工。**1997** 年他在“聚龙酒家”打工时认识叶成坚，并认叶成坚做“契爷（干爹）”。

为人阴险狠毒的叶成坚，对他这个干儿子却颇为疼爱。赖伯贞不是很机灵，叶成坚时时多方维护他，不许李新文、汤成那些人欺负他，还出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因为赖伯贞对澳门比较熟悉，以前也曾见过那两个女性送钱人。叶成坚要他骑摩托车去跟踪她们，并让李新文骑另一辆摩托车，跟在赖伯贞的后面掩护。

跟踪几次后，赖伯贞和李新文搞清了那两个女性送钱人习惯的行动路途和规律。她们三天左右来一趟澳门，从港澳码头下船，然后骑存放在码头的摩托车送钱去地下钱庄。

一切准备妥当，就等动手了。为成功的实施抢劫，叶成坚做了周密的部署，并专为实施抢劫派赖伯贞去买了一辆白色的二手面包车。

1998 年 **8** 月 **9** 日，那两个替地下钱庄送钱的女人刚下船，就被赖伯贞和坐在赖伯贞摩托车后座上的何景生盯上。他们用手机通知在“东湖酒家”坐镇指挥的叶成坚，又告诉

正开着面包车在前面等候的肥仔，说送钱人正朝澳门皇宫酒店方向骑去。

已经多次替地下钱庄送钱，那两个女性送钱人，那天一点也没觉出有什么意外。她们骑着轻便的女式摩托车，在澳门的大街上稳稳的行驶着。眼看快到了，心里更为放松，只想着很快就能拿到送钱的红利，好赶下一班船回家给丈夫孩子做晚饭，根本没想到正有一双可怕的魔爪伸向她们。

到了澳门皇宫酒店附近的巴士站，那是比较热闹、应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她们更是放下心来。可正当她们想着晚饭后，一家人团坐在一起愉愉快快看电视时，一个骑着黑色摩托车的警察示意她们停车接受检查。

中国普通百姓对警察往往心存畏惧，身在澳门的两个女性送钱人，看到警察从身后赶来把她们拦住，这是她们以前很少碰到的事情，难免有点惊慌失措。

好在那个警察的态度还算好，没有对她们大声喝斥，非常和气的对她们说："两位大姐，让你们受惊了，很对不住！我们是缉毒专案组的，正在执行公务，请你们配合接受检查。没事的，很快就可以走！"

说着话，警察将半信半疑的她们推上了刚刚开到她们身边停住的白色面包车。车上坐着三四个男人，全都穿着便服，可没等她们反应过来，车呼的开走了。

原来这一切都出自叶成坚的设计。"长毛"假扮警察，将两个女送钱人截住，肥仔开车，李新文，汤成、阿钦、吴志彪坐在车内，负责制伏女送钱人并抢钱。而赖伯贞载着何景生盯完两个女送钱人的梢后，跟着白色面包车往前走，监视后面，如发现异常情况，就设法拦阻。吴继志和卜佬洪呆

在皇宫门口附近，万一出事就接应赖伯贞和何景生。他们的任务是尽量缠住追来的警察，掩护白色面包车安全脱身。

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周密的设计和部署，既利用了一般人对警察的信任和畏惧，又有多方面的配合。而敢在闹市中公然抢劫，更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再说肥仔开着白色面包车，很快就驶离澳门半岛，向凼仔岛方向开去。这时，车上那几条汉子拔枪的拔枪，亮刀的亮刀，一齐向车内的女送钱人逼了过来。

“我们不是毒贩子！”女送钱人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边尽量退缩边战战兢兢的为自己申辩。

“谁管你他妈的贩毒不贩毒，快把钱拿出来！”阿钦用枪指着两个女送钱人，恶狠狠的说道。

而李新文、汤成、吴志彪他们早已上下其手，将女送钱人带的包裹翻了个底朝天。

“他妈的！没钱。”李新文把刀伸到年龄稍大那个送钱人的嘴边，冷冰冰的说道：“钱呢？在哪？快说，要不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可怜的女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真的身临电视剧中经常见到的场面，看着亮闪闪的尖刀在眼前晃动，吓得泣不成声：“别杀我呀！我家里的孩子还在吃奶呀！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千万别杀我呀！”她们苦苦哀求。

“肯定是在她们身上！”到底还是汤成机灵，他看出那两个女人过于鼓突的腰部不是十分自然。

李新文得到汤成的提醒后，二话没说，一刀就挑开他身边那个女人的上衣。

果然不出汤成所料，他们从缠在那两个女人身上的软布

条里搜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李新文兴高采烈的将这些钞票全装到他早就准备好的两个大黑皮包里，下车后，坐上前来接应的赖伯贞的摩托车，一阵风似的赶回澳门半岛。

按照原定的计划，肥仔、汤成、吴志彪他们将那两个女人绑在凼仔岛越南难民营附近的树林里，再赶到叶成坚指定的聚会处。

经过清点，他们这次抢劫获得赃款美元六十万，港币一百五十多万。

首战告捷，叶成坚十分高兴。他将手下的马仔全部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发了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只要你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按我制定的计划大胆干，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发大财的机会。我做事一向公平，没有线人提供消息，大家就没有财可发，所以，得给他们一成信息费，留三成做下次行动的经费，其余的分给你们大家！"

对于叶成坚的决定，汤成、李新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这次，李新文分得赃款人民币七万元，汤成分得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吴志彪分得人民币七万五千元，朱新沛七万元，吴继志美元一万五千元，卜佬洪美元一万六千元，赖伯贞也分得港币六万五千元。

看到马仔们拿到钞票后，一个个喜形于色，叶成坚当即警告他们决不要过于张扬，并一再提醒他们，在这种时候必须加倍小心。

从赃款的处理和分配，可以看出叶成坚的确有他的高明之处，他不过分贪心小气，不独食，分给马仔们适当的好处，不仅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也比较好的笼络了他们的忠

心。

二

叶成坚的“高明”，很快就有了反馈。

阿莲最初也是一个替地下钱庄打工的送钱人，干了一段时间后，她跟地下钱庄的老板发生了矛盾，她认为地下钱庄的老板对她过于苛刻，总是有意刁难她，还多次克扣她的佣金。为了报复，阿莲通过“四眼妹”与阿生的马仔阿荣相勾结，将其他送钱人什么时候过澳门的情报泄露给阿荣，让阿荣带人去抢劫。

这样干了两次后，阿莲发现阿荣还比不上地下钱庄的老板。她给阿荣提供情报，可阿荣抢到钱时，并没有按他们之间的口头协议给她分成，而只是随便打发几个小钱了事。

阿莲觉得是“四眼妹”和阿荣合伙串通欺骗自己，对他们非常不满。这次叶成坚大大方方的给了阿莲十多万港币，使阿莲觉得叶成坚这个人可靠，讲义气、守信用，也就愿意再次给叶成坚提供情报。

1998年9月，阿莲找到叶成坚，对他说，竟案大厦地下商城的9号是一家地下钱庄，每天都有不少现金从那里进进出出。

对阿莲提供的情报，叶成坚非常重视，他认为有一个好内线，事情就成功了一半。但在黑道上打混多年后，叶成坚已经学会了做事决不能莽撞。他曾多次对手下的马仔说：出来捞世界，没有胆量不行，光有胆量也不行。实际上，对于

一段时期香港富豪谈之色变的大盗张子强，叶成坚就不怎么看得起。他认为张子强只会身上绑着炸药去吓唬那些因为太有钱而分外惜命的人，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张飞。对阿荣、杨仔那种不论在码头，还是商场，说抢就抢，往往钱没抢到就被警察逮住的烂仔，叶成坚更是十分的蔑视。他常说干事情不仅要干成功，而且要不留踪迹和把柄。

为了达到这样的犯罪标准，叶成坚非常重视作案前的观察和准备。从阿莲那得到地下钱庄的情报后，叶成坚亲自带着李新文和汤成去察看地形。他发现阿莲所说的竟案大厦就在十月初五街和连胜马路的交汇处。

经过实地观察，叶成坚认为来往行人多，不易发现街头路边是不是藏有便衣司警，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缺点，但正处于十字路口，万一有什么异常变化，逃走方便，也有办法拦阻前来追捕的警察。权衡一番后，叶成坚决定就抢这个地下钱庄。

他派出吴志彪、朱新沛、肥仔、汤成、李新文、赖伯贞等马仔，从1998年9月7日开始，一天到晚轮流替换监视竟案大厦地下商城9号人员的进出情况。

半个多月后，他们不仅认出了二十多个经常进出那家地下钱庄的男人和女人，而且大致摸清，一般是早上七点多钟运钱到这里，然后再分头送到有关的赌场。钱庄里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也没发现钱庄的人有枪。或许是自以为后台硬，地下钱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早上七八点钟时，进进出出钱庄的人虽然多，但那个钟点，路上的行人比较少，街上一般也不会有警察。最重要的是，那时钱庄一定有现金。

1998年10月23日。早上。呆在竟案大厦楼上坐镇指挥的叶成坚，看见已有好几个人骑摩托车带着包裹、陆陆续续进了地下钱庄，当即用手提电话发出“按计划马上行动”的命令。

接到叶成坚的命令后，李新文、“长毛”、吴继志、赖伯贞、朱新沛、吴志彪一齐朝地下钱庄冲了过去。

按照叶成坚事先的部署，赖伯贞和朱新沛守在地下钱庄的门口，监视甬道两边。李新文拔出手枪，一脚喘开地下钱庄的大门，和端着枪的吴继志、“长毛”他们一起冲进去。

钱庄里面的七八个人正在点钱、装钱，看见李新文他们端着枪如狼似虎的冲进来，马上明白今天真是倒霉，遇到劫匪了。

这些人全都十分灵醒，在枪口下一个个乖乖的按李新文他们的命令，高举双手放到脑后面，并排站在墙根，眼看着李新文大把大把的将钱装到皮包里，动也不敢动。

在吴继志和“长毛”他们的掩护下，李新文提着两个装满了钱的大皮包，飞快的窜出竟案大厦的大门。这时负责接应的肥仔已把那辆白色面包车开到门口，待李新文上车后，“呼”的一声，肥仔开着白色面包车一溜烟似的飞速离开了现场。阿钦和卜佬洪骑上摩托车，紧随其后掩护和策应。

随即，何景生开来另一辆蓝色面包车，将吴继志、“长毛”、赖伯贞、朱新沛他们接走。此时，一直站在街头望风的汤成，见一切顺利，才悄悄的离去。

在叶成坚的策划指挥下，这个凶恶的暴力犯罪团伙又实施了一次干脆利索、不留尾巴的抢劫。

虽然这次抢劫所获得的赃款不算多，只有美元十多万，

港币三十多万及几十万韩币，但一次连着一次都那么顺利，使得叶成坚更加自命不凡，气焰日益嚣张。而接二连三发生的抢劫案，也使那时治安状态本来就有所失控的澳门更增多了不安全的因素。不少澳门人都在传说，本地出了另一个张子强，不仅抢富豪，也抢普通百姓，弄得人心惶恐不安。

三

叶成坚接连得手后，开始筹划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本来他想再抢一次竟案大厦楼底那家地下钱庄，在他看来，上一回抢劫所得的赃款实在太少了，很不过瘾。可是那家地下钱庄被抢之后，似乎伤了元气，短期内不像有大规模开展业务的迹象。再抢一次，估计也抢不到多少钱。叶成坚一气之下，决定绑架那家地下钱庄的幕后老板。

经过细心的摸底调查，叶成坚发现那家地下钱庄的幕后老板是一个姓郝的实业家。郝老板在澳门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绑架他，肯定会在澳门引起相当的震动，说不准还会激怒澳门司警，从而展开大规模的搜查和扫荡。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狡黠成性的叶成坚设计了好几种方案。最后，他决定买一个特大号的冰箱，绑架郝老板后，就将郝老板藏在大冰箱里，再在不同的地方预先租好几套房子。那样，当司警大搜查时，拉上冰箱随时转移也不会有人怀疑冰箱里面藏着人质。

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犯罪设想。好在那段时间郝老板因业务原因去了欧洲，一直没在澳门露面，才令叶成

坚无法实施他的绑架计划。

风头正盛的叶成坚，见一时无法实施绑架郝老板的计划，本来想先歇一歇，过一段时间再接着大干，可他手下的马仔由于一次次的成功，已经忘乎所以，一而再的催促他赶紧趁运气好时发大财。

叶成坚是一个十分相信“运气”的人。在马仔们的催促下，不愿坏了运气的叶成坚，终于同意手下的马仔于近期再实施一次抢劫。

1998 年 **12** 月 **6** 日，一个三十多岁，中等个子、肤色晒得较黑的男子，从港澳码头八号门出来后，骑上一部红色的女式摩托车，向荷兰花园方向驶去。

他刚离开码头，就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跟在他的后面，车内几双贪婪的眼睛，紧紧的盯着他背后那个浅灰色的双带背包。

那个男子快到新口岸隧道时，一个二十多岁、微胖的青年男子骑着一辆蓝色的本田摩托车斜着朝他冲过来。

从港澳码头八号门出来、骑红色女式摩托车的男子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撞翻在地。他爬起来，刚想上前揪住把他撞翻的那个青年男子理论一番，却看见那个可恶的家伙正狞笑着朝他扑来。他一激愣，想起前段时间澳门接连不断的抢劫案，似是明白了今天为什么在这被撞的原因，他猛推了扑上前来的青年男子一把，扭头就跑。

这时，跟在他身后的白色面包车也到了他的身边，他顾不了许多，只是奋力朝人多的地方跑去，边跑边喊：“救命啊！快救命！有人抢劫！”

从白色面包车上下来的几个人看见他已跑远，边低声咒

骂边帮撞他的那个微胖的青年男子扶起地上的本田摩托车，随即迅速的离开了现场。

原来这些人全是叶成坚手下的马仔。

听到抢劫失败的报告后，叶成坚很生气。他训了手下的马仔一顿，并告诉他们，这次抢劫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时间算得不准，没配合好。他说："如果肥仔撞翻那个送钱人时，守在隧道另一边的阿钦能够当时就赶到，或者面包车早到两分钟，有人帮肥仔一把，堵住那个家伙，钱早到手了！"

"是呀！要是有人拦一下，他肯定跑不掉！"肥仔没有擒住送钱人，心里本来有点忐忑不安，此时见老板不仅不责怪自己，还帮自己说话，赶紧随声附和。

阿钦对叶成坚的训斥虽然不服气，但他城府颇深，知道不能在这时顶撞叶成坚，所以一声不吭。那天是"长毛"开白色面包车，"长毛"可就没有阿钦那种心计了，他辩解说，迟到了一会是不敢跟得太紧，怕被送钱人发觉。

"街上到处都是车，他怎么就能看出是你在追他？自作聪明，胡搞！"叶成坚没好气的骂了"长毛"几句。最后，他警告所有的马仔，以后做事得按计划执行，谁都不能乱来。

叶成坚担心这次抢劫失败会影响士气，又见春节快到了，就给手下的马仔放了假，让他们全都回家过年，散散心。

四

1999年3月中旬，叶成坚把他手下的马仔，全部召集到澳门，准备开始新一轮的疯狂抢劫。

凭叶成坚的智力，应该知道这样做是犯了大忌。太贪，太黑，在相同的地段，用类似的手法过于频繁的作案，往往很容易出事，但他或许是过分的自信，以为“崩牙驹”住进了监狱，“四眼牛”又被他赶走，澳门黑道唯我独尊了。而那时的叶成坚确实是非常渴望能够尽快攫取和占有大量的金钱，因为他的姘妇程娟即将临床生产。

每当程娟露出快做母亲的女人才有的那种灿烂的笑容、鼓着圆突的肚子向他炫耀撒娇时，叶成坚往往既感动又生出某种将为人父的自豪。他在香港和内地都有合法和不合法的“妻子”，玩过的女人更多，可只有澳门的程娟怀上了他的孩子。年近四十的叶成坚高兴之中，也感觉到了不同以往的责任。他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赚更多的钱，决不让孩子像自己那样从小就失去依靠，不得不流浪街头任人欺负。至于钱是怎么来的，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才能让孩子真正感到骄傲和自豪，就不是叶成坚这种人考虑的事情了。

为此，一贯自称相信运气的叶成坚，虽然对1998年底那次抢劫失败心存阴影，可还是开始策划新的抢劫行动。

1999年4月7日，叶成坚将何景生、李新文、汤成和肥仔召集到“聚龙酒家”，边喝咖啡边商量近期的行动计划。说是商量，其实跟以往一样，基本是叶成坚一个人说，其余

的人认真的听。

"闲的时间太长了！得找点事干干，要不就像枪放久了那样，都快生锈了！"叶成坚扫了手下这几个得力马仔一眼，慢条斯理的说道。

"可不是嘛，我早就憋得难受，恨不得现在就到街上去大干一场！"往常不是特别爱说话的李新文，这次抢着表态。

"是呀！我跟文仔一样，闲着没事干，也憋得难受，大佬你就快点说让我们怎么干吧！"机灵的汤成赶紧随声呼应。

紧接着，何景生和肥仔也都表示应该趁澳门回归前再狠狠的做它几票大生意。

看到马仔们全都士气高昂，一个个跃跃欲试，叶成坚很满意。他接着说："线人告诉我，近日钱庄有人送钱过香港，得想法盯住他们。这些人往往是一两个人单独行动，又没有武器，容易搞掂！但这次一定得做好计划，准备得愈周密愈充分愈好，决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丢人现眼！只要再干它几票，我们很快就会有好日子过！"叶成坚又是威胁，又是给马仔们许愿鼓劲。

听说又有大把钞票即将到手，马仔们一个个像是买彩票中了奖，全都兴高采烈。

老马识途，叶成坚采用的仍是1998年8月那次成功抢劫的方式，他派吴继志用香港身份证在新马路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让当时腿上有伤的汤成守候在那，监视出入地下钱庄的送钱人并录相，又命令李新文专门与汤成联络，有什么情况随时向他报告。

确定抢劫对象后，叶成坚带着即将临产的程娟，让肥仔开车，亲自去踩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叶成坚沿着送钱人

有可能经过的三条路线：1、从地下钱庄出来经渔翁街到港澳码头；2、从地下钱庄出来经荷兰花园到连胜路再到港澳码头；3、从地下钱庄出来经白云花园到葡京大酒店到新马路再到港澳码头，慢速行驶，仔细走了一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计算行车时间。

感到心中有数后，叶成坚买了两部二手摩托车，又命令赖伯贞和肥仔去偷了一辆半旧的面包车，然后让手下的马仔按他制定的抢劫计划演习了一遍。他见一切都准备妥当，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才下令可以动手了。

开始，一切都按叶成坚预想的那样顺利的进行。1999年5月4日上午，李新文、"长毛"、阿钦坐在肥仔开的白色面包车上，守在连胜路旁八百伴商场后面的加油站等候。朱新沛、何景生开那辆刚偷来不久的红色万事达小汽车呆在附近接应，汤成、吴志彪一人骑一辆深蓝色的本田摩托车，在八达大厦对面的停车场等候做应急的准备，而叶成坚和赖伯贞骑着女式摩托协调几方面的行动。

李新文他们没等多久，就接到赖伯贞用手机打来的电话，说钱姑骑着摩托车正朝他们开来，快做好接待的准备。从赖伯贞的暗语，他们知道事主快到了，不由得一阵兴奋，赶紧通知汤成和吴志彪赶来协助。

果然，肥仔刚把车开到街上比较窄的地方打斜停住，一个三十多岁、微胖的女人骑着一辆白色的女式摩托车迎面而来。

那女人看到肥仔他们正在修车，把马路的一大半都堵住了，只好减慢车速，想从他们身边绕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李新文和"长毛"同时动手，从两边架着她的胳膊，一下子

就将她拖离了摩托车，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将她架上了停在旁边的白色面包车。

到此，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面对漆黑的枪口和闪亮的刀尖，送钱的女人像是一个掉进狼群中的羔羊，吓得脸色腊黄、手足酸软，丝毫不敢反抗。李新文熟门熟路的搜出女人缠在身上、腿上的钱，下了面包车，坐上前来接应的吴志彪的摩托车后座，飞快的朝叶成坚事先指定的地点赶去。

按计划，肥仔、阿钦和“长毛”应该将事主押到白云花园旁边一家废弃工厂附近的小巷才将她推下车，可是肥仔他们刚到白云花园旁边，就一声吆喝将那个女人推下了车。

从表面看，这是叶成坚暴力犯罪团伙“5·4”抢劫案暴露引起警方的注意，并最终一一落网被擒的明显原因。肥仔、阿钦他们或许是成功抢劫后过于兴奋，忙着赶回去分钱，或许是认为一个胆小的女人对他们没有多大威胁。总之，懒得多走几步路的他们，没有按原定的计划将事主押到更为偏僻的地方，从而给了事主第一速度报案的时间，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而他们过于频繁的在相同、相近的地段作案，重压之下的澳门司警早已加强了那一带的武装巡逻。为此，接到事主的报案后，澳门司警能够迅速的截住肥仔、阿钦他们那辆可疑的面包车。真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猖獗的犯罪，或迟或早，总会受到惩罚。

叶成坚似乎也有某种预感。那天，他一直心神不定。李新文拎着两个黑色大皮包，兴冲冲的赶到叶成坚在新竹大厦的住家不久，卜佬洪、朱新沛、汤成、吴志彪他们也都在处理了作案工具后，分头陆续赶到。

李新文他们数完抢来的钱，向叶成坚报告说这票生意赚

了美元十五万，韩币五百多万，台币八十二万。钱不算少，叶成坚却没有像前两次抢劫成功那样高兴，只是吩咐李新文交十万美元给程娟放到保险箱藏好。

还没等他们商量好怎么分钱，叶成坚接到了一个电话，当即脸色大变，他强自镇静下来，对李新文他们说："肥仔他们出事了，听说还发生了枪战，不是阿钦和'长毛'，就是肥仔和阿钦被抓住了，你们得赶紧过关回内地，分开走，不要扎堆！"说完，他给了每个马仔一万块钱，要他们回内地后等他的通知。

当天下午，李新文和汤成搭伴到了去珠海的海关门前，发现那里的气氛比往常紧张得多，不仅司警林立，而且有平时不经常露面的高级司警带队督阵。如此的架势，似乎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要在海关截住潜逃的劫犯。

汤成和李新文作贼心虚。他们的旅游签证也早已过期，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敢贸然闯关，无可奈何，只得先回市区。

李新文的姐夫李乐生在新世纪酒店有一套长期租住的房子，他带汤成到那住下来后，赶紧给叶成坚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叶成坚要他们呆在酒店不要到外面去，说第二天再安排人带他们过关。

带李新文和汤成过关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名叫晓平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叶成坚姘妇程娟的女友，对如何"买关"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和门路。在她的陪同下，**1999** 年 **5** 月 **5** 日下午，李新文和汤成顺顺当当的过了关。

第四章

魔踪乍现

一

“5·4”劫案的暴露，敲响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覆灭的丧钟。案发的第二天，也就是李新文和汤成“买关”溜回内地的当天，广东省公安厅就收到了澳门警方的情况通报。说有使用旅游签证的内地居民参与了澳门“5·4抢劫案”，澳门警方请求广东同行协助缉拿绰号叫“文仔”、“阿成”的两个犯罪嫌疑人。

狡猾的叶成坚确实有他的一套犯罪方法和反侦察手段，他禁止手下的马仔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让他们相互间以绰号称呼，以免更多的暴露身份。他这一手，也的确加大了刑警破案的困难。

早就为回归前澳门治安环境不够理想而努力的广东警方，80年代中期就在广东全省开展综合治理工作。90年代以来，在公安部和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下，更是有步骤有重

点的在临近澳门的周边地区，如广州、珠海、江门、深圳、佛山、中山、惠州等地进行了多次“打黑”专项行动，借以威慑澳门的黑道犯罪分子，努力为搞好澳门治安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外围保障。但由于管辖权的原因，对于澳门黑社会在澳门的猖獗犯罪，却难以直接介人。这时，有了澳门同行要求协助的情况通报，听说跨境暴力犯罪分子已逃入或即将逃入内地，已等得有点不耐烦的他们不由得感受到一种战前的激动和兴奋。

现广东公安厅厅长，当时的广东公安厅副厅长兼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副组长和专案办公室主任梁国聚，接到有关的报告后，当即指示：“抓住战机，以‘5·4’案件为突破口，全力开展侦察，争取尽快将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

梁国聚副厅长的指示，得到了迅速的执行。

广东公安厅刑侦局和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素以破案迅速、战斗力强著称。他们拥有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刑警，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下设的专案办公室，基本上是由这两个部门抽调骨干组成。

当时广东公安厅刑侦局的反黑处处长刘安成和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军，是专案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他们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刘安成在新疆时就破过不少疑难案件，虽然调到广东才短短的几年，但豪迈勇武的他，以勤奋、踏实和机智，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身高一米七左右的吴军，文质彬彬，一副学者风范，只是眼神深邃，自有一种威严。出生于警察世家（其父‘文革’后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战线）的吴军，1959年出生于广东省韶关市，1984年从广东

政法大学毕业。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他，工作细致、思维严密，极善于把握战机。

以梁国聚的沉稳老道，刘安成的勇武机智和吴军的敏捷灵秀，他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指挥班子。

刘安成和吴军召集专案办公室的刑警，传达完梁副厅长的指示后，讨论从何处入手尽快缉捕犯罪嫌疑人。

“阿成！”

“文仔！”

只有两个绰号，根本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是男是女，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资料的确是太简单了。不要说全国，仅仅是广东省，叫这样绰号的人就不会少于十万二十万。很难确定从什么地方入手去查找。

会上，不缺少聪明才智的刑警们畅所欲言，可也感到有点棘手。

正如奥地利的著名侦探柯察所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恶性案件都是众多的警察共同侦破的！”

在大家伙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时任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李国庆突然想起，半个多月前，在他们破获的一桩绑架勒索案中，主犯赫南南的供词似乎提到过“文仔”的名字。

李国庆，1962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1980年参军到了广州警备区，1984年转到广东省武警总队，干过特警。转业到珠海市公安局后，在治安、刑侦等几个部门都干得相当不错。

记忆力很好的吴军也想起有这么一回事。有了这么一条线索，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刘安成和吴军当即拍板，决

定派人去跟珠海市法院商议，再次提审赫南南。

事后，在我采访过程中接触的珠海方面的刑警，基本上都认为“4·17 绑架案”的侦破，为摸清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并最终将他们一一缉捕，打开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子。

二

关庆涛，绰号“肥涛”，出生于安徽省，1979 年偷渡到香港。90 年代以来，一直滞留澳门，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小偷。他先是在赌场偷筹码，后专在海关“抬棺材”。

所谓“抬棺材”，就是偷出入海关过境人员的箱子，尤其是那些带密码的手提箱。“肥涛”在“抬棺材”方面有一手绝活，他不仅能在转瞬间窃取过境人员身旁的密码箱，而且往往能猜出哪一个箱“货沉”(更值钱)。

前段时间，澳门道上有传言说“肥涛”得手了一个货特别沉的箱子，箱内有一份台湾“竹联帮”的黑名单。为此，台湾“竹联帮”专门派了五个人赶来澳门。他们将“肥涛”请到“帝豪酒店”的客房，为首那个人指着桌面上的一堆钞票和一把蓝光闪闪的手枪，问“肥涛”选择什么，要钞票就完整的交出黑名单，没有黑名单就请他吃粒“花生米”。“肥涛”自然是要钞票，不要“花生米”。

澳门道上传说“肥涛”时来运转，从台湾“竹联帮”那儿拿到百万港元，也有人说是五十万美元。这一传言，给“肥涛”带来了麻烦。

1999 年 4 月 16 日上午，习惯于夜间活动的“肥涛”正在澳门他的寓所蒙头大睡，被一阵不紧不慢锲而不舍的电话铃声惊醒。“肥涛”很不高兴，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慢吞吞的伸手从床头柜拿过话筒。

“谁呀?”“肥涛”很不耐烦的问道。

“我！老谢。昨天晚上又到哪泡妞去了，这个时候还睡觉。快起来，我在楼下等你，‘乌南’说请我们饮早茶。”

是“肥涛”的老朋友谢天打来的电话。睡意正浓被人闹醒的“肥涛”本来一肚子火，但听出打电话的人是谢天，他的火也就发不出来了。

五十多岁的谢天，绰号“老谢”，在澳门黑道也是一个手眼颇为活络的人物，他能说会道，经常给道上冲突双方在“讲数”(谈判)时充当中间人，与黑道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联系。

“肥涛”也知道近来道上关于他的传言，在黑道已经打混多年的他，对此自然不能不提高警惕。他并不想这个时候到外面去饮早茶，可老谢不仅打来电话，而且亲自到楼下等他，无论如何不能驳这个面子。再说，请饮早茶的是跟他前后期偷渡到香港的“乌南”，大家都是道上混的老熟人，“肥涛”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别的变故。

“乌南”，原名赫南南，据说他的父亲曾在军队中担任过相当级别的干部。赫南南 1979 年偷渡香港后，一直在黑道上混。他跟叶成坚分分合合，也夹缠着不少恩怨情仇。

“肥涛”下楼跟老谢会合后，两人直接到了“新富豪大酒家”，赫南南已在那恭候多时。他们点了丰盛的粤式茶点，边吃边聊。三人都是道上的混混，自然有不少兴趣相同的话

题，因而谈得非常愉快十分投机。

十点多钟时，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赫南南抢着买单(结帐)，老谢陪“肥涛”先起身朝门外走去。

步出酒店后，他们站在门外边聊边等出租车。这时，两个跟着他们从酒店出来的青年男子悄悄接近他们，用报纸遮住手枪顶在他们的背上，将他们挟持上了一辆黑色的私家车。

“后生仔，你们别胡闹！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老谢！”被挟持上车的谢天显得很镇静，在车子向路环岛方向开去时，以道上前辈的口吻对那两个后生仔说道。

与老谢相比，“肥涛”的表现就差得太远了。上车后，他一直蜷缩在座位里，混浊的双眼流露出老鼠受到惊吓时的惶惑和恐惧。

“噢，原来你就是老谢！那就得罪了，我们不为难你，到前面就请你下车！”像是指挥者那个年轻人，边拿出一卷黑色胶布熟练的将“肥涛”的双眼蒙上，边客气的和老谢说着话。

“他是我的朋友，能不能让他和我一起走？算是一个误会，改天我请两位细佬（小兄弟）饮茶！”老谢进一步提出要求。

汽车飞速的向前行驶，司机似乎对这段路相当熟悉，到了一处行人很少的地方，他停住了车。

“老谢，你是前辈，应该知道规矩，这时让我们放人就不上道了！你走吧，回去告诉‘肥涛’的老婆，等我们的通知拿钱来赎人。”另一个刚才一直没说话的年轻人，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车刚停住，他就挥手要老谢赶紧下车。

老谢显得既尴尬又无奈的对“肥涛”说道：“阿涛，你先跟两位细佬走一趟，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然后，又对那两个年轻人说：“两位细佬，拜托了，千万别为难我这位朋友，我回去后一定会想办法满足你们的要求！”

“老谢，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啊！”“肥涛”很感激老谢的仗义，在如今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能有几个像老谢这样的、面对枪口依然挺身而出为朋友求情的兄弟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老谢的身上。

“阿涛，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站在车外的老谢再一次俯身到车窗向“肥涛”保证。

果然，老谢非常积极，仅仅过了四五个小时，当天下午他又去看望被关在一间地下室的“肥涛”。

“肥涛”也是一个老江湖了，虽然双眼被蒙住，看不到老谢和那两个年轻人打交道时相互间的表情，但听话听声，经过安静下来这几个小时的回忆、思索，感觉中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老谢和那两个年轻人似乎并不是很陌生，他们之间的一切或多或少总是给人某种做戏的感觉。因而，当老谢走进他现在呆着的屋子，亲切的对他问这问那，叫他不要害怕，劝他“阿涛啊，钱是纸，人是金，人在，多少钱都能赚回来，钱这东西，该舍就舍一点，破财免灾”时，“肥涛”一点也感动不起来。

那时的“肥涛”还不知道自己掉进了赫南南和老谢合谋设下的局，可老谢那些似乎很有道理的话，在他听来却像是巴不得自己赶紧拿钱，而且是愈快拿钱愈好。

不论“肥涛”当时怎么想，他都清楚自己只有拿钱这一

条路可走。万般无奈，“肥涛”把他老婆在深圳的电话告诉了老谢，让老谢跟他老婆联系。

充当中间人的老谢和“肥涛”的老婆在电话中几番讨价还价后，两人商定“肥涛”的老婆带三十万元人民币到珠海，交钱后，老谢保证在澳门将“肥涛”毫发无损的领回家。

三

“肥涛”的老婆虽然答应老谢拿三十万元赎人，但不知是得到“肥涛”的暗示，还是“肥涛”并没有从台湾“竹联帮”那诈到几十万美元，因而实在是拿不出赎金，抑或是大钱难舍，又相信珠海的警察一定能解救她的丈夫，反正在拿钱赎人前她决定报案。

1999 年 **4** 月 **17** 日下午，一个三十多岁、自称姓许的女人来到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她对值班的刑警说她丈夫是澳门商人，姓关，被绑架了。绑匪要她拿钱到珠海赎人，约好在拱北海关天桥见面交钱。

接到许女士的报案，珠海市公安局相当重视，并迅速将有关情况通报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

绑架勒索是澳门黑帮团伙常用的一种犯罪方式。由于澳门黑社会中的一部分强硬分子害怕澳门回归后难以再施展手脚，因而抱着“要死大家一起死”的企图孤注一掷，枪杀、绑架、抢劫等恶性案件也就日益增多。

关姓商人被绑架，是澳门黑社会整体犯罪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个别黑帮团伙的单独行动？缉捕这批绑架案嫌疑人，会不会打草惊蛇？是专案办公室负责人重点考虑的问题。

经过认真的分析，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觉得关姓商人被绑架并不像是某个庞大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决定由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全面负责，寻找适当时机，一举扫除这个犯罪团伙。那样，既能对澳门黑社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可从中了解澳门黑社会犯罪团伙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的情况。

“干！给罪犯点厉害瞧瞧！”

随着吴军副局长的一声命令，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迅速展开行动。

在刑警的鼓励和暗中保护下，“肥涛”的老婆于 1999 年 4 月 21 日和绑匪在珠海市拱北海关天桥接上了头。

按照事先刑警的指导，“肥涛”的老婆和绑匪展开巧妙的周旋。她先问绑匪她丈夫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安全。得到绑匪的明确保证后，她又要求和丈夫通话。绑匪只得从衣兜里掏出一部手提电话，拨通号后递给她。

当绑匪从她手中抢过手机，对她说：“听到你老公的声音了吧，别磨蹭了，快点交钱，交完钱，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你老公马上就能回家！”

这时，“肥涛”的老婆才说：“大佬（大哥），实在对不起！今天我入户的银行盘点，提不出那么多钱，他们答应我明天一定给我提足现金。求求你了，大姥！再宽限我一天，明天我一定在这交钱给你！”

“没带钱，没带钱你来这干什么？”绑匪紧张的看了看四周，然后，恶狠狠的对“肥涛”老婆说：“你给我记住了，如果不想你老公死，明天就带足钱，什么时候、在哪交钱，等我们的电话。”说完，转身，很快就钻到人群之中。

当天晚上，“肥涛”的老婆就接到绑匪的电话，绑匪要她第二天上午 11 点钟准时带钱到拱北海关门前的广场。“肥涛”的老婆接到电话后，赶紧报告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199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1 时，“肥涛”的老婆带着一个棕色的大皮包，坐出租车来到拱北海关门前广场。

广场上，有不少人在漫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就在这个人们休闲想息的地方，正酝酿着一桩阴谋和粉碎阴谋的战斗。

在悠闲的人群中，焦虑不安的“肥涛”老婆显得颇为醒目。虽然知道附近一定有不少便衣刑警在保护她，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早春四月的珠海，在湿润海风的吹拂下，不乏凉意，可她脸上的汗却总也擦不干。正当她为老等不到绑匪前来接头而着急时，她小背包里的手机响了。

电话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但一听就知是绑匪一伙的。绑匪在电话里用不容分辩的语气命令“肥涛”老婆马上离开广场坐出租车到金海岸度假村。挂机前警告她，只能一个人去，不准报告警察，否则就别想再见到丈夫，还说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包括她现在正擦汗，他们都看见了。

“肥涛”老婆听到电话那边这样说，像是见到了鬼，惊恐的看了看四周，突然感到身上凉飕飕的，拿着电话的手不停地颤抖，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她强自镇静，迈步朝广场北

边走去，因为李副支队长告诉过她，要坐出租车就往北边走，会有出租车在那等她。

绑匪的确狡猾，“肥涛”老婆坐出租车到了远离市区的金海岸度假村后，又接到绑匪的电话，要她再坐车回拱北海关，到海关广场下车后不能停留，马上到海关的第五号门。在那，自会有人跟她接头。

不过，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绑匪企图运用反侦察手段观察“肥涛”老婆有没有被珠海警方监视，借以测试她是不是报过警。

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绑匪没有发现刑警跟踪“肥涛”老婆，以为一切都顺利，可他们监视“肥涛”老婆的人员和车辆却被刑警盯上了。

自以为精明的绑匪，做梦也没想到，开出租车送“肥涛”老婆去金海岸度假村的是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小张。而广场上卖报纸、卖冰棍雪糕的，最少也有十多个是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假扮的。

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侦察员发现，绑匪有六到七个人，分作三拨，其中两个人坐一辆灰色的桑塔纳小轿车跟踪监视“肥涛”老婆，另两人守在拱北海关附近一家酒店的楼上，用望远镜观察和监视广场，其余的躲在海关里面准备跟“肥涛”老婆接头拿钱。

绑匪全被暗中监控了，但抓不抓，什么时候动手抓，却令侦破“4·17绑架案”的指挥员颇为踌躇。抓绑匪容易，可是还没搞清楚人质被绑匪关在澳门什么地方，人质安全就无法保证了。

4月18日，珠海市公安局将“4·17绑架案”的有关情

况通知了澳门司警，澳门司警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可 **4** 月 **21** 日跟“肥涛”老婆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头后返回澳门的绑匪，过关后发现被澳门便衣司警盯上。遗憾的是，竟然被他溜掉了。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好在正当他们左右为难时，从澳门司警那边及时传来准确的情报，绑匪主动释放人质关庆涛。现在，关庆涛已经回到家中。

事后得知，发现到珠海跟“肥涛”老婆接头的绑匪被澳门便衣司警盯梢，赫南南十分紧张，但他又舍不得眼看就要到手的三十万元人民币，便怀着侥幸心理同时下两步棋，澳门那边释放“肥涛”，珠海这边逼“肥涛”老婆拿钱。这样，能拿到钱又没事最好，万一失手，因为没伤害事主也能减轻罪责。

听到人质已经安全的消息，吴军、李国庆他们再无后顾之优。随着现场指挥李国庆一声“立即行动”的命令，埋伏在海关内的刑警们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正在拱北海关五号门跟“肥涛”老婆接头的三个绑匪。老谢和绑架“肥涛”的两个后生仔，从“肥涛”老婆手中接过皮包后，正心中窃喜，没想到刑警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他们身边，惊慌失措中只有束手就擒。

随即，开灰色桑塔纳小轿车跟踪“肥涛”老婆的两个绑匪及躲在酒店遥控指挥的主犯赫南南和苏德国，也都一一顺利地被擒获。

“**4·17** 绑架案”的成功侦破，不仅是扫除了一个在澳门和珠海经常制造事端的黑帮团伙，而且从这帮犯罪分子、尤其是赫南南的供词中，了解到许多澳门黑社会、特别是叶成

坚犯罪团伙的重要情况。

其中，1994年11月，叶成坚化名李志坚伙同赫南南在珠海诱骗、绑架勒索两位台湾商人的犯罪事实，既让人们认识到叶成坚的阴险狡诈，同时，因为叶成坚在内地留下了案底，又为广东警方直接接手侦破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法律依据。

第五章

绑 架 合 商

一

1994 年 11 月 6 日晚，叶成坚阴沉着脸走出葡京大酒店那座虎形大门，昨天一晚上输了两万，今天玩了大半天，又输了四万多港元，连赌连败，怪不得他满脸的不高兴。

刚出门，差点和一个急冲冲迎面走来的瘦高个男子撞到一起。“找死呀，急什么你！”正为在赌桌上一败涂地而心烦的叶成坚没好气的骂道。

“耶！你怎么骂人！”那瘦高个男子看来也不是善茬，当即对叶成坚瞪圆了双眼。

“骂你又怎么啦？老子还要揍你呢！”叶成坚自然不甘示弱。

“噢，是你！”

“你怎么也在这里！”

正攥拳撸袖准备大打出手的两人，看清对手时，几乎异

口同声地说道。

原来这瘦高个子的男子就是赫南南，他和叶成坚1979年前后脚偷渡香港，曾在一起干过几票生意，只是近两年才来往少了一点。

“坚哥，到哪得意去了，怎么这段时间老见不到你？”赫南南亲热的拍着叶成坚的肩膀。

“能到哪去，还不是老样子！”叶成坚是不会将自己的窘况告诉别人的。

“走吧，饮茶去，我请客！”赫南南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两人就近找了家小餐馆，在角落的桌子边坐下后，赫南南扫了四周一眼，凑近叶成坚的耳边低声说：“坚哥！机会来了，我刚找到一笔大生意，你要是有空，我们一起干！”

叶成坚不由得心中一动，他知道看似迷糊眼憨态可掬的赫南南其实十分机灵，虽然胆气不足，但常常能想出一些奇异的点子。不过，表面上叶成坚却不动声色，平静的看着似乎颇为激动兴奋的赫南南，挟起一个虾饺送进嘴慢慢咀嚼咽下后，才淡淡的说：“看把你高兴的，是什么好事，说出来听听。”

“还记得90年我们宰那个马来人的事吗？”赫南南喝了一口茶，十分得意的看着叶成坚。

叶成坚当然记得，那时他刚从香港监狱出来不久，身上没钱，日子非常难熬。有一天赫南南兴冲冲的跑来找他，说有一个从吉隆坡来的华侨赌性极大，要他去凑一周，狠狠的宰那马来人一把。

按照计划，叶成坚带虾仔先到麻将馆等候。赫南南陪那

个吉隆坡华侨来到时，他们假装互不认识，赫南南征求那个吉隆坡华侨的意见后，主动上前跟他们搭讪，建议四个人凑一桌玩一会麻将。叶成坚一开始推辞不干，说他很少玩麻将，怕玩不好，但经不起赫南南软磨硬缠，只好答应就玩八圈。

结果，他们玩了一个晚上。叶成坚、赫南南和虾仔是串通好的，三吃一，不是偷牌，就是互相“放炮”。那个吉隆坡华侨干生气却又无可奈何，算帐时，总共输了七万多港元。叶成坚和赫南南一人分了三万，只给了一万多给虾仔。

“怎么，又是‘出千’！找到肥猪了吗?”叶成坚高兴的问道，“出老千”，设周行骗，是最令叶成坚感到高兴的事情。他觉得那样干，很能显示自己的智慧和谋略。

“找到了，是个姓刘的台湾人。这次的肥猪可够肥的，这姓刘的家伙做汽车生意，身家没有一千万，也有八九百万。”赫南南表功道。接着他又眉飞色舞的将他如何在赌场认识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是如何的好赌告诉叶成坚。

“好极了，就干这一票!”听说钓到一个大富商，叶成坚再也装不出波澜不惊的模样，“阿南，你先把他盯住，最好这两天把他诱到珠海去，我们到那边给他设周。”事情还没开始，叶成坚就已经以老大自居，给赫南南下达指示。

赫南南不大在乎叶成坚指手划脚，却对他要过珠海去设周不大满意，问道：“为什么要到珠海去干，你不是说过最害怕共产党，干什么事要尽可能躲开他们吗?”

“阿南，这你就嫩了，赌博只是小事，又牵扯到台商。干隐蔽点，共产党不会管。可在澳门，像这种事，恐怕很难

瞒得过道上那些人。你想想，让那些家伙知道了，这么肥的猪，我们两个人吞得下吗?"对赫南南身在澳门却不是十分了解澳门黑道的诡诈，叶成坚很不以为然，但又不得不对他耐心解释。

令叶成坚想不到的是，共产党不仅管诈骗，而且雷厉风行的管。当然，这是后话了。

经叶成坚提醒，赫南南也想到了他们俩在澳门还是无根的浮萍，只能捡点漏出网来的小鱼小虾解解馋，想独食大鱼肥猪，搞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而眼看就要进嘴的肥猪，他们自然不肯让给别人，因而当即同意叶成坚到珠海去设局的初步计划。

叶成坚和赫南南商量，最好是以"赌三公"的方式设局"出千"，因为赫南南的哥哥赫东东，绰号"醉猫"，是一个"赌三公""出老千"的高手。

所谓"赌三公"，就是参赌的人可多可少，分庄家和买家。只用一副牌，参赌的人每人发三张，拿到牌后根据自己手中的牌下注。下完注，大家亮牌比大小。数字牌中"九"为最大，以此类推，三张牌的点数相加，大吃小。单张、双张花牌为零，但三张全是花牌则比三张"九"还要大。成双的花牌比杂花牌大，三张同样的花牌又比成双的花牌大，**J**、**Q**、**K** 三张花色牌，以三张全是 **K** 为大。比三张老 **K** 大的，只有同花顺。

"醉猫"的绝招就是能在手上藏着一张关键牌，到必要时加以调换，能使本来点小的牌变大。

他们还设计了叶成坚的身份。因为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是做汽车生意的，所以叶成坚准备以高干子弟、某商贸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跟他见面。那样，一来可以用合伙做生意的骗术将他套牢，二来，“高干子弟”的招牌也能给他相当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会让他更放心的参与赌博。

最后，他们决定叶成坚先到珠海去找好地点和人手，赫南南负责盯住那个姓刘的台商，尽快将他诱到珠海去。

二

1994年11月11日，赫南南以到珠海看国际汽车展为名，将姓刘的台湾商人诱骗到了珠海。在这前两天，叶成坚和“醉猫”赫东东，已经为实施他们的计划到珠海做了相应的布置。

设局要搞得比较自然，尽量像那么一回事。为此，叶成坚找来好几个人。熊建新，1960年生于广州，香港居民。熊建新在香港时就经常和赫南南一起干坑蒙拐骗的勾当。因为他带着老婆潘茹，所以由他出面在拱北花园新村租了一套房子作据点。虾仔、黄雄及“醉猫”赫东东带来的马仔梁广和“大旧客”到时参加下注，或搭庄，或捧买家，把气氛搞得更热烈。

罗小龙，时年23岁，河南人，小时练过武功，在广州、花都好几家宾馆干过保安。1993年3月，叶成坚在花都住“新世纪酒店”时认识罗小龙，这次专门把他叫来做贴身保镖，并准备在必要时，由他制伏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

本来，叶成坚已经在“金钟花园”租好房子，还找了几个妓女准备让她们先纠缠姓刘的台商，使他更为放松警惕。

但进进出出的人太多太杂，引起了“金钟花园”保安的注意，黄雄、“大旧客”和虾仔，都曾遭到保安的盘问，叶成坚觉得在“金钟花园”设局不保险，就决定转移到拱北花园新村熊建新租住的公寓房去。

1994年11月13日下午，“醉猫”赫东东带着“大旧客”、梁广、虾仔、黄雄他们早早就布好了牌局。“醉猫”拿出五万港币给虾仔做本钱，“大旧客”、梁广、黄雄也一人给了两万元，以便必要时也加入进来。

虽然是做局，但“醉猫”他们仍赌得有模有样。气氛正热烈时，赫南南带着姓刘的台湾商人走进屋来。

那个姓刘的台湾商人的确好赌，见客厅的牌局异常热闹，禁不住停下来，走近观看。赫南南心中暗笑，却故意对他说：“刘先生，走，我们到里面去坐，一会李总就来！”边说边把姓刘的台湾商人拉到了里屋。

过了十多分钟，叶成坚带着罗小龙，装出匆匆忙忙的样子赶到。

“李总，你又迟到了，晚上得罚你请客！”赫南南煞有介事的责怪叶成坚。

“实在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公司有点急事得处理。请客，没问题！上歌厅还是洗桑拿，由你们挑！”叶成坚边道歉边扫了那个台湾商人一眼，见刘少坤大约40多岁，微胖，前额有点秃，一身名牌西服，左手腕上戴的像是玉宝表，的确一副富商模样。

“李总，这是台湾著名的汽车大王刘老板，刘少坤先生！”赫南南向叶成坚介绍那位台商。

叶成坚赶紧跨前一步，握住刘少坤伸出来的右手说：

“你好，刘先生，以后请多关照！”

“刘先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天梯磁力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志坚先生！李先生的叔叔在北京担任重要的职务，他目前主要经营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的业务，刘先生你要办的许多事，李总都有办法帮你解决，你们好好聊聊！”赫南南又把叶成坚介绍给台商刘少坤先生。

刘少坤早已从赫南南那听说过李志坚的背景，现在见他三十出头的年纪，精悍结实，眼神凌厉，名牌西服名牌表，身后跟着保镖，派头十足，风度翩翩。跟自己在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见过的、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弟没什么两样，都有一种世界虽大、舍我其谁的傲气。大陆高干子弟的能量，经商多年的刘少坤不能不知道，自然对李志坚曲意奉迎。

叶成坚的确有他的一套，对各种牌号进口汽车在内地的销售情况和差价，谈起来头头是道。

这让刘少坤听起来大感兴奋，以为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合作经销汽车的伙伴。

两人一个有心引对方入套，一个为对方的背景和能量所迷醉而着意巴结。一时间似乎都有相见恨晚之意，谈得十分投机热烈，连在什么地方设销售点，销售点的规模多大，他们都谈到了。叶成坚向刘少坤保证，各地销售点的经营批文，全由他来搞掂。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叶成坚早就着急，但又不得不装出谈兴甚浓的模样。而刘少坤谈完正事后，隔墙听着客厅牌桌的喧哗，亦难免心猿意马。

赫南南不愧是叶成坚的好搭档，刚才借口上厕所出去了

一段时间的他，这时推门进来，说："刘先生，累了吗？是不是先休息一会！"说着话，对叶成坚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外面的"醉猫"已经准备完毕，就等"肥猪"上场了。

"怎么样？李先生，你看呢？"刘少坤征求叶成坚的意见。

"也好！外面闹哄哄的，我们去看他们在玩什么。"叶成坚趁机把刘少坤往牌桌上引。

"李总，我今天手气不顺，输得抗不住了，你来吧！"看到他们从里屋出来，黄雄大声招呼叶成坚。

"好，我来！"叶成坚坐到黄雄让出来的位子。

这时，牌桌上一共还有六个人。虾仔是庄家，叶成坚是买家，赫东东、熊建新、"大旧客"、梁广四人或随庄家，或捧买家，赌得有声有色。赫南南陪刘少坤在旁边观战。

叶成坚一上场就出手不凡，连赢两局。赫南南装出羡慕的样子，不停的为他叫好。

刘少坤观战也相当投入，有时甚至比参赌的牌手还紧张着急。他看到做庄的虾仔好容易来了一把甲级牌，一对"八"，外带一张"六"，却只下了五百元的注，亮牌后，不由得责怪虾仔说："小老弟，你太胆小了！有那么好的牌，干嘛不下一万或五千的注呢？看来你的确嫩了点，怪不得总是你输！"

赫南南随声附和，讥笑虾仔气魄太小，没胆色。随庄的梁广和熊建新也都埋怨虾仔，说随他的庄输得太冤。

看到火候差不多了，赫南南对虾仔使了个眼色，说："虾仔，不行你就让贤吧，免得一会连裤子也输光！"

虾仔赶紧站起来说："你来，你来，我今天的确有点蒙

了！"

"刘先生，你上，让他们看看什么才叫豪赌！"赫南南把刘少坤按到虾仔让出来的位子。

刘少坤虽然早就手痒心动，但毕竟是到了一个不大熟悉的地方，难免有所顾忌和犹豫，就推辞说："陈先生（赫南南一直对刘少坤说他叫陈洪，在香港经商），还是你来吧，今天我没有准备，不知道要玩牌，身上带的钱不多！"

"没事，你放心玩吧！输赢我们对半，今天我刚提了一笔现金，有十多万港币，足够跟他们干一个通宵！"赫南南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大叠港币，放到刘少坤面前的桌上。

"也好，今晚我们就玩它个痛快！你们等我一会，我到下面车里拿钱去。"叶成坚见刘少坤已经上钩，趁机煽风点火，往大赌一场上引。他说完就起身出门下楼去拿钱。

这时的刘少坤，见赫南南大大方方的拿钱出来跟自己一起承担风险，自然不好再推辞，就对赫南南说："那好吧，陈先生，我先来，一会要是不行了，你再上！"

"没事，你只管放开了玩！我在旁边看着。"赫南南再一次给刘少坤吃下定心丸。

不久，叶成坚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包走进屋来，他故意打开皮包的拉链，露出包里面花花绿绿的港币，对刘少坤亮了亮，说："刘先生，我们玩点数大点的，不要像他们那样小里小气的不过瘾！"说完，点上一根烟，舒舒坦坦的坐到位子上。

"客随主便吧！李先生，你下多大的点，我跟着就是了！"到了这个时候，刘少坤哪能再示弱露怯呢。

三

果然，刘少坤一上场，就带来豪赌的气氛。他三张牌分别为“6”、“7”、“8”，加起来“21”点，竟然下了一万元的注。叶成坚是买家，自然得跟。赫东东、熊建新、“大旧客”捧买家，也跟着下一万元。

亮牌时，叶成坚一个“9”，一个“3”和一个“4”，只有“16”点，比刘少坤少了“5”点。庄家吃买家，一副牌刘少坤就赢了四万港币。梁广随庄，也沾了光。

开局以来，刘少坤一路顺风，总是压着叶成坚。叶成坚来了一对“9”，外带一张“8”，显然是一副难得的好牌，就下了五万港元的注。刘少坤毫不示弱，跟了五万港元。由于叶成坚一直没下过这么大的注，梁广、“大旧客”、熊建新他们在赫南南眼色的指使下，纷纷说，“这次跟一把李总！”全都捧买家。

可当刘少坤亮牌时，他们全都傻了眼。摊在刘少坤面前桌上的竟然是三张花牌。这一次，刘少坤足足赢了二十万。

“不行了，不行了，刘先生太厉害了！”梁广、“大旧客”、熊建新他们嘀咕着，装出不甘心可又不得不屈服的样子退出了牌局。

能成为巨商富豪的刘少坤，智商自然不会低。这时，他也想见好就收，就对叶成坚说：“李先生，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玩到这算了，明天还得去看国际汽车展呢！”

可是，本来就是设局宰他的叶成坚和赫南南，哪能让他

赢了三四十万元走人呢！

“刘先生，着什么急！我再下楼拿钱去，我们重新开局。”叶成坚当然不肯散局，摆出还要接着大干的架势对刘少坤说道。说完看了赫南南一眼，才起身下楼。

赫南南心领神会，忙俯身对刘少坤低声说：“刘先生，你今天手气这么顺，我们得趁机放点李志坚的血。反正他们那种人钱来得容易，输百十两百万不会心疼！”

贪婪是人的天性之一，刘少坤好赌自然不仅仅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和测试自己的运气，同样有在赌桌上大发横财的心理动机。叶成坚和赫南南正是看准了他这一点，给他设好了局，先让他赢，激起他的贪欲和赌兴。

不出叶成坚他们所料，刘少坤见自己开局以来，一直手气极顺、牌风极旺，也就动了再赢他一百万的心思。就对赫南南说：“那好吧，陈先生，听你的，再玩一会！”

叶成坚再次拿钱上来后，他们开始了新的牌局。这时牌桌上只剩下四个人，刘少坤和赫南南一直是同伙，叶成坚则提出要和赫东东同进退。

这次轮到叶成坚坐庄，他让赫东东执牌，自己坐到旁边做参谋并负责记录双方输赢的赌帐。

刘少坤发现重新开局后，自己的形势大为不妙。好几次“23”点，甚至“25”点的牌，不是被叶成坚那边的对子、就是更高的点数吃掉。

这样，当他拿到一副三张都是“Q”的全花牌时，手都因兴奋激动而哆嗦，低声征求赫南南的意见说：“陈先生，你看这次我们下多少，五十万，怎么样？”

趁他不注意，赫南南先给叶成坚做了个手势，才用无比

坚定的语气对他，也是对叶成坚他们说：“不。要玩就玩狠一点，下二百万，看他们敢不敢跟！”

“好！二百万就二百万！”刘少坤也想一把就赢回来。

“醉猫”赫东东迷糊着眼，还是一副任你东西南北风，我自巍然不动的模样，瞄了刘少坤一眼后，不紧不慢的问道：“决定了？二百万！”

“决定了，亮牌吧！”刘少坤和赫南南怀着不同的心情，异口同声的抢着说。

刘少坤一张一张的翻开了他面前桌上的三张“Q”，强压着激动万分的心情，十分得意的看着桌子对面的赫东东。

看着刘少坤面前的三张“Q”，赫东东并没有大惊失色，慢吞吞的翻开了他桌面上的牌。

“K”，“K”，第三张还是“K”。

赫东东翻开的竟然是一副出现概率极低的最大花牌，三张老“K”。

“这……这……”刘少坤看得目瞪口呆，意识中虽然感到哪儿有点不对劲，对方像是搞了鬼，可是，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三张老“K”偏偏在刘少坤拿到三张“Q”时出现，的确是“出千”高手、“醉猫”赫东东动了手脚搞的鬼。可刘少坤哪里知道，最可怕的鬼就在他的身旁呢！每次他手中拿的是什么牌，全被赫南南用手势通知对方，赫东东根据情报调换手中的牌形。如此这般，他刘少坤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准输不赢。

“这什么嘛，刘先生，风水轮流转，原先是你的牌风旺，现在也该轮到我们了！你看，要是不行，我们就玩到这吧！”

叶成坚用凌厉的眼神盯着刘少坤，说道。

“怎么样，刘先生，收手吧，看来今天很难再捞回来了！”赫南南也低声诱劝刘少坤。

此时的刘少坤不仅输光了原先赢的四十多万港币，输掉了赫南南交给他的十多万港币和自己身上的两万多美元，而且还欠下了叶成坚他们一百多万港元的赌债。无疑已是骑虎难下，自然不肯散局，还要坚持再赌下去。

接下来再赌，刘少坤输得更惨，几乎每一手牌都被赫东东压制。他有一对“7”，赫东东能翻出一对“9”，他有三张花牌，赫东东则亮出一对“J”外带一张“Q”。

刘少坤像所有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手气愈是不顺，就愈想一两副牌马上捞回来。可是，他赌注下得愈大，输得就愈快。仅仅再过了两个多小时，刘少坤欠下的赌债已上升到了港币一千多万元。

他满头大汗，脸色疲惫，仍一个劲的催促：“发牌，快发牌，我不信手气总是那么差！”

叶成坚对赫南南使了个眼色，赫南南当即沉下脸说：“刘先生，不能再下注了！要赌你自己跟他们赌，我退出！李总，请你查一下，我们欠了多少钱。”

叶成坚拿出帐单算了算，说道：“没多少，一共是一千零三十二万港币，你们准备怎么结帐？”

“李总，零头就算了，一千万对半分，每人500万。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钱结帐，这样吧，我先给你们写张五百万港币的欠条。刘先生的，你问他准备怎么办。算我倒霉，愿赌认输，跟他合伙，一晚上弄了个荡家倾产，十几年苦捱苦干，白辛苦了！”赫南南苦着脸边写欠条边诉苦。

听着他们的对话，刘少坤的脸色变得腊黄，赌之前赫南南就跟他说好俩人合伙，输赢对半。现在输了，欠下的赌债一人一半，一直旁观做参谋的赫南南都主动认了，他自然不能不承认，但五百万的赌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很想在牌桌上赢回来，或争取减少一点债务，因而，没等叶成坚问他，他就哀求道："李先生，我们是不是再玩一会！"

"要玩可以啊，请你把帐结了，我们再接着玩，想玩到什么时候都行。"这时的"李总经理"不再像谈汽车生意时那样和颜悦色，冰冷的双眼射出两股逼人的寒光，令刘少坤感到一阵心寒。

"可是，李总，我现在的确没办法跟你结帐，你看怎么办？"刘少坤无可奈何地继续哀求。

叶成坚见刘少坤已经失去反抗的锐气，就对他说道："我们知道你现在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陈先生能写欠条，你大概也会写吧！"

"李总，五百万的确太多了一点。你看，是不是……"刘少坤还想继续为自己争取宽一点的退路。

"怎么？想赖帐！"叶成坚恶狠狠的盯着刘少坤，提高声音对里屋喊道："你们都出来，看看这个想赖帐的台湾汽车大王！"

听到叶成坚的喊声，原先借故躲进里屋的熊建新、"大旧客"、梁广、黄雄、虾仔、罗小龙他们，全都涌到了客厅。

四

看到满屋子的人全用充满恶意的眼光盯视自己，七嘴八舌的讥讽和嘲笑，刘少坤明白了今天的处境，脑海中忽然掠过肥羊掉进狼窝的形象。

叶成坚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找来这么多人，就是想在必要时给刘少坤施加尽可能沉重的精神压力。

很快，刘少坤经受不住了，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欠债五百万港元的字条。那时，已是 **1994** 年 **11** 月 **14** 日的清晨。

将欠条交到叶成坚手上后，刘少坤说道："李总，我已经写了欠条，你看是不是让我先回台湾一趟。我不回去，这么多钱很可能提不出来。"

"是吗?"叶成坚斜视着刘少坤，有意拿腔拿调的说道："刘先生，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全是傻瓜蛋。给我们一张字条，就让你溜之大吉。等你回到台湾后，再使劲的嘲笑我们。"说完看了同伙一眼。黄雄、"大旧客"、熊建新、虾仔他们轰堂大笑起来。

"李总，我的确没有这个意思!"刘少坤很诚恳的解释道。

"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不管。想走，就拿钱来。虾仔，把他押到里屋去，锁起来。"叶成坚下了命令。

随着叶成坚的命令，虾仔和罗小龙，半推半拉的将刘少坤揪到了里屋。熊建新拿来一副手铐和一根两米多长、一般是用来拴狼狗的铁链，先将刘少坤的双手铐起来，再用铁链

把他拴到床柱上。刘少坤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愤愤地说："你们别胡搞，我又不跑，干嘛像拴狗一样拴着我！"

熊建新他们没理睬愤怒嚷叫的刘少坤，只管干自己的事。他们撸下刘少坤的"玉宝表"和钻戒，又从他身上搜出信用卡、台胞证。事情干完后，试试铁床架子还比较牢固，就一齐走出里屋，回到客厅。

这时，旁边的屋子里，赫南南略为有点紧张的对叶成坚说："坚哥，你看现在怎么办，刘少坤还有同伴，好像姓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昨天我叫了个'鸡'把他缠在酒店没跟来，今天他要是找刘少坤找不着，闹起来惊动了公安，可就麻烦了！"

叶成坚不愧具有"奸人坚"的绰号，他比赫南南镇静多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对赫南南说："没事，阿南你十点多钟时去酒店把姓乌的诱到这，连他也锁起来。我想法逼刘少坤通知他家里人汇钱，弄不到钱，一切都白搭了！"

"万一他家里人不管呢，怎么办？"赫南南还是有点不放心。

"会管的，500万港元跟刘少坤的身家性命比起来，哪头重，哪头轻。他老婆自会知道，舍得不管吗？你放心吧，有钱人都怕死，我不信他硬得过这支铁家伙！"叶成坚冷冷的说。说完拿出一支蓝光闪闪的"六四"式手枪。

看到叶成坚像是要动真格的，赫南南不由得十分紧张，"你不会真把他给崩了吧？这是珠海，可不是澳门！"他提醒叶成坚道。

"不吓他一下，他能乖乖按我们的吩咐去做吗？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叶成坚冷笑着反问赫南南。

赫南南想想，事到如今，也只有按叶成坚的办法干了。

果然不出叶成坚所料，刘少坤的同伴乌祥明非常好骗。赫南南去找他，说刘少坤跟李志坚总经理的合作谈判很顺利，要他过来一起研究合同细节，他根本没想到会是一个圈套，兴冲冲的跟赫南南来到熊建新这套租住的公寓房。

乌祥明本来是刘少坤唯一的希望，他掉进叶成坚和赫南南布置的陷阱后，曾暗暗祈求乌祥明见他彻夜未归会去报警。现在看到乌祥明傻乎乎的上当受骗，跟他一样被熊建新用一根铁链紧紧的拴住，绝望的刘少坤精神完全垮了。

这样，当叶成坚用手枪顶住他的额头，给他一分钟的考虑时间，如果不说出台北家里的电话号码，不打电话就开枪时，他无可奈何的接过叶成坚递给他的手提电话，拨通了叶成坚所要的号码。

听着电话那端太太熟悉的声音，刘少坤真个是百感交集，忽然间似乎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金钱、美女、荣耀、事业甚至赌博全都无足轻重，能够马上回到家里，回到老婆孩子的身边，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为此，还生出了一种对家庭、对太太的内疚之情。似乎只有到了如此的境况，刘少坤才感到自己以前只顾打理生意和玩牌，陪太太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因而，叶成坚跟他太太通完电话，要他太太在16日中午12时30分以前一定得往香港汇丰银行某帐号汇入五百万港元，否则就撕票时，他接过电话，很平静的对他太太说："我很好，你放心，现在没什么事，你就照他们说的办吧。事情完了，我就回家去好好的陪你，不再总是东奔西跑忙个没完没了！"

五

知道丈夫被绑架后，刘少坤太太的反应相当迅速，无疑，她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丈夫。

1994年11月14日下午，香港某商贸公司的经理王权先生正在办公室准备文件时，接到了刘少坤太太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刘太太告诉他，少坤出事了，请他帮忙带钱到澳门去赎人，并说五百万港元已经汇入香港汇丰银行的帐号。刘少坤的太太虽然着急，但还是留了一手，她没有按叶成坚给她的帐号汇钱，而是将钱先汇到王权的帐号，托王权去转交。当然，刘太太这样做，也有请王权帮助确定刘少坤是不是真的被绑架了，现在人还在不在的意思。

王权是刘少坤的好朋友。王权知道自己这个朋友好赌，这次肯定也是因为赌博出的事。他在电话中对刘少坤的太太安慰一番后，当即匆匆的赶到澳门。

按照约定，王权赶到澳门后径直去了“聚龙酒家”，他在靠楼梯口的桌子坐下，要了一壶乌龙茶和几式菜点，开始慢慢品尝。

足足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焦急的王权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无意中他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面前的桌上出现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一个拷机号。

一愣之后，机警的王权明白了这是绑匪故弄玄虚通知他的联络方式。王权按拷机号打完寻呼后，很快就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的声音像金属那样冰冷，不带任何感情，而且只有短短的两个字：“钱呢？”

王权赶紧说：“钱在我这里！”

“那还等什么，马上将钱转到我指定的帐号！”

王权听出绑匪稍为有点急躁，就镇静的说：“钱转个帐号很容易，但我得先见见刘少坤！没见到他，我……”

“不按时汇钱，你就等着收尸吧！”

没等王权再说什么，那边已经挂了机。

这时的王权，想到有可能见到的只是刘少坤尸体的后果，紧张得出了满头大汗。他急忙按刚才那个拷机号再打寻呼，可他一连打了十几个寻呼，那边理也不理他。

惶恐无主的王权万般无奈之中，只得死马当作活马治，托朋友找了一个澳门道上的名人，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法救出刘少坤。

王权回到香港后，11 月 15 日晚上，又接到刘少坤太太打来的电话，刘太太显得非常焦急。她要王权第二天中午 12 时 30 分以前，一定得把钱转到绑匪指定的帐号，否则，刘少坤就很难逃过大劫了。

经过慎重的考虑，1994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10 时，王权走进了香港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的大门。

接到王权的报案后，香港警察也觉得这事很严重，也非常棘手。时间如此紧迫，短期内既无法侦察出绑匪藏在什么地方，更不可能马上救出人质。这样，为了人质的安全，他们同意带王权到汇丰银行去等候消息，准备实在不行的话，只好在 12 时 30 分前将钱先转入绑匪指定的帐号，满足绑匪的要求，力争保住人质的生命安全。

六

就在王权他们焦急等候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94年**11**月**14**日晚上，给刘少坤的太太打完电话后，眼看五百万元港币的巨款即将到手，叶成坚和赫南南非常得意，就跑到“前山酒店”喝咖啡。

正当他们边喝咖啡边聊得高兴时，叶成坚的手提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开始听到电话那端自报家门的竟然是“崩牙驹”时，叶成坚情不自禁的感到几分得意，他真的没想到澳门黑道的“大哥大”会主动给他打电话。可当“崩牙驹”单刀直入要他马上释放刘少坤，语气傲慢自大，不容分辩更不容解释时，叶成坚不由得气冲脑门，他顾不得周围是什么环境，大声说道：“做不到，没这么便宜的事！什么，走着瞧！走着瞧，就走着瞧！有什么了不得的！”说完挂上电话，对赫南南说：“走，我们回去！”

路上，赫南南见叶成坚的神态显得十分狰狞可怕，就小心翼翼的问道：“坚哥，出什么事啦，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是‘崩牙驹’那狗杂种！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让他知道刘少坤在我们的手上，他肯定拿了钱，所以要我们马上放刘少坤走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拿钱，我们白白冒险！”叶成坚边说边气乎乎的喘个不停。

“坚哥，‘崩牙驹’在澳门可是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得罪他，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赫南南听说“崩牙驹”插手进来，的确感到害怕。

“怎么，你怕了？怕他呢，把我惹急了，看哪天我给他尝尝‘花生米’是什么滋味！”叶成坚阴冷的双眼射出一股杀气。无疑，这次“崩牙驹”的干预，是促使叶成坚几年后在澳门“大富豪酒家”向他连开三枪的基本动机之一。

由于“崩牙驹”的干预，使叶成坚感到必须加紧挤逼刘少坤，以免夜长梦多。

这样，在接到“崩牙驹”的电话后不久，叶成坚又拨通了台北刘少坤家里的电话，根本不管刘太太的哭泣哀求，再一次威胁她必须在16日中午12时30分以前将钱汇入他指定的银行帐号，否则就杀人。所以，才有15日晚上刘少坤太太再一次给王权打电话，要王权准时汇钱救人的事情。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刘少坤亦积极的展开自救行动。

经过一天多的观察和比较，刘少坤发现年轻的黄雄似乎还保存着一定的善良和仁爱之心。虽然在叶成坚的命令下，黄雄也用手枪威胁过刘少坤，但当刘少坤呼叫要喝水和解手时，往往总是他给刘少坤送水和带刘少坤上厕所。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黄雄对刘少坤说话也比较和气亲切，不像梁广、“大旧客”、虾仔他们那样恶声恶气，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

由零零星星的聊天，刘少坤了解到黄雄家在内地农村，生活比较困难，跟李志坚他们也是刚认识不久。知道黄雄并不是李志坚的贴身马仔，刘少坤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就常常借故把黄雄找来，东拉西扯中，总是哀求黄雄救他，并多次对黄雄抛出诱饵，说只要能够救他平安脱险，他一定给黄雄一大笔钱，保证让黄雄全家一辈子过上富裕的生活。

其实，不用刘少坤引诱，黄雄这两天一直就像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惶恐不安。李志坚说带他到珠海玩，他没想到是玩真刀实枪的绑架勒索。尤其是当李志坚拿出手枪，命令他用手枪顶在刘少坤的脑门上时，黄雄内心的紧张并不亚于刘少坤。他当时非常害怕手枪走火，想到一枪打死刘少坤，自己成为杀人凶手的后果，黄雄不由得一阵阵心惊肉跳。

他很后悔那么轻易就相信别人，深深感到来珠海这一趟不值得。为此，听到刘少坤一次又一次的哀求，他心动了。

1994年11月16日早上，熊建新夫妇还在睡觉，叶成坚和赫南南留下梁广和黄雄看守刘少坤和乌祥明，带其它马仔到外面的酒店饮茶吃早餐。

黄雄看见机会难得，就对梁广说他要到楼下买烟，趁机悄悄给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拱北分局的刑警不到二十分钟就赶到现场并完成了包围，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救出受尽惊吓的台湾商人刘少坤和乌祥明，将熊建新和他的老婆抓捕。

1994年11月16日上午11时30分，正在香港汇丰银行大厅等得心焦火燎的王权，接到刘少坤太太从台北打来的电话，说刘少坤已被珠海刑警顺利救出，要他不必再将钱汇入绑匪指定的帐号。

遗憾的是，从后墙包抄的刑警稍稍晚到了两三分钟，狡猾的梁广发现了刑警的行动，他没有惊动熊建新夫妇，独自悄悄打开窗户，仓惶跳楼逃走。梁广逃走后，很快就打电话通知叶成坚和赫南南，说熊建新的公寓房被刑警包围了，警告他们不要再回那里。叶成坚和赫南南当即分别逃往香港和

澳门。

由于黄雄并不知道李志坚就是叶成坚，而叶成坚和赫南南逃跑后，熊建新害怕报复不敢说出他们两人的真实身份，也就使得那次漏网的叶成坚和赫南南，能够在以后的几年里仍然有机会继续为非作歹。

第六章

潜　逃

一

好运不可能永远关照作恶多端的人。

赫南南侥幸从1994年11月13日绑架台湾商人的犯罪现场溜掉，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在“4·17绑架案”中落入法网。由他的供词，不仅了解到叶成坚的真实身份和叶成坚在粤澳两地猖獗犯罪的众多事实，从而证明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于1999年3月作出的决策：立即对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立案侦查，尽快将其彻底打掉是如何的英明；而且，对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组织成员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赫南南在他的供词上说叶成坚有个朋友叫李乐生，又名李国宏。李国宏在澳门赌场打码，他老婆叫李灵，好像是湖北人。李灵有个弟弟，绰号“阿文”、“文仔”，是叶成坚的贴身马仔。

真所谓“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

赫南南的供词，和专案办公室从其它渠道获得的情报大致吻合。刚接到澳门司警关于“5·4 抢劫案”的通报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就判断像是叶成坚犯罪团伙作的案。此时进一步掌握的情况是叶成坚已经带着几个马仔潜回内地，并曾在番禺及花都等地出现过，更表明了“5·4 抢劫案”肯定是他们所为。而一直感到无从入手查找的“阿成”、“文仔”中的“文仔”，至此，也有了比较明晰的线索。

1999 年 5 月 6 日深夜，已经喧闹了一天的珠海慢慢沉入了梦乡。在温馨的夜幕中，板樟山下一幢外表并不起眼的楼房还闪烁着几丝不眠的灯光。

这是珠海市公安局的第三会议室，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副组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专案办公室主任梁国聚在这主持召开案情研究会。

从与会者的脸色和表情，以及弥漫全室的呛人烟雾，可以看出会议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梁副厅长身材不高，但显得十分沉稳，他扫了周围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眼，咳嗽两声后，开始会议总结，“情况大家都谈了，正如刚才同志们所说，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就不能从我们的手上丢掉。“5·4 劫案”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我们一定要成功侦破“5·4 劫案”，敲山震狗，压下澳门黑社会的嚣张气焰，为澳门顺利回归创造出安乐祥和的环境！”

听到梁副厅长把“敲山震虎”的成语改为“敲山震狗”，与会者全都开心的大笑起来。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省厅、甚至公安部如此重视“5·4 劫案”的侦破，就在于不是孤立

的、简单的把它当作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更重视案件的背景。能否迅速顺利的侦破“5·4劫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对我们能不能镇住澳门黑社会，能不能确保澳门回归前和回归后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的一个考验。

面对这一考验，久经战阵的广东刑警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梁副厅长，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先派出两个小组，一个去湖北从李灵这条线入手摸清‘文仔’的情况，另一个就到广州查找叶成坚的行踪？”刘安成处长请示道。

梁副厅长沉吟了一会，说：“行！只是这段时间案件比较多，人手很紧，你看派谁去湖北比较合适？”

“就让小王和小邱去吧，小王今年一直蹲在珠海调查了解澳门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熟悉情况。小邱呢，是个电讯方面的小专家。这两个小伙子合作，一定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刘安成处长似乎早已对下一步的行动作好了安排。

“好！就这么办吧。只是小王好像出差刚回来，家里的被窝还没睡热又得跑长途，的确太辛苦了！”梁副厅长虽然有点心疼部下，可还是批准了刘安成的安排。

二

刘安成处长口中的“小王”，名叫王勇。他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这个来自粤西农村的小伙子，精悍结实，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1989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后就到了广东公安厅刑侦局。经过十年的磨练，已相当

成熟，也曾多次立下战功。

5 月 6 日晚上，王勇并不知道梁副厅长和刘处长已经决定第二天派他去湖北。因为侦破一桩毒品走私案，到新疆跑了十多天的他，刚刚回到家。五岁的儿子正感冒发烧，见到很久未见的爸爸，又听爸爸说明天亲自送他去医院，守着他打吊针，显得十分高兴。因而，甜甜的睡了一觉。

可第二天一早，王勇就接到了刘安成处长要他和小邱立即飞赴武汉的电话。2000 年 7 月，笔者在广州采访王勇时，他对笔者说："当时，我根本不敢看儿子那双充满了泪水的双眼，只是跟老婆说了一声'对不起，又得辛苦你了'就匆匆离开了家。"

他还让笔者一定不要提这件事，因为他觉得由于几乎所有描写、表现警察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少不了警察为了工作而扔下生病亲人不管的情节，使得不少读者认为那都是编造的故事。他不愿因为自己，而使许许多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同行兄弟受到误解。

刑警们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经济收入不高，工作辛苦而又充满了危险，没有固定的节假日，也不可能过平稳安逸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侦探，很难同时又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丈夫与父亲。而支撑他们的或许并非全是崇高的理想，除了对冒险的向往和挑战未知外，责任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责任这个看似平常的字眼，如果认真的挑到肩上时，还是相当沉重的。

王勇和文静白皙、外表不像刑警而像一介书生的小邱于 5 月 7 日下午飞临武汉。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美丽的，壮阔的长江，秀丽的东湖，巍峨的黄鹤楼，众多的人文景观和风景名胜，无不令人向往。但王勇和小邱却没有时间去一一观赏。他们从机场出来，就匆匆赶到湖北省公安厅。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比较神秘的刑事侦破，事实上却是非常的琐碎繁杂，也就是必须阅读大量资料和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因而，谁的腿脚快，谁的眼睛尖，谁的脑子灵，谁的耐性好，谁占有的资料多，谁就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侦探。

正是凭着一个刑警的责任和坚韧顽强的耐性，在湖北省同行的全力协助下，王勇和小邱依据一个李灵，也可能是李玲、李琳、李陵、李岭的名字，以及境外婚姻这么一条线索，硬是查出了湖北省荆州地区石首市滑家档镇有这么一个人。她的真实姓名就是李灵，时年**25**岁。李灵的丈夫名叫李国宏，是一个香港居民。这一切，都和指挥部初步掌握的情况相符合，离查清“文仔”的来龙去脉相去不远了。

原先带有一定模糊性的线索，到此明朗起来。王勇和小邱感到十分振奋，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他们**5**月**9**日早上就坐上湖北公安厅专门派出的越野吉普车离开了武汉。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王勇和小邱来到石首市滑家档镇。

石首市位于长江之滨，紧邻湖南省，离三国时期关羽纵放曹操的“华容道”不远，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古老小城。滑家档镇处于一个城乡结合地带，居住人员比较复杂。好在石首市公安局滑家档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同龄人，姓肖，他对辖区的情况相当熟悉。而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李灵嫁了一个香港人自然也小有影响，知道她的人肯定

不会少。

用不着更多的客套，见面后王勇就对肖指导员说明来意，问他知不知道李灵这个人，李灵是不是有个弟弟，李灵的弟弟叫什么名字，他们现在在没在家。肖指导员稍微思索后，说道：“李灵，知道，知道。她几年前去你们广东打工，好像嫁了个香港佬，春节时还一起回这过年。她家离这不大远。你们看，那座与众不同的三层小楼就是他们家！”说着话，肖指导员顺手往窗外指了指。“李灵是有个弟弟，叫李新文。李灵的爸爸先后娶过两三个老婆，李灵和李新文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姐弟关系比较好，所以李灵嫁香港佬后就把李新文带到广东去了。”

听到这，王勇和小邱兴奋的看了对方一眼，都十分高兴找对了地方。李新文肯定无疑就是“文仔”。在滑家档镇派出所，他们不仅了解到许多关于李新文和李灵的具体情况，而且找到了三四年前李新文办身份证时使用的一张照片。顾不上更多的向肖指导员表示激意，他们当即把李新文的照片翻拍出来，并用最快的速度传回指挥部。

干完这一切后，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李新文会不会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如何才能做到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情况。

由于王勇他们来自广州那样的南方大城市，语言、衣着和行为举止难免不带上特有的一种城市色彩，在滑家档镇露面久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不宜亲自出面布控，他们只得请肖指导员派人全天二十四小时对李新文家进行监视，憨厚的肖指导员非常痛快的应承下来。而只能置身于肖指导员办公室内的王勇和小邱，并没有丝毫的松懈，除了继续进一步了解李新文过去的情况外，他们还抓紧时间研究如

果李新文出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抓捕措施。

三

专案办公室为侦破“5·4抢劫案”，不仅反应非常迅速，而且采取的措施也十分得力。王勇、小邱很快就找到李新文的老家，李乐生在珠海的住址和李灵在江门的住址，也于5月9日就已查清并加以适当的布控，都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再优秀的侦探，无往不胜的战斗集体，都不是万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预测出你的对手正在干什么和下一步将干什么。正是如此，警察与罪犯的斗争，位于明处的警察往往是被动的一方，他们不可能预知罪犯在什么地方犯罪并将逃到何处；而只能是在发现犯罪活动后，再寻踪觅迹、剥茧抽丝，一步步查找和缉捕罪犯。

当王勇和小邱守候在李新文的老家时，李新文正躺在花都市竹苑山庄132号房舒舒服服的睡大觉。

1999年5月6日下午，在晓平买关将李新文和汤成带到珠海的第二天，叶成坚通过内线了解到肥仔、阿钦和“长毛”是在渔翁街的一条小横巷被澳门司警截住的。肥仔他们跳车后进行了顽抗，最后抗不住了才逃跑。阿钦因地形不熟逃进一条死胡同遭擒，肥仔从几米高的通风口跳下摔断了腿也被澳门司警捕获，只有“长毛”一人趁机溜掉。

考虑到肥仔、阿钦都来过他的家，叶成坚害怕他们招供后澳门司警会上门擒贼，就将随时都可能生产的程娟留在澳门家中，带着赖伯贞、阿彪和朱新沛，紧随着李新文和汤

成，也来到了珠海。何景生和吴继志，则在前一天的晚上，得到卜佬洪的协助，先期回到了内地。

无疑那是抓捕叶成坚的好机会，遗憾的是那时想抓叶成坚的人谁都不知道从他们面前走过的就是叶成坚。每天，无数理由充足、证件齐全的人从拱北海关进进出出，叶成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顺利的通过了海关。不过，通过海关时的叶成坚，内心还是相当紧张的。面对脸带微笑的海关检查人员，叶成坚竟然绷紧了脸而无法装出轻松的浅笑。

这样，来到珠海后，叶成坚不敢多加停留。只在芙蓉酒店住了一个晚上，他就让来珠海打工的河南人刘红新找了一辆桑塔纳，于王勇和小邱飞赴武汉的同一天，**5** 月 **7** 日傍晚拉上他和阿彪、朱新沛，还有赖伯贞，匆匆赶往番禺市。

如果当时有人跟在叶成坚的车后并注意观察的话，一定会感到十分的奇怪。珠海到番禺，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可有个四十左右岁的男人却三次停车找地方打磁卡电话。离开珠海不到二十分钟，刚到翠亨村路口，叶成坚就让刘红新把车开进岔路打了一个电话。车到灵山，他又让停车。快进番禺市时，他还要下车打电话。

虽然阿彪、朱新沛他们被叶成坚拿着手机不打，却到处找磁卡电话的行动弄得莫名其妙，但早已见惯叶成坚鬼祟神秘行径的他们并不敢多说什么。

晚上 **8** 点 **10** 分左右，车到番禺，再过一个小时就能赶到广州，叶成坚却下令停车，到明珠酒店的地下中餐厅吃饭。

到了那儿，阿彪、朱新沛他们见到已守候在那的阿成和“文仔”，才有点明白叶成坚为什么要在番禺停下来。可吃完

饭后，叶成坚说要去丽江酒店开房间，则让他手下的马仔感到大惑不解。吴志彪用“陈福金”的假身份证办好住店手续后，禁不住问叶成坚道：“大佬，你有事要办吗，怎么不到广州再住店?”

叶成坚没有正面回答阿彪的疑问，只是像开玩笑的说：“你是不是想老婆了?放心吧，过两天让你们全都带上老婆一起耍!”

叶成坚内心的想法自然不会全都告诉他的马仔，由多年犯罪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叶成坚并不缺乏反侦察的谋略和手段。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就是他常用的手段之一。虽然还看不出广东警方已经全力介入的明显迹象，但机警狡猾、嗅觉灵敏的叶成坚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危机在逼近。

在丽江酒店住下后，叶成坚将马仔召集到一起进行训话，他说：“由于肥仔、阿钦他们不小心，出了事，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澳门。现在呢，也还有危险，你们一定得处处留神，小心点，别让差佬（警察）盯上！估计澳门的差佬很快就会给广东的差佬通风报信，所以我们最好尽量离开广东。你们考虑一下，是跟我一起走，还是自己走。自己走的每人给两万元，以后一切自己打理，跟我走的每人给一万元，一切的花费全由我负责。”

结果，朱新沛说他老婆的娘家在云南，他想去云南躲上一段时间，赖伯贞也说想去从化看刚生完孩子的老婆，而选择了自己走。其余的李新文、汤成、吴志彪等全都说要跟叶成坚一起走。

事后看，那时的叶成坚似乎十分矛盾。他既害怕广东警方立案而命令手下的马仔尽快远离广东，但又心存侥幸，希

望警方不大重视他的存在和出现，抑或他只对自己熟悉的广东地区有兴趣，也可能他是有意和警方捉迷藏。总之，在他有很多机会离开广东的时候，他却带着马仔一直在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城市游荡。

他**5**月**6**日到珠海，**5**月**7**日到番禺，**5**月**8**日才到广州。珠海到广州，汽车直行只需两个多小时，可叶成坚带着他的马仔们却整整走了三天。

到广州后，叶成坚又玩了一个花招。他让阿彪去香格里拉饭店开了三间房，却不入住，而是连夜赶往几十公里外的花都市。

无疑，他是在跟警方玩障眼法，用“迷踪步”的方式开始他暗中思谋多时的潜逃。

叶成坚对花都，也确实是情有独钟。他每次来广州，几乎都是到花都去住。为此，他的内地老婆徐华和澳门姘妇程娟都因为到花都逛商店不够过瘾而感到极不高兴，还分别跟他小小的吵过好几架。

到花都后，叶成坚在芙蓉度假村包了一层楼，整整要了六间房，和他的马仔们安顿下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阿彪去接他的任师姐。每次到花都，和任师姐见面，请她为自己算命占卦，已成为叶成坚必修的功课。

叶成坚的任师姐，身材不高，精瘦，四十三四岁的年纪，因保养得法，并不显老。**5**月**9**日，吃完中午饭后，在叶成坚的房里，被他称为任师姐的女人，正闭着双眼呆在床上静坐入定。叶成坚虔诚的端坐沙发，动也不敢动。

良久，任师姐睁开眼睛，凝视叶成坚一会，才缓缓的说：“阿坚啊，看来你今年的是非可不小呀！前有太岁，后

有煞神，命中注定有大难，你得打醒精神，十二万分小心才行啊！”

听到任师姐这么说，叶成坚不由得心中一跳。他哑着嗓子问道：“师姐，你看有没有解救的办法？”

任师姐嘴里念念有词的嘀咕了一阵，说：“你虽然冲撞了煞神，得罪了太岁，但还是有贵人的……”

“贵人在哪？我应该怎么做？”叶成坚急忙询问。

“你的命属火，火神居住北方昆仑，你的贵人也就必须往北找！”任师姐煞有介事的说。说完，又念出几句似诗非诗的谒语：“北地风尘大，无事不登临；路长路难走，路宽通八方！”

这时的叶成坚，对他的任师姐既感激又佩服得五体投地。任师姐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几句话，却正好说中了叶成坚的心中所想。离开澳门时，叶成坚就想往北潜逃，但对北方的气候、饮食和语言并不十分适应，又使他感到犹豫不决。听到任师姐说他有贵人搭救，而贵人就在北方，大大的坚定了他逃往北方的决心。

四

正当姓任的女人给叶成坚算命时，阿彪和朱新沛却守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出口处。

作为中国大陆最为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广州白云机场不仅过于靠近市区，而且也显得太狭窄拥挤。熙熙攘攘不断进进出出的人流，已经掩饰了它背靠白云山，极目粤天阔的壮

丽景致。

“阿彪，你看，大嫂出来了！”朱新沛指着机场出口处大声嚷道。

顺着朱新沛的手指，阿彪看到一个二十来岁，高挑身材、皮肤白皙的年轻少妇袅袅婷婷的朝他们走来，正是叶成坚要他们来接的徐华。

他们赶紧迎上前去，恭恭敬敬的喊了一声“大嫂”，然后接过了徐华手中的拖拉行李箱。

“你们大佬呢，他怎么不来?”徐华问道。

“大佬今天有点事，他在花都等你！”朱新沛斜着眼偷看徐华的脸色后，小心翼翼的说。

“哼！又住花都，真烦人！”听说还得赶到花都去，从包头坐飞机到北京再转机飞往广州的徐华很不高兴，但只过了一小会，她又来了兴趣，对阿彪和朱新沛说：“也好，我正想开我那辆皇冠车过过瘾呢！”

1998年，在徐华的再三要求下，叶成坚在珠海谢敦启那花了八万元人民币，买了一辆二手皇冠**280**小轿车。徐华刚学会开车不久，就和叶成坚回了一趟包头，车留在广州，没能带到包头去，使她想到车就手痒心动。她这次接到叶成坚的电话，当即不辞辛苦赶来广州，固然有与叶成坚分开将近一年了，赶来相会的冲动，但更让她牵挂的还是她那辆皇冠车。

阿彪和朱新沛没办法，只得“打的”带徐华去海珠区江南西路的停车场，让徐华把她的皇冠车开到花都。

见到娇艳的徐华，叶成坚自然十分高兴。而叶成坚之所以让徐华从包头赶来广州，并非只是因为性的渴想和期盼，

还有着更多的目的。他暗暗筹划往北潜逃，徐华家在包头，那儿，无疑是叶成坚所选择的一个主要的落脚点和潜伏地。这样，在逃往包头之前，老谋深算的叶成坚自然会让徐华来广州一趟，以便能从徐华那详细了解包头的各种情况。

此外，徐华的到来，也是叶成坚实施另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叶成坚觉得几个男人总在一起活动，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在男人堆里渗进几个女人，装出几个家庭外出旅游的样子，不论乘车，还是住店，都显得自然多了。

按照叶成坚的吩咐，汤成叫他的女友章萍来到花都，阿彪也让他怀着孕的老婆从广州赶到花都来。

虽然似乎一切潜逃的条件都已具备，但叶成坚并没有马上动身，而是在花都整整呆了四天。这四天，叶成坚肯定想了很多问题。他没有孤注一掷将包头选作唯一的潜伏地，为此，他让马仔们都想一想，看到什么地方能够住上一段时间。

李新文曾提出到湖北去，叶成坚否定了李新文的提议。他认为李新文的老家太过偏僻，一下子跑去那么多外地人，肯定会引起那些有心人的怀疑和猜测。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偶然。如果当时叶成坚接受李新文的提议，那么，也许守在石首市滑家档镇的王勇和小邱，能够把他们逮个正着，也就省去了以后的许多时间和精力。

汤成又提议到他们老家去。叶成坚觉得江苏省离上海市很近，来来往往做生意的外地人比较多，去几个外地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去江苏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就决定让汤成的女友章萍先回江苏，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5 月 **14** 日，叶成坚带领马仔们离开了花都。由于阿彪的老婆正怀着孕，不良于行，章萍又先期回了江苏，所以叶成坚没有办法按设想组织伪装的旅游团，只能是分批行动。

仍然是采取走走停停的惯用方式，他们第一天到了离广州只有几个小时路程的韶关市，就停下来住进了酒店。

第二天，**1999** 年 **5** 月 **15** 日，朱新沛独自一人前往云南，叶成坚则带着李新文、汤成和阿彪坐火车来到长沙。

1999 年 **5** 月 **16** 日一早，长沙开福寺刚打开大门不久，就来了几个特殊的游客，那是叶成坚和他的几个马仔。

开福寺，位于长沙市北郊，始建于五代时尊崇禅宗佛教的楚王马殷，是我国佛教禅宗的一个分支、临济宗杨歧派的一所著名寺院。建筑面积一万六千多平方米，虽经历代战乱的摧残，从宋到明再到清多次时毁时修，但至今为止，寺院规模仍然十分宏伟，主要有三圣殿、大雄宝殿、毗卢殿等。

人的确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一生好勇斗狠，杀人不眨眼的叶成坚，竟然自认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叶成坚从小没有正经上过学，他不爱看书，不爱看报，偏偏对佛教经文入迷，不论居家，还是外出，只要有空，叶成坚就会手捧佛经看得津津有味。他曾多次对手下的马仔说："我一生不拜父母不拜官，只拜佛！"

头天晚上，叶成坚接到程娟女友晓平从澳门打来的电话，说程娟在医院里很顺利的产下一个女婴，这使得快满四十岁才初为人父的他欣喜异常。为此，一大早叶成坚就带着马仔来到开福寺，要好好的拜一拜佛，祈求佛祖保佑女儿无灾无祸。

进了开福寺，叶成坚无心观看四周巍峨壮丽、古色古香

的建筑，对散布于庭院中的花草树木，更是没有什么兴趣。在梵音阵阵的引导下，他径直来到大雄宝殿。跪在释加牟尼巨大佛像底下的蒲团上，满脸严肃的重重叩了三个响头，嘴里念念有词、絮絮叨叨。

做完这一切后，叶成坚站起来，拿出一张百元大钞轻轻的放进佛像前的功德箱，再到旁边的签箱前虔诚合什，小心翼翼的抽出一支签。

叶成坚一看，签上写着："风急浪高行船险，马到悬崖难回头。"不由得脸色大变。

他一言不发，默默的退出大雄宝殿。

"大佬，还到后面去看看吗？听说后殿的佛像挺有意思。"汤成一贯乖巧，见叶成坚脸色不好，赶紧上前讨好的问道。

"还看什么看，都什么时候了，赶紧走，马上去车站。"正为签中的谶语心烦意乱的叶成坚没好气的斥责道。

五

1999年5月17日，叶成坚、李新文、汤成、阿彪从长沙坐火车到了上海。同一天，徐华也从广州乘飞机赶到上海跟叶成坚会合。阿彪用"陈福金"的假身份证，在上海大厦开了两间房。

叶成坚没有直接去内蒙，而是往东到了上海，一方面是接受了汤成去江苏躲避风头的提议，因而先到上海等汤成女友章萍的信息；另外也有欲往北先往东，借以迷惑警方的打

算。

由于一路都比较顺利，不论是在花都，还是韶关、长沙，都没有发现被跟踪的迹象，叶成坚似乎觉得广东刑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厉害，精神放松了许多。即使这样，他还是意识到一行好几个人整天呆在酒店里太引人注目，就决定到普陀山去玩一趟。

普陀山，离上海市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路程，在浙江省普陀县，方圆十二点五平方公里，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胜地，跟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齐名，合称四大名山。普陀山的最高峰叫佛顶山，海拔只有三百多米，但遍布满山的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等寺庙，以及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等古迹，使得这座不高的名山显得幽远而又深邃。

不管他是从哪个角度去观赏和体悟，叶成坚在普陀山的确是玩得非常尽兴。他买了不少佛经，白天到各个寺庙转悠，晚上呆在山上旅馆的房间里翻阅经书。一副超然物外、潜居养性的模样。他好几次对阿彪说："我要在普陀山买座小楼，以后到这里来养老。"

不过，他不仅放不下屠刀，即使能放下屠刀，也不可能再成佛。

从5月18日到5月20日，叶成坚一行在普陀山住了三天，5月21日回到上海，仍然是住在上海大厦。

所有只是出于利益需要而纠集起来的组合，都不可能长期友好相处，以叶成坚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也不例外。

一身蛮力、敢打敢拼的李新文，无疑是叶成坚最为得力的打手之一。好几次叶成坚面临危险时，都是李新文拼死相救。对这样的马仔，叶成坚自然喜欢，李新文也一直以团伙

中老二的身份自居。不过，叶成坚这个人有一种很固执的怀旧情结。少年时代他在花都加入流浪团伙并认识任师姐，得到任师姐的关照，因而一直都比较偏爱花都，也一直对任师姐怀有知恩图报的念头。汤成的二姐汤丽曾做过叶成坚短期的情妇，汤成又比较醒目乖巧，嘴巴甜能说会道，而李新文有点像二愣子，说话直来直去，不大会看眼色行事。因而在李新文和汤成之间，有意无意中，叶成坚总是更多的偏向汤成。

矛盾往往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慢慢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突然爆发。叶成坚对汤成的偏爱和袒护，李新文早就心怀不满。阿彪加入这个团伙后，由于阿彪是程娟哥哥程明的同学，又是广州人，为人做事比较老成，爱屋及乌，念旧的叶成坚自然也对阿彪另眼相看。这更让李新文感到自己又一次遭受冷落和排斥。疖子化脓了，总有一天会流出又酸又臭的黄水来。

5 月 **21** 日，吃完晚饭后，叶成坚将汤成、李新文和阿彪召到他的房间玩扑克牌。

他们玩的叫"锄大 **D**"。有点近似"争上游"，但又不完全相同。去掉大、小王，"**2**"最大。四个人每人十三张牌，先出齐牌的为赢家，其余的三家数手中剩下的牌。剩一张牌算负一点，剩八张、九张牌乘以二，算负十六、十八点，剩十到十二张牌乘以三，算负三十、三十三、三十六点，一张牌未出则乘以四，算负五十二点。

那天晚上，李新文手气特别不好，往往既没有顺子，也没有对子，还摸不到"**2**"，因而总是跑不掉，不是剩八九张牌，就是剩六七张牌，有时，甚至一张牌也出不去。也许是

软柿子好捏，见李新文手气不顺，叶成坚、阿彪和汤成似乎是有意跟他过不去，专门瞄准了他，往死里打。不论李新文出什么牌，他们中总有一个人掌握着能够压制李新文的“杀手”。使李新文无法动弹，越玩越憋气，越玩越恼火。玩了不到两个小时，李新文已经输了三千多块钱。

本来，三千多块钱，对于像他们这种每次抢劫成功都分赃十万八万元的人来说并不算一回事，可是那天晚上李新文或许是吃晚饭时喝了点酒，也或诗是因为在番禺叶成坚说跟他一起行动的每人给一万元却没有给李新文钱，但却给了汤成和阿彪，更有可能是李新文早就对叶成坚有所不满。总之，当李新文眼看被“关”不得不打出一张“**A**”牌，却被叶成坚毫不犹豫的用“**2**”盖上，最终导致李新文又一次惨败时，李新文发作了。他用力将手中的牌往地下一甩，大声嚷道：

“这牌没法玩了，你们合伙整人！”

李新文的举动，使得正为又一次“关”住了李新文而轰堂大笑的叶成坚他们十分扫兴。傲慢自大的叶成坚当然不能容忍手下的马仔在他面前如此嚣张放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盯着李新文，眼里闪烁着冰冷的寒光，低声吼道：“放肆！玩牌就玩牌，你跟我耍什么横。给我把牌一张一张捡起来。”

“玩什么牌，这还叫玩牌呀！我不捡，要捡你自己捡！”正在气头上的李新文不管不顾的嚷叫起来。

“文仔，怎么能跟大佬这样说话呢！快捡牌，来，我帮你捡。”汤成想缓和一下气氛，站出来劝阻李新文，并主动蹲到地上捡牌。

汤成这样做，反而激起了李新文更大的火气。

“谁裤裆破了，露出你来了？就你他妈的会来事，整天溜须拍马舔屁眼。该冲该杀的时候，你躲在一边，分钱时却拿得比谁都多……”李新文冲汤成发泄着心中的不满和怨气。

“怎么？想跟我算总帐，骂我这个大佬做事不公正，是吧？那我们就算个清楚明白！”叶成坚听出了李新文话中的意思，气得脸色煞白，向李新文逼近了一步。

“算就算，哪一次干事情不是我冲在前面，可哪一次不是我拿钱最少！”李新文像是豁出去了。

“啪”的一声，叶成坚甩了李新文一个耳光，指着李新文的鼻子恶狠狠的骂道：“丢你妈！还没长出翅膀就想飞呀。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我，你只能跟在牛屁股后面捡屎吃，现在竟然敢怨恨老子给你的钱少了。你这衰仔，跟你那个死佬姐夫一个衰样，脑门生着反骨。上次你那个死佬姐夫在香港反水，害老子吃了半年监牢饭。老子还没找他算帐，你又想算计老子，你找死，是吧？我成全你！”

骂着，叶成坚四处转，似是想找什么东西打李新文。阿彪看事情像要闹大，赶紧把李新文拉出房去。

李新文下楼来到酒店大堂，想到刚才叶成坚盯视他的双眼杀气毕露，不由得一阵哆嗦。叶成坚对手下马仔不满、怒恨时采用的惩罚手段，李新文太清楚了。他不自觉的感到此时必须离开叶成坚远一点，就信步走出了酒店大门。

5月**21**日深夜，李灵在广东省江门市二龙街出租房自己家中睡得正香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所惊醒。

“喂！噢！是‘文仔’呀！你现在在哪？”睡意正浓的李

灵，刚拿起话筒就听出是李新文的声音，不由得一阵欣喜。前两天她就听丈夫李乐生说李新文在澳门好像出了什么事，差点过不了关，正为他担着心。在这世界上，除了母亲外，最让李灵牵挂的就是李新文这个弟弟了。“是我，姐！”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最容易想念自己的亲人。又恨又怕的李新文，离开酒店后，彷徨无措，在上海街头转悠时，看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心中一动，就给远在广东江门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听到姐姐充满关切之情的熟悉声音，想到自己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李新文鼻子一阵阵发酸，他哽咽着说：“姐！我现在有麻烦了。大佬骂姐夫，我跟他吵了一架，跑到街上来了，搞不好，他可能要杀我。我不想再跟他干了，可是又不知到哪里去好，我没有身份证，身上又没有钱……”

“文仔！你千万别回他那里去了，听你姐夫说，你那个老板凶得很，真敢杀人。我马上给你姐夫打电话，他现在在珠海。过一会你再给他打电话，让他找人帮你！”

当李新文给李乐生打通电话后，李乐生果然也劝李新文不要再回叶成坚那里。他要李新文先回广东，就到江门去住一段时间，答应从珠海赶到广州火车站接李新文。还说他能在上海找到朋友帮助李新文。

李乐生果然有点门道，他打电话找到一个名叫阿芳的女人。阿芳将李新文接到一家酒店住下，又给李新文买好 **5** 月 **22** 日从上海返回广州的火车票。

六

王勇和小邱已在湖北省石首市滑家档镇呆了十多天，李新文一直没有出现。刑警的工作就是这样，往往得花费许多看似没有任何效果的时间和精力。而也往往是在看似没有任何效果的调查和了解中，发现也许十分微小、但相当宝贵的线索。

5月**22**日中午，王勇和小邱刚打开方便面准备午餐，肖指导员兴冲冲的跑进屋来，喘着气说：“王科长，我听到一个消息，也许你们会感兴趣。”

“什么消息，看把你高兴的，说来听听！”一起相处了十多天，王勇和小邱跟肖指导员已经混得很熟。

“是听我老婆说的。李灵的二姐跟我老婆同在一家商店卖百货，她早就想到广东去玩一趟，今天她给李灵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李灵让她过一段时间再去，说李新文明天晚上从上海坐火车回来。李灵那房子小，没地方再给她住。她还跟我老婆发牢骚说，都是亲姐妹，怎么文仔有地方住，我就没有地方住……”

没等肖指导员把话说完，王勇激动的抱住他，说：“这消息太好了！谢谢，兄弟！也替我们谢谢你老婆！”

王勇当即把这一情况向珠海指挥部报告。

指挥部对王勇报告的情报非常重视，研究后也觉得比较可靠。刘安成处长当即决定撤消对石首市滑家档镇李新文家的监控，让王勇和小邱尽速赶回广州。

“从上海开出，晚上到广州的列车，只有可能是C次特快。老吴，你看是不是在广州火车站的出口和江门李灵的住处全都设伏，争取一举擒获李新文。”指挥部里，专案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刘安成和吴军，在商量抓捕李新文的方案。

“好的，只是珠海李乐生的住处也得加强警力，防备李新文不去江门跑来珠海。”吴军赞同刘安成在广州火车站出口和江门李灵家两处设伏的部署。

“这样的话，人手够紧的。专案组的弟兄全撒出去了，一时间赶不回来。向省厅求援能抽出几个人，但还是不够。”刘安成思考警力如何搭配。

“没事，珠海这边我们市局包了，再让刑警支队派几个人到广州去，江门那边交给江门市局。”吴军跟刘安成想的是同一个问题。

“好的，就这么办！你去通知李国庆他们，我给省厅和江门市局打电话。”刘安成随即拿起了桌面上的电话话筒。

七

5月23日晚上，珠江三角洲下起蒙蒙细雨。

广州火车站无疑是全中国最为繁忙的火车站之一。建于70年代的车站大楼，曾经显得十分宏伟壮丽，可随着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车站四周崭新的高层建筑林立，高空架桥又从车站广场穿过，将车站广场一下子就切掉了一大半，使得它像一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落泊者，十分寒酸的被富有的城里人挤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平时就极为拥挤的广州火车站出口处，因为正在翻修，到处是砖头，加上下雨路滑，更是显得人流涌动、嘈杂混乱。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又认真观察的话，很难发现出口处四周正有二十多双锐利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紧盯着从那不断涌出的人群。

穿着雨衣的李国庆慢慢踱到一个撑着折叠布伞的小伙子身边，低声问道："记住客人的特征了吗?"

"记住了！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几、长方脸的年轻男人，右脸颊上有道刀痕。" 小伙子低声回答。

这个小伙子名叫朱刚，他 **1970** 年生于江苏省金湖县，**1992** 年从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毕业，分到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刑警队，**1998** 年才调到市局刑警支队。高大魁伟、浓眉大眼的朱刚，一直记着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诲，"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到珠海这几年，他在不同的岗位，每次都能很好的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本来，朱刚和其他几个同伴正为侦破发生在珠海市吉大一家歌厅的爆炸案而忙碌，接到吴军副局长的命令后，才在李国庆副支队长的带领下，匆匆忙忙的从珠海出发，冒雨赶到广州火车站。

和李国庆交谈完不久，朱刚发现离他七八米远的地方有情况，急忙快步赶过去。

朱刚到那，看见是参与伏击的小张和小宁正一人一边拧住了一个用外衣当雨披的年轻男子的胳膊。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那年轻男子边挣扎边嚷。

"我们是警察，不要乱嚷！" 小张低声命令道。

朱刚上去协助小张和小宁，把那个年轻男子带到车站广场外面一辆伪装过的警车。乍一看，那个年轻男子的确很像李新文的外形，也是一米七几的身高，长方脸，脸上有道黑痕。

经询问，发现搞错了。那个年轻男子脸上的黑痕并不是刀伤，而且不是湖北人。他来自东北，在广州郊区的一家工厂打工。

无疑，在火车站出口处伏击李新文的行动是失败了。虽然参与伏击的刑警每人手中都有一张李新文的照片，但那是几年前李新文办身份证时使用的，又经过翻拍，比较模糊。而正逢下雨，人多杂乱，想在打着各种雨具、面目模糊的汹涌人流中，找到一个印象并不是十分清晰的人，的确太难、太难了。

李新文确实是坐这一趟列车从上海回到了广州。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行踪早就为警方所掌握，更没想到会有警察守候在出口处。

出了车站，李新文没有看见在电话中答应来广州接他的李乐生，心里很不高兴。等了不到十分钟，由于耐不住在雨中张望的难受，李新文才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江门。

李乐生本来是想到广州接李新文的，但他动身前，跟他同住花苑新村公寓房的邻居想玩麻将三缺一，硬把他拉去凑一手，加上又逢下雨，他才没到广州去。李乐生没去广州接李新文，应该说是李新文的幸运。如果李乐生去了广州，只要他出现在火车站的出口处，肯定会引起早已盯上他的刑警的注意。这样，李新文走出车站跟李乐生打招呼时，就会一举遭擒。

当然，李新文的幸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从广州坐出租车到江门后，学着叶成坚也使用了一点反侦察手段，还没到他姐姐居住的二龙街，他就下了车。步行转过两个街口，走到他姐姐居住那幢公寓楼时，他没有立即上楼，而是到公用电话亭打起了电话。

打完电话，听姐姐说她那里这几天一直很平静，附近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陌生人，李新文放下了悬着的心，吹着口哨走出电话亭。

“不许动！我们是警察！”

正当李新文洋洋自得，以为又逃过了一劫时，刚刚走出电话亭的他就落入了刑警的团团包围之中。

原来，在广州火车站伏击李新文的行动失败后，守在指挥部的刘安成和吴军他们，根据李乐生一直没有出门及其它多种迹象，认定李新文只有可能独自一人潜往江门，就电告在李灵家守候的刑警，要他们严加戒备。

李新文刚下出租车，刑警就发现了他，一直跟踪他到了电话亭，没发现他跟别的同伙联络，才一举将他擒获。

第七章

花都不是黑枭的安乐窝

一

李新文是在内地第一个被擒获的“5·4劫案”的嫌疑人，江门刑警连夜将他押送到珠海。

5月24日凌晨，在珠海市刑警支队的审讯室，专案组的侦察员朱辉和珠海刑警支队的预审警官张志，共同开始对李新文的第一次审讯。

朱辉和张志都是富有经验的刑侦人员。祖籍广东兴宁县的朱辉，椭圆型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他1985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后，长期搞治安工作，1999年4月才抽调到专案组搞刑事侦察。经过多年与各种罪犯的斗智斗勇，磨练出朱辉的沉稳和多智。

看到被押进审讯室的李新文仍然一副犟头犟脑的模样，朱辉和张志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色。他们心里明白，又遇上了一个将会顽抗一个星期左右才有可能说出实质性犯罪事实

的犯罪嫌疑人。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虽然朱辉和张志轮换着一遍又一遍的给李新文宣讲政策，希望他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但李新文除说出自己的姓名、籍贯和简历外，只字未提任何犯罪事实。至于在他姐姐李灵家搜出的四块黄色炸药，李新文则说是从朋友那搞来准备带回湖北老家炸鱼用。

这时李新文能够交代，的确可以省去专案组刑警的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不说，刑警们也决非无处着手，指挥部根据李新文从上海返回广州的举动，判断叶成坚一定也去了上海。因为李新文作为叶成坚的贴身马仔，在潜逃的初期应该是和叶成坚一起行动。至于李新文因何一个人从上海跑回广州，从梁副厅长，到刘安成和吴军都颇感疑惑。虽然也曾想到有可能是李新文见势不妙，悄悄离开叶成坚一个人独自潜逃，但那时他们确实没能肯定李新文已经跟叶成坚闹翻。

他们决定派侦察员到上海去查找叶成坚的行踪。

1999 年 **5** 月 **25** 日，专案组侦察员陈华和刚从湖北石首赶回广州的小邱，奉命飞往上海。陈华，**1969** 年 **10** 月，金秋时节生于粤东客家人聚居地，梅州市兴宁县，他也确实继承了客家人吃苦耐劳，踏实认真，敏而好学的优良传统。敦敦实实的身材，显得虎头虎脑的陈华，**1991** 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侦察员。

下午 **2** 时 **30** 分，巨大的波音 **737** 客机稳稳的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小邱和陈华匆匆赶到上海市公安局后，顾不上旅途疲劳，马上就开展工作。根据在家时的分析，他们觉得

像叶成坚这样讲排场、装腔作势的人，即使在潜逃期间也不会去住一般的旅馆，肯定是住三星级以上的酒店。为此，向上海同行简单介绍案情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他们将上海市所有的星级酒店列出一份详情表，从下午4点30分开始一家一家走访那些星级酒店。将上海所有的星级宾馆、酒店列了一份详细表，从下午6点30分开始一家一家走访调查。无疑，这是一种十分累人的调查方法。可是刑侦工作就是这样，没有更多的捷径，只能是踏踏实实的从一点一滴做起。

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情况，广东警方知道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大约有十多个人，其中有澳门居民，有香港居民，也有内地居民。他们时聚时分，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不过，具体都是一些什么人，除了已经抓捕的李新文外，就知道头目是叶成坚，化名李志坚，还有一个绰号“阿成”的马仔，其他的并不是十分清楚。

江南地区正处于梅雨时节，热闹繁华的上海市烟雨朦胧。侦察员陈华和小邱在雨雾中穿越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开始了艰辛的调查。

每到一家酒店，陈华和小邱都是先去前台，查询电脑中储存的入住客人的有关资料，又拿出李新文的照片，请门童、大堂副理、行李员和负责办理客人入住手续的小姐辨认，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客人。

陈华和小邱虽然抓住了一个关键，出门在外的人肯定得住宾馆、酒店，在城市里追踪逃犯，第一步先查旅店、宾馆，已经成了众多侦探的工作定律，但其难度之大，亦可想而知。酒店、宾馆是公众场所，每天人来人往，想找到几个

有意隐身其中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将近晚上 12 点，小邱和陈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上海市公安局的招待所。花了五六个小时，他们跑了七家宾馆，时间抓得很紧，却一无所获。他们所到之处，不论询问前台小姐，还是向大堂副理、行李员、门意和客房服务员打听，都能得到热情的协助，可那些热情协助的人不是笑笑说“先生，对不起！我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就是说，“真抱歉，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实在记不清楚了！”

在他们走访过的所有宾馆、酒店，入住客人的资料都比较齐全，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工作单位、身份证号、入住的楼层和房间号……全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有出现“叶成坚”、“李志坚”、“李新文”和“阿成”这样的名字。

对于像陈华和小邱这样干了多年刑侦工作的侦察员来说，早已习惯了挖参人那样的生活。为了寻找一株有点年代的野山参，挖参人也许得翻越十座八座陡峭的高山，而且往往是眼看就要找到时，野山参却突然不见了。侦察员也是如此，为了擒获凶狠狡猾的罪犯，他们往往得走很长的路，也就少不了走弯路，走冤枉路，有必要的话，还得走回头路。

因此，到上海的第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现，一点也没影响陈华和小邱的情绪。因为他们相信“上海”并不是真正的“海”，而叶成坚更不可能变成“鱼”。只要叶成坚在上海滞留过，就不愁揪不出他的狐狸尾巴。

在上海市公安局招待所简朴而又干净的房间休息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一早，他们又精神抖擞的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

上海大厦是陈华和小邱5月26日上午走访的第六家宾馆，和前一天晚上走访过的宾馆加起来算，正好是第十三家。“十三”这个许多欧美人认为不祥的数字，落到了叶成坚的头上。

向大堂副理出示证件并说明来意后，小邱和陈华跟在其他宾馆、酒店一样，获得了热情的协助。

小邱熟练的打开酒店前台的电脑，调出需要查找的有关资料。陈华则拿出李新文的照片，请大堂副理和前台小姐辨认。

大堂副理说他没有什么印象，前台小姐则说她前几天正好休假，没上班。这时，小邱也已查完电脑中的有关资料，同样是没有发现“叶成坚”、“李志坚”、“李新文”的名字。

正当他们准备向前台小姐道谢告辞时，接待他们的前台小姐对一个刚从里屋出来、修长身材白皙清秀的年轻姑娘说：“张英，前几天是你值班，你来看看，是不是见过这个人。”说着，把李新文的照片递给名叫张英的年轻姑娘。

张英接过照片，认真看了一会，说：“有点印象，好像是前几天住在这里的一个客人。”

陈华和小邱听到张英这样说，不由得大喜过望。他们赶紧请张英好好回忆一下，照片上这个人当时和谁在一起，用谁的身份证办的住店手续。

“我到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实习过，会一点广东话。”张英想了想，说：“那天，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有四五个人一起进来，我听到他们说广东话，感到挺亲切的，就留神多看了他们几眼，看到照片上这个人站在一个三十多岁、像个香港老板的男人身边，他叫那个男人‘大佬’。因为他脸上

有道伤痕，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

这时，陈华和小邱已经能够猜出那个三十多岁、像个香港老板的男人就是叶成坚。"你能想起他们用什么名字的身份证办入住手续吗?"他们继续问道。

"记得!"张英很肯定的说，"不是照片上这个人，是一个广州白话说得非常好的男人来办的入住手续。他的身份证名字叫陈福金。当时我还和他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起得好，又是'福'，又是'金'。他要了两间房，都在八层。对了，那个香港老板的身边有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不大会说广东话。个子比较高，像是北方人。"

往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小邱从前台电脑储存的住店客人的资料中，很快就查到"陈福金"的条目。由此，不仅查到叶成坚一伙用"陈福金"的身份证，从5月17日到5月22日先后两次入住上海大厦，而且从住店客人长途电话费用收据存根中查到他们往包头、澳门和广州打过好几次长途电话。

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厚的收成。根据在上海大厦查到的叶成坚一伙的情况，尤其是叶成坚身边有个很漂亮的年轻北方女人和几次打长途电话到包头的信息，陈华和小邱分析，离开上海的叶成坚，很有可能是往北潜逃。为此，他们迅速赶到虹桥机场。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在虹桥机场电脑储存的资料中，陈华和小邱很快就查到，使用"陈福金"身份证的人是在虹桥机场登的机，随同陈福金一起登机飞往北京的还有一个名叫吴志彪的男人，和一个名叫徐华的女人。

显然，徐华是那个跟在叶成坚身边的、很漂亮的年轻北

方女人，而吴志彪则肯定是叶成坚的另一个马仔。

这些信息很快就报告了指挥部。奉刘安成处长的命令，陈华和小邱当天就赶往北京，继续追踪叶成坚。

二

陈华和小邱5月26日晚上到北京，第二天又顺着叶成坚潜逃的路线，赶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

包头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跟呼和浩特一样，背靠巍峨的大青山，面向辽阔的大草原，有“塞外明珠”之称。陈华和小邱顾不上仔细欣赏别有情趣的塞外风光，无暇登临“五当召”、“黄庙”、“赵长城遗址”那些第一次到包头的人非去不可的地方。跟包头市公安局联系后，他们径直来到包头市某有关单位。

陈华和小邱很快查到叶成坚在包头的有关联系人卢存新，家住包头市草原明珠路7号楼4单元501室。

又冒出一个卢存新，他是谁？跟叶成坚是什么关系？叶成坚为什么与他联系？这一切，都是陈华和小邱必须尽快搞清楚的问题。

包头市公安局草原明珠路派出所，座落在楼群包围之中的几间矮小陈旧的房子里，所长方文是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看到从广州风尘仆仆赶来的同行弟兄，方文非常热情，虽然陈华他们一再要他不必客气，方文还是坚持给陈华和小邱端上草原特有的奶茶。

“方所长，你们这里的住户是不是有个卢存新？他是干

什么的？家里都有一些什么人？”陈华顾不上喝喷香的奶茶，对忙忙碌碌了一阵子刚坐下的方文提出一大串问题。

“卢存新，有这么一个人，我认识他。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他是个退休干部，退休后，对参加街道的工作非常热心，这里的许多居民都很喜欢他！”方文显然对卢存新有相当的了解和一定的好感，有点不明白陈华他们为什么跑这么远专门来调查他。

“方所长，情况是这样……”陈华将他们正在追捕叶成坚，发现叶成坚身边有个名叫徐华的年轻女人，追到上海后，了解到叶成坚在上海大厦与卢存新联系等有关情况向方文作了简单的介绍。

“喔，原来是这样！”方文听到陈华他们并不是专门为调查卢存新而来，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说：“徐华是卢存新的继女。徐华原来是歌舞团的演员，歌舞团不大景气时辞职去了你们广东，是听说她嫁了一个香港人。她在那边都干了一些什么，就不大清楚了。”

“这就对了！”听说卢存新是徐华的继父，陈华和小邱自然明白叶成坚或者是徐华为什么给卢存新打电话了。

“方所长，叶成坚凶残狡猾。卢存新或许的确不知道叶成坚的犯罪事实，但情况特殊……”陈华看出方文对卢存新有好感，不无担心的说道。

“兄弟，你放心吧！卢存新是个好老头，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很不容易，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卷进去，免得老了老了反倒栽了。事情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方文拍了拍陈华的肩膀说道。

陈华听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的握紧了方文的手。

同行兄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用不着花费更多的语言。

陈华、小邱和方文研究后，决定先暗中监控卢存新家，再搞清楚叶成坚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陈华他们刚布置好对卢存新家的监控，就接到了刘安成处长从指挥部打来的电话。刘处长告诉他们，根据可靠的情报，叶成坚已经离开了包头，正在返回广东的路上。刘处长要他们先盯住徐华，必要时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三

陈华和小邱追踪叶成坚，到上海和包头，都仅仅是迟了两三天。1999年5月27日，陈华和小邱正在包头市公安局草原明珠路派出所向方文所长了解情况时，叶成坚带着此时他身边唯一的马仔吴志彪，已经到了湖南省南下广东和广西的分岔路口——衡山市。

5月21日晚上，阿彪和汤成回到房间时，没有看到跟他们合住一间房的李新文。刚开始，他们并不在意，以为李新文跟大佬吵架后，跑到楼下的酒吧喝酒解闷去了。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是深夜凌晨的两点多钟，还没见李新文回来，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文仔有可能要出事”是他们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为此赶紧报告叶成坚。

对于李新文的私自逃离，叶成坚虽然生气，但并不特别担心。他对显得惶恐不安的阿彪和汤成说：“你们放心回去睡觉吧，没什么事！那衰仔最多是去找他那个死佬姐夫。李乐生是个没胆气的软蛋，能闹出什么事来！”

叶成坚确实是从来就瞧不起李乐生，他认为李乐生是个小混混，要胆气没胆气，要计谋没计谋，只能蒙骗那些缺少见识的内地小姑娘，什么大事也干不了。对于在香港抢珠宝那次李乐生还没有见到警察的身影就逃跑，害得他差一点就落入警察的手中，叶成坚更是耿耿于怀，每次想起都恨得牙痒痒的。

见叶成坚并不准备采取什么防范措施，汤成害怕了，他提醒道："大佬，要是文仔跑去报告差佬，怎么办？"

"他敢！给他两个熊胆吃，他也不敢去报告差佬。"叶成坚恶狠狠的说，"他想反水害我们，他就得先死。我早防着他了，你们不见我每次干事情时，都让他冲在前面吗？论起罪来，哪一件事情少得了他！"

听到叶成坚这样说，又看见他的双眼射出一股阴冷的寒光，阿彪和汤成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栗，似乎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跟李新文一样，也是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你们怎么啦？放心吧！跟着我，你们会过上好日子的！别看现在风声紧，'四眼牛'跑了，'崩牙驹'又进了监房，等这次风声过后，我们回到澳门，澳门就是我们的了。到时候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痛快就怎么痛快！"看到阿彪和汤成呆呆的盯着自己，神情不大对劲，叶成坚意识到刚才一不留神说了一些不该在马仔面前说的话，就赶紧转换话题，安抚一番后，又给他们鼓劲打气。

叶成坚虽然表面镇静，可心里同样害怕李新文会反水告密，因而，第二天一早，就悄悄安排汤成回江苏老家寻找另一个潜伏隐居地点，他则带徐华和阿彪飞往北京。

叶成坚没敢在北京多呆，只在北京住了一个晚上，5月

23日就赶到了包头。

叶成坚这次到包头，过得并不愉快。他让阿彪住在离火车站很近的明珠大酒店，自己和徐华住到了徐华的继父卢存新家。

徐华原来以为叶成坚是香港富商，这次跟他从广州经上海、北京，再到包头，不仅听到李新文和叶成坚的争吵，而且目睹了那种激烈、可怕的场面，随后就是李新文的逃离，自然看出叶成坚是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正在逃避。因而，回到包头家里的第一天晚上，徐华就和叶成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徐华埋怨叶成坚不好好做生意，带一些人胡搞，现在累得她也跟着担惊受怕。还说她嫁叶成坚太冤了，白担了一个富商太太的名声，没享到什么福，反倒是遭了不少罪。

“怎么，后悔了?”叶成坚冷冷的对怒目而视的徐华说："实话跟你说吧，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买貂皮大衣时干嘛不后悔，开皇冠轿车时怎么不后悔！你以为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就你运气那么好！别人捡不着，就你捡着了。捡钱还得弯腰，告诉你吧，所有那些钱全都是抢来的。你快点去烧香拜佛，保佑我不出事。我要是出了事，你，还有你的老爸，老妈，所有用过那些钱的人，全都得跟着一起完蛋！"

叶成坚确实是看穿了徐华，知道她比较软弱，因而有意的给她施加压力。

徐华嫁叶成坚的动机本来就不够纯洁，并不是为了什么浪漫高尚的爱情，而只是想从叶成坚那捞点钱，能够游手好闲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满足一下可以大手大脚花钱的虚荣心。而叶成坚这两年也的确是为她花的钱，已经不少于二三十万元。除了没带她到澳门外，对她经济上的要求，基本上

是有求必应。因而，埋怨归埋怨，吵架归吵架，可真要徐华跟叶成坚反目分手，已经习惯整天闲逛无所事事和奢侈享受的她，还真没有那个勇气和决心。

叶成坚的话更是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想到叶成坚万一被抓后，自己不仅失去了一个可靠的经济支柱，而且有可能受到牵连被监禁，徐华既恐慌又无奈，不由得茫然无措的哭泣起来。

看到徐华的态度软下来，叶成坚也迅速变换了口吻。时软时硬，又打又拉是叶成坚控制手下马仔的常用手段，用来对付女人更是熟练无比。他搂着徐华亲热的说："宝贝，我刚才只是吓唬你，不要紧张。我对谁都可以狠，就是对你狠不起来。你想想，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爱你呢！一条心跟我的人，只要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事的！什么大风大浪我没有见过，现在这点小风波算得了什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想法为我们办个旅游签证，我带你去俄罗斯玩一趟。"

为了保住叶成坚，也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目前这种不劳而获、可以尽情享受的生活，徐华不得不按照叶成坚的吩咐，努力找关系托人帮叶成坚办去俄罗斯旅游的签证。

那时，叶成坚的确有从内蒙古自治区出境进入俄罗斯的打算。一来是为了避风头，二来也有重拾旧行当，过俄罗斯去买钻石加工改造成南非钻石倒卖大捞一把的计划。

由于叶成坚没有过硬的证件，徐华找了好几个人都没能办成去俄罗斯的签证。这样过了两天，1999年5月25日中午，叶成坚带着徐华和阿彪在明珠大酒店吃饭时，接到了程娟从澳门打来的电话。

"喂！喔，是阿娟啊！你好吗？"叶成坚听到是程娟打来

的电话，偷偷瞟了徐华一眼，赶紧说屋里手提电话的信号不好，走到餐厅外面去接电话。

“不就是澳门那个女人吗，鬼鬼祟祟的，还以为我不知道！”徐华撇撇嘴，对阿彪说。

夹在这种尴尬之事中的阿彪，只能是装聋作哑，低头吃他的饭。

好一会，叶成坚才从餐厅外回来。阿彪发现接完电话后的叶成坚脸色非常不好，他坐下后，只管闷头吃饭。当徐华酸溜溜的说：“怎么啦？接到她的电话还不高兴？”叶成坚没有理她，对阿彪说：“你结完帐后，去买两张火车票，我们晚上走，回北京。”

“真听话，一个电话叫你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徐华刚才虽然在阿彪的面前装出叶成坚有几个女人都无所谓的样子，可现在见叶成坚接完程娟的电话后说走就走，还是露出了女人捻酸吃醋的本相。

“你少废话！”叶成坚没好气的斥责道，说着领先站起来走出了餐厅。

四

程娟十多天前在澳门医院生下一个女儿，过了一段时间才确定女儿天生是个兔唇，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豁子”。第一次做母亲的程娟，面对这种情况又着急又憋气，赶紧给叶成坚打电话，要叶成坚想办法给女儿治疗整容。

听到程娟在电话中边哭边诉说，叶成坚的心里的确不好

受。他虽然没有想到这很有可能是老天对他的惩罚，但确实涌出某种愧对程娟的内疚之情。他深深感到程娟为他付出了很多，本来程娟安心作富商侧室的话，可以过十分富裕安逸的生活，可为了他如今却不得不担惊受怕。程娟生产时他不在身边陪伴，已经让他惭愧。如今女儿又这个样子，作为女儿的父亲，他 自然不能不管。

在电话里，叶成坚温言细语安慰程娟。他要程娟不要着急，对程娟说内地有许多医术高超的大夫，一定能治好女儿的天生缺陷。叶成坚让程娟把锁在保险箱那十万美元带到内地这边来，等他回到广州见面后再商量怎么办。

就这样，叶成坚带着阿彪踏上了返回广州的旅途。

1999 年 5 月 27 日上午，叶成坚乘坐的火车抵达湖南省衡阳市。或许是列车广播员对衡山的介绍触动了叶成坚，在火车快要进站时，他突然对阿彪说："走，阿彪，我们下车去看看衡山。"

古人云"五岳归来不看峰，山光尽在五岳中。"东岳泰山的壮阔雄伟，西岳华山的险峻神奇，北岳恒山的古朴幽远以及中岳嵩山的沉雄苍茫，也确实能给游人不同的感受。不过，相比之下，南岳衡山的秀丽挺拔，似乎更具美姿。

素有"五岳独秀"之称的衡山兼有华山的险，泰山的峻，恒山的幽和嵩山的雄，此外，还有一些黄山的秀。郁郁葱葱的林海，傲视南天的石柱，还有散布于山岗、树丛中大大小小的寺庙，如著名的南岳大庙、祝圣寺、南台寺等，使得衡山既收 自然之曼妙，又蓄人文之丰厚。

应该说，此时的叶成坚并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他在衡山下车，或许是突然的一闪念，也有可能是一种矛盾心

态影响下的选择。接到程娟的电话后，听说女儿天生是兔唇，叶成坚情绪激动，当即决定赶回广州。可当所乘的列车即将进入广东地界时，他又感到潜意识里涌出一种难言的惶惑，似乎觉得不该急急忙忙的赶回广东，所以突然决定在衡山下车。

不过，下车以后干什么，是留在那里不走，还是回头北上、西去，那时的他并没有打定主意。

这样，下车后他在衡山火车站门前广场坐上出租车直奔南岳镇，听任出租车司机的吹嘘向南岳大庙驶去时，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而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南岳大庙始建于公元 **725** 年的唐朝时期，占地面积九万八千五百平方米，共九进，气势雄伟的正殿，由七十二根石柱支撑，象征南岳七十二峰。

面对如此恢宏气势的寺庙，叶成坚却失去了在长沙开福寺时的心境，他在大雄宝殿虚应故事的拜了拜佛，没有兴趣再看其他的寺院建筑，就带阿彪往外走。到了寺院外面，看到一棵巨大松树底下，挂着一个“铁嘴无情”的牌子，牌子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白面无须的男人时，叶成坚才来了一点情绪。

看到叶成坚和阿彪向他走来，那个男人并没有主动招揽生意，只打量了他们一眼就别过头去。

“老先生，今天的生意不怎么好嘛！”叶成坚主动跟他打招呼。

“我的生意一般都不大好。”那个男人淡淡的说。

“能给我占一卦吗？”叶成坚问道。

“我只测字，不占卦。”那个男人似乎并不大热情。

“测字也行啊！”叶成坚一贯喜欢找人占卦算命，在南岳大庙这种地方遇到一个自称“铁嘴无情”的神算子，哪能错过机会呢。

这时，那个男人才仔细的看了看叶成坚，说：“先生，我看你就不要测了，有时不测比测要好一些！”

“这是为什么？老先生你这就怪了，人家是怕没生意，你倒好，有生意上门还往外推，怕我不给钱吗？”叶成坚来了兴趣。

“先生，你看见这牌子了吗？”那男人指指身旁的牌子，说：“我是‘铁嘴无情’，只说我测到的，不说顾客想听的……”

“我就是想听你测到的。”这时的叶成坚更是非得让他给自己测一测字不可了。

看到叶成坚执意坚持，那算命的男人才十分无奈似的说：“那好吧，先生，我可就放肆了！请在纸上写一个字。不要想，随便写一个什么字都行。”

叶成坚拿起笔，随手写了一个“山”字。

“山仰则高，你这人从小就心气甚高，一心想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做事往往只求结果而不择手段。”那个测字的男人随即评述道。

“好！老先生确是高人！”叶成坚说着，又写了一个“火”字。

“火是越旺越好，但矫枉过正，火旺则盛，盛则易灭易烧伤身边的人。你这人命带煞星，克父克母克儿女……”

“你这家伙，会不会说人话……”没等测字的男人评述完，站在旁边的阿彪急了，气乎乎的斥责道。

"阿彪，你别说话好不好！"叶成坚制止阿彪后，写了一个"飞"字，恭恭敬敬的对测字的男人说："老先生，你的测字的确神验，请再给我测一下未来。"

那个测字的男人看见叶成坚写出一个"飞"字时，不由得脸色一变，迟疑了一会，说："飞即跑，表示你现在想逃避某种东西。一飞冲天，遇雾形消。先生，还是趁早回头吧！"

测字男人的评述，很让叶成坚信服。在许多方面，测字的男人也的确是说出了叶成坚的实际情况。如他幼年时就失去双亲，生个女儿是兔唇，还有心气高，总想发大财，以及现在正潜逃等，都包容在测字男人的评述之中。而测字男人说他"一飞冲天，遇雾形消"，又使他感到自己能够隐起行踪，度过这一劫后，再企求一飞冲天。

叶成坚或许是从测字中得到一点安慰，也许他把那个测字男人所说的"趁早回头"当作是暗示他赶快回广东去，因而，他给了那个测字的男人一百块钱，千恩万谢后，就带着阿彪离开了南岳大庙，去赶返回广州的火车。

五

1999年5月26日下午，正在广州调查叶成坚一伙行踪的朱辉，接到刘安成处长从珠海指挥部打来的电话。

刘处长给了朱辉一个广州市区的电话号码，要他先放下目前正办的事情，赶紧去调查有关的情况。

1999年5月26日中午，陈华和小邱将他们在上海大厦

了解到的关于叶成坚一伙的情况报告指挥部后，守在指挥部的刘安成非常高兴，“好！小伙子，干得不错！叶成坚已经露馅了，看他能跑到哪里去！你们马上往北追，能在北京或包头把他逮住最好！我们在这边搞清楚有关的情况。”刘安成对着话筒激动的说，如果陈华和小邱在身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紧紧的拥抱他们。

刘安成放下电话后，一拍桌子，对吴军说：“老吴，叶成坚这次跑不掉了！包头、广州、澳门有关线索的人员很可能是叶成坚的同伙，即使不是同伙也肯定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人。希望小邱和陈华能在北京或包头把他逮住，万一没逮住的话，查清广州和澳门那几个有关线索的情况，也一定能掌握他的行踪！”

沉静的吴军也十分兴奋，他点上一支烟后，狠狠吸了一口，说：“事情是逐渐明朗化了，形势越来越好！刘处长，你看是不是报告梁副厅长后，将情况通知澳门司警，请他们查那边有关线索，让留在广州的朱辉搞清楚广州的有关线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好的，就这么办！你向梁副厅长报告，我来通知朱辉。”刘安成说着，拿起了电话。

在广州，朱辉很快就查到，叶成坚在上海就与广州联系的有关人员名叫程明，家住广州市芳村区河湾街12号。

程明这段时间刚好正在广州。29岁的程明，中学毕业后一直不是很顺，他打过工，也做过生意，但总是磕磕绊绊的，没赚到什么大钱，使他心里感到挺憋气。他妹妹程娟和叶成坚同居后，叶成坚拿出一笔钱，跟他合伙在广西桂林市开了一家歌厅，交给他经营管理。这样，才让他有了一点成

功感。

刚开业时，生意还算红火，十多间包房，每天晚上至少也能租出去七八间。每间包房的租金为 168 元，再加上客人消费的酒水，以及小姐小费的提成，还有大厅的门票，收入的确可观。可最近这几个月，却每况愈下，真有一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萧条感。

用不着很认真的调查，程明猜得到准是街对面那家“红灯笼”歌厅的老板搞鬼。程明和叶成坚合资的歌厅开业后，由于装修别开生面，招聘的小姐也比较新鲜娇艳，因而拉走了不少原先总是光顾“红灯笼”歌厅的客人。

敢在闹市开歌厅，生意一直红红火火而安然无事的人，自然决非等闲之辈。“红灯笼”歌厅的老板哪能容忍别人抢走他的生意、也就是从他的口袋里掏钱呢？

这样，当程明歌厅的生意正越来越旺时，麻烦开始三天两头找上他的门来。卫生、消防、治安部门的检查，只要应付得当，措施有力，该花钱时舍得花钱，问题还不是很大。最让程明难以应付的，是有人不断的故意在他的歌厅里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有一次，甚至连他也挨了打。

那天晚上，程明正在他的办公室一边算帐一边暗暗祈求今天晚上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大厅的侍应小姐阿英慌慌张张的推门进来，神情惶恐的对他说：“程经理，不好了，大厅里又打起来了！”

怕下雨，偏偏听到了阵阵雷声。程明接到报告后，既生气又有点害怕。他恨恨骂了句“丢你妈”，然后，无可奈何的起身下楼。

下楼后，程明看到大厅里一片狼藉，桌子椅子东倒西

歪，满地是玻璃酒杯碎片，七八个二三十岁的男人分作两拨正打得不亦乐乎。

看到这种情形，程明知道非报警不可了，可当他正准备转身上楼去打电话时，有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朝他飞身扑来，一拳就将他打翻在地。

无疑，这一次是有意冲着他来的。

歌厅中打架斗殴，三次两次，客人还能忍受，七次八次后，客人觉得缺少安全感，慢慢就不再到这种地方玩了。

程明感到桂林的歌厅已经很难干下去，这次回广州就是想找叶成坚讨个主意，问叶成坚有没有办法把“红灯笼”歌厅的老板搞掂。

5 月 **27** 日下午，头天晚上跟几个朋友玩了一整夜麻将的程明正在家里蒙头大睡，接到了居委会主任区大妈打来的电话，区大妈对他说最近居民楼增容改电线，要他去居委会一趟交点钱。

程明磨磨蹭蹭下楼走到居委会时，见到的不是居委会主任区大妈，而是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的侦察员朱辉。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员，朱辉接受任务后，非常认真的考虑过用什么方式找程明。程明本人没有明显的犯罪嫌疑，如果通过公安机关，如广州市公安局芳村分局，或河湾派出所去找他，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从而使抓捕叶成坚更加困难。想来想去，朱辉决定请居委会的主任区大妈出面，这样，显得平常一些。

程明进屋时，目光锐利的朱辉已将他打量了一遍，暗暗确定这是一个意志并不十分坚强，容易受他人影响和左右的

人。

让程明坐下后，朱辉单刀直入，说：“我是公安局的，请区大妈叫你来一趟，是想找你了解一点叶成坚的情况。”

“叶成坚，我很久没见他了。”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程明，脱口说道。

程明承认认识叶成坚，朱辉心里暗暗高兴，觉得这就好办了。不容程明再有时间仔细思考，朱辉紧接着问道：“叶成坚和你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并开始来往的，在一起都干了一些什么事。”

“他是我妹妹的丈夫，他们去年4月回广州结婚，我才第一次见到叶成坚。我和他还算谈得来，就一起合资在广西桂林市开了一家歌厅。他出了二十万元资金，是大股东，我帮他管理。”这时的程明还显得很坦然。

“叶成坚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朱辉继续问道。

程明说：“听我妹妹说，他在澳门做生意，是个富商。”

“他的生意是抢劫、绑架、勒索，你知道吗？”朱辉开始进入主题。

“不，不知道，那可能吗？不可能吧，他是富商，有的是钱，怎么还去抢劫！”听到朱辉说叶成坚干的是抢劫、绑架的买卖，程明有点紧张了，强辩说。

“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他可能是有钱，但那些钱都是抢来的。我们不仅已经掌握他在澳门多次抢劫犯罪的确凿证据，而且知道他已经逃到内地，前几天还给你打过电话。他跟你说什么了？”朱辉趁程明精神紧张、情绪波动时，提出了关键的问题。

“我是接到过他的电话，可并不知道他在澳门都干了一

些什么，他打电话给我也只是问问桂林市歌厅的事……"程明已经紧张得有点语无伦次。

"你是聪明人，事情的好坏轻重应该分得清。策划抢劫和动手抢劫是犯罪，知情不举报也同样是犯罪。你好好想想吧，政策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我多说。叶成坚肯定是跑不掉了，知道情况说与不说，早说或者迟说，处理时是不一样的。不过，你得记住，叶成坚给过你二十万元开歌厅，那些钱可都是抢来的赃款！"朱辉对程明说话的语气很平和，但在程明听来，却如雷霆千钧。

程明额门上涌出豆点大的汗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朱辉看出他的心理冲突十分激烈，正处在犹豫之中，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一步施加压力，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就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对程明说："如果你现在不想说，要不就先回去，回去想清楚了再找我。"

程明抬起头，看了看朱辉，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那天叶成坚给我打电话，说我妹妹生的女儿是个天生的兔唇，他要我妈妈去澳门照看孩子，让我妹妹回广州来商量带孩子到什么地方医治。"

"是得抓紧给孩子治疗，小时候医治可能比长大了容易得多。"朱辉非常敏感的意识到，叶成坚和程娟会面，是一个抓捕叶成坚的大好机会，表面上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你妹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一两天吧。"程明答道。

朱辉觉得程明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应该马上报告指挥部，安置好程明后，赶紧给刘安成处长打电话，向他报告程娟这两天就要从澳门回广州跟叶成坚会面的情报。

六

1999年5月29日，珠海下起了瓢泼大雨，路上行人稀少，停在珠海市拱北海关门前广场的车辆却比往常多了一些。

5月27日朱辉从程明那了解到程娟这两天就要到广州跟叶成坚会面后，专案办公室当即作了相应的布置。由于澳门离广州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因而，程娟从拱北海关过珠海去广州的可能性最大。这几天，一直有侦察员在海关守候着程娟的到来。

上午11点25分，呆在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里的张志和小彭接到守在海关出口处的同伴的电话。说有两位女客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身高一米六左右，稍高那个穿浅蓝色套裙，戴近视眼镜，另一个穿淡黄色灯芯绒衬衫和牛仔裤，头上扎着一块绛色纱巾，马上就出来，要他们注意接待。

五月天，珠海这地方扎纱巾的年轻女性并不多，应该比较好辨认。

果然，他们接到电话刚过了一会，就看到同伴在电话中描述的那两位女人走出了海关大门。穿浅蓝色套裙、戴近视眼镜那个年纪略大一点，有三十一二岁的样子，年轻那个二十五六岁，脸色不大好，像是刚刚病过一场似的。

年轻那个正是程娟，刚生完孩子不到二十天，孩子又是那个样子，她的脸色自然好不了。

看到她们上了一辆蓝色的丰田越野吉普车，张志当即要

通了指挥部的电话，报告说："客人已到，是两位年轻女性，她们上了一辆蓝色的丰田越野吉普车，车牌号**47213**，我正向她们靠近。"然后启动汽车，慢慢往她们那辆车靠。

靠近一点时，张志发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挂的竟然是武警的车牌。他赶紧将这一情况报告指挥部，守在指挥部的吴军听到报告后，没有丝毫的犹豫，命令张志不要管是哪个单位的车，也不要管开车的是什么人，先紧紧把她们盯住再说。

虽然正下着大雨，珠海市街道上的车辆却并不少。或许是因为挂着武警的车牌，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还没出珠海市区时，就开得比较猛，不顾雨天路滑，车辆拥挤，有一点空隙就接连超车，一个劲的往前开。

这就苦了张志，要是按张志开车的技术，加大一点油门，左闪右闪，追上它并不成问题。可是出于秘密跟踪的需要，他开的是一辆便车，没有挂公安车牌，更不敢开警灯，甚至于不敢过于接近。

正是因为害怕暴露，到广珠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张志只得规规矩矩的排队等候，而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利用军警车道畅通无阻的优势，飕的一声，飞快的过了收费站。待张志交完高速公路通行费，过了交费站时，早已见不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的影子。

"吴局长吗！我是张志，过高速公路交费站时丢失客人。"以前很少吃过这种亏的张志十分懊丧，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向指挥部的吴军报告。

"没事，他们跑不掉！我们早防着他们这一手了。你们继续往前走，随时等候命令。"吴军安慰他说。

吴军的话并非只是空洞的安慰。他接到张志的电话后，立即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命令说："朱刚吗，有一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正向你们开来，武警车牌，车牌号**47213**，车上有两位女客人，盯住她们！"

这时，朱刚和另一个同伴正守在广珠高速公路中山路段的路口。

接到吴军的电话后，仅仅过了十多分钟，朱刚他们就发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正往他们这边开过来。

报告指挥部他们已经接到客人后，朱刚启动汽车，紧紧盯住了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

车很快就到了番禺市。朱刚他们发现那辆蓝色丰田越野吉普车停在彩虹大酒店门口，有两个年轻女人下车后，走进了彩虹大酒店。

正当朱刚他们为跟不跟进酒店去而犹豫时，只过了二十分钟左右，那两个年轻女人已从酒店中出来，只是她们全都换了一身服装。戴近视眼镜、年纪稍大那个女人这时换上了一套浅灰色的夏季西服，而程娟则换上了一套棕色的休闲装。

她们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就出了番禺市，往广州开去。朱刚一边紧紧盯住那辆出租车往前开，一边拿起电话，把程娟和另一个女人换乘出租车的情况，以及出租车的颜色与车牌号报告指挥部。

下午**2**点**46**分，朱刚他们跟踪程娟乘坐的出租车来到广州市海珠区河西路游泳池旁边的停车场。他们看到那两个女人下车后，当即上了一辆早已等在那里的黑色皇冠**280**小轿车。

事后知道驾驶那辆黑色皇冠280小轿车接程娟的是朱新沛。朱新沛5月16日在韶关跟叶成坚分手后，一个人去了云南省的保安市。或许是过惯了繁闹大都市的生活，朱新沛在保安他老婆的娘家过得不大愉快，5月22日离开云南，刚回到广州不久。

1999年5月27日下午，叶成坚和阿彪离开南岳大庙后，赶上了另一趟北京至广州的特快列车，他们于5月28日早上回到了广州。跟往常一样，叶成坚没有在广州住，而是住到离广州只有几十公里的花都市。从性格上说，叶成坚是一个比较自信，也相当固执的人，他许多习惯往往很难改变，他每次来广州都住在花都，就是一种习惯。这除了感情的因素外，无疑也有他自己的安全视点的考虑。他觉得自己小时候在花都遇到过贵人，在他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时，正是在花都，那个算命的老头让他加入流浪的小团伙，使他获得了一个安身之地。这十多年他到花都来，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而且在别的地方出了麻烦后，只要到了花都，一切都会消解于无形。为此，在叶成坚的心目中，一直认为花都是他命定的风水宝地。他自然希望这块风水宝地，这一次仍然能够给他带来运气。

叶成坚到了花都后，觉得一切都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饭菜还是那么可口，酒店的管理人员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更是进一步坚定了花都是他的风水宝地的想法。早已习惯一大群马仔围在自己身边前呼后拥的叶成坚，从5月22日由上海飞北京赴包头开始，六七天来身边只有阿彪一个马仔跟着忙前忙后，似乎又回到80年代初在香港刚出道时形单影只的模样，让叶成坚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这样，当他觉得风头似乎已经快要过去时，就暗暗筹划准备通知其他的马仔到花都来会合。结果，他只找到刚从云南回到广州不久的朱新沛，其他的人不是电话没打通，就是找不到电话号码。

接到叶成坚的电话后，去云南花光了钱回到家里正感到闷得慌的朱新沛当即就赶到花都跟叶成坚会合。第二天刚好程娟要从澳门到广州来，叶成坚就让朱新沛开他买给徐华那辆黑色皇冠**280**小轿车，去河西路游泳池旁边的停车场把程娟接到花都来。

七

朱新沛接到程娟后，按照叶成坚事先的吩咐，没有马上去花都，而是把车开到离珠江铁道桥不远的南海明珠酒店。

这时，和小邱一起去湖北省石首市滑家档镇调查李新文的王勇，也已经带了几个侦察员赶到南海明珠酒店，和一直跟踪程娟的朱刚会合。

5月**23**日，王勇接到刘安成处长撤消监控李新文老家的命令后，从武汉乘飞机回到广州，第二天就赶到澳门。在澳门司警有关部门的积极协助下，王勇找到了不少叶成坚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到叶成坚这个团伙在澳门的众多犯罪事实。

专案办公室任命王勇为这次缉捕叶成坚的前线指挥。

王勇赶到南海明珠酒店后，听完朱刚跟踪程娟的情况汇报，当即将缉捕小组的同伴们召到一起，对他们说：“叶成

坚是一个非常狡猾凶残的家伙。他老婆赶到这里，有可能是想跟他会面，但也有可能是故意招摇一下，看我们有没有反应。我们必须搞清楚叶成坚在不在这里，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叶成坚三十多岁，身高一米七三左右，瘦长脸，面白，最明显的特征是左脸颊上有一颗小手指大的黑痣。发现他后马上通知我，决不能单独行动，以免打草惊蛇！"

果然不出王勇所料，叶成坚并没有在南海明珠酒店出现。

在王勇的指挥下，侦察员们悄悄封锁了南海明珠酒店的几个出口。进酒店侦察的小冯和小宁发现程娟他们并没有开房间，进酒店后一直呆在餐厅里。有个男人陪程娟他们吃饭，但那个男人只有二十多岁，并且脸上没有黑痣，肯定不是叶成坚。

一个多小时后，王勇他们看见那个二十多岁的男人陪同程娟和另外两个女人从酒店大门出来。那两个女人有一个三十岁左右，戴近视眼镜，另一个二十三四岁，微胖，好像怀着孕。他们一伙四个人上了那辆黑色皇冠 280 小轿车，缓缓驶离南海明珠酒店。

王勇暗暗想道：这一次该是去找叶成坚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为了防备叶成坚玩花招，王勇让小冯和小宁留在南海明珠酒店，看叶成坚会不会一个人藏在那里，然后才下令让其他的同伴启动汽车，跟上那辆黑色皇冠 280。

还是遵照叶成坚的吩咐，朱新沛没有直接把车开向花都，而是在广州市内绕了好几个圈子。跟着黑色皇冠 280 兜了两个圈子后，王勇对朱刚说："他们故意这样转来转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次一定是去见叶成坚了，快告诉弟兄

们千万别太靠近，盯死他！"

转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朱新沛一直没发现有人跟踪，才把车驶向通往花都的公路。

快到花都市时，黑色皇冠280小轿车停在路边的一座公路桥的底下，车上那几个女人下来后趁着暮色的掩护，匆匆上了早已等候在那的一辆土黄色的面包车。

看着黑色皇冠280和土黄色的面包车分头而去，王勇冷笑一声，对朱刚说："叶成坚的姘妇还狡猾狡猾的，要是我们只来了一辆车还真有点麻烦。"

"是呀，他们突然停车，我们要是超过去了那两辆车可就没法回头了，就得露相上了他们的当。"朱刚说道。

"只好让小崔和小岑在前面等那辆皇冠，我们盯住面包车，叶成坚可能快露面了。"王勇说。

说着话，已经进入花都市。晚上7点20分，在王勇他们的注视下，那辆土黄色的面包车缓缓的停在花都市新世纪酒店的门前。

王勇他们看到从车上下来三个女人，进了新世纪酒店的大门，估计叶成坚很可能就在酒店里。大约又过了十分钟，那辆黑色皇冠280也开到了酒店门前，开车的男子下来后，也进了酒店。

这更表明了叶成坚九成九是在酒店里面，王勇当即电话通知花都市特警队，要他们尽快赶来秘密封锁新世纪酒店。

晚上8点30分，在花都市公安局的紧密配合下悄悄完成了对新世纪酒店的包围封锁后，王勇才带了几个侦察员进入酒店。通过对酒店经理和前台小姐的询问，基本证实叶成坚确实就住在这家酒店里，并且是刚刚调换了两间房，从八

楼调换到1212号和1213号房。前台小姐边从电脑中查找资料，边回忆说："昨天上午来了两位男客人，一个三十多岁，另一个稍为年轻一点。三十多岁那个男客人脸上有颗黑痣，年轻一点那个叫他'大佬'。他们使用的身份证是'吴志彪'和'陈福金'。刚才那三个女客人是来找他们的。"

一切都对上号了，侦察员们好一阵兴奋。

王勇让酒店经理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比较大的房间作为临时指挥所，他正准备召集同伴研究抓捕叶成坚的方案，看见刘安成处长在李国庆他们的陪同下从房间外面走进来，不由得一愣，说道："刘处长，你不是在医院里输液吗，怎么跑出来了？"

"胃疼，老毛病了。这个时候我能在医院呆得住吗？大家快找地方坐下，都说一说情况。"刘安成虽然把自己的胃疼说得轻描淡写，但从他的脸色不难看出病得并不轻。不过，已经跟他干了几年的王勇非常清楚他的性格，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劝他都没有用，只好将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尽可能详细的向他汇报。

"虽然确定不了叶成坚住1212、还是1213号房，但他肯定就在这里。问题是那两间房正好在走廊尽头的拐角，从屋里的猫眼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走廊里所有的活动，很难悄悄的接近而不被他们发现……"王勇最后说道。

"王勇谈到这个情况很重要。为了其他住店客人的安全，我们必须想出可以迷惑叶成坚的方法悄悄接近他，尽量避免枪战。"听完王勇的情况汇报后，刘安成说："叶成坚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对手，我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才能

更有针对性的加以克服、扫除。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不是说过吗，'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我们十几二十个刑警的智商应该不会低于三个臭皮匠吧！大家好好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迅速稳妥的接近叶成坚，一举将他擒获。"

在破案方案的形成中，充分发扬民主，是广东刑警的优良传统。跟豪迈的北方汉子刘安成干事，他手下的刑警更是畅所欲言。

"派两个身高力壮的人装成搞卫生的服务员，敲门进去怎么样？"朱刚说道。他身高将近一米八，提这个意见时，想到的就是由自己先冲进去。

朱刚的意见当即遭到了否决。根据从酒店经理那了解到的情况，知道狡猾的叶成坚一直拒绝服务员进他的房间搞卫生，床单脏了，他随时换房间。突然有搞卫生的服务员去敲门，只能是引起他的警惕。

"实在不行，就强攻吧，踹破门硬闯，反正就是不能让叶成坚这个家伙从这家酒店溜掉！"当兵出身的李国庆，在刑警中虽然已经不算年轻，可仍然保持着一股锐气。

李国庆的意见也被否定。因为王勇他们已经做过试验，新世纪酒店客房的门锁是双重的，非常坚固，根本踹不开。

"叶成坚他们不可能一天到晚都闷在房间里，总得出来吃饭什么的。"一直在默默思索的王勇说道，"我们不如就在他们附近的房间埋伏，等他们出来吃饭时在走廊动手。"

王勇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可是经过了解获知，叶成坚他们这两天一直没到餐厅吃饭，而是要服务员送盒饭到他们的房间。

即使这样，刘安成还是当机立断，派人去告诉酒店餐饮

部的经理，让他在1212号和1213号房要盒饭时先通知刑警。然后让刑警们继续讨论。

其他刑警也都踊跃发言，提出好几种进攻方案，可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已是半夜12点了，还是没能形成比较稳妥的进攻方案。空气一时间仿佛是凝固住了，弥漫在房间中的烟草味，显得更为浓烈呛人。

刘安成拿起电话，向守在指挥部的梁国聚副厅长请示。电话那端的梁副厅长沉吟了好一会，才明确的说："决不能让叶成坚跑掉，更不能有民警伤亡，你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动手吧。"

从花都市公安局赶来援助的几个年轻的刑警有点憋不住了，他们站起来说："刘处长，你就下命令吧！那帮家伙有枪有炮，我们也冲了！"

刘安成瞪圆了双眼，厉声说："谁说要冲？不准蛮干！再等等，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这时，他们又从酒店总经理那获知，按原定的计划，酒店明天要举办一个有三四百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参加的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大型活动。

无疑，这给负责此次行动的刘安成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正是为了住在酒店的其他客人以及酒店工作人员的安全，刘安成一直考虑如何避免在酒店内跟叶成坚一伙展开枪战。如今，又出现明天有三四百个孩子到酒店参加活动的新情况，时间也就显得更加紧迫。

无论如何，决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是刘安成和他的同伴们一致的意见。为此，他们做好了情况最危急时

的多种准备，并下了最大的决心，抓捕叶成坚的战斗，必须在第二天清晨以前完成。

在酒店的协助下，悄悄的将1212和1213附近几间房的客人转移到了别的楼层，住进了假扮成客人的侦察员，严密监视1212号和1213号房的动静。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机会的出现了。

5月30日凌晨1点，刘安成接到守在叶成坚房间附近的侦察员的报告，说发现一男一女拿着一些脏衣服从1212号房出来，进了电梯下楼了。

过了十分钟，侦察员又报告那一男一女空着手回到了房间。原来，那是阿彪和他的老婆。他们听叶成坚说明天要离开花都，就抓紧时间将这两天几个人换下的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去。

这一情况，引发了刘安成的灵感。他当即派人到酒店洗衣房去了解叶成坚他们送洗的衣服有没有提出洗好烘干后送回去的时间要求。

得知叶成坚他们送洗的衣服，要求两个小时内洗好烘干送到房间之后，刘安成高兴的说："好极了！机会来了！"

刘安成以送衣服为由敲门进去的计划获得了侦察员们一致的通过。

遵照刘安成的命令，二十多个民警分作五个行动小组，第一和第二行动小组分别负责冲进1212号和1213号房抓捕犯罪嫌疑人，其他三个行动小组守住走廊和楼梯。

看着朝夕相处的弟兄们正在做行动前的准备，刘安成边往身上套防弹衣，边说："弟兄们！叶成坚在黑道上打混了十多年，好勇斗狠，身上经常带着武器，他这个团伙是澳门

黑社会中最凶狠残暴的一伙，肯定会负隅顽抗。我们既然干刑警，当然不怕流血牺牲，但一定不能冲动鲁莽，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们每年牺牲的同行弟兄已经够多的了！我来花都前，梁国聚副厅长一再叮嘱，要弟兄们注意安全！现在我决定，敲开门后，我、王勇和李国庆冲在前面。还没有结婚或者结婚后还没有孩子的，一律守在走廊，不准抢先，谁抢在前面我处分谁！"

八

叶成坚刚见到程娟时，还是很高兴的。虽然才分别二十多天，但看见原来脸若桃花的程娟现在显得异常憔悴，心里不由得涌出一股怜惜之情。可当程娟一边哭泣一边诉说他不管不顾她们母女的死活时，叶成坚越听越不耐烦。

"你哭什么，孩子有缺陷，想办法治就是了。你哭她就能好吗！"叶成坚耐着性子劝说程娟。

"治，怎么治？你躲着不敢露面，我到哪里找人去！"程娟显然是对叶成坚将快临产的她一个人扔在澳门，自己跑到内地来极为不满。

"我跑，我为什么跑，你不是很清楚吗？我不是为了你想买高档衣服就买高档衣服，想住豪华酒店就住豪华酒店，才不管不顾，才不得不跑的吗？你是不是看到我还活着感到不高兴？"见程娟总是怨恨责怪他，叶成坚终于耐不住性子，对程娟发起火来。

"怎么？还怨起我来了！是我害你赚不到钱？是我害你

回不了家？我想你死，我想你死还会在你落难时跟你？晓平，我们女人真是傻呀！”听到叶成坚那样说，程娟想起自己放着安逸富裕的生活不过，而跟着叶成坚担惊受怕，不由得又委屈又憋气，哭得更厉害了。

原来，那个三十左右岁，微胖、戴近视眼镜的女人，就是为李新文和阿成“买关”，送他们到珠海的晓平。她是程娟的女友，叶成坚逃离澳门后，程娟就将叶成坚抢劫所获的赃款转移到她那里收藏。这次，程娟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复原，特地请晓平陪她到广州和叶成坚会面。

晓平见他们越吵越激烈，就好说歹说，把叶成坚劝开，然后再安慰程娟。

叶成坚来到阿彪他们的房间后，阿彪见他神色不对，就劝他说：“大嫂刚生完孩子，脾气不好，大佬你多让她一点就是了，何必生气呢！”

此时的叶成坚似乎感慨良多，他对阿彪说：“阿彪，你说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拼啊搏啊，一心想让老婆孩子过得安逸舒服，可到头来却被老婆怨恨责怪。当时，还不如留在衡山出家做和尚算了，一天到晚念念经、拜拜佛，不愁吃，不愁穿，远离凡尘，多逍遥自在！”

阿彪听到离不开女人，不仅娶了一个又一个老婆，而且三天两头溜到夜总会、歌厅跟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打情骂俏、动手动脚，到哪都嫖娼的叶成坚，竟然说想出家做和尚，心里暗暗发笑，嘴里却说：“大佬，你何必那么伤感呢，大嫂一直都对你很好，过一会，她消气后，就没事了！”

叶成坚好赌成癖，虽然刚跟程娟吵完架，心情并不舒坦，可他还是让阿彪支起了麻将桌。

5月30日凌晨3点，玩了好几个小时麻将的叶成坚刚回到房间，就接到酒店洗衣房打来的电话，说送洗的衣服已经洗好烘干了，问是不是现在就送上来。叶成坚很不耐烦的说："这事，你问1212号房去。"

过了一会，叶成坚正准备到卫生间刷牙，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他只得拿起话筒。

"先生，实在对不起，还得再打扰一下，刚才我们给1212号房打电话，那边的先生说什么时候送衣服上去，还得问你……"

"那你们现在就送上来吧。"叶成坚随即走进了卫生间。

过了不到五分钟，正在卫生间的叶成坚听到有人敲门，说道："送衣服倒挺快，送盒饭什么的半天也不来。晓平，你给他们开一下门。"

跟他们住一个房间的晓平打开门后，几个手持微型冲锋枪的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来。

程娟当时正斜靠在床栏上看电视，突然间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她，不由自主的嚷道："完了！这下子全完了！"

冲在前面的侦察员是王勇和朱刚，王勇用枪逼住程娟和晓平，朱刚从没关严的门里看见有个男人正在卫生间里刷牙。刚好那个男人听到响动正扭头往外看，那个男人左脸颊上的黑痣在灯光下显得分外醒目。

朱刚极为兴奋，他跨前一步，迅猛的抓住那个男人的胳膊往后一扭，并顺势将那个男人压到地上，嘴里嚷道："在这里了！在这里了！"

王勇走进卫生间，伸手摸了一下那个男人的左脸，很明显的感觉到那颗黑痣在慌乱的抖动，说道："没错，这就是

叶成坚。"

这时，1212号房也顺利完成了抓捕任务。由于安排周密，行动迅速，只用了短短的十分钟，就将叶成坚和他的五个同伙全部擒获。

第八章

谁是阿成

一

5 月 30 日凌晨，抓捕叶成坚后，李国庆亲自带队，将叶成坚和他的五个同伙押解回珠海刑警支队。

专案办公室决定，不给叶成坚喘息的机会，当即调配精兵强将，预审叶成坚。

珠海市刑警支队预审科的龙科长，1962 年生于广西龙州，父亲是老四野的南下干部。龙科长虽然身材高大，但团圆脸上一副厚厚的嘴唇，极容易的给人厚道可亲的印象。他 1985 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后，一直干预审，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预审警官。看到皮肤白净，外貌文静而眼神阴冷的叶成坚不动声色的走进预审室，若无其事的坐到他桌子对面的凳子上，龙科长跟其他几个预审警官迅速的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道："又遇上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滚刀肉'。"

“你叫什么名字，说说你的基本情况。”龙科长神情平和，像聊天似的问道。

“我叫什么名字，你们肯定已经知道，虽然我并不清楚你们为什么请我到这里，但既然来了，过场总得走一走。是吧？”自以为见过大场面的叶成坚，不无倨傲的说，“我的名字是叶成坚，又名叶柱，1961年1月生于广东东莞，小时候在东莞小学读了三年书，1978年去香港，现在是香港居民。”对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叶成坚并不避讳。

“你说一说回内地后都去了一些什么地方。”龙科长丝毫不受叶成坚态度的影响，仍然不动声色的问道。

“5月5日，我从拱北入关过珠海，在芙蓉酒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从珠海去广州，后来和文仔、阿新、阿彪，还有阿彪的老婆一起去花都芙蓉度假村玩……”叶成坚同样并不隐瞒他到内地后都去过哪些地方，但一再强调他是到内地来旅游。

“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是哪一天回内地的，带了什么东西回来。”龙科长不动声色的甩出了第一个钓饵。

“5月5日就我一个人回来的，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二十万元港币作旅游费用。”狡猾的叶成坚假装没听出龙科长话中的骨头，煞有介事的说起了到处旅游的快乐。

“喔，你是5月5日回内地的，那么5月4日澳门发生的事情你一定知道啦！”龙科长逼进了一步。

“澳门每天都有许多事发生，我不可能知道发生在澳门的所有事情。”叶成坚回避问题的实质。

“重要的应该会知道吧，5月4日的抢劫案，是头条新

闻，难道你也不知道？"龙科长步步紧逼，不容叶成坚回避。

"5月4日发生了抢劫，看电视的人都知道。抢劫在澳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谁碰上了只好自认倒霉。"叶成坚的确老奸巨猾，说起"5·4抢劫案"完全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5月4日澳门发生抢劫案，你5月5日就过关到内地，是不是太过巧合了？"龙科长有意识的点了一下叶成坚的"死穴"。

"5月5日从拱北过关的人没有五千，也有三千，难道所有那天过关的人全都跟抢劫案有关系？"叶成坚不愧是在黑社会打混多年的一个狠角色，说话滴水不漏，一丝口风也不露。

"但你别忘记了，5月5日过关的人成千上万，我们不找别人，为什么单单找你？"龙科长话里有话，不想再跟叶成坚绕圈子。

"那是你们的事，我怎么知道？"叶成坚狡辩说，"我正想问你们，我在酒店住得好好的，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你们不是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吗？我是香港居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审讯。请问，准备什么时候送我回香港或澳门？"

此时的叶成坚虽然已经落入法网，但面对年轻的预审警官，他态度相当倨傲，口口声声说他是香港居民，到内地旅游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做，内地的警察无权逮捕，也无权审讯他。

年轻的预审警官看穿了叶成坚的心思，知道他心怀侥幸，期盼内地公安机关能将他送回澳门或香港，那样的话，

他就有可能蒙混过关。

面对叶成坚充满仇恨的阴冷双眼，年轻的预审警官义正辞严的说："叶成坚，你组织团伙，在澳门、在内地做下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有权利逮捕你，审讯你。你只有老老实实交代清楚这一条路可走，任何抵赖和顽抗都是没有用的。"

狡猾的叶成坚自知罪大恶极，当然不会那么轻易就俯首认罪。不过，他的那些同伙，可就没有他顽固了。

经过短短几天的交锋，吴志彪和朱新沛承认了部分犯罪事实，供出有个绰号"阿成"的同伙曾经跟叶成坚一起潜逃到上海。可是，吴志彪除了知道"阿成"的老家好像是在上海或江浙一带、几天前曾经给叶成坚打电话，要叶成坚给他寄钱外，"阿成"的真名叫什么，具体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上海失踪后去了哪里，全都一无所知。

二

叶成坚的顽抗和狡辩，固然是出于一个职业罪犯的经验与知识，而自认为警方没有掌握他犯罪的证据，则是他敢于如此倨傲放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打掉叶成坚的嚣张气焰，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在内地的犯罪事实，迫使他在事实面前低头。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公安部的领导，听说抓住叶成坚后，都非常高兴，指示我们要加快办案进度，在澳门回归前解决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

团伙的问题。对于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公安部领导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的认真执行。”在专案办公室的碰头会上，梁国聚副厅长听完情况汇报后，语调铿锵的说。

梁副厅长关于尽快找到叶成坚在内地犯罪事实的决定，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尽快搜捕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先扫清外围，最后一举摧毁核心，往往是一个比较容易成功的战术。

“阿成”这个名字，在澳门司警的通报及李新文、吴志彪及朱新沛的供词中频繁出现，可见他一定是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如今叶成坚、李新文已经落网，“阿成”自然而然成为下一个必须擒获的首选目标。

“谁是阿成？”

根据李新文、吴志彪和朱新沛的供词，以及从叶成坚行李中搜出的一张上面写着“江苏省南通市中国银行崇川办事处，章宏德”，还有一组号码的字条，刘安成和吴军判定，“阿成”九成九是江苏人。而叶成坚字条上那个“章宏德”也一定跟阿成有相当的关系，否则，“阿成”决不会让叶成坚汇钱到他那里。

1999 年 **6** 月 **5** 日，陈华和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小黄奉命飞往江苏省南通市。南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留有“天宁寺”、“南通三塔”等众多古迹。

南通市刑警支队的政委对远从广东赶来的同行非常热情，在他的帮助下，陈华和小黄很快就查到，章宏德家住南通市钟秀乡城北一组。章宏德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家庭生活稳定，大女儿的丈夫三十多岁，一直没有离开过南通，小女儿名叫章萍。

从这些资料，的确看不出“阿成”跟章家有什么关系。但工作一贯踏实认真的陈华，觉得无风不起浪，第二天一早，他决定和小黄一起亲自到章家附近看看。

钟秀乡城北一带正在拆迁，显得颇为混乱。陈华和小黄找到城北一组的村委会，办公室只有一个五十左右岁、憨厚质朴的男人值班。

相互递烟让茶，一阵寒暄后，陈华了解到这个男人就是钟秀乡城北一组的保安员，姓杨。这个外表憨厚的杨保安员，在稍微熟悉的人面前，其实还是相当健谈的。知道陈华他们是来了解章宏德一家的情况后，他说道：“章宏德比我大几岁，他那个人脑瓜灵，能干。见附近没有卖杂货的，他就在院子外面开了一家小卖部，还装了一部公用电话，每月下来，他们老俩口和小女儿一家三口吃穿都不用发愁。”

“章宏德的小女儿多大了，干什么工作？”陈华问道。

“你问章萍啊，二十二三岁了吧，她跟我女儿是同学。听说她中学毕业后就到广东打工，我女儿最近结婚，正准备问她回来没有，想请她吃顿饭呢。”杨保安员的谈兴颇浓。

听说章宏德的小女儿章萍一直在广东省打工，陈华不由得心中一动，想道：“说不定‘阿成’跟章萍有什么关系。”就对杨保安员说道：“老杨，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俩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侦察员。这次来这里，是想找一个名叫阿成的人。根据多种迹象，我们认为那个叫阿成的人跟章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直接上门调查，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刚好你女儿是章萍的同学，你到他们家去肯定不会引起怀疑，所以我们想请你帮个忙，替我们了解一下章萍跟阿成到底是什

么关系。"

杨保安员稍为迟疑了一会，爽快的说："行，既然是政府的需要，我干！只是我从来没有干过侦察，不知道该怎么干。"

"那其实很简单，你女儿不是结婚想请章萍吗，你到他们家去，只要……"陈华对杨保安员面授机宜。

章宏德的老婆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正闷得慌，听见有人敲门，她开门后见是杨保安员登门拜访，非常高兴。"她杨叔，是你呀，快进来，进来？"

"老嫂子，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别忙了，不用喝茶，我一会就走。"杨保安员进屋后，由于是第一次身负"侦察"任务，没顾得坐，趁章宏德的老婆忙着找茶杯泡茶时，窗前屋后察看了一番。

"不是我一个人，还能有谁呢。你章哥一天到晚忙他小卖部的事，女儿呢，全都飞了。喝茶，她杨叔。"章宏德的老婆把茶放到杨保安员面前的桌上，说："你说说，她杨叔，现在生儿养女有什么用，全是白辛苦。小时候怕她们长不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全让着她们。如今全长大了，可好，老大结婚后一个月也不回来一次。阿萍呢，十八九岁就跑去广东打工，家里说什么都不听，我就不信广东的钱就那么好赚……"

"是呀，是呀，孩子长大了，都会有自己的主意。你就少操点心吧。我们家小蔚前几天结婚，我来给你们送点喜糖。"杨保安员好容易才找到一个说话的机会。说着话，把带来的喜糖和花生放到桌面上。

"噢，小蔚都结婚啦！恭喜恭喜！你们家小蔚听话啊，

哪像我们阿萍，说找了个对象，可都相处两年了，也没见他们张罗结婚，这算什么事啊！”章宏德的老婆又念叨起来。

“是吗？章萍有对象了，我还说让小蔚帮她找一个呢。章萍的对象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杨保安员按照陈华所教的方法，不露痕迹的打听章萍男友的情况。

“老家在大丰那边，听说姓汤，他们是在广东认识的，也不知是什么样的人……”说起女儿，老太太的话更多了。

“都相处两年了，阿萍也不带她的对象回来看看你？”杨保安员问话的技巧越来越高。

“前几天本来是说好一起回来的，但阿萍对象的妈妈病了，阿萍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阿萍回来了，那正好，小蔚还说要请她吃顿饭呢。”听说章萍回来了，杨保安员不由得感到暗暗高兴。

“吃什么饭，早走了。就在家住了两天，又去深圳了。”老太太对女儿如此不恋家显然颇不高兴。

“深圳，大地方啊！老嫂子，你有福气！女儿在深圳工作，我们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玩，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阿萍。”杨保安员装出羡慕的样子。

听到杨保安员夸自己的女儿，老太太十分得意，高兴的说：“好找，好找，阿萍说她住的地方站在楼顶就能看到香港，去香港很方便，叫什么湖区，你到深圳，一问，准能找到……”

“老嫂子，我得走了，改天有空再来看你！”杨保安员见要问的情况都问得差不多了，赶紧起身告辞。

杨保安员的确是帮了陈华他们很大的忙，他从章家了解到的情况虽然还不能确定章萍的男友就是“阿成”，但毕竟

知道了章萍和她的男友是在广东认识的，而章萍男友的老家在大丰，姓汤，这就提供了进一步追查的线索。至于章老太太说章萍住在深圳的什么湖区，去香港比较方便，陈华估计是罗湖区。

陈华将这些情况迅速报告了指挥部，刘安成处长命令他和小黄沿着这条线索到大丰去继续追查，确认章萍的男友是不是阿成。

三

阿成**5**月**22**日离开上海，**5**月**23**日回到大丰。看到儿子回来，汤成的妈妈十分高兴，“阿成啊，妈现在只能靠你了，你不在家，妈病了三四天躺在床上都没人管！”

汤成刚进家门，他妈妈就跟他诉苦，念叨着汤成爸爸的种种不是。对于父母间的矛盾，及矛盾的起因，汤成心里一清二楚。

原来，汤成的母亲比较风流，前几年她四十岁刚出头时认识一个走村串乡的木匠。那个木匠才二十七八岁，身材高大，能说会道，又懂得时不时送点小礼物讨女人的喜欢。一来二去，汤成的妈妈红杏出墙，跟那个木匠勾搭成奸。

两人私通倒还罢了，汤成的妈妈却一定要大女儿汤兰嫁给那个木匠。开始时，汤兰并不愿意，觉得那个木匠油头滑脑，名声不大好，又比她大七八岁，但汤成的妈妈说：“人家一表人才，又有手艺，你嫁他不愁吃不愁穿。这样的人不嫁，你想嫁谁？”迫得汤兰没办法，只好跟那个木匠结婚。

刚结婚时，小家庭的生活还算和睦愉快，可最后却不欢而散，问题到底还是出在汤成妈妈的身上。**1995** 年 **7** 月的一天，汤成的妈妈去汤兰家走亲。看到两三个月没见的妈妈，汤兰自然非常高兴，让木匠陪妈妈说话，自己赶紧上街去割肉买菜，准备给远道而来的妈妈做顿丰盛的晚餐。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论是大事小事，还是好事坏事，往往都是由偶然性而引发。那天汤兰刚出村口，遇见春英也是家里来了客人，正准备上街买菜。春英对汤兰说，你妈妈好容易来一趟，你还不在家陪她好好说说话，你想买什么菜，我给你捎回来就是了。汤兰正想跟妈妈说点私房话，就给了春英二十块钱，让她帮自己捎二斤猪肉一条鱼，然后高高兴兴的往回走。

进了院门，汤兰听到她和木匠居住的东屋发出一种令人听了脸红心跳的声音。再走近点，汤兰听到她妈妈压着嗓子说："你怎么还跟以前那样，像个馋猫似的，能不能快点，要是让阿兰看见可不得了！"

"放心吧，她上街买菜，没有一个多钟头回不来。我们多久没在一起了，好容易有个机会，还不让我畅快畅快……"木匠没皮没脸的说道。

汤兰本来就听说过她妈妈跟木匠之间有点不清不楚，现在自然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事，这让她憋气，更使她羞愧愤怒。汤兰没有惊动他们，跑到西屋，简单收拾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匆匆离开了家，到县城姑妈那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了上海，从此不再跟娘家来往。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汤成的妈妈在家里自然不可能再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爱护。

不管母亲曾经干过什么，母亲毕竟就是母亲。汤成看到妈妈生病，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并给叶成坚打了电话，要叶成坚给他寄点钱。本来，汤成想让叶成坚把钱寄到大丰县城姑妈家，可他到姑妈家时，姑妈一个劲的数说他不务正业，东游西晃。这让汤成心烦，也让他感到钱寄到姑妈家，姑妈一定会追问钱的来历，不安全，就把章萍父亲章宏德的地址和帐号给了叶成坚，让叶成坚把钱寄到章宏德那里。

李新文私自逃离后，叶成坚在上海大厦说的那番话，曾让汤成心惊肉跳。为人灵醒，很会替自己考虑的汤成，回到大丰后，不是没想过趁机脱离叶成坚，但想到他跟叶成坚干过的那些事，再想到叶成坚“一旦暴露，谁也跑不掉”那些话，习惯了跟着叶成坚，一切听叶成坚的汤成，没有外力的推动，一时之间，的确离不开叶成坚。他不仅打电话向叶成坚要钱，而且，也确实想帮叶成坚找一个潜伏隐居的合适地点。

大丰地处黄海之滨，汤成曾想过到海边偏僻的小渔村租两间屋子给叶成坚居住，海边可以游泳，可以钓鱼，住个把月，没什么问题。又想干脆鼓动叶成坚在大丰县城买套房子，那样，风声过后，叶成坚很有可能把房子送给他。后来想想大丰认识他的人不少，万一有警察来调查，跑都没地方跑，才放弃了在大丰找潜伏地点的打算，决定去无锡他大姐那里，看看情况再说。

四

汤成刚离开不久，**1999** 年 **6** 月 **9** 日，陈华和小黄从南通驱车二百多公里，经三个多小时的奔波赶到了串场河边的盐城市。没顾得上歇息，在盐城市刑警支队一个副支队长的陪同下，他们继续前往大丰。

非常凑巧，大丰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有个亲戚跟汤成是老乡，也是新丰镇人。听陈华简单说明来意后，他回忆了一会，说："姓汤，有人去了广东，好像新丰镇有一家跟这种情况比较接近，但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

"这还不好办吗？查一下户口档案就知道了！"陪陈华他们前来大丰的盐城市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说道。

果不其然，陈华在大丰县公安局户籍科的电脑里，很快就查到新丰镇展望村有不少姓汤的户主，而从"汤大彬"的名下，十分醒目的露出"汤成"的名字，他就是户主汤大彬 **23** 岁的儿子。

再一查，汤成的确是前几年就跟他二姐去了广东。这个汤成是不是那个"阿成"？

汤成的照片当即传真回指挥部。经指挥部那边派人找李新文、吴志彪、朱新沛这些已落网的案犯辨认，证实汤成就是"阿成"。至此，"谁是阿成"终于水落石出。可是，进一步调查却发现，汤成前几天确实是回了一趟老家，但已经走了，现在不知去了哪里。

陈华和小黄的追踪到此断了线索，好在王勇在深圳有了

新的发现。

原来，当陈华和小黄在南通查到章萍现在深圳时，刘安成处长命令王勇当即赶往深圳，全力查清章萍是不是阿成的女友。

在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下，由暂住证这条线索，王勇查到章萍确实是住在深圳市罗湖区湖贝新村 **13** 栋 **F** 座 **3** 号。

1999 年 **6** 月 **16** 日上午，几天来一直守候在湖贝新村路口的王勇，看到章萍从宿舍大楼门口出来，不由得精神一振，他捅了捅和他一起执勤的小邹，说："瞧，她出来了，穿浅红色连衣裙那个就是！"

章萍根本没想到她早已被侦察员盯得牢牢的。接到阿成的电话，听阿成说很想念她，章萍心里美滋滋的，忙着去办亲爱的阿成交带她去办的事情。

出了楼门，章萍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飞快的朝邮局方向开去。这时，一辆蓝色的"标致"轿车紧紧的跟在章萍乘坐的出租车后面。

章萍下车后，径直进了邮局。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她风摆杨柳般的出了邮局大门，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就走了。

王勇和小邹相视一笑，说道："该我们登场了！"

他们找到邮局的负责人，出示证件后，要求查看章萍刚才办理的邮件。邮件很快就摆到他们的面前，那是一个不大的邮寄专用纸箱，上面写着"江苏省无锡市藕塘镇吴菲龙收"。

指挥部接到这一情报后，分析汤成很可能就藏在无锡。梁国聚副厅长对刘安成说："安成，这次还是你亲自跑一趟

吧。你代表我，还有陈绍基厅长向那些热情援助我们的兄弟单位表示一下谢意，也慰问一下我们那些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的弟兄！"

"好的，梁副厅长，我马上就出发！"刘安成第二天带领王勇、小邹和小张，先坐飞机到上海，**1999** 年 **6** 月 **18** 日中午转机到了无锡。

无锡濒临浩瀚无际、波光潋艳的太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美丽古城。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开国君主太伯，就死于无锡。

提前从盐城赶到无锡的陈华和小黄，顾不上欣赏无锡美丽的湖光山色，在机场接到刘安成处长后，在车上就向他汇报到无锡这两天所侦察到的情况。

"我和小黄赶到无锡后，马上跟无锡公安局联系，这里的弟兄跟其他地方的弟兄一样，非常热情。他们派了几个侦察员陪我们一起到了藕塘镇派出所，派出所的所长找来家在藕塘镇展望村的一个镇干部。据那个镇干部说，吴菲龙的老婆确实是大丰人，姓汤。我们估计吴菲龙的老婆很可能就是汤成的大姐。为了证实汤成在没在他大姐家，我们还请那个镇干部回了一趟展望村。那个镇干部从吴菲龙的邻居那了解到，吴菲龙家最近是来了一个二十多岁、身材微胖、左下巴有道疤痕的男客人。这个男客人的特征，与汤成非常相像。情况基本就是这些，小黄，你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陈华尽量用精炼的语言向刘安成处长汇报。

"基本就这些了，只是吴菲龙家的地形有点特别，刘处长你是不是亲自去看一看。"小黄说道。

"你们干得不错！短短几天不仅摸清了汤成的底细，而

且找到了他的潜伏地点。只是那个镇干部回了一趟家了解情况，有可能会惊动汤成。我们必须尽快行动，决不能让汤成从这里溜掉。一会，我和陈华、小黄去看地形，王勇你到无锡公安局跑一趟，请他们派特警队来协助。"

看到吴菲龙家那幢房子座落在公路边的水田中间，刘安成不由得暗暗皱眉，那是一个不大容易秘密接近的地点。经过仔细的观察，刘安成和无锡市的特警队长制定了应该是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

五

汤兰1995年7月离家出走，先是到了上海。她在上海打工时认识吴菲龙。吴菲龙的诚恳和朴实，深深赢得了经历过波折的汤兰的好感。两人相爱结婚后，汤兰跟着吴菲龙回到了无锡市藕塘镇展望村，几年来夫唱妇随，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静安稳的农家生活。

几年未见的小弟弟汤成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汤兰既高兴又感到有几分陌生。她淡淡的招呼汤成住下后，只问了问父亲近来的情况，就只管忙她自己的事情。倒是她的丈夫吴菲龙显得相当热情。和汤兰结婚后，吴菲龙样样满意，就是对汤兰拒绝跟娘家来往不大理解，为人比较传统的吴菲龙，一直对没有见过汤兰的娘家人，感到有点遗憾。

现在见汤兰的小弟弟汤成来到他们家，无疑是表示汤兰娘家对他们婚姻的认同和肯定。高兴得吴菲龙恨不得把自己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让汤成一次就吃个够。

汤成这几天过得十分惬意，大姐夫吴菲龙把他当作小皇上一样捧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轻松快乐，使汤成几乎忘记了自己正在潜逃的窘迫境况。

他觉得大姐家这个地方真不错，一座独立的两层小楼，周围一百米内没有邻居，视野开阔，处于无锡市的近郊区，交通便利，又比较安静，非常符合叶成坚潜居隐伏的要求。收到章萍用特快专递的方式从深圳给他寄来的“139”电话卡后，汤成拨通了叶成坚的手机，可好几次都出现占线的盲音。这种以前很少遇到的情况，使他隐隐约约的预感到了不祥的气息。

6月18日晚上，汤成吃了一条吴菲龙专门为他做的太湖鲤鱼，还喝了一壶黄酒。饭后，吴菲龙陪汤成说了一会话，累了一天的他直犯困，就早早的回他们的房间睡觉，留汤成自己呆在二楼的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警匪枪战片，屏幕上三个蒙面匪徒冲进一家银行，两个匪徒用枪逼住银行的工作人员和到银行存钱、取钱的男男女女，另一个匪徒正打开银行的保险箱往大皮包里装钱，受伤的保安悄悄的按下报警器的开关……

不久，远处响起警笛声，渐渐的警笛声由远而近，画面里一辆警车朝银行急驰而来，那几个蒙面匪徒慌忙逃窜……

汤成酒意上涌，迷迷糊糊中，他似乎看到自己正和叶成坚，还有文仔正在大街上跑着。跑过了两条街，远远的看到阿贞驾驶的黑色“宝马”车。

车越来越近，已经能够清楚的看到阿贞布满疙瘩的那张脸，叶成坚上了车，跑了几步，文仔也上了车。自己跑啊跑，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抓不住车……

"阿生吗，什么，出来了，出来了就盯着他。对，别急，等他到了地方再下手！"车厢里，叶成坚的话显得低沉而又阴森。

阿成能够听见他的话，却没能看清楚他的脸。

他看到黑色"宝马"车停在一条小巷的树荫底下，昏黄的路灯照在树影上，树影在风中晃动，透露出几许恐怖的气息。

树丛里升起一条模糊的影子，异常紧张的阿生赶紧拔出枪来。

"等等，是阿成！"汤成非常感谢叶成坚制止了阿生。

"大佬，我没追上车，来晚了。"阿成气喘吁吁的说。

"钱呢？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叶成坚见阿成空着两只手，疑惑的问道。

"钱，什么钱？"阿成感到很奇怪。

"丢你妈！装什么傻，刚才抢的钱不是你背着吗？现在哪去了？"叶成坚板起了脸，恶狠狠的盯着阿成。

"大佬，刚才我不是和你一起追车吗？哪来什么钱！"阿成看到叶成坚的神情不对，赶紧分辨说。

"别跟老子玩这一套，老子玩这一套时，衰仔你还穿开裆裤呢！阿生、文仔，还等什么。"叶成坚拔出了枪。

随着叶成坚一声命令，阿生和文仔一边一个，迅猛的抓住阿成的胳膊并顺势将胳膊拧到身后。

看到黑乎乎的枪口顶在脑门上，阿成吓得直发抖，泣不成声的哀求道："大佬，我真不知道什么钱，你想想，我有那个胆吗？"

叶成坚阴冷的双眼寒光闪烁，打开手枪扳机，冷冷的

说："给你一分钟，再不说出钱藏在哪里，老子让你偷钱到阎王爷那花去。"

"大佬，我真的没干过，求你了，千万别开枪！啊，别开枪！冤枉啊……"汤成听到"嘭"的一声，不由得大声嚷叫起来。

正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的汤成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坐起来睁开眼睛时，看到几个身穿迷彩服，手拿微型冲锋枪的特警从屋顶飞身而下，迅速的将他围住。面对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汤成情不自禁的问道："你们是天兵天将吗？"

随后，从大门进来的刘安成带着王勇和陈华上了二楼。"你就是阿成？"刘安成威严的问道。

"我就是阿成。"汤成下意识的回答。

"铐起来。"刘安成命令道。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陈华给他戴手铐时，汤成喃喃道。

原来，刘安成亲自察看地形后，决定采用突袭的方式抓捕汤成。

6月**18**日深夜凌晨两点，万籁俱寂，刘安成、王勇、陈华、小黄带着无锡市特警队的十多位战士，在漆黑夜幕的掩护下，伴着蛙鸣悄悄的接近吴菲龙家这幢独立于水田中间的两层小楼。

看到整幢楼房黑黢黢的，只有二楼的一个房间露出微弱昏暗的灯光，刘安成对几个拿着梯子的特警战士打了个手势，又指了指几个窗户，然后带头向大门走去。

待所有的门窗都得到有效的封锁后，随着一声"开始行动"的命令，几个特警战士顺着梯子飞快的攀上屋顶，也就

有了刚才飞将军从天而降、一举擒获汤成的场景。

六

汤成在叶成坚为首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中虽然不是行动时的最主要的打手，但脑筋灵活、嘴甜舌滑的他跟众多的同伙都相处得不错。这样，他对其他同伙的了解，是比较详细和深入的。擒获汤成，为了解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具体的犯罪事实，以及追捕犯罪团伙中的其他成员，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汤成的脑筋确实比较活络，他不仅十分配合的回答预审警官关于“姓名、籍贯、个人简历”这些带点程序式的问话，而且第二次预审他时，汤成就开始交代“5·4抢劫案”的具体犯罪事实。

依据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就从审讯汤成入手，一尽可能详细的搞清楚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在澳门和内地的犯罪事实，二发现更多的线索，争取尽快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擒获。

这一任务，落到珠海市刑警支队那些年轻的预审警官身上。

1999年6月22日上午，汤成被带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的第三预审室。让汤成坐下后，预审警官拿起一本书，翻到某页，慢慢念道：“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

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汤成，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明白，明白！"汤成完全听明白并非常灵醒的领悟了这段似乎有点拗口，但含意十分清楚的话，稍微迟疑后，立即说道："我要揭发叶成坚的罪行，希望政府能对我宽大处理！"

"政策摆在这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预审警官看出汤成的确是掌握着一些相当重要的情况。

"1998年10月，大概是7日或者8日，叶成坚召集文仔、阿生、阿志和我去澳门玫瑰园西餐厅饮咖啡，商量抢地下钱庄……"汤成说着抬头看了一眼预审警官，又低下头去。

开口后，第三、第四、第五次及以后的多次预审，汤成更是滔滔不绝，将1998年以来的几次成功和不成功的抢劫，从策划、行动、时间、地点，到参加抢劫的同伙以及同伙各自的绰号、特征，全都一一道来，详细招供。阿生、阿志、阿贞……这些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成员，就在阿成的供述中，开始浮现出来。

这一切，对于继续侦破"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案"以及最后对这帮犯罪分子的审讯和判决，都很有价值，尤其是汤成供出叶成坚在珠海谋杀"大黑"的事实，更是为查证叶成坚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关键性的口供。

七

"大黑之死"，汤成口供：

1998年，大概是11月7日左右，叶成坚带着阿生、文仔和阿彪从澳门过拱北海关来到珠海，他们住在香洲的一家酒店。

我那时在珠海市胡椒园租了一套房子，跟我的女朋友章萍住在一起。叶成坚到珠海后给我打电话，要我去香洲的酒店找他们。

开始我不想去，但又不敢得罪叶成坚，想想还是去一趟吧。吃完午饭，我"打的"到了酒店，坐电梯上八楼。叶成坚最喜欢住八层，那天他们好像是住在808号房。我敲门后，是文仔开的门。他埋怨我说："怎么那么磨蹭，大佬亲自给你打电话叫你来。还得等你老半天。"我知道文仔性子急，爱埋怨人，没理他，只对叶成坚说："大佬，实在对不起！我临出门时，又接了一个电话，耽误了一会，来迟了！"

叶成坚那天还算和气，没有埋怨我去得迟，对我说："来了就好，阿彪出去办事了，三缺一，叫你来凑一手。"

我去之前，他们三个人正在玩"跑得快"。叶成坚叫我一起玩，我只好坐下陪他们玩。我那天带的钱不多，好在手气还挺好，玩了三个多小时，我赢了一千多块。

后来，我们一起下楼去吃饭。吃饭时，叶成坚对我说，我这次过珠海是专门来搞掂'大黑'的。'大黑'那衰仔竟

然敢骗我，不搞掂他，以后，我们就没法在澳门的道上混了！”他当时的样子，看来很生气，眼神很阴冷。虽然他说的是“大黑”，但我看了都感到害怕。

“大黑”似乎姓吴，好像是海南人，说话的语调有点怪。他当过海军，听说在海军时搞水下爆破，很会玩炸药。“大黑”跟“小黑”是好朋友，像亲兄弟一样。“小黑”姓罗，也叫“黑仔”，名字叫什么我不大清楚。“小黑”在澳门黑社会很有名，他有个契哥（干哥）姓郑，是澳门黑社会有名的杀手，听说去年还是前年被人打死了。

很可能是“小黑”介绍“大黑”认识叶成坚的。“小黑”搞军火，也搞毒品。叶成坚跟“四眼牛”闹翻后，怀疑“四眼牛”派人追杀他，曾经找“小黑”要过枪，“小黑”好像收了叶成坚八千港币，给了叶成坚一支仿六四手枪。

叶成坚听说“大黑”很会玩炸药，又答应条件合适的话跟他一块干，非常高兴，就给了“大黑”三万港币，要“大黑”搞几个遥控炸弹。叶成坚话里话外的意思，他要“大黑”搞遥控炸弹，除了是想用来搞掉“四眼牛”外，还想用来干其他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大事，他当时没说，我们也不敢问。

大概是**1998**年的**8**月份吧，“大黑”给叶成坚打电话，说他已经搞好两个遥控炸弹。叶成坚派人将遥控炸弹偷运到澳门后，拿到海边的山上试验，非常好用，威力也很大。

阿生爱鼓捣新装置，对用传呼机遥控炸弹非常好奇，就提出由他来分解另一颗遥控炸弹，看“大黑”到底是怎么弄的。叶成坚觉得要是阿生能够掌握制造遥控炸弹的技术，就用不着再求别人。他很高兴阿生有这个胆，敢拆炸弹，当

时，还一个劲的夸阿生。

叶成坚把我们带到山岗的另一边，让阿生一个人在那弄。过了一会，阿生拿着一个纸盒跑来找叶成坚，对叶成坚说："大佬，'大黑'那衰仔骗我们，另一个遥控炸弹是假的。"叶成坚见阿生拿的纸盒只放着几块生锈的旧铁片，根本不是炸弹，非常生气。马上就打电话问"大黑"是怎么一回事，"大黑"说可能是搞错了，答应另外再给叶成坚做两个遥控炸弹。

可是，从 **8** 月到 **11** 月，叶成坚催了"大黑"好几次，"大黑"不是说还没做好，就是说正在做。叶成坚看出"大黑"是故意拖延，拿了他的钱又不想给他做遥控炸弹。所以要到珠海来搞掂"大黑"。

"大黑"身高体壮，足足有一米八高，黑脸，胳膊很粗，又当过兵，会武功，我觉得他很难对付，同时觉得"大黑"跟"小黑"是好朋友，他们身后都是一些很难惹的狠角色，就对叶成坚说："'大黑'应该不敢骗大佬，可能他正在做炸弹，不如先催催他，再等他一段时间，看他怎么做再说。"

那时，我估计"大黑"不给叶成坚做炸弹，是担心炸弹做好后全都交给叶成坚，叶成坚有可能会搞掉他灭口，所以拖着要跟叶成坚谈条件。我就想找机会跟"大黑"说说，让他尽快给叶成坚做两个遥控炸弹算了，免得大家闹得不愉快。虽然我不知道叶成坚要搞掂"大黑"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叫人打他一顿，也可能是逼他还钱，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说真的，那时我的确没想到叶成坚要杀"大黑"。

叶成坚见我这样说，很不高兴。冷冷看了我一眼，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不用你多说。你只管听我的吩咐

就行！如果连一个‘大黑’都搞不掂，让他随随便便的耍弄我，以后我还能混吗？"

听到他这样说，阿生、阿彪和文仔没吭气，我也不敢再说什么。

1999年**11**月**8**日晚上，叶成坚带着文仔、阿生、阿彪，还有我，打电话约"大黑"到香洲海景大酒店喝咖啡。

喝咖啡时，叶成坚跟"大黑"有说有笑，亲亲热热，好像是多年没见的好朋友，只说哪个歌厅的小姐漂亮，哪家桑拿浴室服务全面，一句话也没提遥控炸弹的事。我还以为叶成坚说要搞掂"大黑"，只是一时的气话。跟"大黑"见面后，谈得高兴就放了"大黑"一马。

喝完咖啡后，"大黑"看了看表，说家里有人等他，他要早点回去。还说隔天他作东，请我们吃饭。

叶成坚说："急什么，天还早呢！我们去找个地方玩几圈麻将。"

"大黑"也是一个麻将迷。听叶成坚说想玩麻将，来了兴趣，不再提家里有人等他，想早点回去的事。不过，他见叶成坚带着好几个人，似乎也有所提防。就说："那我们就在酒店里开间房玩，酒店里有茶有水，还有自动洗牌桌，不用麻烦人，很方便。"

"喔！看来‘大黑’最近混得不错嘛，玩麻将都要到酒店开房间了。在酒店玩，好是好，不过算了，有钱也不要白扔，开一间房的钱，够点好几炮了。阿成那里有现成的出租屋，不用花钱，我们到他那玩去。‘大黑’，你要是过意不去，一会你给阿成多点几炮就是了。"叶成坚半开玩笑的对"大黑"说。说着话，领先往酒店外面走。

到了这时，“大黑”确实不好再推辞。也有可能是他见叶成坚和我们都没表现出什么恶意，就放下了防范之心，跟我们一起要了两辆出租车，到了胡椒园我租住的房子。

那时可能是晚上**11**点钟左右，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大多。按叶成坚的吩咐，我去海景大酒店喝咖啡前已经给章萍在酒店开了房间，说有几个朋友要来家里玩麻将，让她到酒店去住，家里没人。

我开门后，大家进了屋。我以为叶成坚真的是想玩麻将，进屋后就忙着搬桌子，找椅子。“大黑”帮我搬桌子时，我看见叶成坚在“大黑”的背后对阿生和文仔使了个眼色，并咳嗽一声。阿生和文仔立即同时出手，一人一边扣住了“大黑”的双手扭到身后，叶成坚则掏出一支手枪，顶着“大黑”的脑门，低声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呆着，要是敢大声叫喊，我一枪崩了你。”

“坚哥，这算怎么回事，我可没冒犯你呀！”面对叶成坚的手枪，“大黑”没敢挣扎。

“是吗？那我们可真得好好谈谈。”叶成坚拉过一张椅子，在“大黑”的对面坐下，但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枪。“阿成，拿根绳子先把‘大黑’绑起来。”叶成坚吩咐我说。

“绳子在我的包里。”文仔说。

我见文仔和阿生扣住“大黑”，叶成坚又掏出手枪，心里非常紧张，真的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激烈。那时我主要是担心事情闹大了，我就没法再在那住了。但看到他们配合得那么好，我知道叶成坚一定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叶成坚对所有的行动，包括行动的细节，往往预先都想得很仔细。

虽然事先叶成坚并没告诉我要把“大黑”抓起来，但到了那种情况，他叫我拿绳子，我也只好去拿。

他们果然是早有准备，我在文仔的包里，不仅看到两根红色的尼龙绳，还看到铁链和铁锁。

在文仔和阿彪的帮助下，我用绳子绑住“大黑”的双手，又用铁链将他锁在床柱上。

“‘大黑’，你先说说为什么拿了我的钱，又不给我做炸弹。是谁让你这么做的？”叶成坚开始审问。

“我不是不做，只是还没有做好，做那种炸弹是很难的……”

“丢你妈，到了这时你还敢骗我，以为我是傻瓜呀！拿个破纸箱就敢骗我三万块钱，是不是以为我叶成坚好骗？”叶成坚咬牙切齿的低声吼道。

“你别骂人好不好，骂我打我都行，别把我妈带上……”早就听说“大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别人骂他“丢你妈”。(“丢你妈”在广东话里是极具侮辱性的骂人话，直接联系上了挨骂者的母亲，比国骂“他妈的”粗俗、形象）没想到，他的确够胆色，面对叶成坚的枪口，为一句不痛不痒的骂人话，而跟叶成坚顶撞。骂两句算得了什么呢，我要是“大黑”就不会那么傻。

果然，听到他这样说，叶成坚更加生气，“丢你妈算什么，老子揍你这个衰仔，你又能怎么样？不教训你衰仔，还以为我叶成坚在道上的名分是白捡来的！”叶成坚一边骂一边狠狠的打了“大黑”几个耳光。

“叶成坚，你这样算什么本事，够胆的话放开我，看我们谁怕谁？”“大黑”也许是犯了犟脾气，也许是认为在珠海

叶成坚不可能真敢把他怎么样。

“好啊，丢你妈，割断了脖子的鸡还敢硬颈。文仔、阿彪、阿成、阿生，给我狠狠的揍这衰仔，今天不把他打服不算数！”叶成坚命令道。

听到叶成坚的命令，阿生、阿彪和文仔立即对“大黑”拳打脚踢，我也只好不轻不重的打了“大黑”几拳。

“丢你妈，叶成坚，老子跟你没完！想要老子给你做炸弹，这一世就别做梦了……救命啊，杀人了……”“大黑”可能是听到楼底下有人走路的声音，突然大声喊叫。

“快把他的嘴捂住！”听到“大黑”大声嚷叫，叶成坚害怕别人听见，不由得有点紧张。

阿生赶紧卡住“大黑”的脖子，阿彪扭住“大黑”的双手，文仔跑到卫生间拿来一块毛巾塞进“大黑”的嘴里。

“嗯，嗯……”到了这时，“大黑”看到了危机，不由得拼命挣扎起来。

“干手巾不行，阿成快去弄点水来。”叶成坚又发出新的命令。

我不得不去端来一碗水。“倒到毛巾上去。”叶成坚命令我。我犹豫了一会。我确实不想那样干，可是叶成坚就在身边，冷冷的盯着我。假如我不干，叶成坚肯定不会放过我。当我按照叶成坚的命令，把水浇到塞在“大黑”嘴中的毛巾上时，看见他眼中流露的神色，好像又恐惧，又愤怒，又绝望，我紧张极了，手都有点发抖。

“水不够，文仔再去端一碗来。”叶成坚显然是不满意我动作太慢。

文仔在“大黑”嘴里的毛巾再浇上一碗水后，又帮着阿

生用力的卡“大黑”的脖子。不一会，“大黑”憋得更难受，挣扎的动作渐渐迟缓下来，脸也慢慢的变了颜色。

“大佬，这样可能会出事，你看……”我见事情不对劲，就对叶成坚说，是不是能把塞在“大黑”嘴里的毛巾拿出来。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什么，他死定了！他不死，我们就得死。”叶成坚铁青着脸，说：“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五个人，谁都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是我们干的。”说着话，他冷冰冰的扫了阿生、阿彪、文仔和我一眼。

接触他冰冷的眼光，我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噤。意识到他是有意让我们几个人全都动手参与杀“大黑”。那样一来，既使得我们轻易不敢反水背叛他，也知道了反水后一旦被他发现，下场将非常可怕。大概这也是文仔在上海私自离开后，叶成坚对我和阿彪说文仔决不敢找警察报案的原因。

过了一会，阿生去摸了摸“大黑”的鼻子，又翻开“大黑”的眼皮看了看，对叶成坚说：“大佬，他死了，你看怎么办？”

“丢他妈，这衰仔死了还得我们替他收尸。”叶成坚骂了一句，对文仔说：“文仔，你和阿彪去买个大行李箱，买最大最长那种，这衰仔个头大，一般的箱子还装不下。再买几套迷彩服。记住，别在同一个地方买，分开买。”

文仔走后，叶成坚想了想，对我说：“阿成，你留在这里，谁来了也别开门，我和阿生去弄部车。”

叶成坚和阿生走后，我一个人呆在屋里，看着“大黑”的尸体，又紧张，又害怕，屋里屋外一丁点响动，都能吓我一大跳。

好像过了大半天似的，他们才陆续回来。

我们把“大黑”的尸体装到文仔买回来的大行李箱，抬到楼下。那时可能已经是凌晨3点，静悄悄的，那天晚上，还下点小雨，楼道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不知道叶成坚和阿生是从哪里搞来的一辆客货两用车，还带回来几把锄头和铁锹，反正那辆客货两用车用来运大行李箱很合适。

离开胡椒园后，我们在路上可能走了有一个多钟头。叶成坚说：“行了，就在这地方吧。”那里，离海边不远，有一片小树林，在我的印象中，那应该是唐家海塘，附近是一所比较大的学校。

我们全部换上迷彩服，叶成坚说，万一有人听到动静前来查看，就对他们说我们是部队在搞演习，那样，肯定没人敢怀疑。实际上，一直到我们离开那里也没有看到什么人。

叶成坚在树林外面望风，阿生、阿彪、文仔和我在树林里挖坑。那里的土比较松，顶多用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就挖好了一个大约深两米，长两米，宽一米多的坑。

埋完“大黑”的尸体后，我们用树枝在新翻开的土上扫了扫，又把铁锹、锄头、铁链、铁锁，还有绳子和迷彩服，全都扔到海里，然后才回家睡觉。

这事一直没有人知道，听说“大黑”失踪后，他的好朋友“小黑”曾经打听过他到底去了哪里，还扬言说要是打听出谁做了“大黑”，他一定为“大黑”报仇。但我们不说，他到哪找去呢？

都是叶成坚害了我。直到现在，我做梦还经常看见“大黑”死时的惨象，怕死人了，眼睛突出，脸色发紫，像鬼一

样，好几次都吓得我尖声惊叫起来。我这人本来特别胆小，开始时以为叶成坚是做生意的才跟他到澳门去干事，谁能想到他做的生意不是绑架，就是抢劫。要是早知道，打死我，我也不跟叶成坚去澳门。

我知道这样一来算是完了，从来不敢跟家里人说自己在外面干什么。经过杀“大黑”的事之后，我更是想回头也晚了，只得死心蹋地跟叶成坚。希望能像他说的那样，多捞点钱做基础，以后在澳门发展事业。

我真的后悔，警察同志，我保证说的都是真话。虽然那天下雨，又是晚上，不过，如果你们想找“大黑”尸体的话，我一定能够带你们找到那个地方。

1999年6月23日下午，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小谢、小朱和小张等人，押解汤成带路，来到唐家海塘那座小树林。

虽然汤成招供时很肯定的说他能够清清楚楚的记得埋“大黑”尸体的地点，可是或许是太紧张的缘故，到了那里，汤成一会说是大树底下，一会又说是一座小土包的后面，一共指认了三处地点，侦察员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起出“大黑”的尸体。经珠海市刑警支队的法医仔细检查后鉴定，死者生前身高大约一米八，是一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男性，确是因窒息而死亡。

为了确证死者是不是“大黑”，以及“大黑”到底是谁。珠海市刑警支队专门派侦察员飞赴海南。仅仅凭着汤成口供中“好像是海南人，姓吴，当过海军，很会玩炸药”这些十分简单的线索，精明强干的侦察员硬是查清楚了“大黑”原

名吴庭辉，老家是海南省文昌市。

这一切，都为确定叶成坚不仅在澳门多次作案，而且在内地也进行了严重的违法活动，取得了有力的证据。

第九章

水果店的老板原来是杀手

一

根据汤成的供词，获知叶成坚有个干儿子，绰号叫“阿贞”，也是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叶成坚比较信任阿贞，每次作案，叶成坚基本上都是坐阿贞开的车。5月5日，阿贞也跟随叶成坚回到内地，不是在番禺就是在广州分的手，但不知阿贞跟叶成坚分手后去了什么地方。

王勇接受了追捕阿贞的任务后，分析阿贞的老家在花都。5月5日从拱北海关过珠海后不久，他和叶成坚在番禺或广州分手，很有可能是提前回了老家。虽然对他为什么没去花都新世纪酒店跟叶成坚会合，一时还找不到原因，但可以确信5月29日捕获叶成坚时，决没有漏掉阿贞，因为在跟踪程娟时，从珠海经番禺、广州再到花都，一直没有发现阿贞的踪影，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说从没有看到这么一个人。而擒获叶成坚那次行动非常隐蔽，所以也不大可能惊动他。

为此，阿贞很有可能仍然潜伏在他的老家花都。

1999 年 6 月 30 日，王勇带了两个年轻的侦察员，又一次匆匆的赶到花都。

在花都市公安局的积极协助下，王勇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查到阿贞原名赖伯贞，于 1992 年随父母亲移居澳门，现年 22 岁。花都市的同行说，自 5 月初以来，在花都市境内一直没有发现过阿贞的行踪。

阿贞藏在哪里？

根据拱北海关的资料，以及澳门司警的调查，获知阿贞并没有逃回澳门。王勇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去一趟阿贞的老家。

阿贞随父母迁居澳门前，住在花都市的老汉庄。

7 月 1 日下午，王勇他们到了老汉庄。阿贞他们家搬走后，已经过去了七年，老汉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勇没能找到阿贞他们家原来的住址，从小巷出来，走到街头拐角处时，看见那里有个小卖部，灵机一动，就走了进去。

小卖部的主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少妇，王勇问她有没有“双喜”牌香烟。“大姐，请问原先有个阿贞住在这附近，你认识他吗？”趁小卖部的主人拿烟时，王勇问道。

“不好意思，先生！我刚搬来不久，认识的人不多。”卖烟的少妇客气的说。

“唔该（多谢）了！”王勇道谢后，给她烟钱。

“噢！是了，先生，下棋那两个老人是这里的老住户，可能他们认识你想找的人。”王勇拿起刚买的烟，准备走时，小卖部的主人用手指了指街对面，对他说道。

王勇顺着她的手指望去，看见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

在街对面的树荫底下下象棋。

“唔该了，大姐！”王勇再次道谢后，朝街对面走去。

王勇走到那两个下棋老人的身边，看了一会，发现他们都是臭棋篓子。“快跳马，要不他架炮‘将军’，你就死棋了！”看到右边那个微胖的老头处于险境，王勇提醒他道。

那微胖的老头按王勇的提示跳马看住了对方的炮位，化解了一局危机后，抬头看了王勇一眼，高兴的说：“后生仔，你的棋一定下得不错，来，你来跟他下两盘，杀杀他的气势……”

“不好意思！老伯，我是来这找人的……”王勇推辞说。

“找人，找谁啊？问我就行了！老汉庄超过三十岁的人，没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那微胖的老人显得很豪爽。

“有个赖加名……”王勇听那老人说老汉庄三十岁以上的人他都认识，突然想到阿贞搬家时才十多岁，打听他还不如打听他父亲，可能人们的印象会深一些。

“赖加名，知道。他很早就到澳门去了，老婆孩子住在这，就住卫东巷13号，那里现在改名叫12巷7号了。他前几年回来带老婆孩子去澳门，听说到澳门后过得也不怎么好，还是给人家打工……”那个老人挺能说，没等王勇把话说完，他就滔滔不绝的说起来。

卫东巷13号，确实是阿贞他们家搬走前的住址。王勇一听，觉得有门，接着问道：“赖加名是不是有个儿子，叫阿贞？”

那老人想了想，说：“赖加名是有个儿子，叫贞仔，没错。贞仔搬走前还挺小的，不过，赖加名另外有个女儿，没有跟他去澳门……”

“女儿？老伯，你说赖加名还有个女儿住在老汉庄！”这时，王勇脑海中灵光一闪，马上想到了阿贞很有可能是藏在他姐姐那里。

“不是住在老汉庄。赖加名的女儿在他们搬家前就出嫁了，嫁到了从化，好像嫁了个什么干部，来过这里一趟还是两趟，戴大盖帽，穿制服……”那老人不仅能说，而且记忆力也很好。

这无疑是一条相当重要的线索。王勇尽可能详细的向两个下棋的老人了解阿贞的姐姐、尤其是阿贞姐夫的情况。请他们回忆阿贞姐夫穿的制服是什么颜色，戴的大盖帽上有什么标志。

随后，王勇打电话向刘安成处长汇报他在老汉庄了解到的情况。刘安成认为阿贞潜伏在从化市的可能性很大，他命令侦察员小张留在老汉庄进一步搞清阿贞最近有没有来过那里，要王勇尽快赶到从化市。

二

从化市的温泉，闻名全国，是广东省有名的避暑胜地。它紧邻花都市和广州市，跟花都市一样，行政关系隶属广州。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始设从化县，1994年撤县建市，现有人口四十多万，辖十五个镇，市政府驻街口镇。

从化市公安局座落于街口镇一幢新建的楼房，庄严肃穆。7月1日傍晚，王勇赶到从化市时，虽然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可他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从化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

听完王勇的情况介绍后，从化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十分重视也相当慎重，他对王勇说：“我们这里是有个姓棠的民警，他到外地出差了，没在家，听说他老婆的确是花都人，父母亲都在澳门，也姓赖。不过，你们找的那个阿贞是不是他老婆的弟弟，眼下在没在他们家，还不能确定。你放心，我们一定积极协助，把问题搞清楚。”

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王勇决定连夜开展调查，以免夜长梦多走漏风声。在从化市公安局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王勇悄悄找来几个姓棠那位民警的邻居，他们说这段时间姓棠那位民警家里是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客人，还跟他们一起玩过麻将。那人的脸上长着一些疙瘩，左手断了一节小手指，说白话，但说话的口齿不是很清楚。

这一切全都符合汤成、吴志彪、朱新沛等犯罪嫌疑人供词中描述的阿贞的形象特征，看来，阿贞九成九是藏在棠姓的民警家中了。

梁国聚副厅长听完王勇在电话中的汇报后，毫不犹豫的指示说：“王勇啊，查清楚阿贞确实是藏在从化，就尽速抓捕，不要管他的亲戚是谁。如果以后查到他的亲戚知情不报，或者卷进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活动，就一并处理！”

有了梁副厅长的指示，王勇心中更有底了。不过，如何抓捕阿贞，却让王勇颇为踌躇。那时，已是晚上 11 点多钟。他了解到，姓棠那位干警家中目前居住的人员比较复杂，除了那位民警的老婆孩子外，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可能是棠姓民警的母亲。此外，还有一个 20 岁左右、带着婴儿的少妇，据分析很可能是阿贞的老婆。

虽然估计话都说不清楚的阿贞为人不会很机灵，但这种“二百五”或许更危险，在狡猾凶残的叶成坚的薰陶下，阿贞肯定并不缺乏犯罪的经验与知识。这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深夜贸然去敲他们家的门，万一引起阿贞的怀疑，让他有时间挟持老人或者孩子做人质，问题就麻烦了。凶残的罪犯可能会以威胁亲戚朋友、甚至自己老婆孩子的生命作盾牌，警察却得担心并尽一切努力保护无辜者的安全。

考虑来考虑去，王勇觉得几个深夜敲门进去擒获阿贞的方案都不理想。说去找阿贞玩麻将，一来太晚了，二来棠姓民警那几个邻居跟阿贞也算不上非常熟悉，应该不会这么晚还去找他玩麻将。说有急事找棠姓民警的老婆，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

为了不打草惊蛇，王勇决定先秘密布控，等待合适的机会。

三

阿贞的确就是赖伯贞。**5** 月 **6** 日他和叶成坚一伙在番禺分手后，经广州乘车直奔从化。

思维简单的赖伯贞，习惯了一切都听他契爷（干爹）叶成坚的。在他的心目中，认为没有什么他契爷解决不了的问题，因而，对于这次逃回内地，赖伯贞不仅不紧张，而且为有机会又一次到从化看望儿子，陪伴老婆而暗暗高兴。

外貌远远谈不上英俊潇洒，家里又没有什么钱的赖伯贞，想在澳门找个本地姑娘成家，无疑十分困难，在他姐姐

的帮助下，他找了个从化姑娘做老婆。

为人虽然不够灵醒，但赖伯贞也知道自己跟着叶成坚靠抢别人的钱谋生并不光彩。为此，不仅不敢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新婚的妻子，而且不敢把老婆带到澳门。老婆为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和他的父母都很高兴，可他还是让老婆孩子留在从化姐姐家里。

赖伯贞这次到从化，刚进门不久就被他姐姐一通数落，“阿贞啊，我看你是永远也长不大了。二十好几，都做阿爸的人了，还是这样没出息。有工你不好好做，成天东跑西跑。像你这样的，有工给你做就不错了，你还想干什么，你想上天还是想入海？你不做工拿什么养老婆孩子，想要我替你养他们一世啊？……”

阿贞从小就怕他姐姐，听着姐姐的数落，他一声也不敢吭。趁姐姐去做饭，他溜到老婆孩子住的小屋，躲在屋子里，没事尽量不出门。

王勇和从化市公安局的几个侦察员，在棠姓民警家中附近守了一个晚上，一直没有看到阿贞出来乘凉或买东西。

7月**2**日上午，王勇看到街上不少人手提一把荔枝，边走路边吃，不由得心中一动，想道“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不如……”

王勇买了一筐荔枝，和从化市公安局的侦察员抬着，几个人自自然然的上楼来到棠姓民警的家门口。

“谁呀？”听到敲门声，屋里的老太太问道。

“阿婆，我们是老棠的同事。单位今天分荔枝，他出差了，我们是来给他送荔枝的。”从化市的侦察员说。

老太太打开门，看到王勇他们抬着一大筐新鲜荔枝站在

门外，十分高兴，说“快请进，进来。唔该了！大热天，看把你们累的。快坐一会，喝点凉茶。”

“阿婆，就你一个人在家，他们呢？”王勇他们进屋后，已迅速的将室内的情况观察清楚，发现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客厅，靠近客厅那间小屋紧闭房门，屋子里传出不大的响声，估计阿贞就躲在那里。因而故意跟老太太搭讪，想把阿贞引出来。

“不是我一个人在家，还有谁呢？儿媳妇得上班，孙女去读书。就我老了，什么都干不了喽，只能吃闲饭了……”老太太似乎对赖伯贞后生仔一个，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干活很不以为然。

“阿婆，你年纪大了，好好休息也是应该的……”为了拖延时间，从化市公安局的侦察员跟老太太聊起来。

等了一阵子，王勇见阿贞还是没有出来的迹象，怕呆久了会引起他的怀疑，就对同伴们使了个眼色，跟老太太说：“阿婆，你忙吧，我们先回去了。”说着话，人往小屋的门口靠。

几个同伴配合得十分默契，纷纷起身跟老太太告辞，有人去开门往外走，另外的人却做好协助王勇的准备。

就在这时，在小屋里早听到有人送荔枝来的阿贞以为人都走了，开门出来，想拿点荔枝进屋里跟老婆一起吃。

穿着格子短裤的阿贞，刚走出小屋，看到王勇就站在他小屋的门旁，不由得一愣。说时迟那时快，王勇迅猛的将他抱住，低声命令道：“不许动，我们是警察！”

从化市的两个侦察员随即上前，给赖伯贞戴上手铐。

“你们这是干什么，好好的，怎么就抓起人来……”老

太太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追着王勇问道。

“阿婆，没什么事，你吃荔枝吧！”顺利抓捕赖伯贞后，王勇的心情轻松多了。

四

如果说王勇他们擒获阿贞还算比较顺利的话，奉命缉捕阿生的朱辉、陈华和小邱，一开始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据汤成的交代，阿生是一个四十左右岁的男人，瘦长脸、秃顶、说白话，眼神比较凶。汤成说阿生好像跟阿志住在一起，阿生不大爱说话，因而同伙中对阿生的了解是最少的。

仅仅广州市区常住人口就超过四百万，只凭汤成供词中提供的那一点资料，想找到绰号“阿生”的这么一个人，的确是太难了。好在汤成还隐约记得一个寻呼机号，说他三月份在广州按叶成坚的吩咐给阿生打过寻呼，当时阿生很快就回了电话。

小邱找到寻呼台，查询后获知那个寻呼机号已经有三四个月不再使用。

细心的小邱还是查到了那个寻呼机拥有者名叫水云英，在长堤大马路开了一家糖水店的关系。

小邱回到办公室时，到别的地方调查的朱辉和陈华也是刚刚回来不久。“回来了，你那怎么样？”都没有什么发现的朱辉和陈华，看见小邱走进办公室，几乎是同时问道。

“查到了，那人的名字叫水云英。”小邱果然没有让他们

失望，接过朱辉递给他的矿泉水，说道。

“太棒了！有了线索。”年轻的陈华显得很高兴。

“来，我们把情况凑一凑。”朱辉把同伴召到一起。

综合种种情况，他们决定从水云英的身份查起。水云英在长堤大马路的糖水店名叫“光华糖水店”，店名响亮，生意也挺红火。店面有十几二十平方米的开间，能放四五张桌子，以卖广东凉茶为主，兼卖冰淇淋、雪糕及时尚鲜果。

糖水店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快四十岁的女人，可以肯定不是阿生。从长堤大马路所属的区工商局，朱辉他们查到“光华糖水店”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老板，确实是水云英，家庭住址登记的是广州市天河区十三铺南83号。

朱辉和陈华来到十三铺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个二十来岁、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女户籍警，姓肖。听说他们要查水云英的户籍情况，小肖很热情，她从公文柜上面，还有小屋子后面搬来几大捆户口登记册。

没顾得上喝小肖给他们倒的茶，朱辉和陈华打开那几大捆户口登记的存档资料，一本一本的翻找起来。

“在这了，水云英在这了！”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陈华高兴的说。

朱辉凑过头去，在陈华手指的页面上，看到水云英的名字上面，赫然写着，户主：何景生，生于1960年，职业个体经营者。再看照片，虽然看不出是不是秃顶的特征，但瘦长脸，却和汤成的供词相对应。

除了一时难以确定是不是秃顶外，何景生，名字中有个“生”字，瘦长脸，39岁，跟水云英是夫妇关系，这一切，都能与汤成、吴志彪、朱新沛等人所说的“阿生”联系上。

再向小肖询问，却得到了一个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消息。小肖告诉他们，前两年十三铺南83号那一带拆迁，何景生和水云英已经搬走了两年多。

至于户口为什么还留在这，小肖解释说："搬迁的住户，有的准备搬回来，有的以为现在的户口本在生活中用处并不大，因而，很多人怕麻烦，搬家好几年都不迁户口，人、籍分流的情况，在不少大城市都普遍存在。"

派出所无法掌握拆迁户搬到什么地方去的情况，朱辉和陈华去找天河区政府拆迁办公室的负责人。

天河区政府拆迁办公室的负责人姓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跟十三铺派出所的女户籍警小肖一样，也十分热情的配合朱辉和陈华，但朱辉和陈华翻遍了拆迁办公室那十几二十本搬迁户的存档资料，就是找不到何景生一家搬到什么地方的记载。

老宋说："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并不是所有的搬迁户都由我们安排房子。他们有的是一次性全部拿走搬迁费，自己去另买房子，也有的是另外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居住，或住父母家，或住亲戚家，反正只要不用我们安排住房，就能多拿搬迁费。"

五

"现在只有紧紧盯住水云英这一条路了。"跟老宋告辞后，朱辉对陈华说。

"好的，我们三个人轮班，一天24小时盯死了她，我就

不信找不出阿生的踪影!"陈华赞同朱辉盯紧水云英，从水云英这条线找到阿生的建议。

盯住水云英，既容易又不容易。应该说水云英是个很勤劳的女人，她每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糖水店，一般都是晚上10点糖水店关门打烊才回家。

光华糖水店在一个街口的拐角处，视野比较开阔，周围各种做生意的人，水云英即使没有全部都认识，起码比较面熟。因而，朱辉、陈华和小邱不能用在糖水店附近摆个什么生意摊、修鞋铺的方式，以免突然增多这么一个摊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能是在糖水店对面、利用那些商店做掩护，远远观察进出糖水店的人。

7月3日，王勇在从化抓捕赖伯贞的第二天，也是朱辉、陈华他们决定紧紧盯住水云英的第一天。

那一天，水云英几乎一整天没有出过糖水店的门口，从上午到傍晚，小邱和朱辉也没有发现像是阿生的人，在糖水店出入。

晚上10点7分，陈华看到水云英出了店门，走到糖水店附近的停车场，推出一部红色的女式摩托车，赶紧跑到停放在街头拐角处的车里，跟上向东驶去的水云英。

朱辉、陈华、小邱他们盯紧水云英，一是希望由水云英的糖水店发现阿生的行踪，二是找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

再说陈华驾车跟踪水云英走了一段路后，突然发现水云英失去了踪影。原来，陈华的汽车只能在规定的车道行驶，而骑摩托车的水云英却灵活得多，她可以穿越小巷抄捷径。被夹在汽车长龙中的陈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水云英拐进大街旁边的一条小巷，转瞬间就没了踪影。

陈华回去将这情况一说，朱辉和小邱分析后，认为水云英不可能是发现有人跟踪，而只是按她的习惯走相对固定的近道。为此，他们第二天专门去找行政处配备了摩托车。

果然，第二天，也就是**7**月**4**日上午**10**点，水云英准时来到光华糖水店。这一天，她跟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开门后，就指挥那几个在她店里打工的年轻姑娘抹桌子、搬椅子，只是在下午两点多钟时去了一趟天河农贸交易市场。

朱辉一直跟着水云英。到了天河农贸交易市场，朱辉看到水云英是到那去采购她的糖水店所需要的原料，并没有和阿生接头的迹象。水云英在农贸市场买了一些白糖、红枣和纸制餐具，没有多停留，很快就往回走，把买来的东西送回她的糖水店。

不过，那天晚上，小邱跟踪水云英，发现了她现在居住的地方，那是东山区达道路的一幢灰色的旧楼房。

7月**5**日，朱辉留在光华糖水店附近，继续盯住水云英，小邱和陈华则到达道路那幢灰色的旧楼房守候。

在东山公安分局达道路派出所的积极协助下，经过观察和了解，小邱和陈华获知，住在这里的是何景生的父母亲和他的儿子，何景生本人则很少到这里来住。

何景生去了哪里？他是不是阿生？

六

何景生的确就是阿生。**5**月**4**日，阿生开车掩护李新文、肥仔、长毛、阿钦他们抢劫成功后，跟着肥仔驾驶的面

包车走了一段路，见一切顺利，他便按计划离开现场，藏好车，悄悄回到他和阿志居住的出租房。

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大部分成员相互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何景生跟吴继志却是一个例外。

他们俩都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年龄也差不多，吴继志只比何景生大一两岁。吴继志 1979 年偷渡香港后，虽然一直搞装修，但因力装修的生意不好，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曾回广州做过一段时间的水果批发生意。他和何景生那时就已认识，也算谈得来。两人都加入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后，何景生每次来澳门，基本上都是住在吴继志这里。

再说何景生 5 月 4 日回到出租房后，开始时一直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心里在想这一次抢劫成功，又能分到多少钱。

可是，等到天黑都没看见跟他住在一起的吴继志回来，何景生不由得犯起嘀咕。虽然狂嫖滥赌的吴继志经常夜不归宿，但今天的情况不同，刚刚参加了抢劫，吴继志不应该总呆在外面闲逛。

何景生打开电视，看到电视报道了白天的抢劫案，并说澳门司警抓住了两个案犯，还要求市民们提供破案线索，更是心里一阵紧张。他担心被抓的人中有吴继志，那样的话，万一吴继志招供，他可就想跑也跑不掉了。何景生想给叶成坚打电话，但又怕惹得叶成坚不高兴，因为叶成坚多次强调，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相互间最好少打电话，而一般情况下，只能由叶成坚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不能给叶成坚打电话。

正当何景生恐惧、彷徨、焦急时，吴继志急急的开门进

来。

“你去哪了？我正为你担心呢！”何景生看到吴继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算是落到了地。

“别说了，出事啦，阿坚让我们把东西藏好后赶快回内地！”吴继志进屋后，边说边手忙脚乱的收拾东西。

原来，叶成坚在他们这里藏了一批军火。吴继志和何景生把他们认为该藏的东西藏好后，卜佬洪开车来接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海关。

何景生和吴继志过了拱北海关后，没敢在珠海停留，当即逃到了广州。

“我暂时住在金叶大厦，有事就呼我或打我的手机。”到广州后，两人分手时吴继志对何景生说。

何景生则回他的家。见到一个多月没见面的丈夫，水云英并不高兴。“玩够了，你还记得有个家？”水云英以为何景生隔三差五总往澳门跑，肯定不是去澳门赌钱，就是去澳门嫖女人，因而见面就冷冷的说。

“心里没有家？不是为了这个家，老子还拼死拼活干什么？”何景生心里正烦乱，刚回到家，老婆就给他一个冷面孔看，自然没好气。

“为这个家？为这个家还三天两头往外跑，家里的生意没法做啦，也不看看你找来帮着看店的是些什么人！该进货时不去进货，该压价时不会压价，库存的不少水果都烂了，拼，看你怎么拼？”水云英越说越生气，想到自己每天那么辛苦，而丈夫不仅不体贴反倒一天到晚往澳门跑，似乎根本不把这个家当一回事，更是万分委屈。

在何景生父母的劝说下，他们夫妇俩没有再吵下去。过

了两天，何景生到他的水果店一看，的确像水云英说的那样，他离开一个多月，水果店全乱了套，没进时尚鲜果，原先库存的水果也没有卖出去多少。

何景生做小生意还是很有两下子的。他这个水果店本来并不是租给他，而是租给一个姓辜的潮洲人。何景生看到这个水果店处在一个繁闹的商业区，地理位置非常好，就千方百计想法把姓辜的潮洲人赶走。

他找了几个在牌桌上认识的烂仔，要他们到那家水果店捣乱。在何景生的策划和指使下，那帮烂仔三三两两经常光顾那家水果店，他们掏钱买水果，但买完后，不是故意说给的水果不够分量，借机打架闹事，就是买完水果出门后，换上坏的水果再回去要求索赔，并大闹一场。

一来二去，三天两头总有人生事，姓辜的潮洲人实在没法再经营，就提出退租。周围那些经营水果生意的人，都知道姓辜的潮洲人是惹了麻烦才不干的，所以谁也不敢接那样的店铺。

姓辜的潮洲人挂出“招租”的广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人理睬他。正当他为被拖住了资金脱不了手而焦急时，何景生登场了。在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下，何景生以低于原价位千分之三的租金接手这家水果店的经营。何景生接手后，这家水果店马上变得平安无事，不仅再没有人上门闹事，而且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

5月初，何景生从澳门回到广州后，开始重新经营他的水果批发兼零售生意。他训了手下那帮打工仔一顿，让他们重新布置店面，然后，自己到外地去四处采购时尚鲜果。

何景生先是到从化大批购进西瓜，随即又到清远、肇庆

收购香蕉、三华李。到了荔枝该上市时，他再次去从化。五、六两个月，何景生基本上是在从化、清远、肇庆这三个地方跑来跑去，很少回广州。一来那是他做水果批发生意的需要，为了多赚钱，他得购进质量好、价格低的水果，不得不在水果出产地盯着，二来他也是有意的多呆在外地，尽量避一避"5·4抢劫案"的风头。

七

朱辉盯住光华糖水店，小邱和陈华盯住达道路那幢灰色旧楼房何景生的家，好几天一直没有看到何景生的踪影。

7月的广州，十分闷热。呆在有空调的屋子还行，到了外面，稍为走上一段路，衣服马上就能湿透。7月6日那天，更是闷热得令人难受。朱辉从早上9点半钟就到了光华糖水店的附近，蹓跶两个多小时后，他又累又饿，就走进光华糖水店旁边的一家快餐店，要了一碗排骨汤米粉，慢慢吃起来。

这家快餐店的生意不算好，虽然正是人们吃中午饭的时候，但店里的客人并不多。或许正是因为生意不大好，那个四十多岁、微胖，像是老板娘的女人，除了在门口卖餐券和招揽顾客外，也兼作收拾桌面脏餐具的服务员。

"你们隔壁糖水店的生意真好！"朱辉对前来收拾桌上餐具的老板娘说。

"能不好吗？人家的老板多能干啊！在这里开糖水店，在荔湾那边还开了一家水果行……"老板娘不无羡慕的说。

朱辉本来只是想找个话题，从侧面了解一下水云英的情况，没想到竟然十分意外的获得一个重要的线索，原来，何景生在荔湾还有一家水果行，怪不得在他家和糖水店都找不到他的踪影，不由得大喜过望。

朱辉当即给陈华打电话，要陈华和小邱马上赶到荔湾去。

他们三人在荔湾会齐后，很快就搞清何景生是“天一水果行”的老板。7月6日和7月7日，朱辉、陈华和小邱在“天一水果行”附近盯了两天，可是并没有看到何景生。

那两天，除非是十分熟悉他们的人，要不即使他们走到你的面前，你也很难认出这三个人就是一直服装整洁、风度翩翩的朱辉、陈华和小邱。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三个人全化装成进城打工的农村后生仔，一身衣服虽然还算齐整，但却有点脏，像是好几天没洗澡了的模样。

难道何景生已经逃离了广州？经过几天的搜索、跟踪、调查和了解，一直没有发现何景生的踪影，朱辉、陈华、小邱既疲惫又焦急，不由得对目前所采用的行动方式产生了一丝怀疑，并担心何景生早已远遁，而他们却呆在广州守株待兔。

他们将掌握的情况以及心里的想法向刘安成处长作了详细的汇报。

“你们的考虑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多种迹象看，何景生并不像已经外逃。如果何景生已经外逃，他的老婆应该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他在澳门干了什么事，也就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常的表现。而从你们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何景生的

老婆一直安安心心做生意，可以说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仅仅凭这一点，也得判定你们盯住‘天一水果行’是对的，没有什么漏洞。”刘安成和朱辉他们一起分析后，说：“现在的关键，是得跟何景生比耐心，我相信再坚持一段时间，他肯定会露面。‘光华水果店’交给广州市局的弟兄，你们全心全意盯紧了‘天一水果行’！”

随后，刘安成对警力配备重新作了部署，并给朱辉他们下了死命令，盯紧“天一水果行”，争取尽早擒获何景生。

7月**8**日上午，处于商业闹市区之中的“天一水果行”附近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小邱看到一辆装满荔枝的大卡车在人群中缓缓前行，并慢慢的停在“天一水果行”门前，赶忙轻轻的捅了捅观察另一个方向的朱辉，悄悄说：“有情况！”

朱辉扭头往那边一看，看到有个很像何景生模样的男人从大卡车的驾驶楼下来，走进了“天一水果行”。

朱辉和小邱慢慢的向“天一水果行”接近。这时，一直守在“天一水果行”附近的陈华来到他们身边，轻声说：“我看清楚了，的确是他！”

何景生终于现出踪影，守候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们三人兴奋的相互看了一眼，悄悄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何景生随时可能再次离开“天一水果行”，打电话回公安厅求援已经来不及，好在离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派出所，可以到派出所去请人协助。

商量后，他们决定陈华去派出所找人来控制“天一水果行”外面，小邱守住“天一水果行”的大门，朱辉装作买水果的顾客进店里就近监视何景生。

朱辉走进“天一水果行”后，看到靠墙的收款台边坐着一个男人，瘦长脸、秃顶，看人的眼光一闪一闪的，果然跟汤成描述的阿生十分相像。

朱辉他们因秘密监视的需要，这一天身上并没有带武器。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朱辉不时在卖荔枝和香蕉的柜台前停下来，看一看标价，又拿起水果来认真的观察。

何景生对一身打工仔打扮的朱辉并不在意，一边抽烟一边和正在柜台内忙碌的一个中年男人聊他到从化收购荔枝的事情。

那时的朱辉感到时间过得真慢，尤其是当他看到离何景生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门通往另一条小巷时，心里更是焦急。

好在这个时候，朱辉终于看到陈华走进了“天一水果行”的大门，并对他使了一个眼色。

“何景生！”

慢慢靠近何景生的朱辉突然大喊一声。听到喊叫，何景生下意识的抬头看着朱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朱辉早已一个箭步扑过去，紧紧的抓住何景生的两个手腕。陈华随即上去，给何景生戴上手铐。

“我们是警察，在执行公务，大家都站着，不要慌乱！”这时，小邱带着刚从派出所赶来的民警，走进“天一水果行”，对“天一水果行”的店员和顾客说道。

朱辉和陈华押着何景生走出“天一水果行”的大门，上了早已停在门口的警车，很快就离开那里。

八

根据指挥部掌握的情况，抓捕何景生后，参与澳门“5·4抢劫案”后流窜到内地的嫌疑人，只有阿志一个尚未落网，其余的全都一一缉捕归案。为了完成田期玉副部长和陈绍基厅长“在迎澳门回归之际，要尽快掌握证据，予以一网打尽，达到严厉打击跨境黑社会犯罪的目的”的指示，尽快将阿志缉捕归案，就成了专案组侦察员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正如梁国聚副厅长在得知叶成坚顽固抵抗、拒不开口时所说，“叶成坚暂时不说，没关系。我们已经抓住了那么多嫌疑人，到时，总会有人说点什么的!”阿成的供词，为缉捕赖伯贞和何景生，提供了线索；而何景生的被捕，也同样为搜寻阿志，找到了突破口。

经过突击审讯何景生和其他嫌疑人，侦察员了解到不少阿志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有一点非常相似，那就是在看守所和监狱看见同案者越多越高兴。或许是聚众心理，在看守所或监狱那种地方，熟人越多越能获得相互依赖感，也可能是看到同伙跟自己一样没能逃掉而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反正，招认犯罪事实往往避重就轻、支支吾吾的犯罪嫌疑人，说起同伙时，一般都比较流畅痛快干脆。

何景生也是如此，当预审警官向他问到“阿志”时，他不再像说抢劫时那样东躲西藏，而是滔滔不绝的说起来。由他的口供，侦察员获知，阿志，原名吴继志，四十一二岁的年纪，高高瘦瘦，出生于广州，经常使用香港身份证，

1992、1993 年左右跟一个姓张的广西籍年轻女人来往密切。他 5 月 4 日晚上与何景生一起到广州，曾经入住金叶大厦。

何景生 7 月 18 日晚上供出吴继志的有关情况，7 月 19 日一早，朱辉和陈华就从珠海赶到广州。

在广州金叶大厦前台电脑储存的资料中，朱辉和陈华查到，吴继志不仅 5 月 4 日和 5 月 5 日在金叶大厦住了两个晚上，而且 6 月 24 日再次入住。遗憾的是吴继志 6 月 25 日离开金叶大厦后的去向，一时还无法查清。

朱辉和陈华向前台小姐道谢告辞后，走出金叶大厦。陈华去开车时，朱辉很偶然的看到就在金叶大厦旁边，有一家门面不大的火车票、飞机票预售点。他灵机一动，忽然想到："吴继志会不会坐飞机离开广州呢?" 当即招呼陈华一起走进那家火车票、飞机票预售点。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成功与失败、荣耀和毁灭，的确往往跟"偶然"二字相联系，而一个优秀的侦探，除了必须具备脑子灵、反应快等基本素质外，腿快、嘴勤，不怕辛苦，不嫌麻烦与琐碎，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朱辉偶然发现一家外表很不显眼的火车票、飞机票预售点，不怕麻烦、不嫌辛苦多走几步路，进去了一趟，就得到了收获与报偿。他从预售机票的存根上，找到了吴继志的名字。吴继志、张秋林、郑小钧三人一起订了 6 月 25 日从广州飞往广西南宁市的机票。

朱辉将这一发现报告指挥部后，与何景生的供词中提到的"吴继志 1992、1993 年左右跟一个姓张的广西籍年轻女人来往密切"相联系，刘安成、吴军和侦察员们都认为，张秋林很可能就是何景生提到的那个跟吴继志关系密切的广西

籍年轻女人，吴继志这次九成九是跟张秋林一起跑到了广西。至于与他们同用一张订票单的郑小钧，有可能是吴继志的同伙，也有可能是张秋林的亲戚朋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派人去广西缉捕吴继志。

九

获知吴继志经常使用香港身份证后，指挥部曾跟香港警司联系，要求提供吴继志的有关情况。**7** 月 **19** 日，专案办公室收到香港警司发来的传真。吴继志留在香港警司的案底还真不少，其中，**1982** 年 **3** 月 **7** 日抢劫香港西环路“隆福表行”的案卷，尤为引人注目。

吴继志于 **1979** 年偷渡香港，应该说他的运气还是不错的。**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正是香港房地产业的黄金时期，建筑业也就随着房地产业的兴盛而水涨船高。吴继志偷渡香港前是广州市东风机械厂的电工，凭着有点技术，他比较容易就在一个搞室内装修的小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偷渡者刚到香港，除了有相当得力的人接应外，一般都比较艰难。人生地不熟，没有身份证，大多数人是找不到正当的工作，像吴继志这样找到相对稳定工作的，也得遭受苛刻的层层盘剥。那时，吴继志只能拿到同在一起干活的香港人一半的工资。即使这样，跟在广州东风机械厂时每月三四十块钱的收入相比，他已心满意足。

刚刚从封闭的内地进入开放繁华的香港，难免让许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眼花缭乱。每当夜幕降临，香港到处

灯红酒绿，无上装酒吧，泰式、日式、北欧式……各式各样的桑拿按摩，还有香味四溢、装璜华美艳丽的酒店、餐厅。男人到了香港，就怕没钱，不怕没地方消费。

吴继志很快就发现香港是属于有钱人的世界，有钱就能获得世界上应有尽有的享受，没钱，自然只能是看着别人享受、甚至只能是想象别人如何享受。他感到了不平衡，并期盼能够尽快的享受一番。

既没有背景又没有特别技能的吴继志，像许多期盼一夜暴富的平民一样，开始沾上了赌博。尤其是跟他一块在内装修公司打工的阿松买彩票中了奖，一下子就拿到五十万元花花绿绿的港币，更是使他对博彩入了迷。

奇怪的是阿松能中奖，吴继志却中不了奖。二百、三百、五百、一千……他买彩票的份额越来越大，结果是越陷越深。不知不觉间，吴继志欠下了“六叔”将近一万港币的高利贷债。

“六叔”是专在“大圈仔”中放高利贷的一个中年男人，在九龙一带小有名气。**1982**年**6**月的一天晚上，吴继志正在街上闲逛。“六叔”手下的阿锋和容仔找到他，半推半拉的把他揪到“六叔”的面前。

“阿志呀，准备什么时候给我钱呀？”“六叔”看也没看吴继志，边把玩手中的两个石球边漫不经心的问道。

“‘六叔’我一定还！一定还！请你宽限一段时间，我有钱了一定还！”吴继志早就知道“六叔”是道上的名人，不好惹，如今看到这种阵式，更是感到惶恐不安。

“一定还？都这样说，我听得多了，可越是说话痛快的越是没有钱还。阿志，你给我听好了，再宽限你一个月。一

个月后，拿一万二千块钱到这里来。如果到时没钱，就拿一支胳膊来。"“六叔”一下子变了脸，闪着寒光的双眼紧盯吴继志，声音不高但恶狠狠的说道。

“‘六叔’，求求你，再多宽限我几个月，一个月我实在凑不到那么多钱啊……”吴继志硬着头皮哀求。

“阿锋、容仔，送客！”“六叔”没有兴趣再听吴继志诉苦。

那天，吴继志被阿锋和容仔推出“六叔”家的大门之后，焦急、愤恨、恐惧而又无奈。他知道欠了“六叔”的钱，想跑是跑不掉的。那年，阿坤欠了“六叔”四万多港币的赌债，跑到马来西亚躲了一年多，后来有人在泰国曼谷的火车站看到少了一支胳膊的他。而“六叔”对阿坤的警告正是“不还钱就交出一支胳膊”。

吴继志开始感受到了后悔的滋味，后悔当初听信阿锋的话。半年前，吴继志买了几次彩票都没中奖，想再买又没有钱。正当他想搞点本再去搏一搏时，阿锋找到他，对他说“六叔”那有的是钱，随时都可以去取，还说龙仔就是从“六叔”那借钱去买彩票中的奖。

吴继志从“六叔”那借过三次钱，一共四千多港币，半年后变成一万多。利息的确是高了一点，但那是“六叔”定下的规矩。“六叔”的规矩，谁都不能破。从“六叔”家出来后，吴继志不想回自己住的地方。六平方米的小屋子，放两张高架床，睡四个人，就像堆沙丁鱼罐头似的。再说，回那也搞不到钱。

“钱，钱，钱……”吴继志像是中了邪，脑子里只想着一个“钱”字，想着到哪去弄钱还“六叔”。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吴继志走到一家表行的门前。香港的表行当街的一面基本上都是大玻璃窗户，为了采光，也为了让人们在街上走过就能看到屋子里亮闪闪的各种名表，不花钱就做了广告。晚上，在灯光的照射下，玻璃柜子里的各种名表更是发出诱人的熠熠光彩。

正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吴继志看到表行内躺在玻璃柜子里闪烁不停的各式手表，不由得心中一动。他记得阿松中了五十万港元的大奖时，他们这一伙既羡慕阿松，又可惜中奖的不是自己而是阿松，怀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起哄着要阿松请客。一夜暴富得意洋洋的阿松故意装作不当一回事的说："五十万算得了什么，我们穷人当它是钱，可在那些有钱人的眼里，这还比不上一块表呢！"

就是从阿松的吹嘘中，吴继志知道了"欧米茄"、"劳力士"、"雷达"那些表虽然名贵，但有些镶上钻石的手表更是价值不菲，往往是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港币，才能买到一块。当时，吴继志就想什么时候能弄到一块那种手表，可就成百万富翁了。现在看到表行里面那么多表，正为欠下"六叔"的钱而焦急、恐惧的吴继志，自然而然的动开了硬抢的心思。

动了抢表行的心思后，吴继志开始暗暗的观察，他发现表行的警戒并不严密，没有专职的保安，表行的职员也显得比较文弱。

经过几天的策划和准备，1982年2月30日，吴继志用一个挎包带了一把菜刀和一支玩具手枪，来到他盯了一段时间的"顺风表行"。他已经打探清楚，知道香港的表行大多数都投了保险，被抢时一般都不会反抗，以免受到伤害，因

而他觉得香港的商人往往比较惜命，胆子小，有一支仿真的玩具手枪，加上一把锋利的菜刀足够了。

可正当他瞄准表行的顾客不多，准备冲进去时，却看到有两个香港警察从街边向表行走来，吴继志大惊，赶紧装作逛街购物的顾客，强作镇静的走进表行。警察虽然没在表行停留，更没有搜他的身，但吴继志还是暗暗责备自己粗心大意。抢劫怎么说也不能在过于繁华热闹的大街上进行。于是，吴继志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很快，吴继志就看准了西环路的"如意表行"。那地方比较僻静，又有几个路口，抢劫得手后，有好几条逃走的路线可供选择。

1982 年 **3** 月 **7** 日，吴继志按照计划，趁中午人们都比较倦怠时，装作买表的顾客，走进"如意表行"。开始时，一切都十分顺利。吴继志掏出他那支花几块钱从玩具摊买来的手枪，逼着那几个表行的店员和两三个顾客挤到角落里，然后用菜刀砸碎早已选好的一个玻璃柜，大把大把的抓起白金闪亮、或黄灿灿的手表往挎包里装。

看到表行的老板和店员那么胆小，在玩具枪口下就如此驯服，吴继志心里放松了许多，想着这么多名贵的手表，马上全部属于自己，这些表能够换来很大的一笔钱，更是十分得意，甚至觉得，只要够胆、敢搏，发达并不难。

可正当吴继志做着发财梦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可以明显的听出有警车向表行这边驶来。

吴继志顾不得再从玻璃柜里抓手表，提起已装了不少手表的挎包，三步并作两步窜出了表行的大门。

那时的吴继志毕竟还缺少犯罪经验，进了表行，只顾从

玻璃柜里拿手表，根本不懂破坏暗藏的报警装置。失手后，他不会挟持人质，也不会选择逃跑的路线。因而，听到警笛声慌不择路，在大街上猛跑的他，很快就被警车追上。

面对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吴继志只有乖乖的扔掉菜刀和玩具手枪，举手投降。

人赃俱获，持械抢劫的吴继志被判入狱五年。

1987年，吴继志出狱后，犯过抢劫案的他很难再找到正当的工作，只好到澳门的赌场，帮人“放数”(放高利贷)和“收数”(追欠款)。吃过高利贷大亏的吴继志，在“放数”和“收数”时，心黑，下手也够狠。因而，引起曾在香港和他一起小偷小摸的叶成坚的注意，并把他拢到了自己的帐下。

十

参加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众多成员，开始时的动机和目的并不完全相同。李新文、汤成这些从农村出来，到珠海、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或许是不肯老老实实的打工谋生，或许是抗拒不了繁华都市的多种诱惑，又缺少法律知识，觉得不论干什么，只要能赚点钱，就能照顾家庭、并为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吴志彪、朱新沛这些生长在城市的年轻人，由于没有强硬的家庭背景，又没有特别的技能，工作和生活都不是很顺心，眼见有人迅速致富，心理不平衡。这两种人都比较容易成为各种犯罪集团网罗新成员的对象和目标。而叶成坚和吴继志这些人则明显具有职业罪犯的特点，

犯罪既是他们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有报复社会的阴暗心理。

像吴继志，沾上毒瘾后，无论是做水果批发生意，还是搞室内装修的正当收入，都不可能满足他吸毒的需要。如此，犯罪似乎成了他的必由之路。

以职业罪犯为核心，吸收莽撞冲动、心理不健康、好勇斗狠的年轻人组成暴力犯罪团伙，无疑已形成了有组织犯罪的新特点。这种暴力犯罪团伙，不仅对社会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而且似乎不乏发展的潜力。叶成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个凶狠残忍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就证明了这一点。

吴继志加入叶成坚这个团伙后，就觉得比原先自己一个人单干舒服和安全。事前有人策划、筹备，行动时，只需跟许多人一起动动手，风险不算大，拿的钱可不少。因而，5月初逃到内地后，吴继志并没有就此收山的打算。他认为避过风头后，叶成坚肯定会再次召集人手接着干。这样，住在广州金叶大厦时，他跟早就认识的郑小钧联系，准备将在他看来相当够胆、也有谋略的郑小钧介绍给叶成坚。

郑小钧算得上一个惯犯。两年前，他就因诈骗而被公安机关通缉。郑小钧接到吴继志的电话后，马上赶去金叶大厦跟吴继志见面。

正被通缉的郑小钧也在谋划一桩新的诈骗，刚好缺少一个吴继志能够扮演的角色。原来，郑小钧听说某贫困地区来了一笔扶贫款，他准备跟吴继志一起到那里，让吴继志装成一个香港回归前移居澳大利亚发展的富商，以回内地寻找投资养殖业为名，用送手机和送钱的手段勾引当地的实权人物，将那笔扶贫款骗到手后再逃之夭夭。

虽然郑小钧的计划算不上新奇高明，但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实际上，不少所谓的来自海外的投资者，用的全是“空手套”。

吴继志很赞赏郑小钧的计划，但他担心万一碰上当地的实权人物比较精明，进一步查询，自己正犯案潜逃，很有可能因而暴露行踪引火烧身，就没同意实施。这样，从广州飞到南宁后，吴继志和郑小钧分手，跟张秋林回了娘家。

十一

1999 年 **7** 月 **20** 日，专案组的侦察员朱辉和陈华奉命飞往南宁，查找和缉捕吴继志。

我国比较完善的户籍管理，的确在许多方面都值得骄傲。在侦破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过程中，侦察员多次由户口入手而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和行踪。追踪吴继志，同样是从户籍入手找到了他的藏身地点。

知道吴继志的老婆大约是广西南宁人，名叫张秋林。在南宁市刑警支队的积极协助下，朱辉和陈华，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在南宁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先找齐全市名叫张秋林的人，然后用排除法，将男性和二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去掉，只留下三十左右岁的女性张秋林。再与曾在广州工作和境外婚姻相联系，这样，跟吴继志有特殊关系的张秋林于茫茫的人海中浮现出来了。

张秋林，时年二十九岁，已婚。其父为广西某大学的干部，家住广西某大学的教工宿舍。张家的户口档案虽然没有

出现吴继志的名字，但十分醒目的记着：张秋林之子吴某某，五岁。

儿子五岁，姓吴，这和吴继志与张秋林相识于1992、1993年，结婚六七年的情况十分相符，应该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朱辉和陈华认定，这个张秋林九成九就是吴继志的老婆。

7月21日上午，南宁市刑警支队派了两个侦察员陪同朱辉和陈华来到南宁市西郊的广西某大学。

7月份，正是学校的暑假期，朱辉和陈华好容易才找到学校保卫科的贾科长。听他们简单的说明来意后，贾科长介绍说张秋林的确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教工子弟，90年代初被她所在的公司派到广州办事处，听说是在广州跟一个姓吴的香港人结了婚并去了香港。这进一步证明张秋林确实就是吴继志的老婆。

贾科长还说前段时间是听说张秋林和她的丈夫从香港回来了，但这几天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们，因而没法证实张秋林和她的丈夫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朱辉和陈华觉得如今的城市邻居，由于住的是公寓楼，所以十天半月见不上一面是常有的事情，甚至还出现谈了两三年恋爱的年轻男女，直到确定关系带回家去见父母时才知道两人原来是邻居的笑话。为此，要求贾科长帮忙，到张秋林他们家探看吴继志在没在那里。

“同志，你们看这样做是不是合适？我突然到他们家去，要是引起他们的怀疑，就不大好了！”贾科长的话说得诚恳，似乎还挺内行。

不过，朱辉和陈华，包括南宁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更是

不能贸然露面，否则就有前功尽弃的可能。因为张秋林家那幢宿舍楼旁边正在搞基建，到处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地形比较复杂。而到学校来的侦察员只有三四个人，不可能有效的控制宿舍楼四周。这样，万一让吴继志闻到风声窜逃出宿舍楼后，追捕起来相当困难。

没有其他的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得请贾科长跑一趟，因为只有他去，才能将吴继志已经被警方盯上的情况比较好的隐藏。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朱辉他们想出了让贾科长以参观张家新装修的房子为由前去张家一趟的办法。

张秋林的父亲原先也是学校的中层干部，退休后到郊区租了几口鱼塘搞养殖，刚好那天回家来看外孙。

贾科长敲开张家的门后，张秋林的父亲听贾科长说想参观一下他们家新装修的房子，取点经，为两个月后分到新房子做装修的准备，丝毫没有怀疑，热情的带贾科长将三房一厅的房子从里到外看了一遍，还不断的给贾科长出主意，告诉贾科长找哪个装修队好，到什么地方买材料便宜。

吴继志有一手鲜菇炒鸭肉的厨艺，正在厨房里忙碌，张秋林给他帮忙。贾科长进屋后，张秋林打了个招呼，吴继志则连头也没抬，只顾忙他的事。

贾科长回来后，对朱辉他们说看见有个四十左右岁的中年男人正在厨房炒菜，张秋林跟他很亲昵，也听见张秋林的儿子喊他爸爸。

这就够了，正在炒菜的中年男人一定是吴继志。

这时的朱辉和陈华，也遇到了跟王勇抓捕赖伯贞时同样的问题，担心吴继志会挟持老人和小孩做人质。

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用什么办法进入张家，才比较稳妥有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中午12点30分了，朱辉他们还是没能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正在这时，他们远远的看到张秋林的父母亲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从宿舍楼出来，向学校大门走去。

机会来了，老人和小孩离开家后，少了吴继志挟持人质的许多顾虑。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朱辉他们还是决定采取熟人敲开门后，突然冲进屋去擒获吴继志的方式。

可是，或许是担心安全，也有可能是顾虑到会伤害同事间的情感、关系，这次刚开始，贾科长总是推三阻四，死活不肯再去敲张家的门。

事实证明，在与狡猾凶恶的犯罪嫌疑人斗争时，还远远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勇敢和坚定。

经过南宁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反复做工作，朱辉和陈华又一再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贾科长才勉强答应再去一趟张家。

“谁呀？”听到有人敲门，张秋林在屋里问道。

根据张秋林的声音、语调，埋伏在门外的朱辉认为，吴继志还没有任何察觉，就对贾科长使了一个眼色。

“是我，贾叔叔！”贾科长看了身旁的朱辉和陈华一眼，尽量平静的回答说。

“有事吗？贾叔叔。”张秋林似乎不大想开门了。

“我找不到钥匙，回家进不去，可能是刚才掉在你们家了，秋林，你能开门让我进去找一找吗？”

听到贾科长这样说，张秋林不能再不开门。

“哦！是贾叔叔呀，请你稍等一会……”

门外的人们隐隐约约的听到张秋林在屋里走动的脚步声。

又过了两三分钟，门终于打开了。

张秋林看到贾科长身后站着几个手持枪械的陌生男人，不由得一愣。可还没等她作出任何反应，朱辉、陈华已经极其迅捷的冲进门去。张秋林惊愕之下，自觉不自觉的刚想张嘴呼喊，就被其他侦察员有效的加以制止。

进屋后，陈华发现唯一关门的那间屋子最为可疑，对朱辉使了一个眼色。朱辉做好掩护的准备后，陈华猛力把门推开，双手持枪平指，并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陈华和朱辉看到房间靠窗的床上躺着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男人，嘴里叼着一张卷成香烟状的锡纸，听到响动扭头过来时，眼神迷乱，而房间里又弥漫着一股怪味。显然，这个男人正在吸毒。

“你就是吴继志！”朱辉问道。

那个男人点点头，又贪婪的用力再吸了两口。

“吴继志，你被捕了。我们是广东公安厅的警察，现在马上跟我们走。”陈华威严的命令刚从床上坐起来的吴继志。

此时的吴继志，比 **1982** 年抢劫香港西环“如意表行”时的犯罪经验丰富多了。他在朱辉和陈华的监视下，慢吞吞的穿着衣服，心里在打别的主意。“警官先生！求求你们给张秋林他们家留点面子，不要给我戴手铐，悄悄把我带走，我一定配合你们，不给你们找麻烦！”说话时的吴继志显得十分诚恳。

朱辉和陈华答应了他的要求，准备把他押上警车后，再

将他铐起来。

那是一幢六层的宿舍楼，没有电梯。张秋林家在四楼，只能是从楼梯往下走。楼梯很狭窄，没法并排走三个人，只好由朱辉走在前面，陈华抓住吴继志的手腕走在中间，南宁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跟在后面。

一般情况下，这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安排，但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因人为的因素或客观环境而出现某种偶然。陈华和朱辉押解吴继志下楼，一时失察，没有给他戴上手铐，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他们一群人走到二楼时，正好有两个人往上抬家具，走在前面的朱辉，为了给抬家具的人让路，在靠墙拐角处停了一下。

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早已打好逃跑主意的吴继志，瞧准机会猛一用力挣脱手腕就往楼梯下面跳。

稍不留神被吴继志挣脱手腕的陈华连想也没想，当时就纵身一跳将吴继志扑倒在地，顾不了胳膊擦破了血流不止，只是紧紧抱住吴继志不松手。朱辉随即也冲了下来。他们不再客气，抽出吴继志的皮带将他的手腕绑起来，迅速上了警车，返回南宁市刑警支队。

这虽然还算不上事故，但2000年7月，作者在广州采访陈华时，他却念念不忘。他认为那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凶狠狡猾的嫌疑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否则，就会给罪犯可乘之机。

人不怕失策、失误，就怕失策、失误后不会吸取教训。广东刑警之所以在和形形色色的罪犯进行英勇的斗争中，一往无前，屡建奇功，除了忠于祖国、上下齐心、团结协作、

重视科技、敬业爱岗等因素外，善于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由成功发现问题，无疑是他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十章

凶魔伏法

一

到了1999年7月，虽然已经擒获叶成坚和他手下的几个得力马仔，但为了取得充分的证据，专案办公室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叶成坚不愧是一个相当狡猾机警的职业罪犯，多年的犯罪生涯，在不同的监狱进进出出，使他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应付审讯的经验。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心里非常清楚。面对不时调换的预审警官，他总是摆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架势。要不一言不发，要不就海吹法螺，大侃特侃意大利黑手党从西西里发源，到美国的发展，还有日本田中组、台湾竹联帮如何组建、如何扩张的种种故事。

"不论是意大利的'红色旅'，还是日本的'赤军'，你们想知道什么，随便问我好了。"说话时的叶成坚做出一副对全世界黑社会无所不知的样子，"台湾的'竹联帮'，我更

是一清二楚。他们的陈老大，1992年就想插手澳门，曾经策划绑架‘街市伟’、逼使‘街市伟’同意让他们进入澳门博彩业利益集团的计划。‘街市伟’你们知道吧，那时的‘街市伟’可是澳门道上了不得的大人物。他跺一跺脚，澳门都会震动十天半个月。‘竹联帮’绑架‘街市伟’的计划失败后，又想谋杀‘街市伟’，因而还引发了一场大战。那一场大战打得够刺激的，从澳门打到了东南亚……”

预审警官不难听出叶成坚的话有虚有实，其中不少情节来源于电视连续剧和警匪枪战片。不过，他说的都是别人的事，关于他自己的犯罪事实，连提都不提。

“行了，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听腻了，说一说你自己的故事好不好。自己的事都没讲清楚，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说的那些别人的故事呢？”年轻的预审警官打断叶成坚滔滔不绝的海吹，有意识的刺激一下他。

说比不说好，只要他说话，就有可能找到击毁他心理防线的突破口，但不能任由他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得不时的打乱他的情绪，在他兴奋时，必须想法压制，而当他沉默时，又得挑起他说话的兴趣。这是在吴军的主持下，负责审讯工作的侦察员们定下的策略。

对叶成坚的审讯，是侦察员们与叶成坚比信心、比耐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比智慧的斗争。这无疑是一场持久战。

经过多次的审讯，侦察员们慢慢摸到了叶成坚心理活动的脉络。他们分析后，认为叶成坚的强硬是装出来的，他其实非常怕死。正是由于怕死，他才硬挺并心存侥幸，以为只要他不说，警方没有过硬的证据，就判不了他的死刑。

吴军是一个视野比较开阔、勤于思考，而且往往能从复

杂的情形下抓住关键问题所在，并及时指出突破方向的指挥员。1999年1月17日，珠海市香洲的一家歌厅发生爆炸案。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察员迅速赶到了现场，可是，除了找到一些炸药碎末外，没能发现比较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案子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深圳发生了一起有人在高速公路拿炸弹劫持大巴的恶性案件。吴军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即想到了一个多月前那起爆炸案，觉得珠海和深圳这两起恶性案件，很有可能相互之间有一些联系，马上派人到深圳取回炸药渣。

经检验，果然发现罪犯在深圳和珠海使用的炸药完全相同，进一步审讯，终于查清珠海市香洲歌厅的爆炸案，也是在深圳高速公路劫持大巴那伙罪犯所为。

此时，针对叶成坚一伙顽固抵抗、迟迟不交代犯罪事实的现象，吴军指示审讯组的侦察员必须加大审讯力度，决不能让罪犯缓过气有时间编造假口供。同时，他还跟侦察员们一起制订了“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主犯不放松，多点打击，侧面迂回，先摧毁几个，再全部解决”的战术。

“各个击破、多点打击”的关键是分化团伙成员的联结，尤其是必须粉碎李新文、汤成、朱新沛、赖伯贞、吴志彪、何景生、吴继志他们对叶成坚既畏惧又感激佩服的复杂心理。只有那样，他们才有可能比较详细的交代犯罪事实。

经认真的分析和反复的研究，预审员们认为这些案犯虽然出身、经历和性格都各不相同，但在目前却有几个相似、或者相同的心理症结。首先自然是企图逃避惩罚而掩蔽犯罪事实，其次是害怕事后遭受叶成坚的凶狠报复，再有就是以

为跟着叶成坚“赚”了不少钱，知恩图报也好，行有行规也好，抑或讲点江湖义气也好，总之，似乎不该出卖叶成坚。

针对案犯们这种心理症结，预审警官有意识的点明已经掌握他们参与多次犯罪行动的证据，并一次又一次强调说与不说，主动坦白还是不得不承认，到处理时肯定不一样。同时，给他们指出叶成坚罪大恶极，这一次不可能再逃脱惩罚，也就不可能再报复任何人。然后，根据案犯不同的情况，预审警官又想法一一消除他们对叶成坚的感恩意识。耐心细致的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跟着叶成坚干事，他们现在不会被捕而失去自由。所以，表面上看叶成坚是带他们“赚”了不少钱，但“赚”了那种钱后，也就是走上了不归路。而叶成坚之所以带他们去“赚”那种钱，主要是想利用他们做打手为自己捞大钱，并没有更多的为他们考虑。因而，叶成坚实际上是拉着他们一起往死路上走。

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势，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自汤成6月18日开始交代谋杀“大黑”的事实后，何景生7月10日又一次供出1998年11月，叶成坚在珠海市如何策划和指挥实施谋杀“大黑”的过程。吴志彪亦对参与杀害“大黑”及多次抢劫行动的事实招了供。朱新沛除了交代曾给叶成坚收藏一支仿六四式手枪外，对几次参与在澳门抢劫的事实亦一一供认。此外，吴继志、李新文、赖伯贞、李乐生等也都放弃了抵抗。吴继志还交代出1997年7月在澳门“冯记酒楼”，叶成坚指使他和卜佬洪谋杀“傻彪”的事实。再加上赫南南、熊建新、罗小龙等案犯交代叶成坚1994年在珠海绑架台湾商人刘少坤的犯罪经过。还有刘少坤、乌详明等受害人，也一致指认化名“李总”的叶成坚正是1994年11月在

珠海那次绑架行动的指挥者。

至此，已查证和落实叶成坚策划、指挥实施的犯罪行为计有：

一、1998年8月9日，在澳门皇宫酒店门前广场的公共汽车站抢劫两个女性送钱人，获赃款港币九十五万元、美元五十万元。

二、1998年10月23日，抢劫“竟安大厦”地下钱庄，获赃款美元十四万元，港币一百多万元。

三、1998年12月6日，在澳门一桥下隧道口抢劫一男性送钱人未遂。

四、1999年5月4日，在澳门抢劫一女性送钱人，获赃款美元十五万元、韩币五百万元、台币八十二万元。

五、1994年11月13日，纠集赫南南等在珠海市绑架台湾商人刘少坤和乌详明，勒索港币五百万元。

六、1997年7月，指使卜佬洪、吴继志在澳门“冯记酒楼”谋杀“傻彪”。

七、1998年11月8日，率领何景生、李新文、汤成在珠海市胡椒园谋杀绰号“大黑”的吴庭辉。

八、让朱新沛为他私自收藏仿六四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多发。

九、让李乐生为他私自收藏TNT黄色炸药四块，共八十克。

十、在澳门私自存放一批军火（澳门司警在“万里长城”旁边公寓楼的一套房间里起获AK47冲锋枪两支，十个弹盒，五百发子弹，六四手枪一支，五九手枪一支，五四手

枪一支，美制曲尺手枪两支，手雷两个，硝胺炸药二十公斤，小口径步枪一支，点三八手枪一支)。

经查证，那套房子是汤成按叶成坚的指令，用“邓业亮”的假身份证所租。

抢劫、绑架、谋杀、私藏军火，数案并发，人证、物证、旁证齐全。这时，叶成坚说与不说，实际上罪状已经成立。

不过，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预审警官们决心要叶成坚开口，说出自己的犯罪事实。

二

1999年7月13日晚上，两个武警战士把叶成坚押送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三预审室。

或许只是一种巧合，5月下旬，专案组的侦察员陈华和小邱追到上海缉捕叶成坚时，是在第13家酒店查出叶成坚的行踪，而7月13日(又是一个“13”)警方给了叶成坚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看到分别审讯过自己多次的龙科长和朱刚一起站在桌子边上，神情严肃，叶成坚稍为一愣之后，很快就调整了情绪，像以往一样若无其事的坐到凳子上，架起二郎腿，摆开了再次神侃海吹云遮雾罩的故事，似乎是知无不言，却让警方无从查证的架势。

“叶成坚，遵照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命令，今天我们宣

市正式逮捕你。这是逮捕证。"随即，朱刚把逮捕证递给叶成坚。

叶成坚接过逮捕证，只见上面写着："叶成坚私购枪支、抢劫、绑架、谋杀……"一贯面对预审警官显得镇静自若的他，没等看完逮捕证，就不由得脸色一变，强辩道："说我抢劫，我勉强可以接受，说我杀人，那可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这个人一生信佛，从来不杀生，别说杀人，我连鸡都不杀。你们也看到我带的书全是佛经，我相信因果报应，怎么会杀人呢？"

"是否杀过人，你心里很清楚，很多人也知道。"龙科长炯炯有神的双眼盯视着叶成坚。他看出，宣布正式逮捕对叶成坚的心理震动相当大，就乘胜追击继续给他施加压力。龙科长语调平和但底气十足的对叶成坚说："对于我们在珠海大学后面小树林起出的那具尸体，不知你有什么想法。他是谁，你大概不会忘记吧？如果忘记了，我们这里有照片，你可以看一看。"龙科长把一叠照片递给叶成坚。

在审讯叶成坚时，如何使用证据，从梁国聚副厅长到吴军副局长，都要求预审员们必须"用好、用准、用得合适"。

龙科长此时用"大黑"被杀的事实，点了一下叶成坚的"死穴"，无疑是狠狠的击中了叶成坚的最为担心的"罩门"。

叶成坚被捕后，一直表现得十分倨傲，而他的倨傲，相当程度是来源于自信。叶成坚以为在他恩威并施之下，他手下的马仔全都戴上了"套"，决不会出卖他。即使为了自保，像李新文、汤成、何景生、吴志彪这些参与谋杀"大黑"的人，起码不敢说出杀人的事实。但当他见到"大黑"面目狰狞的尸体照片，明白了警方已经掌握"大黑"被杀的事实，

自信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知道手下的马仔已经扛不住，有人开始招供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叶成坚实在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十分关照爱惜手下的马仔，不像“四眼牛”那样自私贪婪，一直跟马仔们有福同享，可马仔们并不珍惜这份情义，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个断情绝义，纷纷将罪责往他身上推。

7 月 **13** 日晚上，叶成坚预感到自己完了。他知道中国警方肯定已经充分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不会宣布对他正式逮捕。而宣布正式逮捕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心里更是一清二楚。

受到突如其来打击而情绪混乱的叶成坚，终于回到牢房时，禁不住嚎啕大哭，边哭边咬牙切齿的咒骂：“丢你妈，全是白眼狼！老子带会你们赚钱，出事了全说是大佬叫你们干的，分钱时为什么不说让大佬多拿点？忘恩负义的衰仔，全都不得好死！”

对叶成坚更大的打击，来自那个名叫晓平的女人。晓平本来十分佩服叶成坚，她认为叶成坚抢的都是不义之财，有点近似古装电视剧中那些侠客。叶成坚敢从豪门富商手中把程娟夺过来，尤其让个人婚姻不幸福的晓平感动。有点浪漫情结的晓平，觉得叶成坚是个敢爱敢恨、爱得勇敢，恨得强烈的真男人，因而愿意冒险帮助他。这样，晓平在花都跟叶成坚一起被捕后，一直迟迟不肯说出她为叶成坚收藏赃款的事实。

晓平离婚后，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如今进了看守所，失去自由，晓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那两个年幼的孩子。

经过预审警官一次次耐心的劝说和启发，晓平慢慢的开

始明白叶成坚并不是侠客。叶成坚多次抢劫，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奢侈淫逸的享受。而不论他抢的是什么人的钱，都是采取不正常的手段方式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私设刑堂，谋害人命，更是一种严重违法的凶残暴行。帮助这种人，也就是以不同方式在制造罪恶。为这种人失去自由，抛舍可爱的孩子，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尤其是听说叶成坚不仅在香港有一个女人，而且在内地还和一个包头姑娘正式结了婚时，晓平哭了。她开始怀疑叶成坚对程娟的感情是不是真诚，而自己对叶成坚的崇拜又是不是过于幼稚。为留在澳门的孩子，也为自己，她说出了自己手上有一个叶成坚交给她的、装满了赃款的黑皮包。在她和程娟离开澳门到花都跟叶成坚会合前，她将皮包放在养父林生家里。

1999年7月18日，接到晓平电话的林生，按晓平电话中对他提出的要求，悄悄把晓平用旧报纸裹起来、放在他家里的黑皮包带到珠海拱北海关门前，交给由侦察员陪同去那里接他的晓平。

那个黑皮包里装着五百万元韩币，正是"5·4抢劫案"的一部分赃款。

三

广东刑警的确是一个十分团结的战斗集体。他们不会想这是谁的案件，那又是谁的案件，而将抓捕罪犯、破获案件

看作是大家的事情，有劲一块使，群策群力，协同作战。为破获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广东公安厅设立了专案组，不过，当专案组人手不足时，并非专案组成员的许多侦察员，总是积极主动、不辞辛苦的参与行动。像珠海市刑警支队的张支队长，刚开始时负责别的案件，可曾荣获“全国优秀警察、珠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光荣称号的她，在专案组审讯小组审讯叶成坚遇到困难时，就积极的献计献策。

张支队长1961年出生于粤东客家人聚居地，在她的身上很好的体现了客家女性勤奋、刻苦、坚韧、好强的优秀品质。她是广东省警察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工作在最累最危险的刑事侦察第一线。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张支队长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破案经验，屡建功勋，而且在以豪迈雄道男性为主体的刑警中树立起相当高的威信。她提出按“强强组合”的方式调配审讯力量的建议，并强调我们决不能搞严刑逼供那一套，不打、不骂，但一定得不断的给叶成坚施加压力，决不能让他太舒服，决不能让他呆在看守所里就像住宾馆、酒店那样逍遥自在。

不断施压的策略，在顽固狡猾的叶成坚身上，同样起到了作用。手下的马仔陆陆续续招供，在感受被“出卖”的痛苦时，叶成坚的自信心遭到严重的打击。而面对晓平交出的五百万元韩币的赃款，叶成坚更是失去了对于友情、义气的信任。

1999年7月25日，侦察员张志在审讯叶成坚时，对他说：“昨天我们带了点奶粉和补钙药品去看程娟和孩子，程娟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可以看看。看完后，如果有什么话想跟程娟说，也可以给她写信，我们帮你转交给她。”说着，

把一张字条递给叶成坚。

看见字条上写着："坚哥，你现在怎么样了，还好吗？我和孩子都很好，请你不要挂虑！我托看守买了很多毛线，天天给女儿织毛衣，已经织好六件，够她穿到五六岁了……"

叶成坚不由得泪光闪烁，并不由自主的想起他是如何认识程娟的。

1997 年 **7** 月，叶成坚和"四眼牛"闹翻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百无聊赖，就一天到晚猫在赌场里找刺激。

那天，他看到有个瘦高个的中年男子押宝时一下子输了三十多万，却不动声色，内心十分佩服那个中年男子有大将风范。等那中年男子走后，叶成坚问叠码的阿兵，才知道，那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澳门三号坟场的老板赖布德。

赖布德虽然只是一个坟场的老板，但家底十分丰厚，相当有钱。看到赖布德一掷千金的豪赌气派，叶成坚不由得心中一动，他想很有可能从赖布德身上捞一把。

叶成坚开始策划绑架赖布德。经过几天的跟踪，他终于踩到赖布德的点，发现赖布德的家就在离路环岛海边不远的山岗上，是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房子四周是草坪和树丛。

叶成坚悄悄潜到树丛里，用望远镜观察赖布德家中的情况。树丛到房子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五十多米，中间有一大块草坪，没有什么障碍物，想秘密通过那五十多米并不容易。而赖布德家里似乎经常有几个男人在伴随他们家人。如此的

条件，没有十个八个有点经验的人，要想到赖布德家里绑架他，的确非常困难。

叶成坚还发现赖布德并不经常外出，他出门时至少带两到三个马仔，警惕心很强，戒备也很严。

叶成坚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经过几次实地考察后，他选中了一个下手的地点。那是赖布德家通往外面公路的一个拐弯处，地方相对隐蔽，比较适合埋伏。叶成坚计划找个适当的机会抓住赖布德某个马仔。在傍晚时分野外人少时逼他给赖布德打电话，说坟场有急事，要赖布德去处理。

然后，在选定的地点浅浅的埋上把钉。用大石头或树杆阻路、逼汽车上的人下来搬障碍物的方法，许多电影和电视剧已经用滥，容易引人怀疑，因而叶成坚决定用钯钉。钯钉扎破汽车的轮胎后，汽车不是被逼停下来，就有可能歪向一边。甚至会栽到路边的浅沟里。栽到路边的浅沟最好，能使车上的人失去抵抗力。那时，埋伏在树丛中的人突然冲出来，必将很容易就逮着赖布德。

叶成坚计划需要五到六个人参与行动，他准备找阿生、杨仔，再叫上卜佬洪和阿志。因为有阿生，万一出点什么事，还能让“崩牙驹”出面抗一抗，或想法疏通各方面的关系。

叶成坚的计划并非没有实施的可能，但他却忽视了别人的智慧与能耐。

7月17日晚上，正在赖布德家附近树丛中守候的叶成坚看见赖布德带了两三个人上了一辆汽车，匆匆往澳门半岛那边开去，赶紧推出藏在旁边的摩托车，悄悄跟在后面。

赖布德的汽车开得不算快，似乎有意不让叶成坚跟丢了

似的。

叶成坚停住摩托车，远远的看见赖布德一伙进了“飞云夜总会”。过了几分钟，叶成坚才不慌不忙的朝“飞云夜总会”走去。

叶成坚刚刚走进“飞云夜总会”的大门，就被藏在阴影中的两个身高体壮的年轻小伙子分别抓住了两边的胳膊。

“你跟来这里干什么？”左边那个年轻人，压低声音斥问道。

“怎么啦？这是你们家，只能是你们来，我就不能来？”叶成坚并没把那两个年轻人看在眼里。

“夜总会谁都能来，可从路环岛一直跟到这里，就得请你说清楚为什么了！”这时，阴影里又走出另一个男人。叶成坚认出这正是坟场老板赖布德手下的亲信马仔，不由得暗暗心惊。知道自己是露相了，但却想不出是怎么露的相。

“傻了吧？你这衰佬总在我们家附近转来转去，鬼头鬼脑的，我们盯上你好几天了，想干什么，快说！”抓住叶成坚右边胳膊的年轻人说着话，用力扭着叶成坚的胳膊。

“带他走，找个地方让他说。”稍后露面那个男人下了命令后，领先朝大门走去。

他们押着叶成坚到了夜总会外面的停车场，正准备把叶成坚朝车里塞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轻呼。

他们顺着惊呼声看去，看到有个高挑身材的年轻女人正十分惊愕的用手捂着嘴在看着他们。

“衰仔。今天算是便宜你了！老实告诉你，以后你要是再敢到我们家附近探头探脑，就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给他点教训，我们走。”为首那个男人说着话，弯腰坐到司机旁

边的座位。

抓住叶成坚那两个年轻人放开叶成坚，紧接着一人狠狠的在叶成坚的腰部揍了两拳，才心犹未甘的上了汽车。

叶成坚紧紧的捂着腰部坐到了地上。

“先生，你没事吧?”

听到身旁有个怯怯的声音在问他，叶成坚抬起头，看到正是刚才站在不远处发出惊呼声的那个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的美貌让叶成坚心中为之一动。

“我没事。小姐，谢谢你救了我!”叶成坚强忍疼痛微笑着向年轻女人道谢。

“先生，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看大夫?”年轻女人关心的问道。

“小姐，不用麻烦你了!我没事。”叶成坚从地上站起来，看到年轻女人正用关切的眼神看着他，一贯心如铁石的叶成坚不由得为年轻女人的善良所深深感动。

“再见，小姐!”

“再见，先生!”

两人道别后，程娟在回家的路上，十分奇怪胆子不算大的自己为什么会在看见那种情景时不由自主的发出惊呼声，对澳门已经不算陌生的她，知道那样做是犯忌的事情。换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地方，她很可能会悄悄的把自己的车开走，只当什么都没有看见。因而，当她和叶成坚相好后，一直认为那就是一种缘分。

仅仅过了两天，程娟一个人正在玫瑰园咖啡厅饮咖啡时，叶成坚微笑着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看着程娟说：“小姐，我能为你再要一杯咖啡吗?”

程娟抬起头，疑惑的看了叶成坚一会，认出正是前两天晚上在“飞云夜总会”外面停车场见过的那个男人，不由得高兴的说：“原来是你呀，先生！”

“看来，我们的确有缘！前两天刚认识，今天又见面了！”叶成坚招手叫来服务生，要了两杯咖啡。他心里非常清楚，所谓的“缘分”是他从那天晚上开始跟踪眼前这个年轻女人整整两天的结果。

那天晚上叶成坚跟程娟道别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悄悄跟在程娟的后面到了她住的地方，以后的两天一直守在程娟家附近，才有了今天玫瑰园咖啡厅的巧遇。

两人边喝咖啡边聊起来。获知叶成坚也是出生在广州时，程娟更是对眼前的男人增多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越秀公园、海珠广场、南方大厦、白云山的风景……两人都熟悉和喜欢的地方越说越多。

有了这次和谐愉快的见面，以后的约会越来越频繁。他们一起去观赏“镜海长虹”、“灯塔松涛”，一起去游览“三巴圣迹”、“妈阁紫烟”，一起去感受“龙环葡韵”、“普济寻幽”。看遍了“澳门八景”后，又一起去“包公庙”、“康公庙”、“莲峰庙”求神拜佛。

那一段时间，程娟过得非常愉快。不愁吃、不愁穿的程娟，唯一的不满，就是寂寞和孤独。叶成坚的出现，点燃了她本来就充满了活力的青春之火。他们像干柴遇到烈火似的，自然而然的成了仿若一时都离不开的情人。

精明的叶成坚跟程娟交往不久后，就发现她是某富豪包养的女人。要不只凭程娟自己，不可能住得起二百多平方米的复式结构的公寓，也不可能整天无所事事开着高档私家车

闲逛。

叶成坚本来就迷上了程娟，知道她是富豪包养的女人后，更是激起他的邪劲。他们完全可以到酒店开房幽会，但叶成坚偏偏要坚持到程娟的公寓。或许他是觉得睡在富豪一个月睡两三个晚上的床上，才能更好的满足他对有钱人的报复心理，也才能享受到更大的快感。

纸总是包不住火。某富豪很快就知道了程娟红杏出墙。他可以不要程娟，但对于他那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不能不要面子。

1997年9月的一天，叶成坚和程娟刚从松山下来，两个身高体壮的年轻男人在路口堵住了他们。

在黑道上打混多年的叶成坚，不用问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把程娟拉到身后，先发制人说："这是我和岑老板之间的事，你们不该插手的。想插手也得先打听一下我是谁。"

"那好啊，我们现在就当面问你，你是海里的龙王，还是莲溪庙的大神？说出来，看能不能把我们吓死。"个子稍瘦一点那个年轻人斜视着叶成坚，轻蔑的说。说完向同伙一使眼色，两人同时发出一阵嘲笑声。

"我不是龙王，也不是大神，我只是一个混混，叫做叶成坚！"叶成坚不动声色，但像是秃鹰看到了猎物，眼神一下子变得异常阴冷凶狠。

"什么，叶成坚，你就是叶成坚？是那个开枪打尹老大的叶成坚？"那两个年轻人笑声嘎然而止，张开嘴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面前这个外表文质彬彬但眼神凌厉的男人。

"兄弟见笑了，我的枪法不大好。"叶成坚冷冷的说。

“可是……”

“这不关你们的事，相信你们不会为了万把两万元的港币而跟我过不去！你们可以回去告诉岑老板，让他自己来找我。如果再花钱请别人来，我会像找‘崩牙驹’那样去找他。”叶成坚把那两个发愣的年轻人扔在那里，带程娟上了她的私家车。

叶成坚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击澳门黑道的“大哥大”尹国驹，虽然因为子弹卡壳没有击中，但从来没有轻易放过任何人的尹国驹，事后居然不追究叶成坚，的确让叶成坚在澳门黑道出了名。

面对不畏死、敢打敢拼的叶成坚，岑老板花钱请来的两个打手失去了教训叶成坚一番的勇气，岑老板自己从那以后也一直没有再找叶成坚和程娟的麻烦。恶狗怕凶人，叶成坚似乎早就料到像岑老板那种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决没有胆量撕破脸面，为争夺一个女人而跟他狠狠的大斗一场。

叶成坚夺到了心仪的女人，两个人在一起时，有过争吵，有过埋怨，更多的还是愉快和甜蜜。不过，虽然他心里发誓要让程娟过上不亚于从前的生活，但他自己清楚，程娟跟他相好，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比获得的大得多。为此，叶成坚一直感到自己欠程娟太多太多。

这时，看到程娟写给他的字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才使程娟受连累刚生完孩子就身陷囹圄，而程娟不仅没有怨声载道，反而一门心思的担忧挂虑自己。此时的叶成坚，已经看出自己很有可能像任师姐和南岳大庙的测字者都预示过的那样，在劫难逃。此时此刻，想起程娟对自己的诸多好处，叶

成坚动摇了，他觉得自己必须为程娟做点什么才能死而无憾。

四

应该说到了这种地步的叶成坚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有了些人性回归的迹象，这或许是道义和良心的苏醒。

他对张志说："警官先生，能请你们的上司来一趟吗？我有话要跟他说。"

"有什么话对我说也是一样的！"张志看出叶成坚是准备交代了，心中不由得暗暗高兴，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警官先生，请你别怪我说话不客气，不同级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说出去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你最好还是请一个说话更有分量的负责人来一趟！"叶成坚坚持他的要求。

"那好吧，我们答应你的要求。"

张志找来珠海市刑警支队的张支队长。

"叶成坚，我是珠海市公安局的局长助理兼刑警支队的支队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张支队长坦然坐到审讯员的位置，目光沉静地盯着叶成坚，说道。

看到坐在审讯桌正面的是一个秀气但不失威严的高级女警官，叶成坚并没有露出惊讶、或者意外的表情。他没有躲避张支队长盯视的目光，镇静地说："张支队长，到了这个时候，我说与不说，承认或者不承认，对我的结果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承认，你们的面子可就不大好看了。"

张支队长感到叶成坚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他不仅具有比较顽强的心理素质，而且明显的智商不低，到了眼下的处境，他竟然还敢要挟警方，不由得气往上涌。但她看出叶成坚这样做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试探，试探自己的分量，也试探警方的反应和意图，二来则是企图抬高价码跟警方谈条件。因而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脸上不露声色，平静的说："我们的政策一直摆在那里，用不着我跟你再重复一遍，主动坦白，还是不得不承认，是有区别的。你已经考虑那么久了，我们还可以让你再考虑一段时间。"

"用不着再考虑了，我现在就准备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叶成坚见张支队长似乎并没有急于听他的交代，憋不住只好先提出要求来。

"你准备交代犯罪事实，我们随时欢迎。不过，要我答应你的条件，那就先得看你的条件是什么才行。如果你提出的条件我无法做到，答应了你也等于是白答应。何况，还有许多本来就是不能答应的条件呢！"张支队长仍然是平静沉稳的说道。

"行了！张支队长，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轻易承诺，可以看出只要你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如果你一口应承，我反而不相信，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叶成坚似乎有点兴奋，接着说道："本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情，我是抢劫，但我抢的那些钱来路也不是很正当，因而我并不后悔。可这几天晚上总是睡不着觉，一是感到对不住'大黑'的父母亲。'大黑'不讲义气，不遵守道上的规矩，拿了我的钱，却不完成我交给他做的事，还企图狡辩抵赖，的确该死！但他的父母亲因而失去

了儿子，受到了伤害，我感到对不住他们。我是没有机会了，请你们在合适的时候，替我转达我对‘大黑’父母亲的道歉。而最让我感到对不住的是程娟！程娟并不知道我干的事情，更没有参与抢劫。张支队长，我请求你亲口答应不起诉程娟，不没收属于她的那一部分财产！她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带一个生下来就有缺陷的女儿。在澳门那种地方，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程娟将会很难生存下去。再说，她跟我结婚时就带来不少钱，她没有花过我抢来的钱，反而是我花了她不少钱。只要你答应这一条，不起诉程娟，不没收她的财产，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此时，一贯倨傲自信、似乎从不求人的叶成坚，看着张支队长的眼神，竟然充满了泪光与哀求。

"我很难马上答应你什么，但我们的政策你应该清楚！我现在能向你保证的是，只要查证程娟的确没有卷进你们的犯罪活动，她就不会被起诉，我们从来不搞牵连亲属那一套。至于财产，我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属夫妻二人共有。属于程娟那一部分，只要不是非法所得，自然不会没收。"张支队长诚恳的说。

"我相信你！也知道你一定会说到做到。好了，现在你们想知道什么就问吧！"叶成坚似乎很满意张支队长的答复。

五

叶成坚的记忆力确实不错，他交代在澳门的几次抢劫，还有1994年绑架台商刘少坤，1998年谋杀"大黑"的经过

和细节，比他手下那些马仔详细清楚得多。

1999年8月12日，由叶成坚的供词，侦察员于珠海市湾仔抓捕充当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线人的阿莲（陈志莲）。而由阿莲的供词，警方找到了澳门好几宗抢劫案的事主，从而为审判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证词。

尤其是由他的供词，警方很快就破获了一个与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有密切牵连的倒卖军火的小团伙。

这个倒卖军火的小团伙，以绰号"黑仔"、"小黑"的罗章冠为核心。罗章冠勾结广西柳州人李赵泉（又名李心泉、阿泉，化名陈仕革），由李赵泉通过越南人蔡某在广西中越边境搞来手枪、冲锋枪、子弹、手雷、炸药等武器，到珠海交给罗章冠，再由罗章冠卖给澳门、香港、东南亚一带的黑道人士。1997到1998年，叶成坚就曾多次向罗章冠购买武器弹药。

1999年8月2日，警方在珠海市抓捕为罗章冠收藏武器的谢敦启。从谢敦启家搜出一个代罗章冠保管的箱子，查获防弹衣一包和嘉陵牌制式猎枪子弹十盒、子弹二百五十发。时年三十七岁的谢敦启，海南琼山人，1979年参军，1985年退伍。退伍后，他留在珠海搞个体经营，至今已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谢敦启虽然没有参加倒卖军火的小团伙，但由于他跟"大黑"吴庭辉是一起长大的老乡，而"大黑"跟"小黑"罗章冠是好朋友，为此认识罗章冠并出于朋友义气帮罗章冠收藏武器，也就触犯了刑律，自然难逃惩罚。

1999年8月8日，警方在珠海市抓捕谢敦启的情人欧娟，从欧娟的租住屋搜出谢敦启为罗章冠保管的两个旅行

箱，查获冲锋枪三支、菠萝状手雷二枚、“五六”式步枪子弹八十五发。经检验，三支冲锋枪均可以正常击发。

1999年8月10日，“小黑”罗章冠正准备潜逃时，在他的隐身处，被珠海警方逮捕。捕获罗章冠后，不仅查出他一直从事倒卖军火的违法行为，而且曾经在澳门勾结同伙多次抢劫作案。

1999年8月24日，珠海警方在广西柳州捕获曾两次向罗章冠贩卖三支冲锋枪、二枚手雷、二百五发猎枪子弹的李赵泉。

至此，除了犯罪团伙个别成员未被抓获，“肥仔”、阿钦已在澳门被捕外，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逃到内地的成员全部缉捕归案，连带着还破获了一个倒卖军火的小团伙。

六

1999年10月14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审判长雷广明、审判员刘志军、黄健组成的法庭庄严开庭审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一案。经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公诉人提出指控、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辩护、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提交物证向法庭展示、法庭辩论等一系列程序后，审判长雷广明作了以下宣判：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成坚、李新文、何景生、汤成、吴志彪结伙故意杀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共同犯罪中，叶成坚、李新文、何景生的行为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主要原因，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汤成积极参与故意杀人，起主要作用，亦是主犯。被告人吴志彪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叶成坚、李新文、汤成、吴志彪、陈桂莲、何景生、赖伯贞、吴继志、朱新沛、罗章冠分别结伙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持枪抢劫，数额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叶成坚三次抢劫均起组织、指挥作用，并主持分赃，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汤成参与抢劫三次，李新文、吴继志、陈桂莲参与抢劫两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何景生、吴志彪、赖伯贞、朱新沛、罗章冠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叶成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策划绑架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叶成坚的行为应适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处罚。

被告人叶成坚购买一支仿“六四”式手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告人罗章冠、李赵泉买卖三支冲锋枪、二枚手雷，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被告人谢敦启、欧娟非法储存三支冲锋枪、八十五发子弹、二枚手雷，另谢敦启还非法储存猎枪子弹二百五十发，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在共同犯罪中，谢敦启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欧娟起辅助作用，是从犯。被告人李乐生参与买卖一支防“六四”式手枪并非法储存爆炸物，其行

为构成非法买卖、储存枪支、爆炸物罪。被告人朱新沛私藏仿“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八发，其行为构成私藏枪支、弹药罪。

被告人李乐生明知犯罪仍为其提供隐藏处所，帮助其逃匿，其行为构成窝藏罪，情节严重。

被告人晓平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款而予以窝藏、转移，其行为构成窝藏、转移赃物罪。

被告人叶成坚、李新文、何景生、汤成、吴志彪、朱新沛、罗章冠、李乐生均犯数罪依法均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汤成、李乐生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可以自首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晓平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通过其养父林生从澳门携赃款韩币五百万元交给公安机关，可酌情从轻处罚。为严肃国法，惩治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不受侵害，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项、第(七)项、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以下：

一、被告人叶成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六百二十六万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六百二十六万元，罚金

二十万元。

二、被告人李新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一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人民币十一万元。

三、被告人何景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四、被告人汤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六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六万元。

五、被告人吴志彪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总刑期二十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六、被告人吴继志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九万元。

七、被告人陈桂莲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三万元。

八、被告人罗章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买卖枪支、

弹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九、被告人赖伯贞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六千元。

十、被告人朱新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总刑期十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

十一、被告人李赵泉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十二、被告人谢敦启犯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十三、被告人欧娟犯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十四、被告人李乐生犯非法买卖、储存枪支、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总刑期十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十五、被告人晓平犯窝藏、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1999 年 **11** 月 **23** 日凌晨，珠海市新刑场响起一阵清脆的枪声，随着澳门“大圈帮”行动组长叶成坚及其得力马仔李新文、何景生罪恶生命的结束，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主管侦破的“**A**”号案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尾　声

澳门：黑道天堂从此不再

经过将近四个月时间的周密侦察和布控追捕，千里追踪六省十余市，广东省“迎接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办公室专案组抓获叶成坚及其团伙骨干成员二十六人，其中澳门籍三名，香港籍四名，境内人员十九名。正式逮捕十人（其中三人枪毙，七人判刑），呈批待捕五人，劳教四人，刑事拘留一人，取保候审二人，监视居住一人，移交外地公安机关处理三人。从而一举摧毁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比较完满的完成了公安部领导指示“确定澳门回归前依法重办（团伙中的）骨干分子，割掉毒瘤，打击黑道嚣张气焰”的任务。

为确保澳门回归顺利进行，为澳门回归后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繁荣，在缉捕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同时，广东警方继1998年6月开展“X行动”之后，从1999年5月底到1999年12月底，一共进行了四次代号为“F行动”的大规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1999年5月26日~29日凌晨，开始代号“F-1”的行动。广东省邻近澳门的广州市、珠海市、深圳市、佛山市、

江门市、东莞市、惠州市等地各级公安机关出动警力251694人次，清查娱乐场所、出租屋十六万次，重点打击澳门黑社会跨境犯罪活动。在广泛细致的调查摸底中，不仅找到了众多线索，梳理出一批黑恶分子（特别是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而且破获了不少旧案、悬案。

1999年9月6日晚~9日凌晨，广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开始代号"F-2"严打双禁的统一行动，重点打击澳门黑社会入境渗透犯罪活动，打黑除恶。全省共出动警力24、6万人次，重点地区、路段设卡6740个，清查复杂场所15、6万多次（娱乐场所3、7万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100多人，其中黑恶分子273人（境外2人）、逃犯521人，捣毁赌窝367个、黄窝413个，缴获各类枪支294支（其中军用枪支11支）、子弹3211发、管制刀具925件、毒品海洛因2135克，其它毒品1600克、汽车354辆、赃款470万元。

1999年11月7日~9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邻近澳门的广州、深圳、南海、佛山、中山、江门等市公安局，开展以打击澳门黑社会组织入境渗透和跨境犯罪为主要内容的"F-3"统一清查行动。据统计，在这次行动中，上述6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9万多人次，清查重点部位15万处，查获犯罪嫌疑人3050名，其中澳门黑社会成员7名，摧毁带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25个，侦破各类刑事案件508宗，其中澳门黑社会成员跨境犯罪案件5宗。

1999年12月9日、10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南海、惠州八个城市的公安机关，开展代号为"F-4"的行动。两天内，公安机关查获犯罪嫌疑人2852名，（其中入境作案的澳门黑社会成员15

名)，打掉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3个、成员76人。经初步审查，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56宗，缉捕“黄赌毒”犯罪人员1076名，缴获各类枪支70支、炸药2359克以及雷管、导火索等一批。

在广东警方的有力策应下，澳门警方也加大了本澳打击黑社会跨境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力度，一批大案要案相继破获，澳门黑暗势力连连遭受重创。

在这几次“F行动”中，经粤澳两地警方的共同努力，1999年7月初澳门“1·25”特大绑架案的主谋、澳门黑社会成员吴某在澳门被拘捕；7月中下旬至9月初，吴某在内地的4名同伙相继在常德、珠海落网。

澳门“水房帮”骨干成员高景光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曾制造过震惊粤港澳三地的“5·23”跨境持枪抢劫“兴富甲”当铺案。1999年10月20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高景光等5人持枪抢劫当铺罪名成立，判决首犯高景光无期徒刑。11月8日，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景光等4人犯有杀人罪，再次提起公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重新判决，以绑架罪、抢劫罪、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高景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袁克昌、胡军喜等三名同案犯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9年11月25日，澳门“14K”的另一个头目、“崩牙驹”手下“四大天王”之一的“石歧嘟”、原澳门司警陈月波，在澳门被判入狱十年半。

1999年11月29日，抓捕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漏网之鱼谢文广及另一澳门黑社会以吴清荣为首、专抢地下钱庄的10人犯罪团伙。

1999年12月1日，捕获澳门“14K”骨干成员、实力派人物黄达豪。

1999年12月6日，粤澳警方联手，一举打掉以澳门“水房帮”骨干成员杨振林为首的跨境持枪抢劫犯罪团伙，三次作案的8名男女，在粤澳两地同时落网。

1999年12月9日，佛山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在澳门聚赌、佛山收数（钱）的佛山“水房帮”，30多宗勒索、伤害、涉枪、赌博案由此破获，团伙头目曾启强及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1999年12月10日，珠海市公安局在清查行动中，抓捕劫持一名事主企图勒索港币10万元的澳门“大耳窿”黄某、陈某。

随后，与之相呼应，澳门警方多次开展扫黑除恶行动，仅12月6日清晨，在新口岸国际中心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反罪恶及身份证调查行动中，警方就带走70多人协助调查。同一天，在台山新城市花园，澳门司警与广东警方同时行动，捕获澳门“水房帮”骨干成员陈满松、翁文辉、苏银友等人。

1999年12月10日，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万名官兵在珠海市召开誓师大会，宣誓确保澳门回归粤澳边境安宁，决不让任何犯罪分子潜入澳门。

正是得到内地、尤其是广东省警方的有力支持，即将上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底气十足的对黑社会发出警告，宣称黑社会不但违法，而且是政府的公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政府不会让黑社会的日子好过！

这一系列雷霆万钧的强有力行动，的确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它极大的震慑了澳门黑社会的犯罪组织，让他们看到粤澳两地的警方扫荡有组织犯罪的决心与威势。据澳门新闻界报道，广东警方一举摧毁澳门近年来最为猖獗的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以及开展“F行动”之后，1999年11月以来，澳门警方先后五次在街头捡得及搜获相当数量的军火枪械，澳门警方相信，这是与黑社会有关联的藏械者于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弃械自保。

1999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一男子在新西洋坟场旁的虔信街一轻型货车车斗内弃下两个手提箱后急步离去。经查，箱内藏有大批枪械、军火、炸药、子弹及开山刀。有关人士评价，这批军火足以武装一支突击队。它包括一个菠萝型手雷、一支AK47冲锋枪、两支步枪、两支左轮手枪、七支曲尺手枪、一支电枪、1061颗分属两种型号的子弹、195颗散弹枪子弹、19把开山刀。

1999年下半年以来，澳门治安状况日渐好转，基本没有发生恶性案件，黑道人士大大收敛，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曾被喻为“黑道天堂”的澳门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固然与澳门司警的努力分不开，而广东警方的高度重视和密切配合更是发挥了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

1999年12月20日深夜，澳门回归交接仪式在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开始，全世界都注视着炎黄子孙期盼了四百多年的那庄严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江主席的讲话，开始就说“今夜风清月明……”或许，不少人只以为那

是江主席用诗意的语言抒发他的情感，但江主席这句话听在梁国聚、刘安成、吴军、李国庆、王勇、陈华、朱辉、小邱、朱刚、张志、龙科长、小谢、小彭等公安民警的耳中，却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安慰和鼓励。他们能够听出江主席那句话，既是对自然天气的赞美，同时也涵含着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治安状况日益改善、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慰之情。而在宣称伟大的中国有能力支持澳门实现长治久安的同时，无疑，其中亦表达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广大公安民警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英勇无畏、团结协作的肯定、赞许与激励。

广东的公安民警无愧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赞许和肯定！

后　记

犯罪、罪犯，“犯”与“罪”这两个字颠来倒去，不论怎么组合，听起来都不是很舒服。令人想到的往往是黑暗、荒凉，以及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这类的意象和行动，而很难想起明媚的阳光、湛蓝的海水、还有美丽姑娘的笑容。

犯罪令人反感和厌恶，可稍稍有点理性的人却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始终伴随我们人类的幽灵。它随我们人类的出现而出现，也将随我们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犯罪难以消除，在于我们人类难以克制自身的诸多罪恶，如贪婪、自私、嫉妒、狂妄、嗜杀等，同时也在于人类离真正的公正、公平、公理，仍然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有了犯罪和罪犯，自然得有捕快、侦探、警察。警察与罪犯，是密不可分的对头。警察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秩序，而罪犯的行动则是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因而，从古到今，不同的地区与民族，都产生了许多关于警察和罪犯的故事，有的激烈，有的凄婉。窦尔敦与黄天霸的恩怨情仇，“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的化敌为友，都曾带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关于命运、关于人生、关于恩义情仇与道德的诸多感悟、教化，乃至感动。

应该说叶成坚是一个智商不低的罪犯，他非常自信，具

有相当良好的心理素质，策划犯罪行动周密细致，点子多，下手狠，明快果断。在许多方面，确如他自己所说，天生就是一个犯罪人。他能在不长的时间，几乎是白手起家组织起一个颇具实力的犯罪团伙，他选择抢劫地下钱庄和为地下钱庄送钱的事主，都看出了他的狡猾多智。地下钱庄和为地下钱庄送钱的事主，自我保护和防备能力弱，自然是叶成坚选中他们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企图以地下钱庄敛收和赚取的多是不义之财为由，在必要时争取一定的同情，更是看出叶成坚不乏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而决非仅仅是敢打敢拼的亡命之徒。假以时日，叶成坚的确有可能在黑道中成一番气候。

叶成坚走向毁灭，除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客观地说内含的原因还很多。

警察与罪犯的斗争，撇去"正义必胜"之类的抽象话不说，实际上也就是勇气、信心、毅力和智慧的较量，并由此决定胜负。运气的因素确实存在，而看谁不犯错误，或者说看谁犯的错误少，往往主宰着胜负的天平。

叶成坚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恶。于澳门回归前猖狂作案，就是一个致命的罪恶。黑社会的势力再猖獗，再根深蒂固，也不可能是强大政府的对手。一个强大的政府只要下决心对付有组织的犯罪，荡涤黑道掀起的歪风邪浪并不难。而面临澳门回归如此伟大和庄严、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都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不论是即将上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决不会允许任何人去扰乱她的平和与安详。叶成坚顶风作案，无疑是往枪口上撞。

相比之下，正义在手的广东刑警不论是信心与勇气，还

是毅力和智慧，都比叶成坚高明得多。他们判断准确、行动迅速，能够抓住关键的线索，从而一举摧毁澳门近年来最为猖獗的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

广东刑警的确令人钦佩！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但想起我采访过的王勇、陈华、朱辉、小邱、吴军、李国庆、朱刚、龙科长、谢民、朱东、小彭……至今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广东刑警人才辈出。像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秘书科的科长朱永强，这个三十多岁、毕业于中国警官大学的小伙子，简直就是一部活电脑。在“A号大案”的侦破中，他主管材料的汇集和整理。2000年7月，我在广州采访他时，“A号大案”的破获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可工作繁忙的朱永强谈说起来，仿若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包括领导指示的原话，全都记得一清二楚，根本用不着去查电脑。

广东刑警又是谦虚的，他们不善谈论自己，也不肯谈论自己。他们总是强调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称赞同伙的勇敢与机智，觉得自己十分平常。像王勇，不仅于1999年初就蹲在珠海，搜集澳门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资料，而且在缉捕李新文、叶成坚、赖伯贞的行动中，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在破获“A号大案”中荣立一等功的他，却对我说“了不起的是集体，离开了集体，什么都干不成！”其他的，如小邱、朱辉、陈华、朱刚、龙科长、谢民、朱东等，无不如此。那些战斗的指挥者，梁国聚厅长、刘安成处长、吴军局长、张支队长，还有李国庆分局长，更是不肯多说自己。我得想尽办法，才能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点点他们的功勋和业绩。这

既让我不满，采访对象嘴太严，采访者的采访任务就不容易完成，又使我感动。不过，正是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极少谈论自己，使得我尽量突出侦察员形象的写作计划没法实现。这让我遗憾，又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采访技巧实在不够高明。由于种种读者朋友能够理解的原因，许多仍然战斗在第一线的侦察员，以及与“A 号大案”的罪犯有牵连，但卷进去并不深的人，在书中都用了化名。

不大容易完成的采访，使我更加感谢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的领导尤其是文化科的负责人罗炳益。他 1962 年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1985 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后，曾担任过《人民公安报》驻广东记者站的站长，是一个水平不低的报告文学作家。他那两部报告文学集——《剑啸南粤》和《南粤大禁娼》，表现了他在公安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具有十分敏锐的艺术感觉与才华。或许同是搞文学的缘故，他相当理解我采访的不易，一次又一次的为我寻找和安排采访对象，冒着闷热的酷暑陪我到珠海。罗炳益虽然比我小好几岁，但他的沉稳和老练，却让我十分佩服。而正是有了他热情无私的帮助，我才能比较顺利的完成此次采访。在这，我对如此真诚的朋友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另一位朋友、珠海市的作家常青。此书的序章，关于澳门历史的描述，参照了常青的著作《百年澳门》中的部分材料。

与张子强的绑架勒索案相比，从表面上看，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犯罪活动，不论抢劫对象，还是所获赃款，都要小得多和少得多；但放在澳门回归这一特定的背景，又不难看出，迅速、顺利、成功的破获、摧毁叶成坚跨境暴力

犯罪团伙的意义与影响，都非常重大。这也是为什么如此的一个案件，竟然惊动中央政法委和中国公安部高层领导的原因。

我努力表现出这一点，并希望能得到读者朋友的认可和肯定。虽然或许还只能是一种理想，但我仍然衷心的期盼“犯罪”与“罪犯”全都远离我们的生活，远离我们的社会。祝愿所有的朋友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林为进

2000 年 11 月 9 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大圈帮”跨境暴力犯罪侦破纪实/林为进著．－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
ISBN 7－5014－2357－1

Ⅰ．A…　Ⅱ．林…　Ⅲ．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9363号

A号大案

著　　者：林为进
责任编辑：晓　潇
封面设计：晓　章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2
字　　数：193千字
印　　张：9.25
版　　次：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4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357－1/I·962
印　　数：15001—20000册
定　　价：17.00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封面设计／晓章

最可惊诧 人称"澳门张子强"的叶成坚，根本藐视张子强，谓其有勇无谋。

最可惊诧 叶成坚设计绑架澳门黑社会老大"14K""崩牙驹"的干儿子阿生，继而赶走"大圈帮"帮主，然后施爆于澳门司警嫁祸"崩牙驹"，陷其久历大狱。

最可惊诧 叶成坚这个乞丐堆里的小癞头、鸡胸的偷盗贼，逃离香港后，凭其过人的狡诈与阴险冷酷，很快坐大澳门黑道。

最可惊诧 叶成坚及其黑社会组织抢劫、绑架、杀人，无所不用其极。

不可惊诧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旗下的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的广大民警英勇出击，将叶成坚团伙擒于囊中。

ISBN 7-5014-2357-1

9 787501 423576 >

ISBN 7-5014-2357-1/I·982 定价：17.00元

论文写作，论文降重，
论文格式排版，论文发表，
专业硕博团队，十年论文

SCI期刊发表，论文润色，
英文翻译，提供全流程发表
全程美籍资深编辑顾问贴心

免费论文查重：http://free.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深圳杀人劫车系列大案侦破纪实(连载之一)
2. 剑啸巴山——“3.23”贩卖小熊猫特大案件侦破纪实
3. 迅雷乍起——桥口区税检室侦破偷税大案纪实
4. "天字一号"金融大案纪实
5. 贪欲毁了这一家——河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受贿大案纪实
6. 大案·纪实
7. 四川特大系列杀人抢劫大案侦破纪实
8. 高速公路“绊”倒交通厅副厅长一家三口--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全夫
9. 蒋洪良挪用3000万元大案侦破纪实
10.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三）
11. 全国“一号大案”侦破纪实
12. 跨境追缴及移交赃款赃物（一）——澳门与内地合作的现状及前瞻
13. 江苏’94一号大案侦破启示
14. 八天破大案--重庆『3·25』火灾案侦破纪实
15. “8.15”猎杀雪豹特大案侦破纪实
16. 剑啸商洛山——“12·15”特大案件侦破纪实

17. 剑啸商洛山——丹凤县“12.15”特大案件侦破纪实
18. 跨境追缴及移交赃款赃物（三）——澳门与内地合作的现状及前瞻
19. 中国第一号刑事大案侦破记
20. 深圳杀人劫车系列大案侦破 纪实(连载之三)
21. 湖南侦破全国首例制造销售窃电器大案纪实
22. 1·24系列纵火大案侦破纪实
23. 澳门之行话感受:湖北省部分优秀教师、医务工作者代表团赴澳门考察
24. "8.15"猎杀雪豹特大案侦破纪实
25. 深圳杀人劫车系列大案侦破纪实(连载之五)
26. 多行不义必自毙--龚述清、李洪泉贪污大案侦破纪实
27. 剿灭“票帮”——一起利用老乡关系虚开增值税发票大案侦破纪实
28. 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被杀特大案侦破纪实
29. 锡林浩特“12·8”大案侦破纪实
30. ’94一号大案侦破启示
31. “河北第一秘”惊天大案侦破纪实（连载）
32. “天字一号”金融大案纪实
33. 大案·纪实
34. 江苏专递:血溅木行——“江苏省94年第一号大案”侦破纪实
35. “达尔曼”大案侦破纪实
36. 1997宁夏第一大案侦破纪实
37. ’96“淄博一号大案”侦破纪实
38. 大案·纪实
39. 铁拳出击——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检察院侦破“3·6”案纪实
40. 我国侦破食品安全犯罪大案2400余起
41. 八天破大案——重庆“3·25”火灾案侦破纪实
42. 深圳杀人劫车系列大案侦破纪实(连载之六)
43. 深圳杀人劫车系列大案侦破纪实(连载之二)
44. 侦破“千斤砸”大案纪实
45. 致命打击——全国首例“汽油毒”大案侦破纪实
46. 高速公路“绊”倒副厅长一家——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全夫妻受贿
47. 劫匪末路——易县公安局侦破“12·24”特大持枪抢劫案纪实
48. 大案·纪实
49. 侦破"千斤砸"大案纪实
50. 多行不义必自毙——龚述清、李洪泉贪污大案侦破纪实